

第二十九章 压力重重

在钱瑟勒斯维尔会战与弗雷德里克斯堡会战之间的短短几个月里，发生了一连串矛头直指林肯的事件，进一步孤立了林肯。有多少次，看上去天就要破晓，但都只是虚假的黎明，漫漫长夜还是没到尽头。每当希望之神哼着轻柔悦耳的歌曲翩然而至时，突如其来的拼刺刀声、隆隆的炮声和随之而来的叛军吼叫声总是把它惊走。

在维克斯堡战场，第一次黑人部队投入到对白人的战斗，一千名联邦军黑人士兵坚守密西北河米利肯湾，打退了两千多名白人同盟军的进攻，这次战斗可以说是一场肉搏战。敌人被击退后，阵地上尸横遍野，他们不是被枪托砸碎头盖骨而死，就是被刺刀戳死。

伊莱亚斯·丹尼斯将军是现场目击者。他说：“在这次战斗中黑人士兵所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精神是不可比拟的。”另一个目击者说：“地上都是白人和黑人的尸体，他们都是拼刺刀死的，有些人甚至被刺刀戳穿钉在地上。有一个白人和一个黑人士兵，并排死在地上，双方的刺刀都穿透了对方的身体，这是一场充满仇恨、怒气冲天的人们之间的格斗。有一个黑人俘虏了他原先的主人，并把他押回营地。一个叛军俘虏要求联邦军不要派他以前的黑人奴隶看守他。”这类消息在北部一传开，是否使用更多黑人军队的争论便更加激烈了。在日益激烈的争

林肯传

论中，约翰·米·塞耶将军和一些其他人听到林肯说，北部才是他最大的忧虑。“在我们背后隐藏的敌人比我们正面的敌人对国家有更大的威胁。”

如果在华盛顿国会中里士满政府想安插一个代言人的话，那克雷门特·勒·伐兰狄甘是最现成的人选了。战争还要继续打下去吗？伐兰狄甘狂叫：“我的回答是‘不’，——一天也不能再打了，甚至一小时也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他提出了一个计划：要双方停战，士兵们各自回家，而里士满政府和华盛顿政府之间甚至不用谈判什么和平条约。

伐兰狄甘是俄亥俄州戴顿人，这个忠诚的主和派，一时之间竟成了举国瞩目的人物。在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他当过律师，任过州议员，是一个拥护奴隶制度的有名的极端分子，他曾竞选过副州长、法官、国会议员，但每次都失败。

1863年3月间，《芝加哥时报》登出了许多条这类消息：“下次国会开会时总统将被弹劾。……总统的罪行使人们已有足够的理由弹劾他。只要是真正的爱国者，在听到总统将受惩罚时……一定会感到欢欣鼓舞。”年迈的哲学家萨姆·梅达里在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办了一个周刊名叫《危机报》。在社论中他长篇累牍地发表反战论调，他始终认为林肯错得彻头彻尾。他说：“如果政府就是阿伯拉罕·林肯加上他那一伙官贼们的话，那么把这样一个政府赶下台，倒是一起爱国的行动，难道不是吗？”

林肯一再对黑人的称呼升级惹得这些反对派的编辑和演说家们抗议连连。1859年他们被称为“黑人”；1860年变成“有色人种”；1861年又变成“有智慧的禁运品”；而1862年又被

称为“非洲血统的自由美国人”。

纽约州的新州长霍雷修·西摩尔使纽约州的民主党主和派得到了新的活力。出身于富豪家庭的西摩尔当时五十三岁，他要求华盛顿那些没有能力拯救国家的“无能之辈”赶快下台。他说，如果当初妥协，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在就职时西摩尔声称，《解放宣言》是违反宪法的。四百万黑人奴隶一旦被解放，军事独裁就会在北部建立起来。

在1863年3月林肯给西摩尔写了一封信，非常坦率友好，西摩尔读到这封信时都不相信是林肯写的。“你和我素不相识，我怀着我们能更好地了解对方的希望写下这封信。眼前，我们的国家正处于危急存亡之际，而我是这个国家的首脑，而你是这个国家中一个最大的州的首脑。……为了更好地履行我的职责，我需要其他州的合作，更需要你的州的合作。实际上，这种合作是非常必要的。”于是西摩尔派了他的一个兄弟去华盛顿，向总统保证一定会效忠和支持政府，同时也抗议任意捕人。

在新国会上台也就是新当选的民主党议员就任的前一天即3月3日，旧国会通过了一项征兵法，授权政府把全国分成若干个区，每区设兵役局和宪兵队长，宪兵队长和兵役局有权征召一切二十岁到四十五岁的身体健康的男性公民入伍。

史蒂文斯认为，战争法出台之日，就是宪法下台之时，西塞罗说得好：“法律在炮火声中沉默。”在法律意义上讲，“叛乱分子”的辩护律师是民主党主和派。史蒂文斯说：“我认为他们没有任何申辩权。他们在法院中也没有任何地位，他们更没有权力教训我们必须忠于宪法。”

人们激烈地争论宪法中这样一段话的含义：“人身保护法

林肯传

不得停止，但当遇上外患或内乱，由于公共治安问题而不得不停止时，可以暂时性停止”，究竟是总统个人决定什么时候暂停人身保护法，还是由国会来决定在什么时候他可以这样做呢？这个争论是不会平息下去的。这种逮捕林肯本人很少直接下令实行。但西华德和斯坦顿却这样做，而林肯从未对他们的命令加以干预。

被逮捕的人都被指控犯有以下这些罪名：通敌、叛国、煽动或参加骚乱、支持叛乱分子、偷越封锁线、进行间谍活动、走私、教唆士兵开小差、窝藏和资助逃兵、骗取或盗窃政府财产、劫夺联邦邮件、骗取新兵津贴、偷盗军马等。

1863年3月3日通过的人身保护法案规定，陆军部长和国务卿应把他们两人或总统下令逮捕的全部的人名单送交法院。国会明确表示，国会控制人身保护法制实施，但总统也可被授权暂停实施人身保护法。这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的，这样总统与国会之间在权限问题上就不至于显得存在什么矛盾。

1863年春季，征兵官员挨家挨户地登记参军的适龄男子，有生理缺陷的人例如跛子、聋哑人、盲人免征。年老体弱的父母的独生子、寡妇的独子、家属赖其供养者都在免征之列。如果在一个家庭里有两个以上的儿子，就要抽一个去当兵，如果父亲活着，就由他决定让谁去当兵，如果父亲不在了，就由母亲来决定谁去谁留。此外，如果谁愿意拿出三百美元来作为“奖金”付给一个顶替者，那么他就可以免征而对战争冷眼旁观了。

西部各州的州长报告说，有一个秘密组织名叫金帮骑士团，其成员用各种化名进行地下活动，他们使用各种手段煽动士兵开小差，破坏征兵工作的正常进行，并用武力来保护其团

员。在印第安纳州有两名征兵人员被人谋害了，斯坦顿不得不派出军队去镇压捣乱分子。自称有一百万名成员的金帮骑士团，即使在它的全盛时期列入名册的也不过几千人。军方特工人员混入了它的内部。有一个二等兵加入该团而且后来成了该团肯塔基州的书记长。政府随时从打入它内部的特工那里了解情况，严阵以待，避免发生骚动，还逮捕了一些肇事的首领，能判罪者就判罪。

军人之社、自由之子社、联合救济会、美国骑士团等同类性质的秘密组织不断扩大。有时商店库存的所有柯尔特式手枪、步枪和弹药都会被他们抢购一空。联邦主义者变得极不安全，他们夜间在偏僻的树林里，时常被毒打，那些打他们的人都是戴着面具的骑士，有的甚至是在自己家里被同情南部的分子杀死的。

伊利诺斯州议会中的民主党多数派制定了一些法案，要求恢复人身保护法，不许黑人进入伊利诺斯州，否则就要与联邦政府对抗到底。于是，在该州历史上第一次由一个州长强制宣布州议会休会，所有议员被遣散，并被命令各自回家。

伯恩赛德将军是司令部设在辛辛那提的俄亥俄军区司令。1863年春他颁发了第三十八号命令。命令明确地规定：“在本军区内禁止对敌人表示同情的行为。”命令还警告说，“必须明白，在本军区内决不容许任何人的任何叛国行为，不管是隐蔽的还是公开的。”

已不是国会众议员的伐兰狄甘从一个城市跑到另一个城市，到处叫嚣：“如果政府真的要摊开这个问题，那么，来逮捕我吧，枪毙我吧，流放我吧！今晚我就在这里等着接受这一切！”5月1日，他骑马参加了一次在俄亥俄州芒特弗农的游

林肯传

行。游行的队伍达四英里长，由小马车、货车、大车、骑马者组成，队伍里还有一辆由六匹马拉的彩车载着三十四名手持鲜花的漂亮姑娘。芒特弗农的《民主旗帜报》把这一天称为“光荣和骄傲的日子”。国会众议员塞缪尔·沙·考克斯和乔治·亨特·彭德尔顿在讲台上就坐。伐兰狄甘又找到一次大放厥词的机会。他又一次诬蔑华盛顿政府是专制政权，说它拒绝和平建议，它进行的战争是一场以解放黑人奴隶和奴役白人为目的的战争，凡是有权力享受自由的人都不应服从他的征召。他说第三十八号命令卑鄙地篡夺了仲裁权，他唾弃和鄙视这一道命令，把它踩在脚下。总统林肯实际上是“国王林肯”，他奉劝人民团结起来，用选票把这个暴君赶下台。伐兰狄甘的听众不时地鼓掌，几英亩的地方都被他们挤得水泄不通，因离得太远，数以千计的人根本听不清他的话，但他们还是愿意继续听他讲下去。这次他对政府的攻击和嘲骂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加恶毒。

来自辛辛那提的三名穿便衣的陆军上尉把伐兰狄甘的讲话记录了下来，报告给司令官伯恩赛德。三个晚上之后，凌晨三点一批士兵直奔伐兰狄甘的家。他们用斧子把大门劈开并逮捕了伐兰狄甘，他花几分钟时间穿好衣服后，立即被押上开往辛辛那提的火车。与此同时，报警的钟声在四周响起，接着五百来人冲到共和党办的《戴顿日报》社，用砖块和石头把报社的窗户砸烂了，大门也被砸开，打了几发左轮枪弹，最后报社被一把火烧个精光。一个军事法庭审讯了伐兰狄甘，判他在波士顿港的沃伦堡垒坐牢，一直到战争结束。

这惹火了许多报纸和民主党顽固派，他们狂呼怒骂。伯恩赛德给总统打电报说，如果必要，他愿意自动辞职。总统回

答：“如果我要撤换你，我会通知你的。对捕人事件全体内阁成员都感到遗憾，有几位阁员甚至认为没有必要。但是既然已经做了，大家还是会想办法帮助你去了结它。”

看来林肯现在只有两种选择：撤销或者支持这个判决。但出人意料的他却想出了第三种办法。他拍电报命令伯恩赛德：“我命令你立即把克·勒·伐兰狄甘送往罗斯克兰斯将军的司令部，途中要进行严密地监视，由罗斯克兰斯将军把伐兰狄甘赶到我军防线之外，如果伐兰狄甘跑回我们防线内，就逮捕他并依照原判决将其严加拘禁。”

一天凌晨，伐兰狄甘被几名联邦军军官押送到接近同盟军前沿的一栋房子里并被留在那儿。当天中午，布莱格就派了一辆马车接伐兰狄甘到他的司令部，南部各地纷纷来电，殷切地邀请他到南部去。他去了北卡罗来纳州的威尔明顿，声称自己处在假释阶段。

6月1日伯恩赛德将军下令查封了《芝加哥时报》。因为这家报纸总是直接煽动反林肯政府的暴动。在道格拉斯战俘营看守同盟军俘虏的士兵们暂时离开岗位开进市区把这家报馆查封了。当天晚上在政府大厦广场“铜头蛇”们向两万名芝加哥听众发表演说。暴徒们威胁说，为了报复要烧毁和劫掠《芝加哥论坛报》。国会众议员艾萨克·纽·阿诺德、国会参议员莱曼·特朗布尔和其他一些共和党人同民主党的一些领导人进行了商议，并将结果通知给林肯，要求他把伯恩赛德的命令撤销。

林肯给斯坦顿写信说，在6月4日他收到许多电报，“这些电报再加上原来的，让我觉得我们应该暂停执行或撤销查封《芝加哥时报》的命令，如果你同意，请立即执行”。于是，查封《芝加哥时报》的命令被撤销了。《芝加哥时报》照常出版，

林肯传

依旧通栏刊登咒骂林肯及他所做的全部工作的文章。

在此期间，被流放的伐兰狄甘被俄亥俄州民主党代表大会郑重提名为州长候选人，而“放逐”他们领袖的林肯则被肆意辱骂。1863年6月12日林肯向全国发表了一封公开信给“尊敬的伊拉斯塔斯·科宁等诸位先生”，有一个诅咒政府的奥尔巴尼民主党代表大会决议案委员会，他们都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他们要求还给伐兰狄甘自由。林肯在公开信中对用来攻击他，如监禁、个人自由、捕人和限制言论自由等问题，分别作了答复。

林肯作为一个国家首脑，认为逮捕在和平时期同在国家发生大规模叛乱时期是截然不同的。“在和平时期，逮捕只是用以对付平时发生的犯罪活动中的一小部分；而在国家发生大规模叛乱时期，逮捕则是被用来对付突发的大规模反政府暴乱的。”

翻遍历史，是否能找到这样一种内战：在涉及人权问题的案件中掌权的政府对某些人不曾使用过强制手段和暴力？“历史有力地证明：在内战期间，普通治安法庭并不能做出什么有效的行动。普通治安法庭只能在太平年月里审判个别的人。……即使在和平时期，如果出现一些庞大的强盗集团和窃马贼，他们势力强大、人数众多，那样普通治安法庭也无力对付。但不管这种集团有多少人，单就忠于联邦的各个州内的同情叛乱分子的人数来说，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更何况，如果由陪审团来审理，这样的情况也不可能避免，即陪审员中会有几个人，他心中希望的是绞死所有陪审员而不是卖国贼。还有，假如有一人劝阻另一人去报名参军，或者唆使一个士兵开小差，那样的话，这个人对联邦事业的破坏就相当于在战场上

杀死一名联邦军士兵。可是如果用普通法庭来审判这种劝诱或教唆活动可能就是小得不能再小的罪行了。”

林肯指出，对军事组织来说，死刑是必要的，接着他反问道：“难道我要去枪决一个头脑单纯的逃兵，而不处罚引诱他开小差的老奸巨猾的教唆犯吗？在公众集会上煽动扰乱人们的情绪，诱使做父亲的人，做朋友的人或做哥哥的人给当兵的亲友写信，告诉他是在为邪恶的事业打仗，是在为一个邪恶的政府打仗，这个政府软弱无能，即使他开小差它也无力惩处和逮捕他。这种煽动的危害比开小差要大得多。我个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制止这个教唆犯的行动以拯救这个士兵不仅是合法的，更是一种伟大的仁慈。”

在国家危急存亡之际，起草奥尔巴尼决议案的人却自称为“民主党人”而非“美国公民”。林肯说：“我本想忽视党派之间的矛盾跟你们谈谈……可是你们竟不给我一个这样的机会，但我仍为国家感到欣慰，因为并非所有的民主党人都像你们这样。”审判和逮捕伐兰狄甘的那个将军就是个民主党人，认为人身保护法不适用于伐兰狄甘的那个法官也是民主党人。“就我所知，那些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民主党人中间，许多都支持我们对伐兰狄甘先生所采取的措施，至今我还没有听说他们当中有谁谴责过这件事。”

总统相信，随着战时存在的行动和意见的混乱状态逐步趋于正常，“使用专断手段的必要性”会逐渐减少。他衷心希望能够这样。“尽管如此，只要看来是公共安全的需要，我还是会继续这样做。”

针对林肯的上述见解，俄亥俄州的伐兰狄甘派民主党人写了一封回信，他们拜访了林肯并向他宣读了该信。他们要求林

林肯传

肯不要以施恩的态度来恢复伐兰狄甘的公民权。

林肯在书面答复中提到一些人武装起来抗拒逮捕逃兵，抗拒征兵，甚至有许多谋杀事件发生。“不得不用武力来对付这些事件，这样又再次造成了伤亡和流血。……对军队的这种破坏，包括谋杀和伤害士兵，主要是因为伐兰狄甘先生搞的那一套勾当造成的，他本人比其他任何人都要负更大的责任。……很明显你们这个代表大会的代表们看到了这一切，但是伐兰狄甘先生还是被你们提名为俄亥俄州长候选人，而你们和他们都宣布过要用一切可能的宪法手段来维护联邦的统一这个目标，但是，你们和他们都共同保留了这样一种权利：由你们自己决定什么叫做宪法手段。……实际上，你们这种态度就是鼓励抗拒征兵开小差和类似的行为，这就好像在告诉那些想逃避兵役和开小差的人，你们会保护他们的。”最后他以一个政府首脑的口气说：“对于伐兰狄甘以及所有类似的人，今后我仍将像以往一样地根据公共安全的需要采取必要的措施。”

总统听到的意见来自民主党主和派和反对奴隶制的激进派。激进派人士诘问：发表《解放宣言》以来，总统为什么不采取有效的措施让武装的黑人投入对敌作战？1863年5月温德尔·菲利浦斯在纽约市第十六区共和党大会上说：坐在华盛顿的总统拿不定主意究竟应该怎么干和能干到什么程度。“月复一月，他犹豫不前，缺乏信心，动摇不定，只是偶尔迈出一小步。”

菲利浦斯问总统，为什么巴特勒、弗里芒特、西格尔这些热爱和了解黑人的指挥官没被派到军队的领导岗位上去？“我希望这几位你所熟知的将军能被派到密西西比州和南北卡罗来

纳州的广大黑人群众中去，他们可以统率黑人从敌人心脏往外打，那样就能够彻底粉碎叛乱。一旦我们把黑人动员起来投入战斗，我们就要在黑人的家乡作战，在黑人最愿意为之作战的墨西哥湾海岸各州作战。因为黑人聚居的地区正是叛乱的心脏地带。”对于总统拥有的宪法权限，菲利浦斯的意见同伐兰狄甘及西摩尔恰好完全相反，“我认为，出于保护联邦的目的，总统可以采取任何措施。为了保护联邦，他可以没收某个人的私人存款、房屋、土地、马匹、奴隶和其他一切。……我们还需要向前迈进一步，国会应制定一项法案，规定只要是飘扬我国国旗的领土就要废除奴隶制度。”

前景到底怎么样？菲利浦斯认为除了镇压和征服无路可走。“消灭旧南部，建立一个新南部。”他谈到过去联邦政府由于受南部影响，总是作出妥协让步。

菲利浦斯把自己看作是特权阶级与自由之间的世界性斗争的一个参加者。“不论是在塞纳河还是泰昭士河，也不论是在多瑙河还是恒河，凡是有特权阶级存在的地方肯定就有南部的同盟者。”菲利浦斯在演讲的结尾说：“除非我们欢迎黑人乃至一切种族的人，并且完全平等相待，融合成为一个共同的大家庭，共同努力打击专制制度，否则北部就不配取得胜利，也不会取得胜利。”

1863年上半年，成千上万的黑人应征入伍。当年3月，陆军部副官署署长洛伦佐·托马斯在密西西比河下游地区向总统报告说，人们增强了武装黑人的信心。他向两个师一共一万一千名官兵宣告说，你们应该十分清楚，叛乱分子已经把一切他们可以利用的战斗人员都投入了战场。所有的奴隶都被留在后方，来生产前方军队的生活必需品。“政府已经决定……把

林肯传

黑人从他们手中夺走，从而迫使他们从战场上遣返白人士兵去耕种荒芜的土地。因为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军队就会挨饿。……华盛顿当局十分痛心地说，我们不时地把一些来投靠的不幸的黑人挡了回去，他们要进入我方防线的请求被我们的官兵拒绝了。在许多情况下，这些说法恐怕都是真的。我们这样对待那些获得解放的黑人是不对的。”

托马斯的意见完全得到斯坦顿和林肯的赞同。托马斯说：“全体官兵们，我命令你们：如果有这个不幸种族中的任何一个想进入你们的防线的人，你们要亲切地接待他们。……你们伸开双臂热情欢迎他们，供他们吃穿，武装他们。……我在此宣布，我是被授权来组建尽可能多的黑人部队的，我也被授权委任各阶军职。”

据传说，同盟政府已下令：只要见到担任黑人部队指挥官的白人，一律打死，决不轻饶。正在听副官署署长讲话的官兵们早就听说了这个消息。“我只选择那些愿意武装黑人的人，委任他们军官的职务。……同时，如果我发现军队中有人虐待已解放的黑人，不管他有多高的军衔，我都有权以陆军部长的名义撤他的职。……士兵们，这是政府既定的政策。你们都知道，尽管人们说合众国总统在作决定时总是迟缓的，但一旦他下定决心，就决无收回的道理。”就这样，一个招募黑人士兵的运动开始了。在南边墨西哥湾军区的班克斯将军很快就组织了十八个黑人团，每团五百人，这些黑人团称为“非洲军”。1863年5月，陆军部宣布新成立一个局，专管黑人招兵事宜。

6月14日消息从密西西比河赫德森港传来说，潘因将军率领着黑人部队发动了一次向敌军的进攻，在激烈的战斗中，他们把军旗插上了敌人堡垒的胸墙，撤退时，在敌军工事前，

他们的司令官中弹倒下了。部队又撤了半英里远，有人号召应该冲回去把将军救回来，这时黑人团的十六名战士挺身而出，他们被分成四组，冲回敌阵。尽管最后只有两人活着回来，但他们终究把将军的尸体抢了回来。

传闻说，同盟军队制定了一条军纪：“杀死每一个黑鬼！”在战场上，根本就没有自由黑人与逃亡奴隶的分别了。人们纷纷向林肯提出口头的和书面的呼吁，要求他进行报复。

黑人们赶赴战场，拿起武器去杀敌，而且要去杀的是白人。开始的时候，这真让人难以置信。1863年5月28日朗费罗在他的日记中记述他的波士顿之行时说：“我看见了第一个黑人团队走过比肯街。真是一个奇妙的镜头，有几分神奇，又有几分浪漫，像梦境一般。北部终于肯让黑人为自由而战了。”

最杰出的逃亡奴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来拜访林肯。这个前奴隶被参议员波默罗伊带进林肯的办公室。总统站起来，波默罗伊把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介绍给总统。就像道格拉斯所叙述的：“林肯先生一听到我的名字，顿时脸上露出笑容。伸出手表示欢迎我。”道格拉斯开始自我介绍，并说明来意。林肯打断他的话说：“我知道你，道格拉斯先生。我已经从西华德先生那里知道了你的全部情况。很高兴见到你，请坐。”早些时候，马萨诸塞州州长安德鲁在总统授权下建立两个黑人团时，这个前奴隶就带头招募了两个团，分别是第五十四和五十五马萨诸塞团。他的两个儿子都在第五十四团。第五十四团的白人上校指挥官和几百名黑人士兵，全部在一次进攻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堡垒时牺牲了。据南卡罗来纳州人的报告，那个白人上校尸体的四周布满了黑人尸体。第一次，林肯与这个混血黑人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一起讨论国家大事。道格拉斯本

林肯传

人生于马里兰州，父亲是个白人，母亲是个黑人奴隶。从小他就在种植场当奴隶，即使寒冬腊月也穿不上鞋袜。长大后他体格特别强壮，曾在造船厂当过接缝工，也抽时间学会了读书识字。一天，他穿上水手的红衬衣，化装成一个海员，带着一份一个从自由黑人那里借来的身份证，搭乘火车从巴尔的摩溜了。随后，废奴主义者同道格拉斯接了头，他们资助他到了新贝德福，他就在那里干他的本行——造船接缝工。

反对奴隶制的人们发现他是一个天生的演说家，于是他就被派到各个城市去发表演说，痛苦地陈述他当奴隶的苦难经历。他给一个马里兰州的自由黑人捎信，叫她到北部来。在纽约州的罗彻斯特他们成了家。他们家的地下室里最多曾收留过十一名逃亡黑人奴隶。他办的周报《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报》所执意见和他的演讲与政见，逐渐与葛利逊派产生了分歧。一直以来，葛利逊派既反对使用武力，也反对采取任何政治行动，他们主张南部和北部分离。道格拉斯曾和约翰·布朗长谈过，商讨在南部山区以白人核心建立小规模的黑人武装，把奴隶起义的范围逐步扩大，直到最后赢得胜利。

道格拉斯认为，林肯想把黑人送到国外的政策是彻底错误的。“如果黑人在美国受不到尊敬，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他们也不可能受到尊敬。”据道格拉斯说，总统神情严肃地听着，默不作声，甚至有些焦急和不安。关于黑人士兵是否应该和白人士兵领取同等薪饷的问题。总统说，可以使用黑人士兵这件事就是黑人群众的一个大胜利；人们还怀疑是否应该让黑人当兵；招收黑人当兵极大的触犯了公众的成见；黑人比白人更适合当兵，因此黑人应当自愿地无条件地去服兵役；他们的薪饷的确比白人士兵少，但这种让步是必要的，以后他们就可以更

轻易地入伍。但可以肯定的是最后他们一定会得到同白人一样的薪饷。

关于第二点，即黑人俘虏是否应当同白人俘虏得到同样的保护，按同样的条件交换，如果发生绞死或枪毙黑人俘虏的事件，就一定要报复。总统回答说，这是个复杂的问题。报复是一种可怕的手段，一旦开始，就不知如何结束。如果确证同盟军士兵犯有屠杀黑人士兵的罪行，那么报复还不那么难，但因为一些人犯罪而去绞死另一些无辜的人，这种做法和他的思想感情是不相容的。道格拉斯说：“从这些话里面，与其说我看到的是一个美国陆海军最高统帅和具有钢铁意志的战士，不如说是一个心肠软的人。虽然我并不赞成他的见解，但我却不得不敬仰他的高尚品格。”

关于第三点，即对那些在战场上立下卓著战功的黑人士兵是否应当完全和白人士兵一样予以奖励和提升。这一点总统觉得并不难解决，但他没有作出任何明确的许诺。他只承诺，如果陆军部长把提升黑人士兵的委任状提交给他，他会一定签署。道格拉斯说：“虽然我并不十分满意他的答复，但我极为满意总统的为人以及这次具有启发教育意义的交谈，因此我决定继续从事招兵工作。”

据道格拉斯记述，会谈快结束时，他们讨论了怎样才能鼓动叛乱州的奴隶到联邦防线这边来。北部的反战情绪日益增长，疯狂叫嚣着反对把这次战争变为废除奴隶制战争，林肯对此深感忧虑。他担心有人会强加给他和平，那样就使所有还没有跑到联邦防线这边来的人仍然活在奴隶制度之下。他的愿望是，如果这种和平出现，那么就要尽量使《解放宣言》在这之前发挥到最大的作用。他十分惋惜的说，‘奴隶们并非像我所

林肯传

希望的那样大批地、迅速地跑到我们防线里来。’我回答说，奴隶主们很擅长对他们的奴隶封锁这些消息，听说过《解放宣言》的很可能只有极小的一部分。于是林肯说道，‘那么，我希望你想出一些办法使他们了解《解放宣言》，并让他们到我们防线这边来。’

“他的这番话表明他在道义上坚决反对奴隶制，这比我见过的其他任何文章或讲演中所表达的都更深刻。我怀着极为满意的心情和最大的兴趣聆听了他的谈话。在他的建议之下，我着手组织一支黑人敌后工作队。参照约翰·布朗原先制定的计划，我们提出，这支黑人敌后工作队的任务是越过我军防线，深入到叛乱州去向奴隶们传播《解放宣言》，并鼓动他们逃到我军防线里来。

“在我们谈话过程中有一段小插曲。林肯问：‘那个一直在猛烈抨击我的菲利浦斯是个什么样的人？’接着他又道：‘没什么关系，鼓励他继续这么做吧。希望人民在他的促使下心甘情愿地为解放奴隶而努力奋斗，而我一定会在这条奋斗的路上和这些人并肩前进的。’”

1863年初，查尔斯·达纳从孟菲斯给陆军部写报告说：“在大批北方佬和犹太人中间正出现一股搞棉花买卖从中牟取暴利的狂热浪潮。”他们手中有联邦政府的许可证，廉价从南部种植场主手里买进棉花，高价卖给新英格兰各州的纺织厂。在买进和卖出之间他们可以获得巨大利润。达纳自己也同一个内行的棉花商合伙拿出一万美元做棉花生意，想乘机捞一笔外快，但他还是给斯坦顿写信：“如果我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请求你制止这种危害很大的大规模罪恶活动，那就是我的失职”。

林肯传

格兰特对斯坦顿的意见表示同意，在军队内外，棉花买卖都起着腐蚀作用，实际上，这种买卖的利润应当归政府。达纳到了华盛顿之后，同斯坦顿和林肯商谈了多次。于是在3月间总统发出了一项通告，宣布除财政部条例允许的，一切同叛乱州进行的贸易活动都属于非法的。格兰特在密西西比州的霍利-斯普林斯和奥克斯福德两地没收棉花五百包，军需主任公开拍卖这批棉花，得现款一百五十万美元，基本上抵销了在奥克斯福德格兰特的军需品被敌人烧毁所造成的全部损失。

一个《纽约世界报》的社论作者看出一个新的有产阶级正在积极行动以取得统治地位：“这个时代到处充斥着冒牌货。公园大道上豪华的新马车，用五大道上褐石砌起的新高楼大厦，耀眼夺目的新钻石，似乎有意引人注目的、窸窣作响的绉罗绸缎，还有那些穿绸缎戴钻石、住高楼大厦、乘豪华马车的新贵们——这一切全部都是冒牌货。那些所谓的新贵们都是从阴沟洞里爬出来的，就应当滚回阴沟洞里去。……一个星期中有六天他们假冒商人，第七天他们又冒充基督徒。”

食品价格越来越高，房租、衣料、煤和煤气价格也逐步上涨。在纽约工人中这种变化引起了激荡，他们新成立了一些行业工会。据《纽约世界报》报道，一次群众集会在库珀学会举行了，会场被挤得水泄不通，还有好几百人进不去站在外面。几乎各行各业都有代表参加这次集会，会上，人们都认为工资的提高赶不上生活费用的上涨速度，需要各行业都组织起来，并选派代表组织一个中央机构。

尽管存在着尔虞我诈、贪污腐败的现象，一种包含着新因素的经济制度还是逐渐萌芽并扎了根。1862年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的柯尔特枪支制造工厂宣布获得百分之三十的利润。阿

林肯传

斯平沃尔、德鲁、范德比尔特和古尔德等人预料，战争一旦结束，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就是一个投机倒把、发财致富和大发展的时代，到那时个人的财富将达到空前的高度。

1863年2月，“全国银行法”作为一种获得资金并用来支付战争费用的手段提出来。它要求公债持有者、银行家和拥有现金和物资的商业集团彼此合作，因为那样才能维持货币稳定。为此，它规定要用黄金支付公债利息，依照全国银行法，只要人数在五个以上，拥有超出五万美元的资本，就可以合股开一家银行。这些合伙人必须向合众国财政部存交一笔有息公债，其金额相当于该银行实有资本的三分之一，然后政府就发给他们一些全国通行的银行券，其价值是他们存交公债的票面价格的百分之九十。使用这些新券的银行可以正常的进行银行业务，新券的作用几乎与这些银行自己印发的钞票一样。同时，从政府手里银行还可以领取它们以黄金支付的存在财政部的那笔公债的利息。

这样，银行资本家既能从公债中获得以黄金支付的利息，又可从政府提供保证和监督的货币中获得利益。在林肯的全力赞助下，就是利用这种给银行家双重利益的办法，蔡斯为联邦筹集到了作战资金。这样做的另一个目的是整顿货币使用混乱问题。一个金融问题专家统计出，当时所有具有偿付能力的银行发行的钞票竟达到了八千三百多种，如果把那些破产倒闭的银行和招摇撞骗的银行所发行的钞票也加起来，则有一万三千多种。

有一个士兵曾经用这些各种各样的钞票贴小腿上的伤口，因此这种钞票得了一个小外号叫“小腿膏药”。一个州银行发行的钞票在另一个州就无法使用。如果一个旅行者要通过几个

州，他就要多次兑换钞票，每次都得大打折扣，有时还要另外加付手续费。

撒迪厄斯·史蒂文斯认为不应该通过这个法案，因为这个法案只有利于放债者，对负债阶级却极不公平。一些与史蒂文斯抱有同样观点的共和党人反而没有提出什么批评，因为他们想等着看最后到底能否像预期的那样为战争筹集到基金，是否真的能如林肯所希望的可以起到“保护劳工使其免受泛滥成灾的货币之苦”的作用。

1863年上半年，在大批权势显赫、影响很大的集团中，林肯的声望下降到他出任总统以来的最低点。在1862年冬季的一片乱叫乱嚷声中似乎蕴酿着一个准备弹劾林肯的秘密运动。两党中都有人与总统为敌，尽管他们的动机不尽相同，却有一致的目的：想把他赶下台。共和党激进派要求林肯是他们的傀儡总统。一些两党中的反动分子希望通过弹劾总统造成混乱，从而迫使战争停止，那样就可以恢复人身保护法。在这个阴谋流产后很久，在同来访的《纽约时报》记者霍尔德·卡罗尔谈话时凯麦隆曾说过下面这番话：他尽量不牵连任何一个共和党人不管是已故的或在世的小心翼翼地说道：“的确，在1862年底和1863初年酝酿着一个想把林肯总统撵出白宫的阴谋。……一些最显赫的人物曾邀请我去华盛顿参加一次意在商讨国家大事的会议。……我到了首都……不久就发现设法弹劾总统并把他赶出白宫才是他们的真正意图。……他们询问我的意见，我便对他们说……只有疯子才会试图去干预政府。”

当时有种传言，说有名南部女间谍已成功地打进了白宫内部。这种传言流传得非常广，以致一天上午担任战争指导委员

林肯传

会委员的参议员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专门审议他们手中的那些有关林肯夫人不忠于联邦的报告。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对当时的情况进行描述时说：“主席刚刚宣布开会，那个站在委员会会议室门口担任警卫的军官就神色紧张地走了进来。不用他开口解释，我们就已明白他如此紧张的原因，而且连我们自己也开始有几分惊惶失措了。因为一个个子高高的人孤零零地站在会议桌的那一头，手里拿着帽子，他就是阿伯拉罕·林肯。像变魔术似地，他突然神不知鬼不觉地在我们面前出现，这使我们感到极度的惶恐不安。”他的眼神非常悲哀，流露出一种完全无法形容的孤立感，那样的眼神，让谁看了也会觉得不忍。“谁都没有说话，因为谁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事先我们并没有要求总统出席这个会议，谁也没料到他会知道我们将在这个会议上审议有关林肯夫人不忠于联邦的报告，如果这些报告确实，那么叛国罪就会被加到总统一家的头上。”

然后，这个突然出现的客人控制住自己的感情，以十分凄怆的语调慢慢地说：“我，阿伯拉罕·林肯，合众国总统，完全出于自愿地到参议院这个委员会面前声明：就我所知，那些说我家庭成员有叛国通敌行为的消息是假的。”这句证词说完后，他就像进来时那样孤孤单单地、一声不响地出去了。“我们面面相觑。大家都沉默着，片刻之后，一句话也没说就决定不再讨论关于总统夫人出卖联邦的谣传了。我们都很感动，决定当天休会。”

写《汤姆叔叔的小屋》的那个小妇人到白宫拜会了总统，她记忆说，林肯伸开双手欢迎她说：“啊，你就是引起这次大战的那一本书的作者。”当他们坐在壁炉边后，林肯说：“我特别喜欢壁炉，我家里总是砌壁炉。”他们甚至谈到了用犁铧制

林肯传

刀剑的时代。斯托夫人觉察到“他默默承受着一种枯燥、无味的痛苦，而许多人却误认为他感情冷淡”。谈到战争时他说：“不管战争的结局如何，我都觉得战争结束后，我不会活很久的。”

一次，林肯搭乘“日光号”轮。当他站在甲板上的时候，突然下雨了，五六名船员一起给他拿来一块防水帆布遮雨，在雨中他坚持同每一个船员握手，最后该和一个只穿着衬衣的加煤工人握手时，那个手和脸上尽是煤烟灰的加煤工人说：“先生，我的手太脏了，与你握手并不方便，但我绝对是船上最敬爱你的人。”总统提高声音说：“那有什么，把你的手伸过来吧！你的手是因为给联邦加煤而弄黑的。”一次，在俄亥俄—巴尔的摩铁路上，一个列车员忍不住疑惑地问林肯：“为什么你老是爱同加煤工人和火车司机握手呢？他们的手满是煤灰，又总是油腻腻的。”总统回答说：“你说的那些脏东西统统可以洗掉，所以它们又怎能使我总想认识和了解在我前面开路的人的心愿消失呢？”在伊利诺斯老家，林肯结识了一个老朋友。他根据新的全国银行法开了一家银行，他给林肯写信，信中表示愿意送一些股票给林肯。林肯回信致谢，表示虽然他认为拥有一家银行的股票而这家银行又很可靠时，绝对是一件可喜的事。但作为总统，他从他的政府所通过的法律中去谋取好处是不正确的。这个银行家感叹说：“看来，他是设法避免与任何弊病沾边。”

一次，一个委员会撰写了一份关于某种新式大炮的文件，文件写得废话连篇。当这份文件送到林肯的桌上时，总统哀叹说：“我得要多长时间才能看完这个报告呀？看完它恐怕要到下辈子了！为什么连一点常识调查委员会都不懂呢？如果我派

林肯传

一个人去买马，我想要知道的是马有多少牙齿，而不是马尾巴上有多少根毛。”

夜晚，白宫草坪被露水浸润了，月亮撒下了皎洁的光辉，紫丁香已经盛开，小鸟或在矮树林中灵巧地跳跃或飞上梧桐树归巢，而不知疲倦的画眉鸟不停地吹奏着婉转动听的调子。这时，战鼓仍响着，电报机仍在报告着死亡名单。有时，人们的努力似乎毫无结果，而所有这一切只是一场噩梦，而正义仍埋在比战壕还要深的地方。

第三十章 葛提斯堡战役

派驻波托马克军团的《辛辛那提新闻报》的随军记者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有听到林肯说：“我告诉你，米德是好样的，我相当看重他。”

米德从1861年8月31日被任命为志愿兵准将后，就表现很积极。除了在半岛地区的新市场路因被炮弹炸伤而休养了一个短时期外，他参加了波托马克军团的历次大小战役，并经常亲自到第一线指挥战斗。米德不愿意被总统任命为波托马克军团司令，但又必须服从命令。

总统于1863年6月15日下令征召十万人，其中马里兰州一万，宾夕法尼亚州五万，俄亥俄州三万，西弗吉尼亚州一万。一律服役六个月，除非出现提前退伍的情况。陆军部长呼吁请十三个州的州长予以协助。除去炮兵团和骑兵团外，宾夕法尼亚州的三十个民兵团和纽约州的十九个团调到哈里斯堡集中，由波托马克军团的库奇将军指挥。

整个6月下旬，罗伯特·李军的动态每天都是报刊的头条新闻。现在，里士满及其为数很少的守军已被罗伯特·李远远的抛在后头。据传闻，当罗伯特·李向后方要给养时，同盟军军需主任答复说：“如果李将军需要给养，那就请他自己去宾夕法尼亚州找吧。”有人问罗伯特·李，万一联邦军乘他远离后方的时候拿下里士满，他会怎么做？罗伯特·李冷笑一下，答

林肯传

道：“果真如此，我们就只有互换首都了。”他的顶头上司戴维斯和他下定决心：只要拿下巴尔的摩和华盛顿、费拉德尔菲亚、哈里斯堡，“重大的结果”马上就会来，除了可以获得大批粮食、供应品和弹药外，还可以得到欧洲各国的承认。消息灵通人士认为罗伯特·李大约有二百五十门大炮和十万军队。当时，在哈里斯堡的西蒙·凯麦隆送给了林肯这个情报。

罗伯特·李的部下都气焰嚣张，完全无视敌军的存在。虽然他们的人数远小于敌军的，但他们在七个月内两次击溃了波托马克军团，把对方打得落花流水。罗伯特·李说：“这样勇敢的士兵是前所未有的，只要正确地指挥，他们就能所向披靡，无坚不摧。”随同这支入侵军队一起行动的英国弗里曼特尔中校写道，部队中普遍存在着一种非常严重的轻敌的情绪，因为敌军屡次被他们打败。

《斯普林菲尔德共和党人报》催促林肯亲临战场指挥战斗。作为一个战略家林肯决不亚于北部的任何将领，而且他亲临战场势必会大大鼓舞士气。林肯指示米德以李军为打击目标，而非里士满。米德遵照林肯“寻敌作战”的指示追寻李军。时间一天天地飞快地过去了，但米德和罗伯特·李都不确定对方究竟在哪里。罗伯特·李打着如意算盘准备攻占哈里斯堡，以取得军需品和给养，然后在通向费拉德尔菲亚的路上迎击米德。

一天，罗伯特·李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策马行进，一派夏季风光展现在他眼前，景秀如画。突然他看见前面硝烟弥漫，一次他本人既未作过任何部署、也未下达战斗命令的战斗打响了。原来在行军途中他的一些师已经与敌遭遇，开火了。一场以葛提斯堡那个小镇为中心战场的战役开始了。是撤退，还是继续打下去呢？罗伯特·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林肯传

虽然这场战争胜负难料，却丝毫不影响它的重要性。这个新的联邦军指挥官从未组织过战役，更是没有指挥大部队在广阔战线上与敌正面作战的经验。而且，参加过弗雷德里克斯堡会战、安提塔姆战役和钱瑟勒斯维尔会战的北军五十八个团的老兵服役期已满，复员回家了，现在的尽是一些新兵和民兵。

同时，罗伯特·李也有他的难处：为了节省弹药，他不得不命令他的炮兵放慢射击，而米德手下炮兵的弹药却可以满足任何发射需要。再加上，罗伯特·李已远离熟悉的家乡弗吉尼亚，而米德的士兵是为抗击外来的入侵者而战，为他们的妻女、家园、谷仓、田地和牲畜而战，米德非常清楚这一点。

第一天，罗伯特·李向联邦军的左翼发起猛烈的攻击。第二天，又转而向联邦军的右翼猛攻，当天米德向林肯报告：敌军向各点的进攻均被挡回”。第三天，也就是 1863 年 7 月 3 日，罗伯特·李猛攻米德军的中央。

在一片倾斜的开阔地上，弗吉尼亚的蓝色军旗在前面迎风开路，一万五千名战士在乔治·爱德华·皮克特的率领下越过草地和旷野，就像在练兵场上行进一般平稳地顺利地向前推进。突然联邦炮兵用密集的炮火向他们猛轰，接着是雨点般的步枪子弹。在大白天，皮克特的士兵要穿过一块八分之七英里宽的开阔地，每个士兵就都成了联邦军射手的活靶子。而那些联邦军射手隐蔽在石垛和工事后面。皮克特的部队抵达公墓岭山脊的联邦军防线时，士兵人数大概只剩下开始的一半了。接着便短兵相接。他们已经到达北军最后、也是最坚固的一道防线。同盟军的一个少校说：“同盟军的军旗在敌人阵地上随风招展，这场以争夺战壕为目的的战斗是一场肉搏战，我们多半的人都牺牲了，我们的力量太弱，根本就无法击溃敌军。”

林肯传

米德飞马赶到前沿，脸色煞白，在得知敌人已被打退后大呼：“谢天谢地。”7月4日的晚上下了一场瓢泼大雨，罗伯特·李下令部队撤向波托马克河。

到那时为止，那次战役是近代战争史上流血最多的一次战役。整整三天三夜米德没有睡过觉，只是偶尔打个盹，在战斗期间他向各军军长下达了一道又一道决定性的命令。据统计，死伤和失踪的联邦军有二万三千人，而同盟军达到二万八千人。

火线上的一棵树竟中了子弹二百五十颗，另一棵中了一百一十弹。三十匹战马死在农民拉梅尔家的牛栏内，他亲眼目睹两个骑兵徒步搏斗，最后脚挨脚地并排横尸地上。一名宾夕法尼亚团的士兵和一名弗吉尼亚军士兵在马上用军刀厮杀，分别砍向对方的肩和头，然后扭成一团，马从他们胯下跑掉了。最后发现两人时，他们都僵硬地死在地上，但他们仍紧紧地抓住对方，手指上满是血污。

同盟军的步兵从联邦军手中抢走了大炮，联邦军的步兵又从同盟军那里夺了回来。在小圆顶山、圆顶山和克尔普山上，开枪和中弹的人都喊声连天。开满白雏菊的草地上满是马匹的蹄印。死伤遍野，死者和伤者胡乱地叠在一起，顷刻间就是一小堆。在蓄奴州境外打的第一仗就这样结束了。这次战役的胜利是林肯政府在战争第二阶段执行革命政策的第一个重大结果，也是南北混战的一个转折点。

米德发布了一道命令，向波托马克军团取得辉煌战功的全体官兵致谢：“一支比我军人数多、并因顺利入侵而骄横不可一世企图战胜和摧毁我军的敌军，此次遭到痛击和惨败后已退出战斗。……本司令希望我军将士继续努力，从我们的土地上

把残余的入侵之敌统统赶出去。”

林肯在办公室里一直密切地注视着墙上的地图，随着军事进展地图上的彩色图徽移动。扎·钱德勒走进来，他注意到“林肯先生在房中踱来踱去，他的情绪焦灼不安，一会儿喃喃自语，一会儿阅读送来的电报，并时而地图上寻找阵地的位置”。

7月4日，总统向全国发布公告说，到7月3日晚上十点钟为止获得的所有消息，充满了波托马克军团取得胜利的消息，带来了为联邦事业争取更大胜利的希望，现在，我们应该哀悼那么多英勇牺牲的将士。

副官署的弗赖伊注意到林肯一步也不离开陆军部，他急切地念着用电报从前线发来的每一条消息。“我看到他念米德将军致波托马克军团全军将士的祝贺令。当念到‘把入侵者赶出我们的土地’这句话时，失望的表情浮起在他脸上，他两手放在膝上，极为痛苦的大声说，‘从我们的土地上把入侵者赶出去’，我的天哪！难道就只是这样吗？”随后有消息说，敌人的伤员正被运过波托马克河。

当葛提斯堡战役打得正激烈时，总统想知道格兰特那边的情况。他几个月来一直在牵挂维克斯堡战役。毕竟，这场战役是非同小可的，有其自身的重要意义。格兰特企图用饥饿逼迫维克斯堡的同盟军投降，同时挡住赶去救援维克斯堡的其他敌军。林肯不顾众人的请求和抗议，非要把格兰特留在指挥岗位上，就是希望格兰特能取得巨大胜利。但时间一个月又一个月地过去了，他却没有任何总统所希望的胜利。

7月7日下午，韦尔斯正在接见一个重要的代表团时，海

林肯传

军少将波特从维克斯堡发来的电报到了。电报说，彭伯顿的三万人左右的部队已投降于格兰特和联邦军，交出了维克斯堡及其一切防御工事。韦尔斯匆忙地向客人们说了声“请原谅”后，立即向白宫跑去，他看见总统正指着地图同蔡斯等人议论着格兰特军队的动向。

韦尔斯把刚收到的电报交给总统，总统马上站起来说，他们再也没必要讨论维克斯堡的地图了。他说：“我要亲自拍电报把这个消息通知米德将军。”

林肯指示哈勒克立即电告米德，维克斯堡已于7月4日投降于格兰特。“只要米德将军能像以往那样出色地完成任务，基本上或彻底地摧毁李军，叛乱就会结束。”

消息传来，整个北部一片欢腾，到处都举行讲演会、群众集会，鸣钟放炮。数以百计的大大小的城市组织了火炬游行、茶点会、狂欢会、歌咏会以示庆祝。韦尔斯写道：“黄金价格下跌了十美分或十五美分，欢乐的气氛充斥着全国上下。”一大群人簇拥着一个铜管乐队涌到白宫吹奏动听的祝贺曲给总统听。总统向人群发表演说：“先生们，女士们，对于这样一件大喜事，我想说也应该说几句话，可是我找不到任何能配得上这一光荣时刻的言词。”他热情赞扬那些英勇作战的人们：“不过我不提任何一个军官的名字，因为怕挂一漏万，反而不是一件乐事了。”

格兰特真是一个奇特的人物，他率军到离后方很远的地方歼灭了敌人一支完整的部队，为联邦取得了空前的胜利，拔掉了在密西西比河上同盟军的最后一个据点。然而并不是他自己把胜利消息报告华盛顿的，他只是告诉海军少将波特，说首先应该由海军把这个重大消息上报。格兰特满不在乎的作风由此

林肯传

可见一斑。韦尔斯写道：“哈勒克将军和陆军部长对波特将军极为不满，因为他在格兰特之先把攻取维克斯堡的消息报告给我，他们也很气我，怪我在得到陆军部证实之前就把消息传遍全国。”

详细的报告终于送到了华盛顿，格兰特俘获三万一千六百敌军，一百七十二门大炮，六万支滑膛枪。比密西西比河偏南的赫德森港也落入了班克斯将军的手中，他们俘获六千名敌军，五十一门大炮，五千支滑膛枪。饿瘪了的同盟军列队沉默地走出维克斯堡，格兰特命令联邦军：“在俘虏经过时要严守秩序并且肃静，不允许说挑衅性的话。”联邦军也全部照办了，俘虏们宣誓后被全部释放了。根据格兰特的解释，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自西南各州。“我知道他们中有许多人早已厌战，希望能早日回家。”戴维斯总统的一名宠将约翰·克·彭伯顿中将、十五名准将、四名少将和八十名参谋军官也在俘虏之列。

7月8日，米德给哈勒克写信说：“我估计在近日内将打响战争中决定性的一仗。”7月12日，米德报告哈勒克他将在明天发起进攻，“除非发生什么意外妨碍到这项行动”，他意识到拖延只对敌人有利，对自己无利。

第二天，哈勒克拍一份电报给米德，一看便知电文是林肯拟就的，电文中所阐述的意见是林肯的而非哈勒克的。电报说：“在敌人渡河之前，你军完全有力量出击而且完全可以打败敌人。请按照你自己的判断行事，并令你手下的将军严格执行你的命令，没必要开什么作战会议。俗话说，开作战会议仗就打不成了。我将尽快地给你调派增援，记住千万别让敌人溜走。”

林肯传

然而，就在收到电报的前一天晚上，米德已召开过作战会议，发现他手下的军长愿意作战的只有两人。米德本人想立刻行动，但讨论的结果是姑且等一等。米德召开作战会议后的第二天即7月13日星期一，在日记中约翰·海写道：“总统见米德迟迟没有行动，心情变得焦躁不安。”14日上午，“总统昨晚看过米德的来电后似乎有些沮丧。电文措词小心，甚至有些胆怯，说什么要进行侦察以寻找敌人的弱点再做行动”。总统说，他担心米德会按兵不动。近中午时分又收到一份电报，电文说，敌人已安全地跑掉了。总统感到十分惋惜，他对约翰·海说：“本来敌人已在我们掌握之中，只要再加一把劲儿，就可一网打尽。凡是能说的我都说了，能做的我都做了，就是推不动那个军团。最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敌人安全地‘撤退’了。”

7月14日，林肯给米德写了一封措词严厉的长信：“我认为你没有估计李军的逃脱所造成的严重恶果。罗伯特·李本已是你轻取的猎物，你如果加紧行动，不停滞就可将其全部捕获，如果做到这一点，再加上最近我们取得的其他胜利，战争就可以结束。……大好时机被你错过了，我为此感到极为痛心。请不要认为我的话是对你的责难或苛求。你既然已知道我对此事感到不满，我想最好还是冷静地向你讲清楚我之所以不满的原因。”这封信林肯始终没有交给米德。事后他在信封上批了这样几个字：“此信未曾签发。”后来在西蒙·凯麦隆面前林肯提起米德时说：难道我们能仅仅因为他没有再多做一点事而责备他吗？他已经替国家做了很多工作。”但林肯在信里用的口气却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林肯传

在7月13日到15日连续三天里，纽约市的暴徒有计划的聚集起来，有计划地进攻和夺取具体目标。他们把联邦宪兵司令从四十三街和三大道交叉口的办公室里撵了出来，把征兵用的抽签转筒或转盘砸个稀烂，也把书籍报刊撕得粉碎，然后把地板浇上松脂油，放火烧了大楼。他们击退了救火的消防队员和前来镇压的警察，结果征兵办公室和与之相邻的六幢建筑物全被烧毁。他们又捣坏并烧毁了设在百老汇大街的联邦征兵办公室，抢劫了附近的商店，烧毁了另外十二座建筑物。共和党市长奥普代克家的门窗被他们砸得稀巴烂，室内被洗劫一空。半夜里，暴徒们又袭击了联邦邮政局长艾布拉姆·韦克曼的家，抢走衣物和家具，纵火焚烧房屋。此外他们还烧了一幢渡口栈房、一些杂货店、旅馆、工厂和服装店。不让他们白喝酒的酒馆全部被烧毁。他们还烧了警察局、一个黑人孤儿院和两个教堂。他们袭击了州军火库，赶走了十五名武装工人和四十名警察，踩过被他们打死的五个人身上，抢走一些枪支弹药，之后，又放火烧了库房。在克拉克逊街他们把一名黑人吊死在树上，然后又疯狂地叫嚣着焚烧这个黑人的尸首。在这三天里，每天都有三个黑人被他们吊死。纽约州第十一民兵团的一个上尉被他们吊死在灯柱上。他们吊死、打死、枪杀和踩死的黑人至少有三十个。这些狡猾的暴徒还在一些地段构筑了掩蔽和防御用的街垒。他们高唱“我们要在酸苹果树上把老格里利吊死，然后直接把他打进地狱”。他们大叫：“让战争和征兵见鬼去吧！”“让老阿伯回到纽约来！”

第一天，暴乱分子直接攻击的目标是他们憎恨的征兵，这天是星期一。就在上个星期六，一个眼睛被蒙住的人从转盘中抽出了一千二百名被征者的名字。政府已公开了这一千二百人

林肯传

的名字，只要不发生什么使政府改变主意的意外情况，这一千二百人中的绝大部分就要穿上军装，被送去前线打仗。

要是他们听信《世界报》、《快报》、《商务日报》、《每日新闻》、《信使报》、《日记报》这类反动派的报纸的说法，他们就心甘情愿地成了一个暴虐和专制政府的炮灰，每天这个政府都在违反国家基本法和宪法。《每日新闻》说：“据统计，我们的公民大约每十个人中就有四个人将要被送进林肯政府的骨灰房去。愿上帝让这种事别再发生了！”

以上这些报纸还刊登了7月4日在新罕布什尔州康科德举行的一次盛大的民主党群众集会上前总统富兰克林·皮尔斯的讲话。皮尔斯说：“我们为争取言论自由而献身的、高贵的伐兰狄甘先生因在俄亥俄州谈论国家大事而被判罪。哎！在战争时期，即使在这里，宪法也完全被总统的独断专行取代了。”纽约州长西摩尔对7月4日纪念大会的听众说，由于政府的高压政策，乱抓人，随意侵犯人们的权利，国家已经快要毁灭了。他赞成一些小规模的暴乱的出现，因为那样才能显示民主党反对征兵的强硬态度。

一个极为明显而简单的事实是，不管是谁，只要用三百美元，就能买到他的自由而不用入伍。因此在十万多个家庭里和五千家酒馆，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这是一场有钱人跟有钱人的战争，可怜的穷苦人却得为他们去厮杀。”

这三天暴乱的第一天，还有点像人民因反对政府对穷人和富人采取不同的征兵政策而起来反抗。可是，第二天和第三天，城里的坏人和犯罪分子已控制了事态。这些暴徒大约有五万到七万，他们全体出动，大肆劫掠，公然对抗警察，并妄图制服这些警察。

林肯传

在暴乱发生的第二天，负责征兵的助理宪兵司令罗伯特·纽金特的上司詹姆斯·弗赖伊从华盛顿发来一份电报给他，指示他暂停征兵工作。奥普代克市长和西摩尔州长叫嚣着硬要他公布这项命令。纽金特说没有这样的权力，但他终于答应签署下列通告：“暂时停止纽约和布鲁克林市的征兵工作。”报纸公布了这个通告，显然这对安定社会秩序起了有益的作用。从波托马克军团调来的骑兵、步兵和炮兵到达之后，又进一步起了安定的作用。暴乱便逐渐平息了。

西摩尔州长给总统写信，要求征兵停止。总统答复他说，他无法同意这样做。在夏季几个暴乱频繁发生的星期里，林肯准备了一份面向全国的演说稿。稿子中有一段无懈可击的逻辑推理：“没有士兵就没有军队。士兵的来源只有志愿的或非志愿的两种。既然我们再也无法得到志愿的士兵，那么，获得非志愿的士兵就只有靠征兵，也就是实行征兵制。假如你们能反驳这一事实，认为现在仍能招到足够的志愿的士兵，假如你们能身先士卒，抢先报名参军，凑够这个数目，来证实你们的论断的话，那我就非常乐意取消征兵制。姑且不论能否招够志愿人员，就算你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志愿报名，摆脱一切被征的恐惧，那他也不过是做了一次至少一百万勇敢同胞所做过的事情而已。这一百万弟兄现在在战场上流血流汗，他们这样做，不只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你们，难道你们宁愿看着他们在那儿流血流汗，却一点也不负担自己份内的责任吗？”

1863年8月19日，纽约市已有一万多名从波托马克军团调来的士兵，他们由纽约州第一民兵师协助。征兵继续进行，再也没有什么人以任何方式公开抵制它，但却仍有人暗中阻挠征兵的顺利进行。奥基·霍尔本·伍德与其兄弟费·伍德及许多

林肯传

政客和律师暗地里继续干他们的勾当。纽约市当局甚至拨了五百多万美元供人们逃避征兵用。

在伐兰狄甘被流放的六周内，米德在葛提斯堡击退了罗伯特·李的进犯。格兰特攻取了维克斯堡，联邦军彻底瓦解了同盟军在密西西比河上的力量，北部最大的城市纽约的那三天暴乱和其他地区的小骚乱已经平息。对这样的局面，林肯满怀喜悦地写信给他的朋友詹姆斯·康克林。在伊利诺斯州斯普林菲尔德的一次盛大的群众集会上，康克林宣读了它：“有一些人对我表示不满。对那些人，我只好说：你们渴望和平，却因为没有得到和平而责怪我。”可是寻求和平的方法之一就是用武力镇压叛乱。“对此，我正尽力而为。你们同意吗？如果同意，那么在这一点上我们就有一致的意见了。如果你们不赞成，那么，还有另一个办法，就是放弃联邦。我反对这个办法，你们呢？如果赞成，那你们就明白地说吧。如果你们既不赞成联邦解散，又不同意使用武力，那么可想而知的就只有妥协了。……看样子，和平比过去更临近了，我希望它很快来临，并长久保持下去……到那时，有一些黑人会记得：他们曾默默地端起刺刀，咬紧牙关，为我们取得这个伟大的成就作出了贡献；相反地，我倒担心有些白人将不会忘记：他们曾口出狂言，心怀恶意，千方百计地阻挠人类获得这个伟大的成就。”

林肯以往的任何演说、信件和文告都不曾引起过这么热烈的反响。许多报纸都对《纽约时报》的看法表示同意，认为这封信义正词严，无懈可击，“即使‘铜头蛇’来咬上一口，那也只不过象毒蛇咬锉刀一样根本就没有任何危害。即便是最高明的修辞学家也没有使用过比这更贴切的语言，最朴实的庄稼

林肯传

人都能看懂其中每一个字。……今天阿伯拉罕·林肯成了共和国国内最受欢迎的人”。

无论是用简单明了或字斟句酌的演说词向几百万群众发出呼吁，还是同成千上万的白宫的来访者面谈，林肯都紧紧抱着一个宗旨，一定要进一步鼓舞全国人民的斗志。1863年夏秋之交，人们对林肯的信任开始加深了。

总统需要希望，需要支持。已经有一百万志愿兵响应他的号召，为那个以他为代表的事业而艰苦奋斗，流血牺牲。他打算不久之后再征集义务兵三十万。他对玛丽·利弗莫尔说，现在还很难估计摆在我们面前的苦难和牺牲有多大。已深入同盟腹地的薛尔曼和格兰特送来报告说，他们认为现在战争才真正开始，只有无情的、彻底的征服才能结束战争。现在战争打得正激烈，双方常常都抽不出时间来掩埋死者。

第三十一章 众矢之的

薛尔曼在密西西比州的大黑河给林肯写信说：“我们必须统治南部，不然我们就要被南部统治了。我们必须征服他们，不然他们就要征服我们。他们的目的除了要征服我们之外，再也没有其他了。妥协之谈全是骗人的，我们知道，不管以任何形式尝试妥协都只能遭到他们的嘲笑。……因为我不愿意去哄他们的，更不愿为了迎合他们而让步，只有让他们吃够战争的苦头，那样今后几代再也不敢诉诸战争。……在目前的危机中我国人民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吸取了经验教训，在战后的岁月里将会是更好的公民。现在就要让他们知道，清楚地知道：好公民不但要发号施令，而且还需要服从。”

薛尔曼提出了一种恐怖主张：“我们应派警察、军官、法庭深入到南部的每个角落。……至于时间，无论多长都在所不惜。我们一定要清除一切障碍，有必要的話，就夺走每一寸土地，杀死每一个人，没收每一件财物，一言以蔽之，破坏一切我们认为应该破坏的东西。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纽约论坛报》的詹姆斯·罗·吉尔摩等人于1863年夏季向林肯提出了一个计划，至少这是一个使林肯略感兴趣的计划。他们想试探北卡罗来纳州的三十三岁的州长泽布伦·贝·万斯，看他带这个州回联邦的可能性有多大。

戴维斯政府与万斯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感情逐渐变化。

林肯传

在北卡罗来纳州奴隶主、头、种植场和脱离运动发起者的势力比在其他植棉州弱。该州的农民、山区居民、沿海居民是有所“不同”的。代表该州人民，万斯通知里士满政府说：如果同盟当局意图侵犯我州任何公民的人身保护权利，我州军队就将对同盟当局采取必要的行动。万斯给戴维斯打电报并写信说：在9月9日晚上，一个佐治亚团的官兵发动了一场骚乱，捣毁并烧了罗利《旗帜报》报社。第二天早上，作为报复，罗利《州报》也被一群市民一把火给烧了。在信中万斯对戴维斯说：“我对这些暴行感到非常痛心。当在军官的带领下武装的士兵可以任意践踏一个州的法律而不接受制裁时，那么离专制制度或无政府状态就不远了。”

因为憎恨《旗帜报》的和平论调，痛恨该报1863年7月31日发表的一篇占四栏版面的呼吁书，那个佐治亚团才要捣毁焚烧罗利《旗帜报》报社。据说万斯曾帮助指导过这篇文章，文章呼吁：“本州人民的最大要求是和平，但决不能附有任何降低我们身份和奴役我们的条件。”

吉尔摩带给林肯的情报说，万斯乐见各州重新统一，也乐于接受“任何形式的体面的和平”。据吉尔摩说，情报是北卡罗来纳州威尔明顿的一个商人爱德华·基德尔告诉他的。林肯看了基德尔写的他自己同万斯州长一次机密谈话的记录。其中谈到，奴隶制已彻底失败，南部同盟再也没有希望取得胜利了，因此万斯赞成在平等与体面的条件下回到联邦那里。基德尔希望吉尔摩能偷越封锁线到自己在威尔明顿的家里同万斯州长面谈，把林肯的和平条件带给万斯。

在那之后的几个月中，信使仍然继续来往，方案也一改再改，但和平计划仍然没有起到什么令人满意的效果。林肯是否

林肯传

曾越过边界去全力劝说万斯致力于争取和平，这谁也不知道。但有一点非常肯定，那就是在基德尔和吉尔摩向林肯提出他们的计划后的几个月，万斯州长的确几乎像林肯所希望的那样了。他直接向杰弗逊·戴维斯提出了若干论据和建议。1863年12月，万斯在给戴维斯的一封信中，就曾直接要求“作出一些努力去与敌人谈判”。

北卡罗来纳州滋生了一种想重返联邦的情绪，其他几个南部的地区也有同样的愿意产生，如亚拉巴马州有一个县既不派兵参加同盟军，也不蓄奴。林肯极为关切这类地区，他到底为这些地区做了些什么，人们可能永远都无法得知。在处理许多问题时林肯十分谨慎，存心不留下记录。

美国驻巴黎大使接到法国政府的通知说，一旦美国政府愿意承认在墨西哥法国军队扶植的马克西米利安大公政府，法军就马上撤出墨西哥。西华德回答说：总统决心在墨西哥和法国之间的问题上保持中立。即使最终证明他这样做是错误的，目前他也宁愿如此。

约翰·米·塞耶将军曾问林肯：“总统先生对墨西哥的法军有什么看法？”耸耸肩，皱皱眉头，林肯用坦率的语言而非隐晦的外交辞令回答：“我并没有被‘吓唬住’，但对现状我也不满意。拿破仑利用困难时期我们的弱点，妄想在墨西哥建立一个君主国，完全置我们的门罗主义于不顾。我们的方针是，一个时期只着手解决一个乱子。只要我们摆脱出当前的困境，联邦恢复了，我就要通知路易·拿破仑从墨西哥撤出他的军队。法军一撤走，马克西米利安自然会被墨西哥人收拾掉。”

密苏里军区司令约翰·麦·斯科菲尔德将军现在三十二岁，

林肯传

他从西点军校毕业，曾经当过物理学教授。他遇事冷静沉着，头脑时刻保持清醒，在威尔逊河作战时曾担任莱昂将军的参谋长。现在，在这个内战正酣的蓄奴州中，他是林肯的主要缓冲人物。

密苏里州临时州长汉密尔顿·罗恩·甘布尔同斯科菲尔德在职权上时常发生冲突。甘布尔曾公然宣布林肯 1861 年 4 月征兵是违反宪法的，他曾经倾向于密苏里州应独立于南部和北部之外的观点：不管是灰衣兵还是蓝衣兵，把任何侵入密苏里的人打出去。

林肯心里明白甘布尔留恋过去的日子：对于 1863 年夏季该州保守派大会所通过的解放法令他也十分清楚，那只是一纸玩弄政治权术、避实就虚的空文而已。该法令规定：密苏里州在 1870 年“停止”奴隶制，但要在特殊条件下才可以，即所有四十岁以上的奴隶都必须继续当奴隶，一直到死。十二岁以下的奴隶要当到二十三岁才可以不为奴隶。于 1876 年 7 月 4 日还给其他年龄的奴隶自由。

一个密苏里州德国移民中的激进分子代表团访问了白宫，事后他们公布，总统拒绝了他们撤换布莱尔、西华德和哈勒克的要求，也不答应恢复西格尔、弗里芒特和巴特勒重要指挥职务。

随着联邦的激进解放派代表大会的召开，密苏里州的暗中激烈冲突一下子达到了顶峰，爆发了。9 月 1 日在杰弗逊城召开的大会全州有五分之四的县都派代表出席了。大会对甘布尔州长的“亲奴隶制”临时政府进行猛烈抨击，说它正在使联邦权力陷于瘫痪。大会委派了一个由七十人组成的委员会去谒见总统，陈述他们的观点。该州共有七十个县，每县派出一人共

林肯传

同组成了这个委员会。到达华盛顿后，他们又与一个有同样使命的来自堪萨斯州的十八人委员会汇合在一起。

花了两天时间，代表团拟就了一份致总统书，说他们州的人民遭受了极其深重的苦难，同时列举了发生在本州的种种罪恶和暴行。他们对国会议员和林肯想用逐步购买的办法解放密苏里州的奴隶而不直接发表宣言给奴隶们自由表示不满。他们中的一些人愤愤不平于分配联邦官职和滥施恩惠的做法，还有一些人怀疑林肯的政策带有亲奴隶制的倾向和肯塔基的色彩。

他们在拟就的致总统书中提出三项要求：第一，必须由巴特勒将军接替斯科菲尔德将军；第二，必须以国家正规军代替民兵，也就是说要废除密苏里州的征召民兵制；第三，凡根据法律没有选举权的人不准投票。

9月30日上午九点钟，这八十八名代表终于走进了白宫大门。圣路易斯的律师、代表团团长查尔斯·丹尼尔·德雷克向总统宣读了他们事先拟就的致总统书。林肯耐心地听着。德雷克读完后，林肯缓慢地站起来，发表了一篇很长的答词。

招募民兵完全是根据该州法律进行的，他无权改变法律，所以他无权干涉。林肯对斯科菲尔德的问题表示遗憾，因为代表团未能提出具体的指控。“我不能只凭含糊不清的印象就采取行动。如果你们能举出他的一件确凿罪状就可以，叙述清楚并拿出证据来，那么，我就撤他的职。”

代表们对斯科菲尔德限制新闻自由表示抗议。林肯说：“我是这样看这个问题的，如果一个军区的长官发现某些报纸执行的方针是存心制造麻烦给他的军事行动带来不便，企图挑起骚乱和煽动叛乱，他当然有权干涉并镇压，除了这种情况之外，绝不允许军区的长官限制新闻自由。”

林肯传

约翰·海说，林肯用机智巧妙的反问来答复种种论点、申诉和问题。他的“机智的反问是如此的简明扼要，以致几个主动站出来为致总统书的主旨申辩的人都变得哑口无言，一个又一个地败下阵来。”在会见快结束时，林肯说：“似乎只要我同意你们的意见，你们还是可以以我的朋友的身分来见我的。我所说的‘朋友’指的是那些支持政府政策和我的措施的人。”

第二天晚上，代表团在蔡斯部长的家里受到了热情招待。蔡斯对他们说，他真心同情他们的使命。随后，代表们又在纽约的库珀学会召开了一次令人心情激奋的群众大会。威廉·卡伦·布赖恩特是一个反对奴隶制的新闻记者，同时也是《纽约晚邮报》的主编和老板之一。作为代表之一，在会上，他代表七十人委员会发了言。他扬言，如果总统不向他们的要求让步，他们就要采取革命行动。

最后，林肯指示斯科菲尔德将军说，关于选举委员会的要求是妥当的，于是就满足了七十人委员会的第三项要求。

关于究竟怎么处理密苏里这个蓄奴州内的奴隶和黑人的问题，林肯给了斯科菲尔德三点指示：“禁止你手下的任何军队送还逃亡奴隶，但也不要让他们怂恿或强迫奴隶逃走，尽可能说服人民采取同样的宽容态度。……只有你亲自下令，或联邦政府通过你下令，才允许去招募黑人入伍。除非有联邦政府的命令，不许任何人擅自根据国会法律和其他法令下令没收财产。”

1863年12月，在费拉德尔菲亚美国反对奴隶制度协会举行了年会。一些决议在会上通过了，他们请求国会“修改宪法，使奴隶制在合众国境内彻底消失”。

前奴隶道格拉斯也被发现在台上，于是，应全场听众的请

林肯传

求，他走上前发表演说。道格拉斯注意到，回顾过去是这次大会的基调，似乎随着奴隶的解放这个协会的工作也快要结束了。然而，道格拉斯本人认为，除了解放奴隶外，协会还应有另一项目标，就是尽可能地提高黑人的地位。目前，黑人在费拉德尔菲亚还不能安全地乘坐公共车。“一方面砸碎这些奴隶的锁链，另一方面却把他们的选举权剥夺，拱手送给他们参加叛乱的原主人，这是对奴隶的极大嘲弄，难道你们真的想这样做吗？”

这个演说家向后一仰头，用激动人心的声音挑战那些不愿意把选举权给黑人的人。“我再也不想听到任何诬蔑黑人无知和卑贱的说法。如果因一个黑人懂得的知识太多而绞死他，那么他一定懂得投票，如果一个黑人能识别窃贼和诚实人，那么他就比我们的一些白人选民更高明，如果一个黑人知道要拿起武器来保卫这个政府，挺起胸膛与叛军做最坚决的对抗，那么他就没有道理不懂得投票。”说到这里，观众席上爆发了热烈的掌声。在前几年，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进入首都和马里兰州时还很不安全。他接着说道：“现在，我能够去那里了，我已经去那里见过总统了。当时你们没在场，也许你们愿意了解合众国总统在白宫是如何接见一个黑人的。

“我很乐意告诉你们他是如何接见我的——就像你们见过的两个有身份的人会晤一样。”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我告诉你们，在那里我感到自己太神气了！”观众们大笑起来。

“现在，你们知道他留给我的是什么样的印象吗？我会告诉你们这一点的。他留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一个诚实的人，就像你们习惯称呼他的那样。他对祖国的忠诚、他的真挚以及他从千难万险中拯救出祖国的决心，在刚见面时就留给我极为深

刻的印象，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他告诉我，他看到了在我纽约某处发表的一篇简短的演说已在报纸上刊登。在这篇演说中我讲到，如果要我说在目前军事和政治形势中最令人失望和悲伤的是什么，我认为，不是在战场上陆海军所经受的各种灾难，而是合众国总统执行的犹豫、迟缓和动摇的政策。总统对我说：“道格拉斯先生，人们指责我迟疑等等……但是，我一旦认定了一种立场，就永远不会放弃这一立场。”

“我认为，这是我们在见面过程中他所谈的最重要的一点。我告诉他，黑人俘虏和士兵应同白人俘虏和士兵得到同样的保护他宣布的有点迟缓。他说，需要极力号召全国人民赞同这一点。当他感到全国还没有作好准备赞同时，他犹豫了。”

“他说，准备工作需要做，现在，终于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了。他又说：“道格拉斯先生，记住，米利肯湾、瓦格纳堡垒和赫德森港都是最近的事件；记住，这些事件的发生是非常必要的，它们为我宣布刚谈及的这个问题提供了前提。”

“我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我从这次会见中，得出一个结论：尽管阿伯拉罕·林肯集明智、能言善辩和伟大于一身，他还是不会以能言善辩的阿伯拉罕、明智的阿伯拉罕或伟大的阿伯拉罕这类称号流传后世，如果这个国家可以得救，他将以诚实的阿伯拉罕的称号流传后世。他将以这个称号流芳百世，将和华盛顿的名字并排地写在我们这个广阔世界的每一个地方而不至于让人觉得那是对后者的一种贬低。”

“但是，在目前这样的阶段，船长不能拯救我们，能拯救我们的是全体船员。阿伯拉罕·林肯并不能救我们，总统宝座后面的力量才能拯救我们，因为这个力量比总统宝座本身要伟

林肯传

大得多。你们和我要知道这一点，命运已经被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了。”

反对招募黑人军队的人越来越少，因为这项政策从侧面打击了南部同盟。林肯下达了一道命令：“若南部同盟违反战争法杀害任何一名联邦士兵，为了报复，联邦政府将同样处死一名叛军士兵。”这道命令是对5月同盟国会通过的一项决议的答复。该决议宣称：我们认为被委派指挥黑人士兵对抗同盟军队的每一个白人军官都是鼓动奴隶起义的，“一旦被俘，马上判处死刑或听凭法庭随意惩处”。

8月底，格兰特在给林肯的信中对林肯说：武装黑人削弱了敌人的力量，相应地加强了我军实力，“因此，我以最大的决心赞成推行这一政策”。9月，肯塔基州新州长托马斯·布兰利特在他的就职演说中反对武装黑人。他诘问战争结束时怎么处理这些士兵。他在替他的蓄奴州人士说话，他们明白这些士兵将带来严重的问题。许多人开始看到，在围绕着《解放宣言》、人身保护法和义务兵役制等问题展开的纷争中，一个新的前景出现了，许多黑人团正在为实现战争的目标而全力投入战斗。不属于激进派的小查尔斯·弗兰西斯·亚当斯给他父亲写信说：“在战场上我希望能看到有二十万黑人士兵，我想，到那时和平就会到来了。”

美国被解放黑人调查委员会以罗伯特·戴尔·欧文为代表在1863年6月发表的报告中宣称：“一旦黑人获得自由，最先要做的事之一就是自己出钱办学校。”过去人们认为他们读书是犯罪的，但如今已不再这样了，这一点使一些黑人感到高兴，而且他们现在也可以自由结婚并建立家庭了。

第三十二章 再次胜利

1863年1月，同盟军与罗斯克兰斯将军在默弗里斯博罗打了个平局之后，坎伯兰军团就被留在田纳西州原地，按兵不动六个多月。他们终日操练，修筑工事，却没有投入战斗。1863年6月底，部队在罗斯克兰斯的率领下长途跋涉，跨过了兵马肆意践踏的坎坷崎岖的地区，从查塔努加诱出布莱格率领的同盟军。9月9日，罗斯克兰斯战争甚至都没开始，便派部队占领了这个战略据点。就在这次战役中，罗斯克兰斯曾给林肯写信，陈述了许多不利条件：诸如天气恶劣，道路难行，架桥材料的运输路程太长，骑兵力量薄弱等等。

林肯回答说：“我想，你肯定误解了哈勒克将军的意思，认为我对你有所不满。”在维克斯堡那里，当格兰特正受到约翰斯顿军队的威胁而罗斯克兰斯却毫无动作的时候，林肯在给他的信上提到了自己的心情十分焦虑，因为约翰斯顿随时都可能和布莱格开战。

罗斯克兰斯认为，作战前供应品、气候条件和道路以及各种作战物资等都必须准备好。而在这些方面，当时他头脑糊涂得似乎同一年前的麦克累伦一样，惟有满腹牢骚。然而，罗斯克兰斯在抱怨时并没有暗中指责华盛顿有什么居心叵测的反对派和妨贤嫉能的阴谋家在陷害他，让他无法应付这一切。林肯很欣赏他的这种品质，因此，在给罗斯克兰斯的信件和电报

林肯传

中，他从来没有使用过那种冷嘲热讽的口吻和发号施令的语气。而这些他在后期对麦克累伦用过。总统曾为一件小事给罗斯克兰斯致电说：“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曾打算怀疑你的能力或责备你。……在许多被迫仓促去做的事情上我自己也常常犯错误。”

那一年罗斯克兰斯四十四岁，1842年他从西点军校毕业。在这个国立学府中，他当了四年工程学兼自然哲学教授。战前不久，他也曾经营过一家煤油制造公司，战争爆发后他就退出商界，在西弗吉尼亚州麦克累伦手下服役，名望很高，他经历过默弗里斯博罗和科林思两次激战，人们称赞他为富有才干的指挥官。

北弗吉尼亚军团接到里士满的陆军部的命令，从该军团中抽出两万人，在朗斯特里特率领下，搭火车南下，越过南北卡罗来纳州，深入佐治亚州北部，去支援布莱格。这样，布莱格的部队就共有七万人了，而罗斯克兰斯却仍只有五万七千人。1863年9月19日，两军在奇卡莫加河的葐葐泉附近遭遇了。

星期天傍晚，查·达纳从奇卡莫加给总统打电报说：“今天的报告非常重要，但同时也非常令人沮丧，在我们历史上奇卡莫加河像布尔河一样又是一个倒霉的名字。”我军中部和右翼已被击溃，但左翼在联邦的那个弗吉尼亚的将军乔治·亨·托马斯的正确指挥下守住了阵地。到黄昏甚至夜晚时，他的两万五千名士兵在他的率领下仍然一直坚守着一个岩石嶙峋的马蹄形的小山丘，阻击兵力是他们的两倍的敌军。有一个旅打光了子弹，就同久经沙场的朗斯特里特的军队拼刺刀。第二天，按照预先计划的那样托马斯的部队开始有秩序地往查塔努加撤，布莱格没来得及再次发动进攻。

林肯传

星期天发生的这场战斗十分激烈。联邦军失踪和死伤的有一万六千人，同盟军这一方达一万八千人，伤亡人数比安提塔姆战役中的要多得多。

在日记中，约翰·海写道：“第二天清早，我还没有起床，总统就来到我的卧室，坐在我床前说：‘唉，我一直担心罗斯克兰斯吃败仗，结果还是发生了。几天来我一直为这件事坐立难安，因为我认为我对罗斯克兰斯会吃败仗的预感是准的。’”当天，林肯发了一封电报给罗斯克兰斯：“要越战越勇。我们依然充分信任你和你部官兵，总之，下一步该怎么办仍由你自己决断。”

米德于9月24日凌晨两点半接到电令，调集两个军的兵力交由胡克将军率领，带足五天的干粮，准备出发，火炮、辎重、弹药和马匹等作战用品随后跟上。达纳和罗斯克兰斯继续要求援助，敌人可能很快就会切断我军的供应和交通。斯坦顿要联邦陆军部军事电报局业务主任埃克特拟订一个开往查塔努加的铁路运输时间表。上午八点，埃克特向斯坦顿报告说，军运任务在十五天内能完成，斯坦顿非常满意。贝茨写道：“这个计划是那么合情合理而又有有条不紊，斯坦顿和林肯都非常赞同。从弗吉尼亚州的比尔顿把两万三千名士兵运往田纳西州的查塔努加，路程为一千二百三十三英里，但只花了十一天半时间就完成了。

这个月，当罗斯克兰斯在查塔努加周围积极作战时，总统时时刻刻都非常担心地注视着田纳西州东部的形势。那是一个山区，那里的居民们从未拥有过奴隶。林肯知道，他们中间许多人的心都偏向联邦。他的很多亲戚都是在那里生老病死的。

当罗斯克兰斯率军向查塔努加进军时，林肯曾下令催促伯

林肯传

恩赛德率领俄亥俄军团尽快攻取诺克斯维尔，占领田纳西州东部。二十天以后，9月上旬，俄亥俄军团在伯恩赛德的率领下越过田纳西州界，直接攻取金斯敦，他们开进诺克斯维尔时引来群众的阵阵欢呼，突然珍藏已久的联邦国旗重新在阳光中闪闪发光，家家户户都热情地接待了官兵们。

虽然伯恩赛德接到频繁的命令，叫他同罗斯克兰斯会师，他却迟迟没有动作。9月25日，林肯给他写信说：“19日那天，你从诺克斯维尔发来一电，又两次从格林维尔来电，说你已接到命令，还说将立即增援罗斯克兰斯的部队。20日，你从诺克斯维尔再次来电，说你将全力以赴，并正在紧急调派兵力与罗斯克兰斯会师。21日，你又从莫里斯敦来电，说你将赶往增援罗斯克兰斯。但你23日的来电却还是从离罗斯克兰斯很远的卡特斯车站拍发的。”

实际上这封信是以一种极力忍耐而又略带厌烦的口吻，向伯恩赛德提出了这样一个质问：“你怎么竟然会如此不负责任呢？”写完这封信后，林肯没有马上发出，后来他又决定不发了，而是发了两封电报，催促伯恩赛德以最快的速度把军队开往查塔努加，支援罗斯克兰斯。

由于神经过度紧张，罗斯克兰斯再也克制不住自己。在致林肯的电报中，他一味抱怨生活条件和交通条件太差，甚至盲目地作出“我们的前途一片阴暗”这种判断。10月12日，林肯发了一份电报给他，竭力鼓励他：“伯恩赛德和你已经扼住了敌人的咽喉，他们必须拼死才能摆脱你们的钳制，否则就再也没有活路了。……薛尔曼正在支援的路上。”

10月16日，哈勒克给在伊利诺斯州凯罗的格兰特写信说：“现信中附有合众国总统的命令，他把你任命为坎伯兰、

俄亥俄、田纳西三个军区的司令。”就这样，格兰特就拥有了阿勒格尼山脉以西一切军事行动的指挥权。“是否留任乔·亨·托马斯将军由你决定。”

格兰特先赴印第安纳波利斯以私人名义同斯坦顿进行了一次会谈，然后搭乘火车，再骑马奔驰五十五英里，于10月23日抵达查塔努加。早在10月20日罗斯克兰斯就已离开查塔努加，于辛辛那提报到待命了。10月24日，总统对约翰·海说：“奇卡莫加会战之后，罗斯克兰斯一直像一只被打昏了脑袋的鸭子，头晕脑涨，不知所措。”

当时已有四十七岁的乔治·亨利·托马斯，外号叫“奇卡莫加的岩石”。他生于弗吉尼亚州，从西点军校毕业，还能站在联邦一边，实在是相当可贵的。1861年4月他被任命为上校，按规定需要象其他人一样重新宣誓效忠联邦政府。对此托马斯说：“宣誓就宣誓，只要陆军部认为有必要，我可以在每顿饭之前都宣一次誓。”在米尔-斯普林斯，托马斯头角崭露，犹如一道闪光；在默弗里斯博罗，他如烈火又如燧石；在奇卡莫加，他像岩石一样矗立在那儿坚守阵地，像火山爆发一样阻击敌军。在这些艰苦战斗的锻炼下，乔·亨·托马斯变得越来越成熟。

现在，托马斯同西线总司令薛尔曼、格兰特以及其他久经考验的司令官们终于会合了。在佐治亚州和亚拉巴马州边界附近的查塔努加各路大军集合在一起，正向南部腹地以楔形攻势推进，好像想把它切成两半。

10月16日，林肯给哈勒克写信说，依据他的推测，罗伯特·李对从米德的军团抽调出来增援西线的兵力估计过高，很

林肯传

可能会出来迎战。于是，总统给米德提出了一个建议——第一个给前线将领提出的建议：现在我军同敌军的兵力至少是所差无几的，如果米德将军能立即攻击罗伯特·李，并把他本人及其所属官兵的全部才能和勇气发挥出来，那么，打胜了功劳归他，打败了责任在林肯。

然而，米德又一次被罗伯特·李以智取胜。四天以后，米德从弗吉尼亚州沃伦顿写信给他妻子时坦率谦虚地承认了这一点：“我赖以运输军需品的铁路被李军彻底破坏之后，李就把军队撤回拉帕汉诺克河对岸，他的目的只是阻止我们继续前进，这样他就可以调派更多的兵力去支援布莱格，这就是他的深谋远虑的地方。我坦率地承认，他这一着棋又赢了我。”

10月23日，他又给妻子写信说：“昨天，我奉命去华盛顿见总统。……我和总统谈到深夜，于是我只好在那里过夜了。……象往常一样，总统是那样慈祥又那样能体谅人。他毫不指责我军事上的过错，虽说他显然失望于我没有拖住罗伯特·李打一仗。我们再向前推进的价值已经不大了，在这点上他同我意见一致；但哈勒克将军却还是一味催我采取行动，至于要怎么行动，他却不予说明。”

北部在猛烈抨击米德，而南部的战略家们和报纸也对罗伯特·李提出种种非难，许多报纸的社论说，罗伯特·李像米德一样，行动太过迟缓，又小心谨慎过了头。

达尔格伦被林肯提升为海军少将，说明林肯颇为赞赏他在查尔斯顿采取进攻战术，尽管这次进攻付出的代价是极其昂贵的。那是在1863年7月间，当时由炮艇和低舷铁甲舰组成的一支舰队连续六天炮击查尔斯顿，从两英里外十二个炮组重炮

林肯传

开火，一万八千名士兵等待时机行动。四十分钟内，他们总共向敌军固守的各个堡垒倾泻了炮弹十二万磅。一支黑人突击队，由白人上校罗伯特·古尔德·肖的率领着，拿下了瓦格纳堡垒。罗·古·肖在波士顿的名门望族出生。战斗中，他中弹倒下了，临死前还高呼：“前进，小伙子们！”在人们的脑海中，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成了北部反对奴隶制的军队的象征。

反奴隶制的气氛越来越浓厚。波士顿的弗朗西斯·乔治·肖写信给总统说：“第五十四马萨诸塞志愿团的上校是我的独生子罗伯特·古尔德·肖，他在南卡罗来纳州瓦格纳堡垒的胸墙前牺牲了，现在他和他忠实而勇敢的部下一起，在那里的战壕中长眠。”这位父亲催促总统立即采取保护黑人部队的措施，“每一个忠实地保卫我们可爱的祖国的人都应享有公正平等而神圣的权利，如果我儿子的英勇献身能为黑人部队争取到这种权利作出哪怕是最微小的贡献，那么我们已付出的沉痛牺牲就是上帝的福佑。”

月复一月，从北部的乡村到城市，那些穿着蓝色军服的青壮年男子不断地往南开拔，以填补军队中出现的缺额。政府不停地征集着新兵。

总统听到了许多联邦法官利用人身保护法放走应征者的事例。9月14日，在内阁会议上，林肯对此表示极为强烈的不满，甚至宣称他也许必须逮捕几名有这样行为的法官。

9月15日，发布了一个由西华德最后起草的文告。总统庄严地公布了这一文告：“在合众国内暂停人身保护法的执行”，直至另有公告改变或撤销上项规定为止。

林肯传

10月初，总统除了处理纷乱的日常事务以外，还签署了一份确定感恩节的文告。文告确定感恩节为即将到来的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

1863年上半年的那种忧郁情绪现在已一扫而光，所以要感恩。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普遍的希望，人们都认为联邦事业终究将取得胜利。由于维克斯堡和葛提斯堡的胜利，许多人认为战争即将结束或已进入尾声。因为葛提斯堡的胜利把同盟军企图通过入侵北部而取胜的痴心妄想给粉碎了，而因为维克斯堡的胜利，整条密西西比河“奔流到海无阻拦”。有一些不易捉摸的心理因素在影响双方的人心。北方人实在不明白，已经到这种情况了南部为什么还不罢手。

南部的事业已告失败，而南部正在垂死挣扎。现在西线与布莱格一起作战的、罗伯特·李手下最得力的助手之一丹尼尔·哈·希尔将军后来写道：“我们许多人都认为向宾夕法尼亚州进军的鼓声好像是为同盟送葬而敲响的。……在1861年时，脱离运动发起者，那些极端的狂热分子曾扬言‘一个南方人可以打败三个北方佬’。同盟军的节节失利使这些人的心中滋长着一股巨大的‘潜在的联邦主义情绪’。变了心的勇士和黑人们现在成了最出色的间谍。”

7月连连失利后，戴维斯和罗伯特·李呼吁士兵们回到军队中来。戴维斯说，凡是偷溜的官兵只要在二十天内返回军队，就不予追究。里士满政府的首脑向同盟军官兵的母亲、妻子、姐妹和女儿们哀求：“要是让现在离队的人全部归队，在人数上你们就可与入侵者相等。”

在亚拉巴马州的崇山峻岭里，成千上万的同盟军逃兵把前

来逮捕他们的骑兵击退了。同盟的军械局要求把佐治亚州所有教堂里的钟熔掉，所得的金属都用来制造武器。因为急缺金属来制造武器，这时用一枚金元可换到十元同盟军纸币。

1863年10月16日，林肯号召再征三十万士兵。他指出，为了继续巩固和扩大在夏季联邦军赢得的一连串的战果，必须增补新兵。号召书明令了各州分担的征兵额，事实上这是总统又一次征兵的行政命令。

俄亥俄州的秋季竞选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了。那些演说者在该州的群众大会上痛骂总统，说他是毒蛇猛兽，说他应该被剥下皮来示众。这些大会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听众。民主党报纸吹嘘有三四万人去听演说，实际人数虽然没有达到这个数目，但的确有成千上万的“铜头蛇”参加了大会，而联邦党召开的大会也吸引了数以千计的听众。在竞选讲坛上民主党副州长候选人乔治·皮尤狂妄叫嚣说，如果伐兰狄甘竞选州长成功的话，那么，五万名全副武装的自由俄亥俄人将前往加拿大边界去迎接他们的新州长，把他护送到州议会大厅，并为他的宣誓就职做好一切准备工作。

10月13日是宾夕法尼亚州和俄亥俄州的选举日，韦尔斯去白宫访问，他说：“总统说他自己有点紧张。”那天晚上，从电报传来消息说，虽然俄亥俄州的“铜头蛇”竞选人在军队中获得二千二百票，在该州获得十八万五千票。但联邦党的候选人约翰·布拉夫仍以压倒性的票数当选为州长。宾夕法尼亚州的开票结果是：柯廷州长以比对方多四万一千票的绝对优势再度当选。

10月14日，韦尔斯发现林肯已没有前一天的阴郁情绪

林肯传

了。“他对我说，1860年他当选总统的那一次选举也没有昨天的选举更使他焦灼不安。他说，四年前他对一个正直的美国选民会去自愿选举、或者会受人诱惑去选举像伐兰狄甘那样的人根本就不信。”

在马里兰州的选举中，州长所在的保守联邦党的票数大幅度减少，只得到票数一万五千九百八十四，而其对手“无条件的联邦或解放党”的候选人却得到三万六千三百六十票。新选出的五名国会众议员中，解放党共有四名，在州议会的两院中解放党也都赢得了多数。

在肯塔基和特拉华这两个边界蓄奴州中，联邦党同样获得了胜利。在密苏里州的州议会中，联邦解放党激进派赢得了多数，这样该州的两个国会参议员的名额就分配在联邦党内部两个派系中。

除了新泽西州以外，在北部各州，全是联邦党获胜。一家芝加哥报纸万分欣喜地说：“‘铜头蛇’在任何地方都一败涂地。”

第三十三章 葛提斯堡演说

林肯接到一份请柬，通知他，星期四她就是 1863 年 11 月 19 日，在葛提斯堡将举行国家烈士公墓落成典礼。

预先公推的演说者是爱德华·埃弗雷特。他生于 1794 年，曾任国会参议员、国务卿、马萨诸塞州州长、哈佛大学校长。

后来，戴维·威尔斯以宾夕法尼亚州柯廷州长兼其他几州的代表的身份给林肯写信说：“各位州长授权我极为荣幸地邀请你参加典礼。……大家希望在发言人发完言后，作为国家元首你能讲上几句话，正式地把这片国土奉献给死难烈士，作为他们的安息之处。”

拉蒙说，林肯在华盛顿写了一部分葛提斯堡演说词，初稿写了满满的一大张纸。在他从帽内掏出稿子来念给拉蒙听之前，他说他非常不满意自己的演讲词。他本想再修改一下，但一直没有时间也只能将就了。

在葛提斯堡典礼举行前的几个星期，有两个人尽力想使总统了解到，他将作为一个代表人民大众反对特殊利益集团和寡头集团的世界、代表民主发言人来作这次演说。约翰·默里·福布斯给林肯写了一封信委托萨姆纳带到白宫交给他。

福布斯认为，寡头集团统治着南部，并推动南部投入战争，拥有二十名以上黑人奴隶就是寡头集团的成员，现在寡头集团的人数约有二万八千，大约是南部五百万白人人口的一百

林肯传

七十八分之一”。因此，福布斯呼吁：“只要让南北部人民都看清在寡头集团和人民之间存在着一一条明确的界线，那么战争就会结束！在共和国时期，当拿破仑·波拿巴与欧洲暴君作战时，他不仅使用刺刀，而且还尽其所能地使用了各种文告。”福布斯劝谏总统说：“你也有机会这样做。……为此，我认为你应当及早抓住时机，并利用今后一切机会告诉听你演说的广大人民群众，这场战争并不是像南部所说的是北部反对南部的战争，而是人民对抗寡头集团的战争。”

福布斯又写信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英国的自由主义者威廉·埃文斯，他正要去拜访总统。福布斯写道：“我希望你能让他尽快地意识到，布莱特等人和你代表着英国的民主力量，你们把他看作一个为全世界争取民主而战斗的人！我希望贵国人民和我国人民都能够知道这一点！”11月3日，威廉·埃文斯在拜会林肯之后给福布斯写信说：“我已经按照你的建议做了。”

因此，当林肯给他的葛提斯堡演说词打草稿时，他已获得明确的劝告，他应该以一个世界发言人的姿态站出来讲话。当时有些报纸认为，总统准备去葛提斯堡烈士墓发表政治演说，这很显然是在玩弄一场政治把戏。

11月17日，总统颁布一个简短的公告，要求在奥马哈市内为联合太平洋铁路的起点站划定地段。并指出这是国会责成他这样做的。

就在准备葛提斯堡演说词的同时，林肯还要为他的年度国情咨文做准备，因为不到三周就要开国会了。他在咨文中将宣布“已正式开始修建太平洋铁路工程”，开工的最具体的标志就是他亲自确定起点的行动。

11月18日，当林肯登上火车赶赴葛提斯堡时，他最心爱

林肯传

的宝贝塔德病倒了，医生们万般努力却诊断不出病因。孩子的母亲对威利的夭折仍感到悲痛，现在塔德又这样了，她更是变得有点歇斯底里了。尽管如此，总统仍然认为前往葛提斯堡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所以他还是如期出发了。

林肯的专车有四节车厢，各种旌旗插在车厢上面，并用红、白、蓝三色彩带装饰起来。一同前往的有三名内阁成员——西华德、布莱尔和厄谢尔。还有约翰·海、尼古拉、记者、陆海军的代表以及意大利、法国驻美公使和随员。

在落日的余晖中，火车缓缓驶入葛提斯堡。然后，林肯乘车前往威尔斯的家，并住在了那里。这个只有三千五百人的寂静的小镇一下子变得熙熙攘攘，热闹非凡，乡亲们家里挤满了权高位重的人和各色各样的人物。数以百计的人在旅馆里打地铺。军乐队持续地演奏着抒情乐曲，对每一位来宾表示欢迎，直至深夜。

第二天，一万五千人出席了在公墓岭举行的典礼。他们有的徒步，有的骑马从葛提斯堡出发来到这里。十点钟，林肯戴着丝绒大礼帽穿着黑色礼服，戴着白手套，跨上马，从威尔斯家出发了。

中午，大会当天的发言人埃弗雷特先生来了。在主席台上就座的有：马里兰、宾夕法尼亚、纽约、新泽西、印第安纳及俄亥俄等州的州长以及许多外国公使、将军和国会议员。华盛顿建筑局长本杰明·弗伦奇正式向总统介绍爱德华·埃弗雷特。

然后，埃弗雷特面向听众，沉默了片刻。眼前人头攒动，一直到他的声音所能到达的尽头听众都依稀可见。前后左右尽是牧场、麦田、桃园和连绵不绝的坡地，再往前五英里或七英里，就是那座低矮的仿佛陷入沉思的青峰。当他面对听众时，

林肯传

这一切都清晰地摆在眼前。他在拟就的讲稿中提到了这一点。他讲道：“这片人们终年耕耘的土地现在已安静憩息，从这片广阔田野放眼望去，那雄伟的阿勒格尼山脉隐约地在我们面前矗立，我们脚下所踩的正是我们的弟兄们的坟墓。我惴惴地用我这微不足道的声音来打破大自然和上帝所安排下的这意味无穷的寂静。……当我注视这片不久前被忠勇的烈士们用鲜血染红的田野时，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切地体会到，古老的谚语说得多么好啊：“为国捐躯，死得其所。”

他简要地说了一下战争是如何开始的，阐述了葛提斯堡的三天战役的主要特点，探讨并痛斥了州权论，对这些同欧洲历史上相类似的情形他都作了对比，然后引用了伯里克利用来赞扬爱国烈士的话：“苍茫大地，英烈之墓”。他的演说历时一小时五十七分钟。

埃弗雷特没有停歇地一直讲到最后一句话，他说：“自从我国有记载的历史以来，在我们共同的国家的光荣史册中，葛提斯堡战役这一页是最光辉灿烂的。”这篇演说是他一生中的精心杰作，表明他的演说技术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的自信沉着，特别是他字里行间所蕴含的某种善良的意愿，大多数听众都为之神往。

本杰明·弗伦奇专为这次典礼创作了一首颂歌。埃弗雷特一下台，巴尔的摩合唱队就演唱了这首颂歌。当林肯听完埃弗雷特的演说时，他知道自己快上场了。他戴上钢边眼镜，从衣袋里掏出稿子，在椅子上挪动了一下身子，粗略地看了一遍稿子，拟就的稿子为两页，然后又放回口袋。这时，巴尔的摩合唱队刚唱完，沃德·希尔·拉蒙马上站起来宣布：“现在请合众国总统讲话。”林肯站了起来，一只手拿着稿纸，用高亢清晰

的声音开始演说，偶尔瞟一眼稿纸。《波士顿广告报》记者、马萨诸塞州州长安德鲁的正式代表查尔斯·黑尔手拿笔记本和铅笔，把总统讲得很慢的演说词记录了下来：

八十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在这个大陆上创立了一个新国家，它产生于自由之中，奉行所有人生来平等的原则。

目前我们正从事一场伟大的内战，以考验这个国家，甚至可以说以考验任何一个孕育于自由和奉行上述原则的国家能否长久生存下去。

现在我们在这场战争中的一个伟大战场上举行集会。为使这个国家能够生存下去烈士们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在此集会的目的是把这个战场的一部分奉献给那些英勇的烈士们作为最后安息之所。

我们完全应该这样做而且这样做也是非常恰当的。

但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我们不能够奉献这块土地，我们更不能够圣化也不能够神化这块土地。曾在这里战斗过的勇士们，去世的和活着的，已经把这块土地神圣化了，我们微薄的力量还不能有所增减。

全世界将很少注意到，更不会永远记着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说的话，但勇士们在这里所做过的事全世界永远不会忘记。

不必说，倒是我们尚在的人，在这里应该把自己奉献给勇士们已经如此向前推进但仍尚未完成的事业。在这里我们应该把自己奉献于仍然留在我们面前的伟大任务，那样我们从这些光荣的死者身上获得更多的献身精神，来完成他们彻底为之献身的事业。那样，在这里我们下定最大的决心，不让这些死者的牺牲没有任何价值。那样国家在上帝福佑下得到自由的新生，并且使这个民治、民有、民享的政府永远存在下去。

林肯传

《纽约论坛报》和其他许多报纸在总统的演说作报道时有五处用了“鼓掌”这两个字，在文章的结尾用了“经久不息的掌声”。然而，大多数权威的目击者说法是，鼓掌完全是迫于形势，是为了尊重那个庄严的场面。整篇演说词只有十个句子，讲完全部还不到三分钟。有一个早就准备摄下这一伟大历史时刻的镜头的摄影记者，急忙拿出底片，在三角架上装好镜箱，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把头伸进罩布下去拍摄，总统已说到“民治、民有、民享”，也就是说，在他完全准备好之前，演讲已经结束了。

附近的《哈里斯堡爱国者和联邦报》这样攻击：“这一次总统得逞了，因为他既无节制又不理智地乱讲一通。与其说他这样做是对死者的尊敬和为了国家的光荣，还不如说是为了党派的利益。……我们不愿读总统的那愚蠢的演讲词；为了国家的荣誉，我们希望人们完全遗忘这些话，永远不要再诵读它甚至想起它。”

相反的，一名《芝加哥论坛报》的采访记者的电文只是一句话：“林肯总统的献词将流芳百世了。”《辛辛那提新闻报》记者在演说词全文后面评论说：“这是在适当的地点说了恰到好处的话，从任何一方面看，它都是非常完美的，这篇演说词将誉满全球。”

林肯谈的是值得为之献身的一种思想，一种观念，一种宗旨。为此里士满的一家报纸不禁提问，并自己回答了：“那么我们为之战斗的到底是什么呢？只是一种抽象的观念。”

《斯普林菲尔德共和党人报》评论说：“总统这篇短小精悍的演说是无价之宝，感情深厚，意思明确，措辞精练，字字句句都很优雅朴实，行文完美，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我们早就

林肯传

听惯了他那语病百出平淡无奇的讲话，因而也就认为他的演说跳不出旧有的框框。然而这次演讲证明他完全有能力讲得很出色，正像他可以干得很出色一样。反复阅读这篇讲话吧，你会受益匪浅，因为它完全是可以作为典范的一篇演说。”

第二天，埃弗雷特给林肯写信阐述了自己的想法：“当天的演说花了两小时，你的演说只花了两分钟，若我在那两个小时里能谈及一点点你所讲的内容的中心思想的话，那么我就感到十分欣慰了。”林肯马上回信说：“昨天，就我们各自所处地位来讲，你作一篇短小的演说就没有理由了，而我若发表长篇大论也毫无道理。你认为我那简短的讲话还不是全盘失败，就令我十分高兴了。”

林肯应埃弗雷特的请求，用蘸水笔抄了一份葛提斯堡演说词的副本。这份手稿在纽约的保健义卖会上拍卖，拍卖款将作为士兵们的福利。林肯又应历史学家乔治·班克罗夫特的请求抄了一份在巴尔的摩的陆海军士兵义卖会上拍卖。他又为葛提斯堡的他的房主威尔斯抄了一份。他还抄了一份供平版印刷用，这作为真迹收入了《我国作家手稿集》。他演讲时所用的二稿和在华盛顿所写的初稿都交给了约翰·海，最后赠给国会图书馆。

当天返回华盛顿时，已是午夜时分，林肯感到非常累。车厢会客室里侧面有一排椅子，他伸直身子躺在那排椅子上用一块湿毛巾盖住前额和眼睛，几乎没有跟任何人谈话。

这天，他说自由值得人们用生命去换取，民主值得人们用战斗去争取。自从出任总统以来，这是第一次他在引人注目的场合下喊出了杰佛逊的已成为革命战争口号的名言：“一切人生来平等”——而且显然，林肯认为黑人奴隶也是人。

再回过头来看看葛提斯堡。笼罩坎伯兰山脉的苍烟渐渐变

林肯传

得暗淡，最后呈现一片朦胧的暮色，夜晚降临了。月亮在天空中升起来了，黄澄澄的温柔的月光慈祥地抚摸着乡亲们的旧墓和战士们的新坟，还有那些由于军情紧急而没有时间掩埋的死马。《纽约先驱报》记者在墓地中徘徊，把他送往报社的文稿完成了。文稿是这样结尾的：“空气、坟墓、树木，一切都静悄悄的，连那些搜寻残物留作纪念的人也已离去。睡在这里的士兵再也不会起床号中惊醒了。”

那个地方的许多农舍的寂静的墙角里，都有一座古老的高高的时钟，它们滴嗒滴嗒地从容不迫地走着。不管那果园里是冰凌坠枝还是嫣红盈梢，不管外面是节当秋收还是时逢春播，不管是久旱成灾还是淫雨霏霏，也不管人们的生老病死，那种钟摆总是从容不迫地由左摆到右，再由右摆到左。

一个孩子的一双眼睛是那钟面最熟悉的，因为他常常倾听着那滴嗒之声，并学会了识别短针和长针。随着钟摆日复一日的摆动，这孩子也慢慢地长大成人，离家远去。屋子里的人都明白，那古老的时钟还依然留在那儿，而这孩子却再也不能回来了，再也不能凝望它和发出“现在是什么时间”的问题了。

在这一排排一列列的无名英雄的墓穴中，在这个神圣的葛提斯堡的烈士们最后的安息地，这孩子将永远长眠。为什么他要离家远去？为什么再也回不来了？追根究底，就是那战鼓和军旗之谜，是个人在国家的命运中如此渺小之谜，是血肉之躯被硝烟弹雨所吞没之谜。

当第一阵雪花飘过窗外的果园，洒落在草坪上的时候，在寂静墙角里的那座古老而高大的时钟面前，也许正有人对着那来回摆动的钟摆，朗诵总统那篇有力的演说词。冬季降临了，星光熠熠的苍穹逐渐盖住了暮霭沉沉的大地。

第三十四章 一年将尽

在查塔努加周围一带的可歌可泣的战斗已进入白热化的阶段。在病床上林肯读到了格兰特的一份电报，电文说：“查塔努加山谷里所有的散兵壕、卢考特山顶和整个传教士岭均已攻克，现已落入我军手中。”托马斯拍来的电报说：“我军一举攻克了传教士岭不同的六个据点。……许多俘虏都是以前在维克斯堡被俘后凭誓释放的。”11月27日格兰特又来电说：“我刚从前线回来，敌人几乎已完全溃散。……我们将乘胜追击，明晨抵达红克莱，几小时后，我马上向该地进发。”

这是在大规模战斗中同盟军第一次被击溃并仓皇逃窜。但他们作战依旧勇猛，就像在奇卡莫加时一样。可是，又怎样来解释他们突然间惶惶如惊弓之鸟了呢？人们普遍认为罪在布莱格。他性情暴躁，吹毛求疵，喜爱争辩，喜怒无常，对部下的责骂和惩罚过于苛刻，致使他的部队人心不齐纪律涣散。

薛尔曼现在可以腾出手来率领部队进军诺克斯维尔，赶去援救被朗斯特里特围困的伯恩赛德。以干净利索的军事行动他迅速地完成了这一任务。现在薛尔曼和格兰特能够拟订进一步向南，向亚特兰大推进的计划，也许这样能打进一个楔子，把在密西西比河以东分布的同盟军切成两半。

总统在致国会的年度国情咨文的开头就为人民又获得一个“五谷丰登、欣欣向荣”的年头而“再次感谢上帝的宏恩”。南

林肯传

部挑动外国进行军事干涉的努力没有取得任何结果。美英两国之间禁止奴隶买卖的协定成效很大。实践证明，国会通过的全国银行法有力地支持了政府的信用，现在军队已能按时领到薪饷。总统向人民致敬，“我们的人民是最棒的，他们心甘情愿地忍受着一场伟大的战争所带来的沉重负担。”

陆军部长的报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联邦海军正在加紧封锁同盟军，已俘获各种船只一千余艘，缴获品的总价值达一千三百万美元，目前需要新修建海军船坞。1861年在役海军人员还只有七千五百人，而现在已达三万四千人。邮政方面的收支已接近平衡，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就能自给自足。尽管这场伟大的战争还没有结束，但由于实施了新的宅地法，政府已处理了一百四十五万六千五百一十四英亩的土地。总统与内政部长的意见一致，认为应修订宅地法，新的宅地法应对在联邦陆海军中服役的士兵有利。总统希望与印第安人部落之间发生的频繁流血冲突可以结束，人们能永远和睦相处下去。

整篇咨文到处透露出一个新时代的轰轰烈烈的信息，与这个时代交织在一起的是人类的各种新发明与创造。根据与俄国沙皇的协定，正在铺设从俄国直达太平洋海岸的电报线。拟议中的从华盛顿到沿海各堡垒以及到墨西哥湾的电报线路和横跨大西洋的国际电报线路，国会应该拨给相当数量的款。

人们在总统的要求下回顾这场战争。在军事压力下，“叛乱”地区的边界进一步向后退缩了，密西西比河也被打通了，阿肯色州和田纳西州已不受叛乱分子控制，连奴隶主“现在也公开赞成解放奴隶了”。现在联邦军队中服役的有十万名前奴隶，其中有一半直接持枪作战。“根据到目前为止所受的各种

考验，可以说他们比起任何优秀的战士来都不逊色。”

权衡现在的形势与未来的发展势头，总统认为发表一个《大赦和重建的宣言》是合适的，已把宣言的一份抄本送交国会。联邦政府将赦免那些希望获得赦免的人，不追究他们以往的过错。重建就是让离去的兄弟们重返联邦，大赦将是这项工作的开端。总统的这个希望和意图，虽没有明确地表达出来，但是他在咨文中向国会阐述的誓词和宣言的基础就是它们。他引证了宪法授予总统的赦免权：由于参加叛乱，许多人犯有叛国罪，总统在他认为适宜的情况下有权予以赦免。获得完全赦免的，将能拿回所有被没收的财产，但涉及第三者权利的财产及奴隶除外。想获得完全赦免的人必须作如下的宣誓：

……在全能的上帝面前我宣誓，自此之后，我愿忠诚地支持和捍卫合众国宪法，以及根据宪法所成立的联邦。同时，我将以同样的态度忠实地支持和遵守国会的一切法令……忠实地支持和遵守总统在叛乱期间所发布的有关奴隶问题的全部宣言。……谨此宣誓，上帝作证。

《大赦和重建宣言》并未涉及始终忠于联邦的州，如肯塔基、密苏里、特拉华、马里兰等。至于那些从各重建州选到国会去的议员能否取得席位，将由众议院或者参议院裁决。宣言的目的是为忠于联邦的州政府和重建联邦的权威提供一种方式。总统的咨文为大赦宣言解释说，“虽然提出了宣誓的方式，但决不强迫人去宣誓，也就是说只有自愿宣誓的人，才能被赦免。”

总统平息了可能撤销《解放宣言》的种种传闻。“只要我还担任我目前正在担任的职务，我决不修改或收回宣言，我也决不使那些根据国会的任何法令或根据这一宣言的条款而获得

林肯传

自由的任何人再次沦为奴隶。”诺亚·布鲁克斯说，总统讲这句话之前，大厅里“极为”安静，但这句话一出口，顿时“雷鸣般的掌声”响彻了整个正厅和楼厅。

两天后，在新闻通讯中诺亚·布鲁克斯写道，参议员萨姆纳“由于在总统的咨文中，他的‘州的自杀论’没有得到回应而愤愤不平”。萨姆纳仍然觉得：脱离联邦的州，早已由于它们的脱离行动自杀了，因此它们应该被视作准州，作为应受管制和审讯的被征服的地区来治理。

看来 1863 年 12 月标志着一个新的时期的到来。在这个时期里，南部和北部的极端分子更频繁地提到要把同盟头目判处绞刑。

1864 年 1 月，《北美评论》的詹姆斯·罗素·洛厄尔在一篇描述林肯的文章中写道：“他善于诱导公众的情绪，他给人的印象是他办事是按照公众的意愿。在还有疑点的问题上他可以让步，这样他能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上坚定不移而又不至于显得固执。”人民终于看出，他是一个真正的已经超脱了他个人的偏见和意气的政治领袖。“也许在华盛顿之后，我国还没有一个能够像他那样的总统，在暴风雨般的内战中执政三年之后，得到人民如此坚固的信赖。……起初他行动那么迟缓，一些人对他的迟缓非常之不耐烦，他们主张尽可能地加大马力，甚至因此而引起爆炸也在所不惜，如果火车并没像他们所希望的那样拼命加大马力，他们就不承认火车有前进的迹象。可是后来他行动又那么迅速，从而又使那些认为只要锅炉底下还有火星就不安全的人大吃一惊。……林肯先生……总是等待着……直到适当的时刻才施展出他留着的一手来。”

1863 年 11 月和 12 月，温德尔·菲力浦斯在波士顿和在缅

林肯传

因州的奥古斯塔的演说又从电报中传来。菲利浦斯再次剖析林肯并呼吁利用舆论的力量，促使华盛顿的那个迟疑不决的总统采取行动。他说，继《解放宣言》之后应立即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在所有各州废除奴隶制度。政府那么迟疑，因此，不施加压力给它，它是不会采取这一行动的。菲利浦斯说：“当我要求林肯先生采取措施好让黑人部队军官的安全有保障时，他回答说，‘在俄亥俄州选举之前，任何关于这类问题的话，请不要向我提起一句’。……因此，除要求他采取行动，我没有在政策方面向他提出进一步的要求。《解放宣言》的发表，是他迈出的重大的第一步。即使真像他告诉我的那样，今年1月他还认为那是一个重大的错误，那么自那之后，他应该已改变了他的想法。一个有勇气起草并坚持《解放宣言》的人，至少还可以再执政六年。”

菲利浦斯提出的观点标志着他与林肯观点的不同，他的这个革命的观点得到了态度严肃的共和党国会领袖撒迪厄斯·史蒂文斯的赞同。菲利浦斯说：“总统的咨文有两个优点：他保证自己绝对永远忠于《解放宣言》，并使旧联邦得救成为可能，这个措施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然而，他提出的解放奴隶的办法却糟糕透了。他完全不理“没收法”，却想通过将南部土地奉还给联邦敌人的办法来重建联邦。总是由土地占有者决定政府的性质。至少在我们这一代，南部的土地占有者必然实行寡头政治并对北部的文明仇视。三十年之内国家机器将必然无法运转。照这样的办法重建，得到的只不过是虚假的和平，它将使国家在许多年里陷于混乱，使黑人再次牺牲在残酷压榨下。”

1863年12月新国会组成。在众议院，无条件的联邦派和共和党共占一百零二个席位，边界州占九个，民主党占七十五

林肯传

个，在参议院，无条件的联邦派和共和党共占三十六个席位，有条件的联邦派占五个，民主党占九个。

争端日趋白热化。1864年1月底，史蒂文斯再次谈到应该怎么办的问题。他说，征服南部以后，国会要重新安排工作，保护无辜百姓，罪行轻微的人全部赦免。而对为首的卖国贼后予以严惩，没收他们的庄园和土地，卖给公众，卖得的钱存入联邦国库以支付战争费用和孤儿、寡妇，残废军人的抚恤金，让战争的根源——奴隶制度彻底消失。

史蒂文斯以一个老练的狙击手所具有的耐心，日复一日地工作着。他的纲领要求南部的统治阶级应彻底消失，黑人应得到公民地位，即使他们不能获得全部权力，他们也应获得较广泛的支配权。

1863年，里士满政府几乎没有希望能争取到欧洲的承认。12月，在致同盟国会的咨文中，杰弗逊·戴维斯谈到他对于从英国得到船只或金钱和从海外得到援助已经不抱任何希望。扬西、雷特及前奴隶贩子贝德福德·福雷斯特曾说过：“如果否定我们是为奴隶制度而战，那我们到底是为什么而战呢？”他们被告知，在1861年2月，同盟制定宪法时宣布取消非洲奴隶买卖只是为博取欧洲好感而作出的一种姿态，希望欧洲承认它是一个屹立于各民族之林的世界强国。但这种希望最后还是落空了，一切祈求和花招都失败了。

《解放宣言》、战争、林肯的各次咨文以及反对奴隶制的宣传把各国人民群众反对奴隶制的斗争热情都激发了。在欧洲，不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家庭，无数人发问：“美国的奴隶制到底是怎么回事？”最简洁的回答是：“在美国那儿，白人拥有黑人就像拥有一头牛、一匹马、或一条狗一样。”谈话又深入

一步。“黑人孩子和妇女们的情况又如何呢？”“他们也为白人所有。”“白人可以鞭打他们，繁殖他们，卖掉他们吗？”“可以的。”“天哪！”

法国的“美国之友”写来一封长信给纽约的“忠于国家联盟”。1863年10月31日，他们在长达十七页的宣传文件中，对林肯和他的政府有很高的评价。

意大利的共和主义自由派人士给林肯的书信写得铿锵有力，那个著名的富于斗争性的爱国者朱泽培·加里波第第一个在信上签了名。

在与他们说同种语言的英国，像美国一样各种潮流错综复杂，也像密苏里州一样混乱得无法形容。林肯的《解放宣言》，以及工人群众大会通过的致林肯书和有关决议，激怒了积极支持南部的人。他们组织了南部俱乐部，集合了一些有权势的人，展开了支持同盟的宣传。1863年6月的最后一周，由于议会休会，也由于一些自由派人士和约翰·布莱特发表演说与运用策略，在下议院提出的一项承认南部同盟为主权国家的议题被搁置了。不久，当维克斯堡和葛提斯堡大捷的消息传来时，这个议题就变得毫无意义了。

林肯处于确立以纽约市为中心的金融和工业利益集团统治地位和摧毁南部种植场主寡头政权的革命风暴的中心。也许他看过《纽约时报》在年底刊载的巴黎通讯：“由于林肯先生最近的行动，他在国外的声望大大地提高了。……我最近听到法国政界的一个领导人说：‘你们美国人没有对林肯先生作出应有的评价。没有一个欧洲的君主在背后受到那么多吹毛求疵和派别的人干扰时，能像他那样，在前方进行一场如此规模巨大的战争。……我在好多地方都听到有人在说，不仅应为林肯先

林肯传

生写一本传记，更应为他写一部历史。’”

报纸刊登了亨利·福勒牧师的一首赞美林肯的颂诗，那首颂诗措词别出心裁。福勒相信，总统前进的步伐和人民前进的步伐是一致的。然而他被歪曲和误解；他受到双方的攻击；他被指责走得不够远，或太远，被指责说得太少或说得太多，但他虽然缓慢却又认真踏实地解决着大问题。“他在心中不确定时决不轻举妄动，认为正确时便勇往直前。他缺少那些人们认为是一个政党领袖应该具备的资格，然而他比任何人都善于领导他的党。”这种热情洋溢的语言总统都铭记在心。

1864年元旦到了。《波士顿新闻报》的记者本杰明·珀利·普尔上午在白宫的招待会上注意到：“林肯先生兴致高昂，衷心地欢迎每个来客并热情地同他们握手，低声地跟一些人说笑几句”。在他的右边站着林肯夫人。到正午时，所有的白宫的门都敞开了，络绎不绝的人们涌进来，招待会达两小时之久。“人群像潮水一般地涌入，在总统和他的夫人周围停滞一下，形成一个漩涡，然后继续涌进东厅。那里真是人山人海，有穿黑礼服的，有穿军装的，有衣着华贵打扮华丽的女士，而更多的是普通公民。”

那尊象征着以武力争得自由的、高达十九英尺半戴头盔女神的巨大铜像，在它的下肢和躯干冷冷清清地在地上放了好几年后，就在元旦这一天中午，在国会大厦的圆屋顶上竖了起来。同时，在旗杆上高高升起联邦国旗，炮声隆隆，以示敬意。

有一天，俄亥俄州托莱多的约翰·伊顿曾和林肯谈起在参议院的一侧新建大理石圆柱、在国会大厦的圆屋顶上竖立自由女神铜像、还有给中间正门装置一扇富丽堂皇的大铜门的事。

林肯传

伊顿说，人们议论纷纷，说战争期间这样做是一种浪费。林肯回答道：“国会大厦的建设在继续着，象征着我们决心要使联邦继续下去。”

第三十五章 会见格兰特

以前格兰特是道格拉斯派民主党人，而现在却拥护联邦，主张战争，因此一部分坚决不同意林肯当领袖的人支持和拥护他。具有巨大影响的、代表一个庞杂的利益集团说话的《纽约先驱报》，在1863年底到1864年初的整个冬季持续地为格兰特竞选总统呐喊，“格兰特才是人民的候选人。”许多别的报纸也都随声附和。

林肯没见过格兰特。他只是根据他在谈话和阅读中知道的有关情况来了解他的这个最优秀的战士。

1864年冬季，国会通过的第一批法令就包含授予格兰特一枚勋章，对他的卓著战功予以表彰。关于竞选总统问题，格兰特于1864年1月给全国人民的第一个信息是：“这场战争结束后，我只渴望得到一个政治职务——我打算竞选我的家乡加利纳市市长。如果我能顺利当选，我要在我的住宅到车站之间修建一条人行道。”

2月26日，在合众国军队中恢复中将军衔的法案在参众两院都通过了。2月29日，总统签署了该法案，并提出把新设的中将军衔授给格兰特，参议院批准了这项任命。

格兰特从纳什维尔给薛尔曼写信说，在战争中他个人获得的成就应归功于他的部属的才能和充沛精力。首先归功于麦克弗森和薛尔曼。薛尔曼对于格兰特可能会离开军队感到万分忧

林肯传

虑。“看在上帝份上，为了你的国家，请千万离开华盛顿……回到西线来亲自指挥尚未完成的整个密西西比河流域的战斗。”薛尔曼知道，对他自己和格兰特来说，这次战争只是为了争夺一条河流，决定这条河流到底属于一个国家还是属于几个国家。他们两个也都知道，即使最优秀的司令官，也会被华盛顿的政治势力搞垮。

格兰特带着他十四岁的儿子弗雷德，在他的参谋长约翰·罗林斯陪同下动身赶往华盛顿。在途中，他受到无数群众的盛情欢迎和热烈欢呼。他于3月8日晚上住进威拉德旅馆。

格兰特很快就和参议员凯麦隆一起到白宫去把情况汇报给总统。他穿着一套褪色军装，衣服的肩章上面缀着两颗代表少将军衔的星。达纳写道：“他没有架子，不讲究仪表，不盛气凌人，蓄着粗硬的浅褐色连鬓胡子，并没有好看的外表。”

正好，这天晚上是总统举行每周一次例行招待会的日子。宽敞的白宫东厅里人声鼎沸，人们在低声地进行交谈，格兰特马上就要进来的消息总统也知道了。当格兰特进入大厅时，人们顿时安静下来。他们纷纷退向两边，中间让出一条通道。见他走过来，林肯立即伸出他那骨骼粗大的长手紧紧地握住格兰特稍短小的手。林肯说：“将军，见到你真令我高兴。”两个人就那样握着手站了一会儿。

林肯向西华德介绍格兰特将军，西华德又陪着格兰特走向林肯夫人。人群把这位矮小的、体型像子弹一样的人团团围住。他的壮实身躯是唐纳尔逊、维克斯堡、夏伊洛、查塔努加胜利的化身。人们高声欢呼，争先恐后挤向他，不论男女都想和他握手。他“羞得像个女学生似的满脸通红”，他不断和人们握手，直握得汗流满面。事后他说，即使在战斗中他也从来

林肯传

没有经历过这种热烈的场面。

人们高喊：“请站高些，让我们都看一看你！”这个一直觉得拘束的战争英雄便站到一张沙发椅子上，以便大家都能看到他。那之后，格兰特挽着林肯夫人的手臂绕大厅一圈。林肯也挽着一个女士的手臂跟在后面，他那布满皱纹的脸显得十分有兴致，十分欣赏眼前这一幕完全与他的幽默感相契合的情景。

人群散去后，格兰特回到一间小客厅里。在那里，林肯会见了他，在座的有尼古拉和斯坦顿。会见中，几乎全是林肯一人在说话。主要内容是，次日当他把军职委任状正式授予格兰特时，两人都少讲一点话。第二天下午一点钟，内阁阁员们、哈勒克、拉夫焦伊、罗林斯、尼士拉等一起倾听了他们两人的简短讲话，讲话的内容立即通过电讯传遍全世界。

面对着格兰特，林肯讲了四句话：“格兰特将军，在当前这场伟大的斗争中，国家为嘉赏你所建立的功勋，对于你能完成今后的任务表示充分的信任，现特授予你合众国陆军中将军衔。给予你这一崇高荣誉的同时也把相应的重任交托给你。国家既然信任你，那么，在未来的日子里，它必将全力支持你。我无须再说别的什么，在这里我代表国家所说的话和我的本意是完全一致的。”

面对林肯，格兰特读了三句答词：“总统先生，我万分荣幸地接受这项任命，衷心感谢国家授予我这么高的荣誉。为了祖国，我们的军队已经经历了众多的战斗，有了这样一支卓越军队的支持，我将全力以赴地投入以后的战斗，以期不辜负你的期望。我深深地体会到现在交给我的责任的重大，同时我也知道，只有依靠我们卓越的军队、特别是依赖指引着人类和各国前进的上帝的保佑，我才能完成交给我的重任。”

林肯传

格兰特和林肯会面的消息以及他们两人的简短讲话，立即成为各个报刊报道的新闻和人们街头巷尾所讨论的话题。

在制定未来的计划时，华盛顿的高级指挥官当中，没有人能象格兰特那样不贸然表态，他是一个善于倾听意见的人。

四天之后，格兰特告诉林肯他要去西线，大概要去九天，然后回东线司令部直接指挥作战。格兰特于当天晚上就动身了。这时他已被正式任命为陆军总司令，同时解除了哈勒克的这项职务。

在动身赴西线之前，格兰特命令薛尔曼统率西线的全部军队，薛尔曼原来的职务由麦克弗森接管，约翰·亚·洛根受命指挥麦克弗森原来的那个军。格兰特骑马到纳什维尔，和薛尔曼讨论了一场大战役的计划。计划很简单却也很庞大。正如薛尔曼说的，全部计划就是我去攻打约·约翰斯顿，而格兰特去攻打罗伯特·李。他们两人意见一致，都认为，他们就要发动一系列不间断的攻击，用步步紧逼的钳形攻势来彻底结束战争。

格兰特回到华盛顿时，发现他被人们当作合众国最得人心的人来欢迎。《纽约论坛报》说：“在返回华盛顿的长途旅行中，他几乎没有睡觉，但他一到就马上又投入工作。”格兰特下令从华盛顿调出大批部队去与波托马克军团联合作战，留守首都周围堡垒的卫戍部队大量减少，斯坦顿为此而感到担忧，甚至有些神经紧张。回答斯坦顿的问题时，格兰特说：“部队已经被我派往前线去了。”斯坦顿认为这样做违背了他的计划，想调回部队，并说：“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得去见总统，我必须把你带到总统那儿去。”格兰特对此表示同意说：“应该这么办，我们两人的顶头上司是总统。”在总统的办公室里，斯坦顿面对着坐着的总统对格兰特说：“将军，现在请你说说你的

林肯传

理由吧。”格兰特说：“我没有什么可以说的，我很满意现在的部署。”斯坦顿向总统申述了他的意见。他认为格兰特抽调卫戍部队的行为越权了，他这样做使华盛顿处于危险的境地。林肯听后说：“部长先生，你知道我们全力指挥这支部队已经快三年了，但我们并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从千山万水之外我们把格兰特先生调来帮助我们指挥这支军队，所以我想我们最好还是让格兰特先生按照他自己的意思去干。”就这样，事情解决了。这件事传出去之后，报刊广为登载，许多人认为处理这件事时，三个人的性格都充分显露出来了。

4月初，菲利普·亨·谢里登到达华盛顿。此时他已被格兰特指派去统率波托马克军团的联合骑兵部队。对东线部队和华盛顿说来，他是个完全陌生的人物。他三十三岁，长得很年轻，为人沉着冷静，行事小心谨慎，对任何人他都不透露他会怎样去打胜仗。哈勒克把他带到白宫。林肯向谢里登伸出了欢迎的双手，说他希望谢里登将不会辜负格兰特的期望。林肯又补充说，到目前为止，波托马克军团的骑兵部队的作用仍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呢。

在3月份最后一个雨雪交加的星期里，罗林斯和格兰特把他们的总司令部设到波托马克军团所在的库尔佩珀县城。二十一个军和十八个军区从格兰德河到大西洋长达一千二百多英里的战线上分布着，按军队名册统计官兵共有八十万，实际上在部队服役的仅有五十三万三千人。罗林斯和格兰特每天都收到这些部队的大量电报和报告。在即将来临的某一天，各部队就要展开行动了。巴特勒沿着溯詹姆斯河向上，米德和格兰特将渡过拉皮丹河，西格尔将沿着谢南多亚河向上，艾夫里尔将

林肯传

去西弗吉尼亚开辟战场，托马斯和薛尔曼将从查塔努加向前推进，而班克斯则将沿着雷德河向上，准备攻击得克萨斯。

各支部队都是独立行动的。格兰特说：“它们就像一组执拗的劣马在拉车，没有哪两匹马的步调是一致的。”他向林肯解释，每支部队都将连续不断地猛烈攻击敌军，破坏其军需供应站和铁路。“即使完全不用其他办法，仅仅靠一场消耗战，也可以把敌人的物力、人力消耗殆尽。”米德和格兰特在东线，托马斯和薛尔曼在西线，将形成一把大铁钳，等到他们最终会师时，南部就会被夹得粉身碎骨。这就是格兰特给林肯勾画出的伟大战略的图景。

在日记中，约翰·海写道：“格兰特将军目前的计划和行动使总统清楚地回忆起他曾向胡克和布埃尔等人屡次提出而又屡次被置之不理的老建议。这个建议就是立刻攻击敌人全线，这样我们占极大优势的兵力就能全部投入战斗。……格兰特告诉总统，他的目的是使全线都发挥作用……使那些没有直接参与作战的部队也能在整个战斗中出一份力。总统很高兴，认为这与他原来的想法不谋而合。林肯补充道：‘没有参加剥敌人皮的那些人也可以帮着抓住一条腿。’”

在弗吉尼亚州，格兰特准备狠揍罗伯特·李的部队，从而阻止他增援在佐治亚州的约翰斯顿。薛尔曼则将在佐治亚州朝约翰斯顿发出猛攻，阻止他增援在弗吉尼亚州的罗伯特·李。这就是他们的计划和希望。格兰特通过在华盛顿的哈勒克向分布在各地的指挥官下达命令，然而格兰特却直接命令伯恩赛德。

在安纳波利斯，伯恩赛德把曾经参加过半岛地区、罗厄诺

林肯传

克、安提塔姆、钱瑟勒斯维尔、弗雷德里克斯堡和诺克斯维尔历次战役的老兵们动员起来，又另外加入了新兵，其中还包括几个黑人团。站在威拉德旅馆的阳台上，总统检阅了这支部队。当黑人士兵列队通过这个让他们得以解放的人的面前时，他们高声欢笑，纵情欢呼，把帽子抛到空中。突然下起雨来，士兵们浑身都淋湿了，林肯当然也不能避免。站在林肯身边的人催促他进屋去避雨。林肯回答说：“士兵们既然受得了，我想我也受得了。”与此同时，弹痕累累的被炮火烧焦的军旗正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飘扬而过。

第三十六章 林肯可能再次当选吗？

当无情的共和党国会领袖撒迪厄斯·史蒂文斯正不断推行他的决不宽容南部的纲领时，北部所有的报纸社论和老百姓街头巷尾的谈论所涉及的内容更加频繁地说：枪毙或绞死杰弗逊·戴维斯和其他脱离运动头目的那一天快到了。大规模的处决叛乱分子已是预料中的事情。

国会对未来充满了自信，合众国似乎将永存下去，北部会变成一个新生的世界强国，从西海岸到东海岸，工商业将会飞跃发展。南部却笼罩在一种日益加深的、孤注一掷的绝望情绪之下。因为人们害怕同盟一旦覆灭，旧的南部将不复存在，随之南部的统治阶级就会垮台。南部剩下的惟一希望就是林肯政府会被北部主和派大大削弱，迟早使他发现胜利无望进而放弃这场战争。

林肯既定的任务就是要打击并挫败南部的这个惟一的希望。完成这一任务的一个方面是不管怎样都不能与国会脱离接触，更不能容许发生严重的分裂。

1864年初，几家报纸都对《底特律自由新闻报》驻华盛顿记者的评论表示同意：“在国会中找不出一个参议员赞成林肯再次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因为凡是赞成林肯连任总统的参议员都不公开表态。而在这个问题上，一般来说，共和党的机关报都保持沉默。

林肯传

明确表示拥护林肯的众议员只有一个。一个正在华盛顿采访的宾夕法尼亚州的报纸编辑对撒迪厄斯·史蒂文斯说：“你能给我介绍一个赞成林肯继续当总统候选人的议员吗？”史蒂文斯说：“好吧，跟我来。”他领这个编辑到艾萨克·纽·阿诺德面前说：“这个先生想找一位林肯派的议员。我只知道你，所以我把你介绍给他。”

在这一年的第一个星期以及在3月间，当时参众两院中唯一支持再度提名林肯的阿诺德发表演说：“我要求那些急躁而热情的自由事业的朋友们对阿伯拉罕·林肯给以绝对的信任。如果你们认为他曾经犯过一些错误或行动迟缓，你们为什么不回想一下，时间曾经怎样屡次证明了他的智慧。……你们有这样的一个政府首脑……他正直而诚实，机敏而坚定。他可能有些粗鲁，但在这粗鲁外貌下的却是一个纯粹的英雄。……回顾过去的五年，我们就能发现，林肯先生在形成公众舆论和影响人民的情绪方面比其他任何人起的作用都大。”

1863年11月，沃什伯恩给林肯写信，询问他共和党是否可以寄希望于他参加下届总统竞选。林肯回答说：“再当一届总统既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也是一种莫大的光荣。如果两者都给我，也许我不会拒绝。”

显然，林肯在政策和行动上可以说走得太远了，或者说走得还不够远。然而在1864年初几乎所有政治预言家都发觉总统在北部深得人心。《纽约世界报》、《纽约先驱报》、《底特律自由新闻报》都把这说成是一个令人生气的事实，而《纽约时报》等报刊则赞同《芝加哥论坛报》的看法：“根据目前的情况几乎可以肯定，大选时，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人民还是

愿意选举林肯先生的。”

马萨诸塞州州长约翰·安德鲁不是一个趁反对奴隶制的力量得势而投机的一般政客。他忠心耿耿地为总统筹集过资金，招募过军队，这是其他州长所不能比的。他光明磊落，性格刚直，有大丈夫气概，朋友们都说他当选总统也不无可能。这时的安德鲁州长正是反对奴隶制运动中最活跃的中心人物，而围绕在他周围的优秀分子早已厌烦总统在废奴问题上的迟疑不决。因此他们放弃林肯，从其他地方物色总统人选。《解放宣言》刚发表不久，他就写道：“那是一个拙劣的文件，却也是一个有力的行动，尽管来得太晚，而且不够坚决，还错误地拖延到一月份才发表，然而这毕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共和党人中有五名候选人参加总统的竞选。《纽约世界报》“根据他们当选机会的大小和个人的意愿”作了这样的排列：阿伯拉罕·林肯、萨蒙·波·蔡斯、约翰·查·弗里芒特、纳撒尼尔·普·班克斯、本杰明·富·巴特勒。该报推断说，要战胜林肯，只需提名蔡斯就够了。“只有蔡斯的拥护者才有足够的力量阻止林肯当选。”

所有参加这次反林肯运动的众议员和参议员几乎都享受过总统分配官职的恩典。在制定解放奴隶和武装黑人的政策上对他们总统也曾作过重大让步。

安娜·伊丽莎白·迪金森小姐，那个废奴主义演说家怀着拥护林肯的满腔热情登上华盛顿的政治舞台，却怀着不满林肯的心情退了出来。

1864年1月16日，刚满二十一岁的迪金森小姐在众议院大厅发表演说。她提出总统应该再次被提名而且再度当选。于

林肯传

是，在某一天《底特律自由新闻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意志薄弱的阿伯拉罕·林肯已被意志坚强的安娜·迪金森重新提名为总统候选人。”

然而两个月后，在芝加哥都会大厅里迪金森小姐却滔滔不绝地说，总统的大赦宣言是北部阴险的一招，而且僭越了自己的职权，篡夺了国会的职权。她说：“总统是一个律师，况且是一个西部律师，他不知道那些按照南部重建计划进行处理的叛乱分子的誓言是骗人的鬼话那才怪呢。……他们必须受到惩罚。所有南卡罗来纳州的土地应分割成每二十英亩一块，黑人能够送到那里多少，就在那些土地上定居多少。”

那年冬天，菲利浦斯倾向了总统一边。他甚至说：“就我个人而言，我并不反对阿伯拉罕·林肯再当四年甚至八年总统。我告诉过总统，对于为实现《解放宣言》大业而脚踏实地奋斗的人，在他的试验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国人民是不会让他离开的。谁开始解放奴隶的伟大试验，谁就应该来为政府掌舵，直到试验成功为止。”反对党的报纸把他的这个讲话用“废奴主义演说家拥护林肯”的大字标题发表。

温德尔·菲利浦斯接连发表了多次演说，他讲得很直率、生动，流露出颇为陶醉于自己的顽强性格的感情。他说：“林肯先生是一个在不断成长的人。为什么他会成长呢？因为我们浇灌了他。”

1864年初，《纽约世界报》吹捧麦克累伦将军是一个可尊敬的、高尚的爱国者，说他值得民主党把他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以压倒林肯。《纽约世界报》的这种论调是为工业、金融和运输业利益集团服务的。这些利益集团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是纽

约中央铁路公司的迪安·里奇蒙和伊拉斯塔斯·科宁，还有巴拿马地峡铁路公司和纽约—旧金山轮船公司的威廉·亨利·阿斯平沃尔，直到 1859 年，从这条长四十九英里的巴拿马地峡铁路阿斯平沃尔就获取净利六百万美元。这些利益集团在政治上更有主宰权和更直接的代表人物则是财界和政界最赫赫有名的美籍犹太人奥古斯特·贝尔蒙特。

贝尔蒙特于 1816 年出生在普鲁士来因区的一个富有的地主家庭。1837 年经济恐慌时期，他自己在纽约开了一家银行。罗思柴尔德家族在美国的代理机构就是这家银行，而这家银行同时也是贝尔蒙特的一项大资产。他获得美国国籍后，就供职在美国驻外使馆，担任过美国驻荷兰公使。1860 年，在民主党巴尔的摩代表大会上，他选择支持斯蒂文·阿·道格拉斯，就在那次大会上他被推举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

贝尔蒙特曾经帮助招募并装备过在纽约市入伍的第一个德意志团。作为一个联邦派，他在整个战争期间的表现有点类似于西摩尔州长。

阿斯平沃尔和贝尔蒙特同样相信，麦克累伦简直是一个“天才”。如果他当选为总统，就会有有效的方法挽救联邦，在奴隶制问题上也不会纠缠不清。西摩尔和他全都主张民主党应采取果断的反对执政的共和党人的政策，否则威德和林肯预示要成立的新的全国联邦党就要吞并民主党，使之永远消失。

两年前，麦克累伦在弗吉尼亚州的哈里森斯兰丁曾把一封信交给林肯，他在信中向林肯阐明了有关治理这个国家的一些建议。关于奴隶制问题，他不但持保留态度，而且不肯承担义务。看来他并不怎么想干涉奴隶制，也没有表示要对奴隶制作出何种形式的妥协。他仍然坚持他的声明：“联邦和宪法都必

林肯传

须维护，不管需要消耗多少财富、时间和鲜血作为代价。”

4月4日，林肯给肯塔基州的霍奇斯写的一封语气极其严肃的信，这封信使很多读者感到相当震惊。霍奇斯曾同其他边界州人士一起拜访过林肯。应霍奇斯的请求，林肯把在白宫同他们当面交谈的内容用书面的形式表达出来，以供全国阅读：“我一出生就反对奴隶制，如果连奴隶制都算正确的话，那么天下就没有什么错事了。在记忆中，我没有一天不是这样感觉、这样想的。我不认为事态的发展被我控制了，应该坦白地承认，我已被事态的发展控制了。”他的这番话使反对派几乎无法作出合适的恰当的评论。就好像他的“裂开了的房子”的演说一样，在这个东西里面有一种不同于一般的、带有根本性的东西。

在这场战争的战场，战鼓隆隆、血流成河、极端痛苦，但它仍将持续下去。仗已经打了三年了，在这些拉锯战中，双方都想尽方法要吃掉对方，但是谁也没能吃掉谁。三年来，任何一个预言家都未曾预料到现在的情况，是国家生活和人类社会中潜在的力量和无情的法则起了作用。在这场血和火的考验中，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把自己看得微不足道。难道说现在该离开战斗而去纠集一批力量，为即将来临的11月大选的候选人大吹大擂吗？在11月之前，那些端起刺刀冲锋、发射呼啸的炮弹的人们将会作出真正了不起的决定。在天寒地冻、风雨交加或月色惨淡的夜晚，他们裹着灰色毯子在篝火旁露宿，11月选举的命运应该由那些躺在那里的人决定。11月的选民将会受他们的行动左右。

嗜酒的伊利诺斯州州长迪克·耶茨于1864年初发现在政治

林肯传

上，自己已从属于那股越流越深的“林肯潮流”。在芝加哥的布赖恩大厅，他说：“正如今天我听到一个朋友所说的那样，政客们可能想自己安排一切，但那是徒劳无功的。难道他们还看不出来吗？人民不要别人，只要老阿伯。我必须承认，自始至终我都支持他，任何时候都会支持他。大敌当前，并不是改变阵容的恰当时机。”

《芝加哥论坛报》于1864年3月刊登了一篇编者写的短文。文章写道：“昨天从衣阿华州的奥斯卡卢萨来了一个身体结实、筋骨强壮的农民，为了买卖的事来找我们。他快离开的时候，我们问他，在衣阿华州林肯先生是否站得稳。‘你说的是站得稳吗？’这个老农民两眼炯炯发光，他挥着结实而有劲的拳头说：‘在衣阿华州，老阿伯比任何一个美国人站起来都要高！’”

2月份，一个《辛辛那提新闻报》记者采访约翰·布莱特时，也发现了类似的热情。他引用了英国自由派领袖布莱特的话说，林肯的再次当选将是这一年北部所能给南部的打击中最沉重的一个。对于他听到的有关林肯行动太迟缓的说法，布莱特一点儿也不担心，但是他认为内阁应当改组。他还说：“林肯先生好比一个大餐厅的招待员，现在所有的铃声一下子都响起来了，他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内对所有的人都有所照顾，有人为此而发点牢骚是不足为奇的。”

尽管军队里经常有掉队、逃跑和装病的士兵，但在感情上大多数人仍然明显地拥护“老阿伯”，成千上万的士兵所写的家信证实了这一点。相比之下，流露抱怨和不满情绪的信件就少得可怜了。一个在芝加哥休假的老兵谈到士兵们怎样看待林肯重新当选的问题时，他眉毛一扬，毫不犹豫地说：“那还用

林肯传

说吗？我们当然希望林肯继任总统。我们都是第二次参军了，为的就是要看到这场战争能胜利地结束。老阿伯也要重新入伍，是他把我们招进军队的，如果他不能在总统的位子上呆到把我们都送出军队，那我们怎么能善罢甘休呢？我们要一直打到每个叛乱分子都自愿承认林肯是合法的总统，否则就永远不会停止战斗。”

哈里特·比彻·斯托有很深的感触，她写了一篇气势磅礴、文笔流畅的文章给波士顿《看守人与反映者》杂志的1月号：

当代令人惊叹的、最伟大的奇迹全世界都看到了，这个奇迹并不是有特殊能力的人，他只是人民中的一个平凡劳动者，他的文化程度、所受的教育或训练同任何这样的劳动者相比，都不多，这个极为普通的人却被召唤着去引导一个伟大民族度过一场危机。重要的是，这场危机关系到了全世界的命运。……

林肯的力量是独特的：与其说他有压迫人的气势，倒不如说它坚韧不拔，百折不挠。而在坚韧的事物当中，与其说这力量像石壁，倒不如把它比作钢缆。这力量能伸能缩以适应各种势力，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这力量也能左右伸屈，然而这力量却一直坚定不移、百折不挠地为实现伟大目标而努力着。也许没有任何一种别的力量能如此安全地引导我们国家这艘航船在惊涛骇浪和狂风暴雨中驶过如此遥远的距离。

林肯处在各种各样互相冲突的主张和要求的包围之中，处于三心二意的胆小鬼、叛徒、自由州人和边界州人，以及保守派和激进的废奴派等形形色色人物的重重包

林肯传

围之中。各方面的意见他都耐心地倾听，各方面的言论他也在心里不停地权衡，一面等待，一面观察，有时向这方面让步，有时向那方面让步，但是基本上他掌握着一个正确而坚定的目标，引导国家这艘航船破险浪顶恶风奋勇前进。

弗兰西斯·比克内尔·卡彭特是肖像画家，他希望画一幅林肯的画像，这幅画像要用重大的历史事件作背景。众议员拉夫焦伊和众议院议长科尔法克斯把他介绍给总统。在白宫的一次招待会上卡彭特听到林肯打趣地问道：“卡彭特先生，你能给我画一幅漂亮的画像吗？”他说的时候还一边眨着眼睛。在办公室里，总统又说：“好，卡彭特先生，你可以在这里自由活动，我们会尽量提供一个好机会给你来实现你的想法。”在这幅画里，一张会议桌的旁边坐着总统，总统周围是站着和坐着的阁员，在他们中间，也就是画面正中，就是那份举世闻名的用羊皮纸写的文件——《解放宣言》，这就是卡彭特大致上的构思。

卡彭特告诉总统，《纽约论坛报》刊登了一篇一个在同盟战线内的记者写的报道，这篇报道说，里士满秘密地策划着一个阴谋，想要绑架总统，如绑架不能成功就暗杀。林肯询问了一些细节问题，卡彭特言无不尽，全都告诉了他，他笑了笑，似乎认为那全是假的。“嗯，即使这是真的，叛乱分子绑架或暗杀，也得不到什么好处。我不过是一个平凡的普通人。这样干对他们的事业并没有获益，对战争的进程也不会有丝毫影响。一切都像原来那样继续进行下去。”他对卡彭特说，自从他被芝加哥代表大会提名以来，每个星期他都收到恐吓信，

林肯传

但这些东西已不值得他再为之伤脑筋了。年轻的画家说，这使他感到惊异。林肯说：“啊，除了习惯这一切，难道你还有其他的更好的办法吗？”

林肯对卡彭特说：“在国会里，拉夫焦伊是我最好的朋友。”这个健壮魁梧的拉夫焦伊直到精疲力尽、即将合眼之时，依然满怀对总统的赤诚。据卡彭特说，临终前他讲了这样一席话：“我告诉你，在内心深处林肯先生是和那些奴隶制反对者一样强烈地反对奴隶制的。但他必须摸索着前进。……的确，他下决心时比较迟缓，但一旦下定决心，就勇往直前。你永远不会发现他会从他采取的立场上后退。想用召集会议或演讲来反对他，都起不了任何作用。他肯定会再成为总统候选人，而且再次当选。”

第三十七章 困境

联邦政府每天为战争轻易地花费两百多万美元。对蔡斯提出的有关工作安排、人员任命和财务措施等许多微妙的问题，林肯总是有求必应，只要能够筹集现款使战争能够继续进行下去就行。

杰伊·库克公司的招牌在财政部大楼对面的办公楼上挂起来了。仅 1864 年 1 月，这家公司销售的合众国公债就价值五亿一千三百万美元，认购数超过了发行量，结果国会必须采取行动，在法律上认可超过原定五亿美元公债数以外的那一千多万美元。在推销的巨额公债中，杰伊·库克抽取了千分之二点五的佣金，这笔佣金被用作在几百家报纸上刊登广告的费用和一支庞大的推销队伍的经费开支。他多次拒绝蔡斯任命他为财政部副部长的建议，当时他的头衔只是合众国的公债推销经理而已。

林肯十分满意于库克在蔡斯领导下进行的公债推销运动，因此他让库克自主地去干，接见库克的次数也很少，在好几个月里只接见过库克两三次。

蔡斯和林肯同意杰伊·库克通过他的兄弟亨利转达的意见：“我奉劝蔡斯州长……不必介意那些喜欢在政府的贷款等方面搞点投机的资本家，有时他们的确捞到一笔为数不少的利润，那也不过是在这种时候他们应该得到的甜头。这些人对政府的用处会很大。我想重复一遍，在情况有所好转以前，州长不应

林肯传

介意这些资本家。”

不久，以后，《纽约先驱报》上报道，有一个银行家代表团来到华盛顿，扬言他们的使命是来告诉总统，对总统指导这场战争的方针，他们很不满意。正因为战争费用是他们在支付，所以他们特地前来向总统建议修改他的某些政策。

国会众议员凯洛格站起来说：“战争开始的时候，我们征召青年们，他们应征参军了。现在我们就应该征集战争经费，如果像征兵那样通过自愿的方式征集不到经费，那么，为了不致于失去国旗上的一颗星或这个共和国垮台，就应该从各州的财库中，或者从私人的腰包和资本家的保险柜里掏走每一分钱，好让政府不至于出现赤字。”

杰伊·库克的计划是越过这些银行家，直接同那些能购买一百美元或更多一些公债的广大群众，同小投资者打交道，这支大军向这些银行家提供了存款。1863年春，他开始推销公债，这种公债券年息六厘，二十年内还清。在报纸上杰伊·库克发起一个宣传活动，这是美国前所未有的组织得最广泛深入，也最精心的活动。一千八百家周刊和日报都曾收费刊登广告。一些反对派的报纸虽然厌恶林肯政府及其一切活动，但它们却无法同样讨厌杰伊·库克的现钱，而不刊登库克手下的一个干练而庞大的写稿班子刚送来的热门消息。

像滚滚的江水一样，钞票和金币流进杰伊·库克手中，又通过他流进林肯政府的金库。这些钱用来支付军饷，购买骡马、枪炮、干粮和豆类食品，使战争得以持续下去。在库克的所有语言中，贯穿着这样一种理论：这场战争仅仅是美国经济发展洪流中的一个支流、一个小插曲而已，而美国正被这股洪流推向多彩多姿的未来，人们将看到航运、铁路、工厂、石油

和矿山开采业投资的急剧增加。1863年，来自欧洲的轮船给美国运来了十八万二千八百零八名新的垦殖者和劳工，到达纽约港的人数是上一年的两倍，其中从爱尔兰来的有九万二千人，从德国来的有三万五千人，从英国来的有一万八千人，还有一万一千人来自其他国家。

前一年，加利福尼亚开采的金银价值七千万美元，其他州开采的金银总价值三千万美元。在抢购苏必略湖一带铜铁矿区土地的热潮当中，单是1864年2月一个月就有登记购买的土地二万六千英亩。

成千上万的小康之家如雨后春笋般在北部和边界州涌现，更不用说墨西哥湾海岸的路易斯安那州。通过向残疾军人出售金属制和木制的假手假腿以及提供征兵的替身而发的战争财，数量是相当大的。那么多的大笔银行存款，追根究底都是来源于偷越封锁线做生意，或违禁买卖药品、酒类和短缺的军需原料。

薛尔曼将军大骂那些辛辛那提商人，说他们只要能赚钱就愿意同敌人做任何生意。格兰特则痛骂企图做马草生意以牟取暴利的斯威特。斯威特是林肯的朋友。斯威特告诉林肯，格兰特曾经扬言，只要他做马草生意就枪毙他。林肯告诫他要当心，因为一般格兰特是说话算话的。但这个一直以来都谨慎精细却偶然有点愚钝的格兰特，居然让他的一个姻亲大沾棉花生意上的便宜。如果罗林斯没有揭发这件事出了他的丑，他甚至都没有察觉其中有什么弊端。

有些棉花投机商绞尽脑汁地偷运大宗棉花卖给纺纱厂，从中牟取暴利。这些案子从格兰特和达纳处转到斯坦顿那里，最后又转到了林肯手中。斯坦顿建立了一个秘密地侦缉舞弊和贪

林肯传

污行为的警察机构。斯坦顿的助手是达纳，他比斯坦顿干得更彻底，揭穿了许多营私舞弊的军需官，也拆穿了很多承包商玩弄的鬼把戏。

詹·格·威尔逊将军指出，让人伤脑筋的是，那些最卖力气最能干的承包商恰恰是些最奸诈的人，他们对只得到公平合理的利润丝毫不满意。“做帐篷时把尺码改小几寸或以次充优。马鞍是粗制滥造的，做马套用的是有裂纹的牛皮，鞋底垫的是纸片，做衣服用的都是冒牌货。混合马料是大量的廉价谷物和糠秕拌成的。……对每一个承包商都要进行密切的监视。”这一切似乎不过是把欧洲发生过的往事重演了一遍而已。英国的《布莱克伍德杂志》评论，“因一场大战而产生出来的恶棍总是远远地多于被杀死的恶棍。”

3月9日，贝茨在日记中写道：“这场内战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所造成的伤风败俗的影响都是令人触目惊心的。拚命捞取不义之财和滥用职权的现象如今已经司空见惯，人们已不再为此吃惊了。”对于贝茨的这种看法，想必林肯也不得不同意。

纽约的戏院、旅馆、妇女服装商店和珠宝零售店的销售量打破了过去的最高记录。那些买东西的人以及他们买些什么一时之间竟成了报纸上谈不完的话题。人们把大发战争横财而挥霍无度的一类人叫作“冒牌货”。本来“冒牌货”是纺织业中的一句行话，指的是把垃圾和废料混合以后，捣碎、辗压、上胶，最后做成人们看到的表面像布一样光滑的冒牌货。1864年7月的一期《哈泼斯月刊》在一篇评论中讥讽地写道，士兵们遇到第一场暴风雨或在第一天行军时，就发觉他们的上衣、大衣、裤子和毯子，只要被风一吹马上就散成条条，雨一淋就烂成碎片和稀泥了。从此“冒牌货”便成了那些炫耀横财的奸

商的代名词。

由于没有吃的，一个在奇卡莫加阵亡的士兵的寡妇活活饿死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贫民窟的一间茅屋里。针对这种情况，《马霍宁哨兵报》猛烈抨击说：“在这个爱国者和寄生虫混杂的国度里，正直的人忍饥挨冻，豪门富户却穷奢极侈。那些戴着假宝石的‘冒牌货’招摇过市，活像腐烂的鲭花鱼。那些人俗不可耐的华丽外表，真是色彩斑斓，令人目眩。”“铜头蛇”并不是在发泄政治牢骚，而是在呐喊，这种呐喊与亲林肯的《哈泼斯月刊》痛心的感叹同样具有感染力。

衣服和食品的价格飞涨，但工人的工资却原封不动，即使动了，也提得很慢。压低工人工资和购买力的过程正是稳操胜算的冒险家和投机商发财致富的过程。即使从未有过先例，似乎出于本能，工人阶级开始使用名为“罢工”的武器。“罢工”完全是一个新词，但竟新奇到一些报纸给它加上引号，似乎它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口语或俚语。1864年发生罢工的次数是美国历史上最多的一年。3月间，通往芝加哥的各条铁路的火车司机集体罢工。芝加哥—加里纳联合铁路公司的工人们指责公司方面违反一天付三美元工资的协议。由于部分司机不能团结一致，在失业的压力下复工，加上从东部其他城市和纽约调来了一些司机救急，这次罢工只进行了两天就被破坏了。

1864年5月，发给工人工资几乎买不到什么东西。有一天芝加哥的许多报纸报道说，除一条铁路外，通往芝加哥的各条铁路线上的普通工人因为生活所迫，不得不罢工，要求每日工资要从一美元五十分提高到一美元七十五分。芝加哥、纽约和其他城市的排字工人组织了印刷工会，裁缝、面包工、

林肯传

铁匠、皮鞋匠、箍桶匠、海员都在他们各自的行业内组织了保护协会、工会，或者共济会。通常他们的集会都是秘密举行的。在有些时候，工会得到承认，从此成为一种永久性的组织。但在大多时候，只有经过错综复杂的斗争，才能多少改善一些工人的状况。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人终于意识到，罢工就代表着要把劳动力撤回，这是除了劳动力之外没有其他什么可卖的工人可以用来打击购买劳动力的资本家的一种主要而直接的手段。

林肯似乎只有一次以总统身份干预罢工。1863年12月21日，他在给陆军部长的信中曾有部分内容涉及到过这次罢工：“我是遵守诺言的人，所以我给海军部长发了信。收到我的信后，他来见我说，造船厂的罢工严重拖延了船舶的完工期，因此他极为赞同吉尔摩将军的建议。他只希望吉尔摩将军同达尔格伦海军少将友好地磋商并向他作些解释，当然，我也希望如此。”吉尔摩将军建议对于罢工者的要求予以满足，可是达尔格伦将军反对，林肯的本意是他们俩能一起合作，共同找出对策解决这次罢工，林肯本人是同意吉尔摩的意见的。

当圣路易斯报社的排字工人举行罢工时，罗斯克兰斯将军派了一些士兵去完成工人的工作。印刷工会的工人就此事给林肯写了个报告，说明了他们罢工的原因。总统回信说，联邦政府人员没有权力干涉工人的合法要求。于是把那些被派去破坏罢工的士兵调了回来，在工人运动中这件事已传为佳话。

一些高级政府官员任意玩弄长相漂亮的贫穷妇女，正是利用了她们生活困窘这一弱点，态度严肃的《斯普林菲尔德共和党人报》是这样看这个问题的。这家报纸发表过一篇社论彻底揭露了华盛顿发生的丑闻，许多家报纸都曾揭露过这些轰动一

时的与女工有关的事件，可悲的是众议院五六月的报告都证实了这些丑闻。“ 财政部的一个局竟成了卖淫和诱奸的场所。国会议员们雇他们的姘头为办公室职员。一个被某参议员奸污过的妇女在街上把这个道貌岸然的参议员打翻在地。酗酒的现象随处可见。政府在签订合同时甚至也会上当受骗。我们报社一个常驻华盛顿而又善于观察的记者报道说：‘ 华盛顿像今天这样荒淫无耻是从来没有过的。 ’”

华盛顿惟一较为光明的一面是把五百万美元的私人筹款交给了保健委员会，以便有充足的条件为战场上、军营里和医院中的士兵提供多方面的帮助。人民捐献的总价值一千五百多万美元的衣物、被褥、日用品和蔬菜转过来又用在他们在疆场上奋战的亲人身上。

在华盛顿的一次保健义卖会的闭幕词中，林肯说，在各个阶层中，士兵肩上所承担的战争的担子是最重的，他们经常冒着生命危险甚至要献出生命为自己的国家建立了最高的功勋；其次就当举美国妇女了，在为减轻士兵及其家庭的痛苦而组织的各种义卖活动中，她们都起着主要的作用。总统说：“ 我从来没有研究过如何赞美女性的艺术，但是我必须说，即使把诗人和演说家自古以来赞美女性的话都用在美国妇女的身上，都无法公正地评价她们在这场战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各种各样的人物就这样杂乱地在整个美国进行各自的表演，杰伊·库克依旧继续推销他的公债，让金钱像尼亚加拉瀑布一样，滚滚涌进合众国的国库，不到十一个月，国库存款就超过了五亿美元。依欧洲那些头脑冷静的观察家看，在财政上北部的这一巨大成就表明北部有协同一致的目标，同时也表明美国拥有的资财将有可能超过英国。

第三十八章 流血

在蔡斯的财政部里，共有一万多名职员在职。据约翰·海和尼古拉记述，一般情况下，总统都让蔡斯自行处理部内人事安排，很少过问。1863年12月间，瑟洛·威德在拜访了林肯的几天后，从奥尔巴尼给美国驻巴黎领事约翰·比奇洛写信说：“蔡斯先生的报告总是作得非常出色。他那庞大的银行机器使他拥有的实力雄厚。但可惜的是他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总统的职位上，而对国家的利益他却一点儿也不注意！林肯先生说，他‘设法使蔡斯不要一味痴心妄想’，但他想尽办法却没能办到。”

两年来，在写给政界人士、牧师和报纸编辑的几十封信中，蔡斯一直在竭力让这样一种印象在人们的头脑中产生：除他而外，其他人全都是一些无能之辈。权力应归他所有，他才是惟一知道该如何干的人。在1864年1月24日，他写信给牧师乔·莱维特博士说：“要是这里有一个名至实归的政府，有一个善于同阁员们磋商并采纳一致看法的总统，那么我们说话时就可以更大胆，也可以挑战全世界。”

在蔡斯积极活动的时候，林肯接见了亨利·雷蒙特，他是纽约市支持林肯态度最鲜明的日报《纽约时报》的老板和主编。这家报纸总是设法把费南多·伍德、贝奈特每天投来的标枪猛掷回去。在谈到蔡斯想参加竞选总统的时候，林肯讲了一

个小故事给雷蒙特，后来雷蒙特又给卡彭特讲了一遍。林肯说：“雷蒙特，你是在农村长大的吧，那么你一定知道马蝇是什么。我的兄弟和我在肯塔基老家的时候，有一次在农场犁玉米地，我吆马，他扶犁。从一开始，这匹马就走得很慢，可是后来它却在地里跑得飞快，连我这么双长腿都几乎跟不上。到了地头，我发现它身上叮着一只很大的马蝇，于是我就打落了马蝇。我的兄弟问我为什么要把它打掉。我回答，这是匹老马，我不忍心看它被马蝇咬。我的兄弟说：“哎呀，没有这家伙，这匹老马怎么跑得起来呢？”接着林肯又说：“如果现在蔡斯先生正被一只叫‘总统欲’的马蝇叮着，‘那么，就像小时候得到的教训那样，只要它能使蔡斯不停地跑，我就不会去把它打落。”

他们众口相传的那个故事，看上去好像真的出自于林肯口中。后来更多的人听到了，于是它便作为林肯的故事被广泛传播。

像林肯一样，蔡斯也希望不沾一切可能会引起麻烦的事情的边。有一件事可以证实这一点，杰伊·库克从一项铁路股票交易中给蔡斯赚来的四千二百美元的盈利蔡斯并没有收下，而是又还给了库克，并向库克解释说，他必须“避开所有令人产生怀疑的事情”。同时“为了使我为国家所做的工作能起到最大效用，对我来说，重要的是不仅要看起来是光明正大的，而且要事实上也是光明正大的；反过来说，不仅事实上是光明正大的，而且看起来也是光明正大的。”

在一次反对奴隶制的集会上霍勒斯·格里利曾公开宣称，他认为蔡斯是本届政府中最伟大的人物，一直以来，这个政治

林肯传

家孜孜不倦地战斗在最难掌握的领域里。在这个领域里，他所进行的每次战役都胜利了。一如继往地，格里利发表了一篇冷静但赘言多而长的社论来对他那简短而激动的演说作进一步阐明。

3月初，当支持蔡斯的热潮稍微冷却的时候，在弗拉德尔菲亚的一次演说中，亨利·沃德·比彻给卡彭特讲了一遍，就当众用华丽的颂词来支持林肯，说林肯一直以来都诚实待人接物，从不更改，不逢迎取巧、见风使舵。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蔡斯仍然一如继往地写他以前一直在写的那类信件，指责政府挥霍浪费却又没作出什么成绩来，总统缺乏铁的手腕和坚定的意志来领导国家。“钱花得好像流水。……阿伯大叔的水桶上的出水口被他搞得比进水口大出一倍。”

在全国范围内，有一个还只是初具规模的工人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将作出选择。林肯会见了一些工人运动的代表。一个纽约工人民主共和协会的委员会来拜访他，告诉他他已被这个协会选举为名誉会员。在一年前他们就组织起来了，他们对建立工会表示赞成，主张雇主同雇员进行谈判。总统说：“……我万分感激，万分荣幸地接受你们协会授予我名誉会员的荣誉。就像你们的致词所说的，你们了解目前这场叛乱的目的不只是为了永保非洲黑人奴隶制，更是向全体劳动人民权利的宣战。”林肯向他们宣读了1861年12月他在致国会咨文中有关美国社会结构与劳工的一大段论述。林肯接着说：“那时发表的观点现在仍然不变。我也没有要补充更多东西的意思。劳动人民对于镇压这场叛乱的深切关心没有人能

超过。要使他们警惕不要在他们自己人之间产生偏见、敌意和破坏性的分裂。”他谈到了一年前纽约由于征兵引起的暴动。他说：“去年夏天你们市发生的骚动最令人侧目的特点，是一些工人绞死了另一些工人。在任何情况下，这类事情都不应发生。除了血缘姻亲关系以外，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心应该把一切语言、一切民族和一切血统的全体劳动人民联合起来，而且，同情心应是最坚韧的纽带。当然贫穷者之间的纽带不应当导致挑战财富，也不应当导致宣战业主。财产是人们劳动的果实——财产是可贵的，是世界上一种美好的具有积极意义的东西。”

第二天，在保健义卖会的一本题词纪念册上林肯写道：“我一直不认为有人希望自己是一个奴隶。你们自己想一想，谁不想得到美好的东西呢。”

林肯知道，对工人委员会发表讲话和题词，都有助于制造有利于自己的舆论，同时大量的接触个别人以及在该过程中给人们留下的印象，也都对那一年的竞选结果有影响。

有着二万六千选民的内华达的淘金者、矿工、金银寻求者、投机商都希望成立一个州，然后得到允许加入参加联邦。内华达的所有居民都希望看到这片荒漠的土地上也能从它的稀少的居民中往华盛顿国会选送两名参议员和一名众议员。该地合格选民中有三分之二是共和党人。

总统曾拜访陆军部副部长查尔斯·达纳。后来达纳记下了他们谈话的内容。林肯告诉达纳，政府已决定要修改宪法，以禁止奴隶制。这不只是国家政策的一个改变，更是一项最重要的军事措施，至少等于在战场上补充相当于一百万人的新部

林肯传

队。这样一来就会使敌人思想混乱，不知所措。要令这条宪法修正案顺利通过，需要得到四分之三的州赞同。作为一个州，内华达可能起关键作用。达纳引用林肯的话说：“接纳内华达加入联邦远比招募一百万士兵要容易。”

1864年2月24日，参议院通过的法案批准内华达代表大会在7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召开，代表当地人民宣布他们认同合众国宪法并建立州政府。由于表决的时候票数不足，在整个三月份内，这个法案被众议院搁下来了。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史蒂文斯想尽办法也凑不足通过该法案所需的多数票。

林肯走进达纳的办公室，对他说：“达纳，我非常担心这次表决，必须设法在下周举行表决。没有多少时间了，双方的票数将比我原来预计的要接近得多。……有三个众议员，只有你最适合同他们打交道，因为你同时认识他们三个。我希望在你的邀请下，他们能来。”林肯告诉达纳，这三个众议员两个是纽约州人，一个是新泽西州人。达纳问：“若他们提出这样或那样的要求呢？”总统说：“他们要求什么都无所谓。摆在我们面前的选择是：要么这次表决我们获胜，要么我们将不得不再征一百万士兵，况且目前我不知道还需要增加多少人，谁也不知道还要多久仗才能打完。这问题是，要么争得三票要么扩充军队。”“那么，总统先生，我该怎么对待这三位先生的要求呢？”“我也不知道。不过，我将兑现你向他们许诺的任何东西。”

达纳派人去把这三个人请来，并挨个儿接见了他们。有两个人希望获得国内税税务官的职务。达纳答应他们会给他们想要的职务。另一个民主党众议员想得到的是一个纽约海关的每年收入两万美元的职位，他希望以一个共和党人的身份获得这

项任命。当这个众议员讲了他的情况和理由后，达纳问：“你希望得到的就是这个吗？”“是的。”“好吧！你会如愿的。”“我想你作出这个承诺，并不在你的权限内吧？”“当然不在啦。我是代表总统向你们作出承诺的。”这样总算把在众议院通过内华达法案所必需的另外三票搞到手了。不知是由于文牒上的疏忽，还是官方的安排，反正在《国会环球报》上并没有指明参众两院在这次表决中投反对票和赞成票的人名，更没有相关的记录。

达纳相信，林肯和他都能清楚地区分贯穿在这一政治手段中互相交织的权宜之计和是非曲直的精细界线。在这个复杂的活动中，林肯挑选的中间人办事精明，这个曾使做棉花生意的暴发户和承包奸商感到恐惧人，却忠心耿耿地追随着林肯。

12月份，约翰·海曾与总统谈到重建佛罗里达的问题，当时，佛罗里达州在昆·亚·吉尔摩将军的战区内，属他管辖。谈到该州是否有或超过十分之一的选民愿意宣誓忠于联邦，作为合众国公民在宣誓簿上登记。1月13日，林肯给昆·亚·吉尔摩将军写信说，约翰·海已被他任命为陆军少校，约翰·海将带着空白证明书和宣誓簿赶到佛罗里达州，把总统对在佛罗里达重建一个忠于联邦的州政府问题的总的看法向吉尔摩将军说明一下。在佛罗里达州，约翰·海向列队肃立的俘虏们宣读了总统的大赦宣言，并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在宣誓簿上签了名，那么他们将获得赦免证书并且可以回家。否则将把他们作为战俘送往北部以待交换。“我们既不强迫你们，也不劝说你们。决定权完全在你们自己。”俘虏们签了名，大约有一半人画了押。因为他们都厌战了。

林肯传

这时传来了一个震惊人心的消息。军官杜鲁门·西摩尔将军于1864年2月20日率领着约五千五百名正规军，在奥卢斯蒂河畔搜索到一支占据着地势极佳的阵地和人数与之所差不多的、正急于求战的同盟军。战斗结果令人非常痛心：联邦军损失一千八百人，而同盟军的损失只有九百人而已。西摩尔从吉尔摩那里得到的命令是要他等待时机，但他置之不理，贸然进攻，结果使部队遭到溃败。

由于这个败仗，失败的羞辱感笼罩着联邦军，约翰·海就更难发动人们登记效忠联邦。在费尔南迪纳那里，他只搞到一些人登记，他记述道：“有些人以他们并不是悔改分子的理由拒绝签名。”他原来的预计是能征集到成立州政府所需要的百分之十的选民，但现在看来已经是不可能的。

约翰·海乘船返回华盛顿的途中，在《纽约世界报》或《纽约先驱报》会看到这样一些话：为了达到政治目的总统可以不择手段。约翰·海也参与了总统的一项胆大妄为的阴谋，妄图用军事力量对佛罗里达州进行威吓，使他自己在竞选中被选为国会众议员，送去一批佛罗里达的州代表，增加总统在6月份党代表大会上被再次提名的可能性。

在路易斯安那的文官和军人拼凑起来的不稳定的政府中，林肯设法指导纳撒尼尔·普伦蒂斯·班克斯。作为民主党人的班克斯曾三度担任马萨诸塞州州长一职，林肯力图指导他治理好联邦军控制下的路易斯安那州四十八个教区中的十七个教区，该州四分之一的奴隶在这些教区中住着。总统希望看到《解放宣言》得到这个州的承认。“既然该州正向这条轨道上走，我认为它不妨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制度，使两个种族逐步摆脱旧的关系进而在一起生活，以便充分准备好迎接他们之间的新的

关系。计划应包括黑人青年的教育问题。”

班克斯于1864年1月11日正式宣布，选举将在2月22日举行。那些宣过誓的自由白人男性选民投了一万一千多张选票，其中有六千一百八十三票投给了班克斯的候选人迈克尔·哈恩，有二千九百九十六票投给了拥护奴隶制的保守派费洛克斯，还有二千二百三十二票投给了费兰德斯。

当时哈恩三十四岁，他是从路易斯安那大学法律系毕业的，后来担任新奥尔良学校董事长。虽然他是一个直言不讳的反对奴隶制的人，但在政治上却和道格拉斯靠得很紧。

林肯写了一封注有“机密”字样的信给哈恩，“我对你作为路易斯安那第一任自由州州长而在史册中留名表示热烈的祝贺。不久，你们将要召开一次代表大会，大会有一项大概就是确定选举权的问题。我只是提请你个人考虑，是否可以让一些黑人也具有选举权，例如那些很有知识的黑人，特别是那些为我们的军队英勇奋战过的黑人。也许在未来的某个困难时刻，他们会有助于在自由大家庭中保住自由。”

在信中，总统还附了一封也许是同样重要的、只有一句话的短信，通知在另有命令之前路易斯安那州的军管州长由哈恩担任。这样一来，如果人们非难他通过选举而得到的文官职权，他就可以出动防暴队和军队。

在3月间，班克斯率领一支约四万人的雷德河远征队越过路易斯安那州西部，目的是防止同盟军从那个方向骚扰密西西比河，阻止同盟军的会合和袭击。同时，打算拿下施里夫波特，从而使一个联邦派的州议会和哈恩州长能在那里治理路易斯安那州。这样，他们就可以建立起一个新的据点，从这个据点出发，去攻占得克萨斯州，让合众国国旗在那里飘扬，并以

林肯传

此作为警告墨西哥边界那边的法兰西帝国军队。在墨西哥，拿破仑三世已把奥地利大公马克西米利安扶上了皇位。

林肯给班克斯写信说，最近，墨西哥事态的发展使得在得克萨斯采取行动的时间比以往都要重要。但由于班克斯的错误指挥，部队受到重创，仓惶败退。

林肯、哈勒克、西华德、薛尔曼、格兰特、新闻记者和棉花商从正面或反面促成了这次远征，而在远征开始后林肯等人也曾指导过。能把这支远征队带回了密西西比河并把它分散到各军区令班克斯很满意。这时责难四起，指责这次雷德河远征的目的主要在于夺取大量棉花，然后联邦政府再把它们卖出去，以减轻纺织工厂原料匮乏的困难，并用赚得的数百万美元充盈国库。

5月份，班克斯被解除了。同时，他也辞去了指挥职务军职。他写道：“总统给我的任务太多，至少要远远多于其他的陆军少将的任务。”他自认并没有在抱怨，只是陈述事实罢了。薛尔曼曾写信给林肯和哈勒克说，他认为“在最近一段时间内恢复路易斯安那州政府，或者在该州设立文官政府，让当地人民有很大的发言权，都是不明智的”。可是林肯指导班克斯要做的就包含这一点，而另一方面他又有消灭同盟军的责任。

班克斯和林肯一致认为，哪怕只是为了对北部的士气和政局产生影响，至少也应让一部分自由黑人享有选举权。哈恩州长希望林肯的这个建议得以实行：那些为联邦作过战的黑人，还有那些有阅读和书写能力的黑人，都应当成为第一批黑人选民。

格兰特提议班克斯的职务由爱·理·斯·坎比将军接替，接着这个建议就变成了现实。不过班克斯和林肯仍然是朋友，班

林肯传

克斯留在新奥尔良同路易斯安那州制宪代表大会进行磋商，同时把情况汇报给林肯。

1863年9月13日之后，也就是弗雷德里克·斯蒂尔将军率领的一万三千名联邦军开进阿肯色州首府小石城之后，联邦便控制了该州的大部分地区。阿肯色公民应征非常积极，组成了八个团，在联邦军旗帜下战斗。1月初，总统给斯蒂尔将军送去了空白证明书和宣誓簿，留着在重建州政府时使用。有人向林肯报告，说阿肯色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支持联邦，许多精彩的演说在会上发表了。会上还通过了许多决议，也选出了代表，出席一个代表大会，这个代表大会由四十四人组成，自称代表该州五十四个县中的二十二个县。

1864年1月22日，这个代表大会宣布该州脱离联邦的法令无效，立即无条件地废除奴隶制并一笔勾销欠同盟的债。他们把艾萨克·墨菲任命为临时州长，并让他进行就职宣誓。在1861年5月，阿肯色州代表大会决定脱离联邦时，当时参加了代表大会但投票反对脱离的代表只有一个——墨菲。后来，他成为斯蒂尔将军的参谋。

按代表大会预定的日程，斯蒂尔将军宣布在3月14日举行选举。接连三天的选举投票结果是：赞成新宪法的选票有一万二千一百七十九票，反对新宪法的选票有二百二十六票。由于反对派没有州长候选人，四十个县宣过誓的选民投了一万二千四百三十票赞成艾萨克·墨菲。4月11日这天人们大奏鼓乐，旌旗招展，墨菲宣誓就职。该州三名当选的国会众议员和两名当选的国会参议员到了华盛顿，把他们的证明书交了上去，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听到了议员们为到底如何重建已占领的

林肯传

南部各州的问题而争吵。接着回到家乡告诉其选民，他们暂时还不能得到正式席位，但这也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游击队在小石城周围出现了，力量很大，以致在州首府一英里之外就十分危险。克·哥·安德鲁斯准将给林肯写信说：“大多数种植场主已宣过誓，看上去似乎承认了解放他们奴隶的《解放宣言》，但实际上，他们仍然死抓着奴隶，希望有朝一日使这些人再度沦为奴隶。”

1864年4月，一则新闻传来了，同盟军少将内森·贝德福德·德雷斯特是这条新闻的中心人物。弗雷斯特的童年是在田纳西州中部一栋小木屋中度过的，他既没有进过西点军校，也没有读过一本军事学方面的书。他在孟菲斯当奴隶贩子和房地产经纪人时发了财，用赚得的钱买下了棉花种植场，在战争开始时他的收入达每年三万美元。他招募了好几个团，有时靠袭击联邦军的给养站来补充自己部队的装备、马匹和粮食。

作为一个奴隶贩子，他身上有一种味道，很难形容出来。当有人断言这场战争的爆发是为了南部的独立而不是像北部所说的那样为了奴隶制时，弗雷斯特回答说：“我们如果不是为奴隶制而战，那么我们究竟是为什么而战呢？”弗雷斯特带领四千人从密西西比州往田纳西州开进。把薛尔曼的一些给养站给袭击了，从而加强和扩大了他的军队。

皮洛堡垒位于密西西比河畔孟菲斯以北四十英里，在那儿六千人在弗雷斯特的率领下从外围工事将六百名联邦守军赶进了堡垒。他一面打出白旗，一面传令将强攻堡垒。联邦军司令官认为，弗雷斯特一面打出停战旗让人以为他想谈判，一面又调动军队准备攻取更有利的阵地的行为违反了文明战争法。福

雷斯特的几个团发起冲锋，一举把堡垒攻占了。福雷斯特处死一半以上的守军并强词夺理说，该堡垒并未按照文明战争法降旗以表投降，所以战争仍在继续，有死伤责任并不在他。守卫堡垒的二百六十二名黑人士兵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活埋，有的在逃跑时被打伤，几乎无一幸免。

整个北部都被这个消息震动了。反对奴隶制的报界、政界和宗教界人士都声讨这一残忍的暴行，要求进行报复。众议院派了丹尼尔·古奇，参议院派了本·韦德组成一个委员会去把事实真相查清楚。他们报告说：“在叛军占领了这个堡垒而我们的士兵放下武器停止抵抗之后，他们又残忍地杀害了三百多人……男人、妇女、甚至连小孩都被毒打、枪杀或被乱刀砍死，连十岁都不到的儿童也被迫面对刽子手站着，由他们枪杀。受伤和有病的人都惨死在无情的屠刀下。”

究竟是不是福雷斯特用停战旗欺骗了联邦将士，仍是一个疑团，也许，双方都说不清楚这一点。但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必须指出：当时福雷斯特的军队没有按文明国家之间的战争法作战。他们共同参与了一场大规模的私刑，一场种族暴行。因此，事件本身就变成了惨剧，在这场惨剧中福雷斯特的军队就像一群在狂怒与复仇心理的驱使下，变得毫无顾忌的原始野人一样疯狂地肆虐。已发表的证词中反复出现这个口号：“把该死的黑鬼全部杀掉！”一个同盟军官疯狂地喊：“杀死所有的黑鬼！”在散乱的受伤黑人中间福雷斯特骑着马大声喊叫，他们当中一些人他认识。

也许福雷斯特手下的一半多人都对发生的事情感到恐惧。摆在他们眼前的并不是战争，而是大屠杀，一种出于种族仇恨的大屠杀。他们试图停止屠杀，但对已成风的屠杀他们已无能

林肯传

为力。据合众国第六炮兵团的一个有幸生还的黑人士兵说，一个同盟军官威吓他的部下：“弟兄们，如果你们继续杀下去，你们都会被抓起来”，另一个同盟军官却用严厉的声音回复，“管他妈的，让他们继续杀吧，我们的法令规定不生俘黑人，把所有的黑人统统杀死”。这场战斗以部队之间的战争开始，却以种族大屠杀作为结尾。

福雷斯特拍电报给里士满说，敌人被他们赶进了皮洛堡垒，但他们拒绝我们让他们投降的要求。于是，“我就猛攻堡垒，三十分钟的交锋之后，全部守军均被俘获，我们杀死五百，俘虏一百。……我方损失只是牺牲了二十人，受伤的有六十人。”仅仅在这次屠杀发生的前几周，福雷斯特就曾在哥伦布和帕杜卡表示，如果他有进攻堡垒的必要，就决不放过黑人士兵。在几周之后的这次屠杀中，他的这个观点就表现得更为露骨，当时他写信给联邦的一个将军说：“俘获的黑人在我眼中就像缴获的其他财物一样，根本算不上士兵。”

在发生皮洛堡垒大屠杀六天以后，在一个保健义卖会上，林肯发表讲话。他向他的巴尔的摩听众提醒说，很高兴能看到现在有这么多人团结一心地为联邦军士兵服务。但要记住的一个事实是，三年以前，这些士兵连巴尔的摩都不被允许通过。“我们都声明拥护自由，但是每个人所说的自由并非指的都是同一回事。有些人可能认为，自由这个词意味着每个人都有权任意支配自己和自己的劳动成果；而另一些人可能认为，这个词意味着某些人可以随意地支配他人和他人的劳动成果。……狼被牧羊者赶走，从而把羊从狼的爪子下救了出来，为此羊感谢牧羊者，把他称为解放者；另一方面，这狼却谴责牧羊者，说他扼杀了自由，特别是这只羊只是一只不值钱的黑羊。显

然，羊和狼对自由的理解是不同的，而现在在我们人类当中，这样一种分歧也普遍存在着，即使在北部也是如此，虽然大家都宣称热爱自由。”

对于另一个问题，他感到应该发表一下他的看法：“我们已经听到在皮洛堡垒叛军对……三百来个黑人士兵和白人军官……进行大屠杀的惊人听闻的传闻，这传闻恐怕是真的。……目前我们正在调查皮洛堡垒事件，最后应该会搞清真相如何。……如果那些叛军果真屠杀了三百人，或者哪怕只是三百的十分之一，最后事情总会得到证实的，一旦证实了，我们就一定要进行报复。我们将严肃考虑究竟怎样进行报复，只要情况属实，报复是必然的。”

薛尔曼和格兰特很快就将对约翰斯顿和罗伯特·李展开一场殊死大战，在炮火连天、血流成河、杀声震天之后将有不祥的沉默出现，然后又将看到爆破的红色火光的单调灰色的厌倦情绪——在这种激烈地殊死搏斗中，在人们心目中，皮洛堡垒事件退居次要地位。

第三十九章 1864 年北方攻势

5月4日的午夜，十二万大军在格兰特的率领下渡过拉皮丹河，向斯波特西尔法尼亚的维尔尼斯开进，渐渐地消失在夜幕中了。格兰特准备在一块十到十二英里见方的地面上迎击罗伯特·李的军队。罗伯特·李的兵力目前只有格兰特的一半。当格兰特向前逼近时，罗伯特·李可以任选一个地点同格兰特交战。然而对于格兰特的部队来说，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了，他要渡过河流，找到敌人，然后才能展开攻击，有时简直是在暗中摸索。

这时，在电报室里，林肯正坐在那儿仔细阅读电报。从5月5日直到5月6日午夜过后，他得不到格兰特的半点消息。林肯下令派出一辆汽车去从三十英里外把一个刚出道的记者亨利·温接来，然后于凌晨两点钟接见了。温告诉林肯，格兰特已下令准备发动一次拂晓攻势，在他来之前格兰特曾对他说：“如果你有幸能见到总统，就请求单独会见并代我转告总统，就说我决不回头。”

正当林肯因为担心前线的情况而睡不着觉的时候，前线的格兰特正一动不动地在篝火旁边坐着，嘴里叼着一支雪茄，缓缓地嚼着，只是偶尔把交叉的两腿换一下。经过四十八小时的激烈交战，格兰特的部队包括失踪和伤亡已损失一万四千人，川流不息的救护车向北驶去，道路被挤得水泄不通。格兰特一

林肯传

一次又一次地命令一批又一批突击队发起冲锋，这种冲锋给李军造成的伤害远远超过了他们能忍受的程度。在这种战斗告一段落后，通常要休整一下部队，格兰特有权决定是暂停战斗，还是继续进攻下去。

午夜后，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了，格兰特还在低头沉思，表面上十分冷静，内心里却翻腾不止。他作出了深思熟虑后的决定：继续战斗。在他的推理中有这样一个前提：“一般来说，偶然事件反而可以决定战斗的命运。”他可以举出那一天不利于罗伯特·李和不利于他的一些纯粹是偶然的事件，他还推断，现在只要出奇，就会制胜。他决定挺进里士满，从左方直插斯波特西尔法尼亚—科特豪斯。而正好在斯波特西尔法尼亚的李军又一次挡住了格兰特前进的道路。一直到5月13日黎明，在斯波特西尔法尼亚展开的这场战斗才告结束。十天来，波托马克军团在连续的战斗、行军中，失踪达四千一百八十三人，伤亡达二万六千八百一十五人。同盟方面没有把伤亡人数公开，但从格兰特俘获的俘虏数量来看，显然，他已大大削减了李军的兵力，而且李军减少的人力是无法增补的。

这一周，在白宫卡彭特特别注意林肯的神情，“他专心致志地阅读文件。……在休息时，他的表情极为忧郁，这是我以前没有见过的。……在维尔尼斯战役宣战的头一个星期里，他几乎没有合一下眼。”同一天，约翰·威·福尼也写道，他听到在得到短短几天的作战中就死伤两万多人的消息后，林肯大声叫了出来：“天哪！天哪！”

当然，对于来自前方的胜利消息，林肯也和大家一起分享，他一得知这个消息在床上就躺不住了。在5月14日那天，约翰·海写道：“昨夜总统只穿着衬衣跑来告诉我们，在斯波特

林肯传

西尔法尼亚的阵地上敌人已经溃败，现在退往别处，我方正在全力追击。”据约翰·海的看法，尽管事态是这样地令人苦恼，这样地折磨人，然而林肯却并未消沉下去。

《莱斯利周刊》上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有人告诉林肯，如果格兰特成功拿下里士满，那么，他将会被民主党人提名为总统候选人。除此以外，其他任何事情都不会妨碍总统的再度当选。为此，他的不少朋友感到担忧，曾多次建议他要提防格兰特将军。据他的秘书说，他常常回答说：“如果格兰特真的拿下了里士满，总统就让他当好啦。”林肯还说：“如果格兰特将军当总统对镇压叛乱更有利，我完全同意他来当。他保证完全忠于我们使用黑人士兵和解放黑人奴隶的政策，如果贯彻了这项政策，谁当总统还不是一样？”

现在渐渐显露出来菲·谢里登了。他的骑兵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绕过了李军的侧翼，把十英里长的铁路拆掉了，解救了四百名联邦俘虏，袭击了罗伯特·李的军需储备站，销毁了九十万四千份配给肉和五十万四千份配给面包，在五月中旬进行的距里士满六英里处的一次战斗中击毙了勇悍的、人们难以望其项背的骑兵司令官詹·尤·布·斯图尔特。斯图尔特只有三十一岁，是罗伯特·李手下的无人可替代的一个将领，有“李军的眼珠”的称号。

在陆军少将中格兰特为之骄傲和极为喜爱的、勇悍的约翰·塞奇威克，在5月的一天也被敌军狙击手打中头部而牺牲了。

格兰特再次从左方挺进科尔德哈伯，里士满的那些教堂的塔尖开始若隐若现了。他下令正面强攻，但是，正面强攻实在是困难重重，在二十二分钟内就有三千人阵亡了。6月3日晚上，联邦士兵中阵亡加上准备送医院的达七千人，同盟军方面

林肯传

的损失只有一千二百到一千五百人。后来格兰特写道：“我一直懊悔于上次冒失地强攻科尔德哈伯。”自从他渡过拉皮丹河连续与李军作战，已经有三十天了。像现在这样北弗吉尼亚军团被从不退却、从不休息的波托马克军团逼得从一个据点转到另一个据点，不停地进行战斗的情形是前所未有的。一种新的精神和心理因素在战争中出现了。

在佐治亚州的薛尔曼、在弗吉尼亚州的格兰特和在华盛顿的林肯这三人新的组合意味着什么呢？在华盛顿的供应员兼征兵官林肯同掌握军队和刺刀的薛尔曼及格兰特，能不能一直打到在旧联邦原有的各州都建立起华盛顿联邦政府的权力来呢？

罗伯特·李再也不能派遣突击队去袭击波托马克军团和出来进行野战了。里士满政府几乎已经没有兵源了。在罗伯特·李的士兵中有着这样的疑问：这场战争到底会不会结束？为什么一个劲地杀啊杀，格兰特的军队还是愈来愈南进呢？在格兰特的士兵中的疑问是：为什么我们要同一支在壕沟里躲着的迫使我们进攻的敌军开战，接二连三地遭受二比一或者三比一的伤亡呢？

格兰特突然全盘改变了他的战斗作风。当罗伯特·李正等待着迎接猛烈的正面攻击和一场直接战斗时，在深夜格兰特却神出鬼没地转移了军队，部队的去向只有少数几个高级军官才知道。第二天，罗伯特·李从他的散兵那里得知，科尔德哈伯前面长长的壕沟里没有任何人，格兰特已走了。格兰特的军队经过远距离的行军，渡过宽阔的詹姆斯河，到达了里士满的彼得斯堡防线。联邦军连续发动四天的猛攻，伤亡人数达到一万人，而敌军伤亡却只有五千。6月19日，格兰特向华盛顿报告说，他不再下令作更多无谓的进攻了。他要休整一下部队。

林肯传

在从维尔尼斯到科尔德哈伯这段路上，他损失了足足五万四千人，罗伯特·李的全部兵力也不过如此。然而源源不断的来自后方的增援使他的军队中的人数几乎等于5月初夜渡拉皮丹河时的数目。

当战争在彼得斯堡正打得不可开交之际，格兰特收到林肯1864年6月15日拍来的电报，电报说：“你昨天下午一时的来电我刚才看到了，我开始明白了，在未来的某一天你一定会成功。你部的全体官兵都将被上帝保佑。”简短的话语处处流露出对格兰特作战战略的赞许。格兰特正同时指挥着好几支军队。在谢南多亚河谷，西格尔没有把格兰特所交给的任务完成。在詹姆斯河巴特勒因延误失去了重大战机，而谢里登完成了计划，薛尔曼则正在稳步逼近亚特兰大。前面的路仍然很长且充满艰险。格兰特和薛尔曼能突破敌人防线胜利会师吗？如果能，战争就能结束了。林肯在给格兰特的电报中说的“我开始明白了”，指的就是这一点。

林肯继续充当着格兰特的征兵官。在费拉德尔菲亚的保健义卖会上，他曾说：“如果我发现只要把大量的物资和兵员立刻送到前方，就能使格兰特将军如入无人之境地向前推进，那么你们愿意把这些物资和兵员提供给我吗？”他的问话得到热烈回应，人们都表示在那样的情况下，他们很乐意提供兵员和物资。“那就请你们做好准备，我正在等候着这样一个时机。”

5月18日凌晨四点，就快到报纸截稿的时间了，突然纽约各报收到一项声明。总统在这个声明中规定，5月26日为全国的节食、忏悔和祷告日，并想再征兵四十万人。整个声明中流露出的悲哀的情绪似乎在告诉人们战争已经失败了，声明

开头的“合众国的公民同胞们”这一冷冰冰的口吻就让人满腹疑团。反对总统最激烈的两家报纸把这个声明作为他们经常重复的总统身体已经不行了了的报道的补充消息登在报上。

据约翰·海和尼古拉说，第二天早晨，纽约的司令官陆军少将约翰·亚·迪克斯收到一份由林肯签署、斯坦顿拍发的急电：“今天上午，《纽约商业日报》和《纽约世界报》阴险地刊登了……一份居心险恶、意在增加销售额的所谓由总统签署的伪造声明。为了人心的稳定，命令你立刻逮捕和监禁……上述两家报纸的主编、出版者和老板。”林肯拍电报给在斯普林菲尔德的伊利诺斯州耶茨州长说：“我没有签署任何类似的声明。只要有这类声明出现，那么它一定是伪造的。”西华德发表公告说：“这个声明纯系捏造。”迪克斯逮捕了《纽约商业日报》和《纽约世界报》的主编，后来又接到放了他们的命令，他们只被罚停刊两天。

迪克斯电告斯坦顿，一个叫约瑟夫·霍华德的人被他抓到拉斐德堡垒去了，经过核查已经证实就是此人炮制了假声明。“霍华德是一个新闻记者。……他毫不讳言地供认：这是一桩证券投机买卖。”总统下令说，虽然无知或没有犯罪意图不能成为这些主编为自己辩护的借口，但是我不想“对他们施加报复性的惩罚”，并要迪克斯把企业归还给他们。《纽约世界报》的主编曼顿·马布尔并不领情，曼顿·马布尔还署名发表专栏社论，把总统称为摧毁“新闻自由”的暴君、独裁者和篡权者。

就在假声明刊出的那个上午，金价大幅度地提高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立刻陷入一片狂热。对于以为这个假声明是真的黄金投机商来说，这个声明意味着格兰特正节节败退，金价将越来越高。不久前，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授权财政部长把剩余

林肯传

的黄金卖掉，把这些丑恶和贪婪的投机商给打击了一下。有一天，卡彭特听到柯廷州长对林肯说：“根据行情报告，蔡斯的行动已稍微压低了黄金价格。”林肯皱着眉头说：“柯廷，你怎么看华尔街那些在这种时候还在大搞黄金投机的家伙？”“一群贪得无厌的骗子。”总统用握紧的拳头猛捶桌子说：“依我看，我希望用子弹轰掉他们的穷凶极恶的脑袋。”

林肯要去部队，他带着幼子塔德搭乘一艘白色江轮顺着波托马克河顺流而下，然后转入詹姆斯河。6月21日，到达目的地。林肯从甲板走到舷梯上，紧紧握了握陆军总司令的手，以示谢意。在格兰特的司令部里谈了一会儿，林肯就骑着马去看米德和巴特勒两位司令。他骑在马上，身穿礼服和黑裤子，戴着黑色丝绒大礼帽。霍勒斯·波特写道：“当他抵达部队时，浑身上下落满了尘土，一身黑衣服变成灰色了，那种类似于同盟军制服的灰色。……他的裤子缩到踝骨以上。猛然一看，他就像乡下的一个穿着节日盛装骑马进城的农民。但是，那些部队是以如此深厚的感情敬佩着他，以致并不惊讶于他这副滑稽可笑的样子。消息迅速在列队的士兵中间传开了，‘阿伯大叔’来到他们中间了！顿时，欢呼声从各队爆发出来，热烈的高呼声和亲切的招呼声在四面八方响起。”

过了一会儿，格兰特建议前去黑人部队看看。林肯说：“啊，对了，我正想看看那些勇敢的小伙子，当我读到达纳先生在电报中描述他们如何骁勇善战时，我心里万分高兴。达纳说，那天共缴获了十六门大炮，黑人部队夺来六门。最初我赞成建立黑人团队时，人们都不赞成，然而黑人士兵们自己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们的能力。而且令我高兴的是，在最近几次进

林肯传

攻中他们已经与白人部队共同前进了。”

在第十八军营地，黑人士兵们像潮水般地涌向林肯，把林肯团团围住。许多人都流下了热泪，笑声、欢呼声、歌声响彻云霄。他们挥着手，摇着胳膊，吻着他们变得神秘的英雄的手，他们紧紧地围着林肯，用手抚摸着他的坐骑和鞍辔。波特说：“总统骑在马上，脱掉了帽子，热泪夺眶而出，声音也变得哽咽了。”

第二天早上，林肯乘船巡视上游，炮舰在一边护送着他。他接见了海军将领巴特勒和塞缪尔·菲利浦斯·李将军，视察了阵地的胸墙。战士们向他解说了胸墙，战士们还向林肯介绍了哪些阵地特别坚固，这些阵地都是不久前才攻占并加固的。看了后，林肯对巴特勒说：“只要一块阵地被格兰特占领了，那么别人就别想把它夺走，因为格兰特紧紧地守住它不放，好像这是他从祖上得到的东西似的。”林肯与一些在这次视察中新交的朋友一起坐船返回华盛顿。陆军总司令是其中一个，但他们之间还需要更坚固的纽带来加强这种已经比较密切的关系。

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家庭都受到了战争的伤害。诗人朗费罗写信给一个朋友说：“我的还不满二十岁的大儿子，在上次拉皮丹河会战中被步枪子弹打穿了双肩，现在还在家里养伤。每天他都到我书房里来，坐靠在一张大椅子上。这孩子多么勇敢啊！尽管子弹在他身上穿过达一英尺深，但他没有一声呻吟，没有一句怨言，还装出一副一点不痛的样子。”

据《纽约论坛报》报道，从弗吉尼亚战场上送回一个音乐家士兵。到了医院后，外科医生通知他，他的一条腿必须锯掉，在锯腿时必须把双手捆绑起来。这个士兵回答：“不，用不着！医院里有小提琴吗？”他们给他拿来了一把，他拿着小

林肯传

提琴摆好姿势，调准了弦，爽朗地一笑，然后说：“医生，可以开始了！”在医生为他锯腿的四十分钟里，他不间断地拉着小提琴，而且“没有一个音符走音，也没有颤抖一下肌肉。”在日记中爱默生写道：“现在成千上万人的牺牲和千百万儿女为祖国牺牲的决心显示了真正的爱国主义。”

第四十章 候选名单的确定

1864年5月31日，在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约·查·弗里芒特和他的拥护者们组织了一个政党。在全国联邦党举行巴尔的摩全国代表大会的八天前，他们开了会，为的是能通知代表大会决不能再次把林肯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他们的纲领是：宪法应规定废除奴隶制；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不准连任总统；重建各州的问题完全由国会负责处理。他们把弗里芒特少将提名为总统候选人，把约翰·柯克伦准将为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并称他们新成立的党为激进民主党。弗里芒特接受了提名，并宣布合众国陆军少将的职务已被他辞掉了。

一个朋友于激进民主党代表大会结束后的第二天上午向林肯描述了大会的情况，说到会的人数还不到四百，并不是想象中的好几千。

随着巴尔的摩全国代表大会开幕的日子越来越接近，许多激进的政界人物都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如果他们站在林肯这一边，那么在家乡地区他们就能较顺利地活动。有一次，堪萨斯州的国会参议员詹姆斯·莱恩曾带领一个密苏里—堪萨斯激进派委员会到白宫抗议总统的政策，现在他也开始支持林肯，捧林肯的场。他领着一队代表到巴尔的摩来，把这些人称作“总统的可靠的朋友”。

全国联邦党巴尔的摩代表大会于6月7日正式开幕。他们

林肯传

采纳了“全国联邦”这个名称，以便对那些在联邦军队里战斗的始终不渝地支持林肯政府的人和民主党人作出一种尊重甚至崇敬的姿态。这一天称尔德哈伯血战才结束四天，人们还在忙着掩埋阵亡官兵的尸体。这一天，纽约市的黄金投机商正瞪大双眼疯狂地打赌，认为虽然目前金价已空前猛涨，今后还将直线上升。就在这一天，里士满的白菜价格是一棵十美元，土豆每蒲式耳一百六十美元。

在这天骄阳似火的正午，国会参议员、执行委员会主席摩根宣布大会开幕。接着，由肯塔基州的牧师罗伯特·布雷金里季博士主持大会，因为全国委员会已把他选为临时主席。这个白发苍髯的牧师在一片为“肯塔基老战马”发出的欢呼声中登上了讲台。

布雷金里季说：“对于再次提名阿伯拉罕·林肯为总统候选人，谁还有什么不同意见吗？”话音未落，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便爆发出来，声浪把整个大厅都震撼了。

然后，撒迪厄斯·史蒂文斯站起来发言，认为“处于脱离状态的”州的代表无权参加大会。他绝对相信出席大会的是“这些州的一些优秀人物”，但他不认为“现在属于南部同盟的各州有权派遣代表参加大会”。

接着，田纳西州检察长霍勒斯·梅纳德站起来发言。当他描述故乡人民的悲惨遭遇，当他用颤抖的声音谈到他们的凄惨境况时，泪水充满了他的双眼，许多听众都禁不住哭出声来。他说：“你们这些陶醉于北部柔和的清风的人们，可以很容易地集合于国旗之下。……然而，我们代表那些在叛乱的苦难深渊中挣扎的人们，代表那些目睹和面对叛乱、从一开始就为保卫我国的荣誉和国旗而战斗的人们。”梅纳德刚讲完，顿时整

个正厅和楼厅都被暴风雨般的掌声席卷了。

第二天上午，代表大会举行了投票，结果尽管密苏里州的激进分子曾妨碍甚至为难过林肯，但赞成他们拥有席位的仍有四百四十票，反对的只有四票，然而，南卡罗来纳州的代表却全部被驱逐出去。佛罗里达州和弗吉尼亚州的代表们被承认拥有席位，但无权投票表决。路易斯安那州、阿肯色州和田纳西州的代表不但得到席位，而且得到投票权。

该委员会的报告由政纲委员会主席亨利·贾·雷蒙特宣读。在报告中他们表示坚决支持战争，拥护宪法和联邦；保证竭尽全力地镇压当时极为猖獗的叛乱，决不妥协于叛乱分子；要从宪法上明确规定废除奴隶制度，严厉地打击奴隶制度这个大祸害，向忠于联邦事业的陆海军士兵表示感谢和最真诚的敬意，并保证“永久而充分地供养那些为国尽忠而光荣负伤的残废者”；表扬和赞同在无比困难的情况下阿伯拉罕·林肯履行总统的重大责任所表现出来的过人才智和对宪法坚定不移的忠诚的精神；对一切在联邦军队中服役的人“不分肤色差别”一律公平对待和保护；对外国人移居这个国家持鼓励的态度；通往太平洋沿岸的铁路要迅速修建；如数如期地偿还公债；在公共开支上加强责任感和厉行节约；实行公平的税收制。

政纲第一部分的一项保证就明显地显露出激进的思想。这项保证是要“给一直反对政府的卖国贼和叛乱分子以罪有应得的惩罚”。这种语气表明，只要北部打胜仗，就要审判南部同盟分子且处之以绞刑。

提名程序正式开始了。西蒙·凯麦隆递交了一份书面决议案给大会秘书处，要求大会秘书当众宣读它。于是大会上有人要求全体代表一致通过重新把缅因州的汉尼巴尔·哈姆林和伊

林肯传

利诺斯州的阿伯拉罕·林肯提名为候选人的建议。

布鲁克斯写道：“大厅被巨大的喧闹声震撼了，几乎所有的代表都站起来了，有的高声欢呼，有的大声反对。……这场喧闹终于平息了……纽约州的雷蒙特作了一个明确、坚决的发言，提出用各州逐个唱名的方式来提名。”雷蒙特的提案通过了。

唱名开始了。那些未脱离的州一个个地都把票投给林肯，只出现了一个意外，打乱了这个秩序井然的一致的提名。密苏里州代表团表示，根据明确的指示，他们代表团的二十二个人全部愿意提名乌利斯·辛·格兰特。布鲁克斯写道：“他的话轰动了全场，反对的怒吼声从会场的各个角落里爆发出来。”在宣布投票结果之前，密苏里州的休姆提议直接宣布林肯获得全体一致的提名。按照规定，不能在秘书宣读结果之前这样做。总结出来的投票结果是：林肯获得四百八十四票，格兰特只得到密苏里州代表团的那二十二票。随后密苏里州只有将票改投给林肯，秘书才宣布林肯获得一致的投票——五百零六票。

顿时，全场爆发出暴风雨般的欢呼声，此起彼伏的声浪，经久不息。狂欢平息后，他们又安静下来，开始提名副总统的候选人。遵照他的州的指示，凯麦隆提名汉尼巴尔·哈姆林。一个纽约州的代表提名纽约州的丹尼尔·斯·迪金逊，宣称代表了他的代表团中的一部分人。遵照该州代表大会的指示，印第安纳州提名田纳西州州长安德鲁·约翰逊。投票后，投票结果由代表大会秘书宣布：约翰逊四百九十四票，哈姆林九票，迪金逊十七票。

林肯对麦克卢尔说，一共有两个理由让我支持约翰逊为候选人。第一，在所有民主党主战派中，约翰逊是最能干的人

物，他有能力把这部分人吸引到政府这边来。为了令田纳西州重新回到联邦怀抱，他所作的工作也颇起作用，在当时这给人民留下的印象颇为深刻。第二，田纳西州是属于南部同盟，是“处于脱离状态的”州。据麦克卢尔说，在林肯看来第二个理由更为有力，也更为迫切。“林肯坚信，只有从一个处于南部同盟心脏地区的叛乱州中提名并选出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南方人担任副总统，才能更大地引起并加强国外对联邦的好感。除此而外，别的方法几乎起不到作用。”现在各个方面都显露出一种在林肯—约翰逊候选名单的酝酿过程中每个人心目中都怀着的共同想法，那就是共和党将变成一个全国性的政党，林肯将不再只是一个地方性政党的领袖了。

第二天，在回答通知他被再次提名的委员会时，总统说：“我不想掩饰我的内心喜悦，也不想抑制我感激的心情。”当天，他对全国联邦同盟代表团说：“先生们，我不会因为我的再次被提名而得出结论说全国最优秀的人是我，但是此时此刻我想到一个荷兰老农的故事，这个老农劝告他的同伴说：‘过河途中千万不要换马。’”

总统对公众的演说和代表大会的政纲都一再强调，制定一条禁止奴隶制的宪法修正案应是目前最重要也最紧迫的任务。但在代表大会结束一周后，国会众议院在对一项关于这个问题的联合提案表决时，投了反对票的有六十四名众议员，该提案因没有得到规定的三分之二的多数票而未被通过。投反对票的这六十四人全是民主党人，这预示着，在即将到来的竞选运动中这个问题将会成为一个有争议的事件。

《纽约世界报》于6月9日为奥古斯特·贝尔蒙特和许多有钱有地位的民主党人说了话。“目前，国家正处于一场最可怕

林肯传

的危机中，最出类拔萃的经邦济世之才才是我们的国家最需要的，可是现在荒唐的代表大会却叫全国人民考虑让两个举止粗鲁、愚昧无知的三等乡村律师担任政府的最高职务。”

党派的界线完全被打乱了。在全国联邦党派候选名单上名列首位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共和党人，另一个是民主党人。美国的政治大竞赛已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加利福尼亚州、缅因州、康涅狄格州和俄亥俄州的州长都是民主党主战派。据共和党组织人员的说法，这些民主党主战派分享到的由总统任命的官职比他们所应得的份额要多得多。

第四十一章 华盛顿保卫战

在加拿大温索尔的希朗旅馆的一间房子里，1864年6月14日夜晩，有一个人不怎么内行地对着镜子在化妆。一大撮假胡子被他平整地贴在没有刮过的上唇上，胡子剪得很短的下巴上又被他粘上一大把飘垂的长须，他稍带红色的眉毛被他用墨笔涂黑，然后一个枕头被他塞进了裤子和内衣里面。

当他乘船到达底特律时，他没被任何人打搅。一名海关官员轻轻地捅了一下他的肚子就放过了他，一名底特律的警察疑心起他的外貌，拉他到路灯下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番后，但最后还是让他走了。在从底特律开出的一列火车上，有一个乘客悄悄地俯身对他说：“我已经知道你是谁了，不过你不用担心，我不会告发你。”这个人在卧铺车厢的一个铺位上蜷缩着，平安的熬过一夜后终于抵达了俄亥俄州的汉密尔顿。

克雷门特·勒·伐兰狄甘就这样从外国潜回了故乡。在当天的一个集会上他说：“我依从自己的意愿回来了。……我是被从家里劫持，然后又被强制流放了。总统暗示或断言我被捕的原因是我妨碍了征兵工作……这纯粹是毫无根据的胡说八道。”

在林肯的办公室里，诺亚·布鲁克斯提到伐兰狄甘回到俄亥俄州的事。一种嘲弄的表情在总统的脸上流露出来：“怎么？伐兰狄甘回来了吗？”布鲁克斯只好说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件事了。他听见总统说：“我的天！我还以为他仍在国外呢。反正

林肯传

他在合众国的消息我并不希望知道，将来我也不会希望知道，当然，他还有什么引人注目的言行的情况除外。”

1864年6月27日，蔡斯给总统写信，认为蒙塞尔·菲尔德可以担任纽约财政局副局长。第二天，林肯给蔡斯回信说：“作出这项任命在我这方面相当为难，主要原因是参议员摩根反对的态度非常坚决。”接着他把摩根向他建议的三个人的名字告诉蔡斯，“如果在这三个人中你能任选其一，那我就十分感激你了。”

于是，蔡斯写信要求谒见。总统当天便答复了他，把无情的政治原因详述了一遍，他说：“今天上午当我接到你建议作一次面谈的便条时，我十分犹豫，因为你我之间的一次谈话并不能解决主要的困难。俗话说，不穿鞋就不知道鞋哪里不合适。”

在蔡斯听来这种口气多少有点新奇，于是他故技重施，再次提出辞职——这已经是第四次了。在这之前，在哈特福德港和旧金山港税务官的任命人选上，蔡斯和总统之间多次发生矛盾。每当总统婉言地把蔡斯提出的人选否决掉时，蔡斯就拿出林肯熟悉的那招——要求辞职。这一次出乎蔡斯的意料，林肯竟接受了他的辞呈，并函告他说：“我一向十分赞赏你的忠诚和才能，现在也没变，但在公务关系中，我们似乎已经发展到一种难以打破的、妨碍彼此的僵局，长此以往，十分不利于公务。”在日记中蔡斯写道：“就这样，我的官场生涯结束了。虽然我已经打下了广泛的基础。……我太反对奴隶制，太热心，也就是说太激进了，所以总统认为我继续同他的政府发生关系不利于他的政府。另一方面，我却认为他反对奴隶制不够坚

决，不够热心，不够激进。”

次日清晨，总统提议蔡斯的遗缺由缅因州国会参议员威廉·皮特·费森登填补。大约只花了一分钟，参议院便一致通过了这个提名。

身为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的费森登对金融市场动荡不安非常了解，公众动摇了信心。他的朋友都对他说，如果他不接受任命，财政有可能会崩溃。他写道：“预想未来，我的结果只能是我的体力全部衰竭，而且在国库枯竭的情况下就任，很可能彻底毁了我的声誉，尽管它现在还微不足道，但是，如果我的上任能使国家避免一场迫在眉睫的危机，我就豁出我的声誉和生命来冒一下风险，我甘愿为此作出牺牲。”

费森登宣誓就职了。大量赞颂和祝贺的言论在报纸上发表了。除了总统任命格兰特那次，报纸上从来没有如此热情地赞扬过林肯任命的重要官员。约翰·海引述总统的话说：“把费森登任命为财政部长会这样受人欢迎，真是奇怪。可是以前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向我提出让他担任这个职务呢。”

费林登年轻时曾在缅因州的波特兰当过律师，后来又担任过辉格党国会众议员，在那之后又担任国会参议员，曾为建立共和党出过力，如今他摆在他面前的是一名行政官员将面临的种种考验。高达十七亿美元的国债，所剩无几的国库，每天的战争开支达两百万美元。

在十分阴沉的 1864 年 7、8 两月里，黄金就好像一支晴雨表预告着联邦政府和林肯的命运日益衰败。价值三十九美元的黄金竟可兑换一百美元的绿背钞票。到目前为止，这是联邦政府纸币兑换黄金的最低价格。有一种解释说，持有黄金的人对于联邦政府能否打赢这场战争第一次感到希望渺茫。

林肯传

在这个阴沉的夏季，7月4日国会休会。许多法案在总统的办公桌上堆放着等待签署。其中有一项法案给了“林肯的百分之十计划”所赖以存在的脆弱支柱致命的打击。自1863年12月，这个计划在总统的推动下，开始推行以来，它已经饱受磨难。当时约翰·海在日记里写道，似乎国会所有各派都同意这项计划。在宣读总统的咨文时，“议员们的表情仿佛已经看到了太平盛世”。边界州的议员们对此也很满意。

然而，人们日益加深了对总统的动机的猜疑，人们愈加公开地认为，既然脱离州已经“自杀”，总统就没必要根据他自己提出的百分之十忠诚选民计划授予他们权力，重组这些州的州政府。本·韦德和亨利·温特·戴维斯分别是参议院和众议院里带头反对这个计划的。戴维斯出至于马里兰州一个蓄奴家庭，但他同所有的新英格兰人一样十分厌恶奴隶制，刚进入政界时他还是辉格党人，后来又加入了一无所知党，最后才成为共和党人。

戴维斯提出一项法案，意在阻挠总统已经开始的、为恢复田纳西和路易斯安那州的资格所作的种种努力，提出这项法案的目的在于阻止总统到其他南部州推广他的上述政策。

1864年2月15日，戴维斯在为他提出的法案辩护时说，“除非国会中大多数人都经过裁判和同意，否则不得把权力赋予新的州政府。”根据这项法案，只有在取得参议院的同意之后，总统才能为每一个叛乱州任命一个临时州长，但要一直等到当地政府被国会承认为正式的文官政府，该州忠诚的人民被承认有权选出代表来重建一个州政府为止。戴维斯说：“因此，在国会承认因它的支持而建立起来的州政府以前，州政府并不存在于叛乱州，也就是说，那里只有国会的权力。”戴维斯驳

斥了在他看来缺乏保证的总统的“百分之十计划”和大赦宣言。

这场辩论持续了很久，宪法学家们活跃得像过节那样热闹。人们翻来复去讨论的问题是：一个州什么时候才能成为一个州，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州，在什么情况下会失去州的资格，还有在什么情况下能恢复州的资格。撒·史蒂文斯并不满意戴维斯法案。“依我看，它并没有彻底拔除祸根。”他不同意法案承认“叛乱州享有宪法规定的权利”，他反对的主要一点是，这项法案并没有宣布要把叛乱分子的财产没收。

戴维斯对史蒂文斯所加的总纲表示同意，这个总纲宣称：“所谓的同盟是人民的公敌，他们目前所进行的战争是非正义的战争，他们的暴行暴露得如此彻底，因而丧失了战争中要求对方节制采取极端措施的权利。”由此得到结论：“凡经州内多数公民正式同意加入南部同盟的各州，都没有权力派代表参加国会，也无权对联邦的政治管理指手划脚。”一些民主党主战派和共和党人同民主党主和派联合起来，以七十六票对五十七票的结果把史蒂文斯的这个总纲给否决了。

众议院于1864年5月4日以七十三票对五十九票通过了戴维斯法案。在参议院里韦德掌握该法案表决，他说：“不能允许总统完全依自己的好恶来处理如此重大的问题。”在韦德看来，一个州的十分之一人口可以创建自己的政府，是荒谬的、反常的、违反共和制度的，对国家所起的只能是破坏作用。

韦德提议参议院赞成众议院的法案，也就是《戴维斯法案》。参议院在十七名议员缺席的情况下，以十八票对十四票

林肯传

把这项法案通过了。

总统的秘书说，在国会讨论法案的几个里，“总统拒绝做任何会影响到这场辩论的事”，这就是说，总统没有私下召见众议员或参议员，要求他们竭尽全力反对这项法案。

国会休会后的第四天，带着一份令人惊愕的文件，总统加入了这场混战。他发表了一个文告，说国会通过了一项使某些州实行共和政体得到保证的法案，该法案“在本届国会会议无限期休会前一小时内提交合众国总统并要求他签署，但他没有签署”。从来没有一个总统专横独断地拒绝一项立法措施中的他所厌恶的那些条款，而只采纳那些自己满意的部分。对上述法案他既未签署也未否决，而是把它装进衣袋里。麦迪逊等总统曾用过这种“衣袋否决法”。林肯非常满意这项法案的一部分，但不准备同意另一部分，他绕开那些怒气冲冲的敌对派别和国会里的头面人物，向全国人民公布他的理由。

亨利·温特·戴维斯和本·韦德私下非常愤怒于此举，并且毫不避讳地公开怒骂。8月5日，在《纽约论坛报》上他们联名发表了给林肯的答复——《韦德—戴维斯声明》。在全国范围内，它被多次翻印，且广为流传，也引起了广大人们的议论。声明的措辞是有礼貌而又激烈的。他们说读了7月8日总统的文告，他们“并不惊异，但没办法不愤慨”。他们认为，“禁止行政机构侵犯国会权限，要求它注意自己的权限，千万不要做本身职责范围外的事，这不只是一种权利，更是一种义务。这项有争论的法案总统没有签署，“这样，这项法案就不是法律，因而它只是一纸空文而已。总统固执地要承认国会早已正式宣布不予承认的路易斯安那州和阿肯色州的影子政府，国会参、众两院已正式投票拒绝接纳这两个州的国会参议

员和众议员。……他们只是总统意志的产物而已。”总统“为了满足他个人的政治野心，坚决不放叛乱州的选票”。他“太专横跋扈了”，他们要警告他：“他必须明白……国会里的所有的联邦派议员绝不会听任总统毫无根据地责难他们轻率地制定违反宪法的法律。如果我们的支持还仍是他想得到的东西，他就不得不把自己的权力限制在自己的权限内——只能执行和服从法律，而无权制定法律。”

这样一种观点在《哈泼斯周刊》提出了：“宪法规定，总统有权完全不理睬这项法案。”

罗伯特·李将军再次施展大胆的明守暗攻的计谋，大大地吓坏了联邦事业的心脏。他命令约翰·卡·布雷金里季和朱巴尔·安·厄尔利率领一支两万人的军队，在蓝岭山脉的掩护下，穿过谢南多亚河谷，暗中翻过一个隘口，直接向华盛顿挺进。

在黑格斯敦，厄尔利的部下搜刮了两万美元现金，把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的二十四英里路轨拆毁了，把一些磨坊、工场和工厂破坏或烧毁了，在巴尔的摩一把火烧了马里兰州州长布雷福德的私宅。到达银泉后，在国会大厦的视野之内他们劫掠了邮政部长布莱尔家中的贵重物品、私人文件和威士忌酒，然后烧掉了房子。“巴尔的摩危在旦夕”，市长下属的一个委员会给林肯发电报，要求救兵尽快赶到。林肯复电说：“除了陆军部正在调派的任务是尽力保卫一切军队外，我手边没有任何兵力。根据最新消息，敌人正直通华盛顿，他们无法同时保卫两个地方，我们要提高警惕，但更要保持冷静。我希望华盛顿和巴尔的摩都能免遭洗劫。”

巴尔的摩军区司令卢·华莱士已于7月8日把部队开到莫诺卡西，与入侵者打了一仗，但终因敌众我寡而被击溃。然而

林肯传

正是他的这一仗拖住了厄尔利的军队一天。大家都认为，这一仗使华盛顿免遭沦陷的耻辱。

刚出院的伤兵和未经训练的新兵七拼八凑地临时组成了一支两万人的军队，他们奉命在华盛顿周围的堡垒驻守以抵御厄尔利的进犯。厄尔利已经把通往北部的所有电报线都切断了。他于7月11日率部打进七街路，从那里直取联邦政府的军械库、办公室和金库根本就毫无困难。在离士兵之家两英里远的地方，厄尔利下令部队驻扎。就在前一天晚上，林肯已经在士兵之家睡觉了，陆军部的一班士兵突然把斯坦顿的口信捎来了，斯坦顿要他火速回城。总统穿好衣服后，立即跨上马直奔总统府。

第二天，林肯从一只小望远镜里到载满了格兰特刚从西蒂波因特调来的两个陆军师的运输船队驶进亚历山大里亚。英姿焕发、久经沙场的士兵们正准备上岸的时候，总统来到码头迎接他们，举手触帽向他们致意，一片欢呼声自士兵中传来。总统脸上泛起笑容，频频挥手，随之欢呼声也一浪高过一浪。

7月12日这一天，华盛顿完全断绝了与外界的通讯。当天下午，林肯在史蒂文斯堡垒的城墙上站着，一条条摇来摆去的散兵线是丹尼尔·比德韦尔将军的部队，慢慢地，他看清了他们正越过龟裂的田地映入他的眼帘。他们顶着夏季的热浪，穿过尘土飞扬的层层雾霭，秩序井然地向前挺进，把敌人从银泉路附近的一片果园和一幢房子里驱逐出去。他们顶着越来越弱的火力冲上了一个高地，使敌人的前哨被迫后退一英里——他们付出的代价是伤亡二百八十人。

林肯站着注视这血肉横飞的场面时，一颗子弹在离他五英尺处飞过，把第一百零二宾夕法尼亚团的军医克劳福德脚踝

击中了。在离他不到三英尺处，一名军官中弹倒下了。当时在场的人都说，总统就像一个总司令一样，沉着从容，静静地思考着，似乎没有意识到他周围充满了危险。约翰·海和尼古拉写道，“在呼啸的弹雨中”，总统一动也不动，“脸上显出……一种坚韧不拔的庄严的神情”，直到最后“赖特将军断然向他提出冒此风险是完全没必要的”。据官方记载，联邦军的损失是：三百一十九人负伤，三百八十人阵亡。

第二天早晨，厄尔利撤走了他的军队。7月14日，华盛顿的邮电也恢复了。厄尔利的军队带着胆大妄为的盛名和满载掠夺物品的大车撤至谢南多亚河谷一带。他们的保险箱里塞满了金钱，刚进入北部时他们还光着脚板，可现在他们都有鞋子可穿了。据说和来偷袭时一样，厄尔利“没有遭到任何阻拦”就成功地逃脱了。

7月25日，格兰特向林肯提出了一条很有力度的建设性意见：“有必要把中弗吉尼亚、萨斯奎哈纳、西弗吉尼亚和华盛顿这四个军区交给一个人统一领导。”这个建议以前他曾提出过，但陆军部拒绝了这个建议，如今他又极力呼吁陆军部采纳这个建议。他再次提名精明强干、战功卓著的陆军少将威廉·比·富兰克林“作为合适人选”。两天后，陆军部长并没有按照格兰特的建议通知富兰克林将军，反而通知哈勒克将军说，“遵照总统指示，我通知你”，这四个军区的所有部队和“一切军事行动”“均由你统一指挥”。

格兰特的意思是让富兰克林或另外任何一个富有实战经验的陆军将领负责华盛顿的防务，而斯坦顿的意思是把纸上谈兵的战略家哈勒克由参谋长提升为司令官。对于格兰特和斯坦顿

林肯传

之间的分歧，总统没有支持格兰特，反而选择支持斯坦顿。7月19日，格兰特致电总统建议再征三十万兵，林肯答复说：“你可能还没见到前天我征兵五十万人的号召，你的要求应该已包括在内了，我一直很愿意听取你的建议。”

8月1日，格兰特通知哈勒克，他准备派谢里登“把敌人从边界赶出去”。林肯对这一行动表示赞同，而且在8月3日给格兰特拍了一个电报：“已经接到了你的电报。在电报中你说，‘我想命令谢里登统率战场上的一切部队插入敌人南部，对其穷追猛打，直至彻底消灭敌军，敌人躲到哪里，就追到哪里。’我认为，我军应该如何行动这一问题你分析得完全正确。”

格兰特于1864年8月6日从里士满南边来到华盛顿北边的莫诺卡西，亲自联系上谢里登。他发的军事电报常常经过陆军部一转手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要不就像后来他所说的那样：“我知道我想通过华盛顿给谢里登下达开始行动的命令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他们会把这些命令扣压，用胆怯的哈勒克还有陆军部长另外颁发的命令来代替，而且毫无疑问，这往往完全不同于我的命令的原意。”

坎伯兰、俄亥俄和田纳西三个军团汇成了一支九万九千人的大军。1864年5月6日，这支大军在薛尔曼的统率下从查塔努加出发，开始意在夺取亚特兰大的战役。在亚特兰大和他之间，同盟军布置兵力四万一千人，后来这个数目很快增加到六万二千人，由约瑟夫·埃·约翰斯顿将军担任这些兵力的指挥官。当时约翰斯顿五十七岁，也是从西点军校毕业的，在佛罗里达同印第安人作战时曾负过伤。他这个弗吉尼亚人从不蓄奴，他是一个小心翼翼、沉默寡言的费边式人物——这个约翰

林肯传

斯顿对佐治亚州的红色丘陵极为熟悉，应该是南军中最有办法拖住或阻止薛尔曼进军的一个统帅。他施计诱使薛尔曼率军深入，且战且退，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从多尔顿他缓慢而机动地退却，一直退到肯纳肖山，才诱使薛尔曼进行了一场正面战争。

6月27日，薛尔曼出动大批军队攻取约翰斯顿的筑垒阵地，希望能突破防线，一举攻占亚特兰大。在这场战斗中薛尔曼损失了三千人，而同盟军的损失仅有八百人。乔治·亨·托马斯说：“这样的进攻再来一两次这支军队就会被消耗光。”约翰斯顿一心希望能在北部11月大选之前让薛尔曼任何胜利也取不到。他想使薛尔曼的所有努力都收不到效果，进而让北部公民相信林肯政府只是废物一堆。

里士满的布莱格和戴维斯打算采取更果断的行动。7月17日，戴维斯下令约翰·贝·胡德将军把约翰斯顿替换下来。他们十分清楚，胡德决不会等待、观望和退却的。十一天内，胡德发动三次战争，但都失败了，损失一万零八百四十一人，薛尔曼只损失九千七百一十九人。终于，薛尔曼到达了亚特兰大地区。但是他能成功地攻下亚特兰大吗？北部当然希望答案是肯定的。然而这一次，北部再次失望了，为什么行动如此慢？为什么整个这场战争中双方相持那么久？在7月的最后一个礼拜，薛尔曼收到林肯的一份很长的电报，电文结尾说：“我向你以及你的全军战士在这场战役中的表现致以最衷心的感谢。”

许多人对这场战争以及它所带来的巨大损失、对贪污舞弊和叛卖行为等都感到厌烦了。伴随着这种日益增长的厌烦情绪，嬉和运动在南部和北部都发展起来了。费南多·伍德就是

林肯传

看准了人们的这种心理，请求国会授权总统委派几个特使同南部代表商讨媾和条件。在给里士满的戴维斯和其他人的信件中，北卡罗来纳州州长泽布伦·贝·万斯谈到了他州里的那种“不满情绪”。他说：“我完全相信，不在与敌人的谈判上作出相当的努力，就不可能消除掉这种情绪。”戴维斯举了三个例子给万斯，以示他曾作过“特别努力”，就是为了同林肯通信，但是从来没有成功过。他还说，提出媾和建议只会“招来谩骂和凌辱，他们一点儿也听不进去，而只会嘲笑我们”。

1864年7月，一封署名“科罗拉多州的威廉·科内尔·朱厄特”的来信送到了霍勒斯·格里利手里。信中写道：“我被授权通知你，现在‘戴维斯公司’的两名特使在加拿大，他们有全权进行和谈。如果总统愿意保护这些特使，那么，无论林肯派谁去，他们都愿意在尼亚加拉瀑布城同他进行一次秘密会晤。请注意，以上建议仅供你参考，内容切不可外泄。”

收到这封信后，格里利感觉有点儿紧张。他又给林肯写了一封软硬兼施的长信。林肯对朱厄特所说的话并不怎么相信，但两天内他就给格里利写了回信：“无论你在什么地方发现有谁声称持有杰弗逊·戴维斯的书面媾和建议，只要有涉及废除奴隶制和恢复联邦的内容，不管其他内容是什么，就请你通知他可以同你一起来见我。同时，只要他真的把这样的建议带来了，至少他可以得到通行证，然后把文件随身携带前往你将会见他的地方。来人如果在两人以上，也照此办理，如果对方不愿意公开文件，我方可以同意。”

格里利又于7月13日写了一封信给林肯，信中说这次他获得了机密情报，准备从加拿大进入国境到尼亚加拉瀑布城谈判媾和条件的那两个同盟特使，是密西西比州的前国会参议员

林肯传

雅各布·汤普森和亚拉巴马州的前国会参议员克莱门特·克·克莱。两天后，林肯回电：“我所期待的并不只是你寄给我的信，而是给我带来一个或几个人。约翰·海先生带着我的答复去找你。”

在纽约，约翰·海把林肯的信交给了格里利，信中表达出对格里利未能把谈判代表带来的失望。还说：“如果在看到我本月9日给你的信后他们答应前来，那就马上把他们带来。”约翰·海明显地察觉出林肯对这件事有些急促。不论在加拿大边界上徘徊的是真人还是影子，他都决心把它弄个清楚明白。

在尼亚加拉瀑布城，格里利见到了朱厄特，并委托他把一信转交给克莱、一个弗吉尼亚大学教授詹姆斯·霍尔库姆和汤普森，并说他已得到消息他们是由里士满委派带着谋求媾和的建议而来，希望能访问华盛顿，那样才能执行他们的任务。“如果到目前为止我所获得的这些消息是真实的，则合众国总统授权我交给你们他签发的通行证，以供你们将要进行的旅行之用。”他们给格里利回答是：雅各布·汤普森并不是他们的成员，而且他们都无权代表里士满政府行事，不过他们非常清楚政府的想法，如果允许他们把“这次书信来往中透露的情况”带给里士满，那么他们能非常轻松地搞到委任证书，即使他们不被委派也会有其他人来处理这件事。

格里利电告林肯这封复函的大意。林肯同西华德经过商量后，便派约翰·海带着他的一封亲笔信去尼亚加拉。7月20日，约翰·海与格里利碰面了。在阅读此信时，他极其愤怒而且有些困惑。

致所有可能与此有关的人士：

林肯传

任何建议，只要它的内容中有恢复和平、废除奴隶制和保持联邦完整的内容，同时又是由有权控制目前正对合众国作战的那些军队的当局授权提出的，合众国政府将考虑接受。至于其他一些附带性的和实质性的问题，将在宽大的条件下予以满足。负责将上述建议转递的一名或数名信使将获得往返所需的通行证。

阿伯拉罕·林肯

1864年7月18日于华盛顿总统府

格里利建议允许朱厄特去参加会议，但被约翰·海拒绝了。格里利要约翰·海同他一起把林肯的亲笔信交给同盟代表，否则，就别怪他拒绝穿过尼亚加拉河吊桥去加拿大。结果两人穿过吊桥，在一个加拿大克利夫顿的旅馆里同霍尔库姆会面了，当面把总统的信转交给他，随后格里利就搭火车回纽约了。临行前，他在约翰·海不知道的情况下同朱厄特会晤了一次。约翰·海又呆了一天，写信问霍尔库姆何时能答复总统“致可能与此有关的人士”的信件。他得到的回答是：“如果他只是因为等待一个答复而迟迟不返回华盛顿，对此，霍尔库姆先生只能表示遗憾。”接着朱厄特来信通知说，同盟使者说格里利已经走了。他对“要求媾和的最初步骤就遭到这种可悲结局”感到惋惜，并认为这都是总统的朝令夕改造成的。他们可以通过朱厄特同格里利通过信件保持联系。

同盟方面十分赞赏格里利，并写了一封很长的回信，信中认为和平希望的破灭应由总统负责。

同盟的外交官利用朱厄特诱使格里利上钩，在给格里利寄出第一封信后，朱厄特紧接着又发了一份电报：“到这里来，

林肯传

你愿意吗？当事人享有全权。”格里利信以为真，而对此林肯却并不相信。林肯的那份没有注明收件人、短小的、可以说是写给任何人的备忘录，把他们的美梦粉碎了。最后格里利的举动被传为笑柄，而在这关键时刻林肯充分地利用了这一偶然事件，出奇制胜地阐明了政府的关于媾和建议所持的观点。

詹姆斯·罗·吉尔摩和詹姆斯·弗雷泽·贾克斯又开始尝试另一次媾和。吉尔摩是新闻记者。贾克斯是一名陆军上校，也是伊利诺斯州美以美教会的牧师，曾被授权征募并指挥第七十三伊利诺斯志愿团。本来林肯没有以政府的名义授权他们和谈，只是迫于重重压力才勉强同意的。吉尔摩和贾克斯两人打着停战旗前往里士满，在一天晚上与杰弗逊·戴维斯会面，听到了他的声明：“十二年来，我一直在为阻止战争而不停地忙碌着，但却始终没有达成心愿。既狂妄又愚昧的北部，不同意我们自治，于是战争爆发了。除非我们的自治权利得到你们的认同，否则战争就不得不一直打下去，直到这一代的最后一个人也倒下去，而他的孩子们会接过他的枪仍然继续战斗下去。我们是为独立而战，我们不是为奴隶制而战，最终我们一定被承认为独立，否则的话，亡国灭种的日子就到了。”

在《大西洋月刊》上，吉尔摩报道了这次会晤的情况。这篇文章被很多报刊转载，数百万的读者都读到了它。通过格里利，林肯在尼亚加拉向全世界宣布了他的媾和条件，同时，戴维斯在里士满把他的意见清晰地表达了。

看来只有军队、枪炮、鲜血和钢铁的行动才能带来和平。1864年8月6日，《莱斯利周刊》上有文章说：“只有通过薛尔曼将军和格兰特将军的实力谈判才能获得和平。”

第四十二章 暗淡的八月

亨利·史·莱恩是印第安纳州的国会参议员，他在 1864 年 2 月的一次发言中提到，征兵法中的三百美元免役条款的施行一直以来对穷人都是不利的。“无论如何穷人都得去当兵，因为他根本筹不到三百美元。但也许这个条款给中产阶级带来了好处，它免除了所有富人的兵役，因为他们全都拿得出三百美元以免除兵役。”光是免役金财政部就已收入了一千二百万美元，但这又算得了什么呢？制定这项法令的目的并不是增加收入。“人与钱相比，我们更需要的是人，而不是钱。假使我们能像印绿背钞票那么快地把士兵印出来，那倒还可以理解，但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1864 年 6 月 8 日，由总统签署的第九十七号行政文件提交国会讨论。“我荣幸地将一封陆军部长的信及附件提请国会考虑，对信中所提的建议我完全赞同。”带有附件的这封“致总统”的信的署名是斯坦顿。信里建议，“把兵役法中那项人所共知的三百美元免役条款废除掉”。

一份关于经国会 1864 年 2 月 24 日修正过的征兵法实施情况的由宪兵司令弗赖伊签署的报告附在斯坦顿的建议后面。弗赖伊写道：“请容许我提醒你们，在现行法令条件下，征得的兵员非常少。我认为，只要还不废除三百美元免役条款，军队就不可能通过征兵而大大加强。”

林肯传

国会众议员申克向众议院提出把先前的征兵法废除的议案。议案声称：“从今以后，政府将不允许也不接受任何被征入伍者因支付金钱而免除其兵役。”但作了另外一项类似于免征的规定：任何人均可找本人的兄弟、父亲或儿子代其服役。在辩论中，申克提出上层阶级问题，他说，在征兵中委员会应作出上述限制，以便“除了血缘亲属外，在任何情况下任何人均不得找他人代服兵役，不论他是穷人还是富人”。

缅因州的詹姆期·吉·布莱恩说：“实行强制征兵”就一定要派军队以武力镇压示威者和闹事者，但是人民极富爱国心也非常乐于从军，因此，制定一项“囊括一切、极端冷酷无情的”征兵法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现行的征兵法在征兵的同时，还为我们筹来一笔巨款，这笔款子足以支付志愿兵应得的奖金。

如果议会通过布莱恩的动议，就会扼杀提交的这项法案，使林肯、斯坦顿、军事委员会和申克为使出钱免役不再合法而实施普遍选征兵役制的希望破灭。辩论很短，接着便开始唱名表决。结果总统、陆军部和申克失败了。

显然，国会议员们担心这种由斯坦顿提议，林肯同意，弗兰克·普·布莱尔和申克等议员公开支持的极端行动，会把他们家乡选区的有钱有势的人给得罪，甚至可能引起暴动和骚乱。

后来，在1864年7月4日，三百美元免役条款被完全废除了。参众两院用通过的内容几乎与其相同的新条款代替这个条款。征募役期一年、二年或三年的志愿兵都由总统决定，服一年役者得一百美元奖金，两年者二百美元，三年者三百美元，在服役期满时每一个志愿兵可把分期支付给他的最后三分之一奖金领到手。

林肯传

在继续进行战争的关键性问题上，林肯提出的要求，在国会同他之间的这一场阵线分明的争论中，被压倒多数的反对票否定。国会的拒绝影响到薛尔曼和格兰特，他们认为应该制定一项不准找替身、不准付免役费的政策，因为找替身和付免役费会妨碍和干扰征兵的正常进行。他们强调，出钱可以免役的政策降低了士兵的质量。面对着极为动荡的政局和一大帮肆意指责、满腹疑忌的狂暴分子，在国会通过上述征兵法的两周后，林肯宣布征募五十万志愿兵。

由于废除了三百美元免役条款，任何被征召的人都不得入伍服役，要不然就得出钱雇人代役。但替身只能是个外国侨民，或是不满二十岁的小伙子，或是曾服役两年的退伍军人。

这样的广告出现在辛辛那提的几家报纸上：“现征求替身，每名六百美元。”到8月20日，每名替身的价格猛涨到一千二百至一千五百美元，他们将被派去填补薛尔曼和格兰特军队中失踪者和阵亡者的空缺。

在纽约州北部，人们惊惶失措地逃避征兵。奥尔巴尼县宪兵队长写信要求当局去加拿大边界阻截外逃者。一份来自密尔沃基的报告说，成千上万“胆小如鼠、愁眉苦脸的‘铜头蛇’恶棍”正穿过明尼苏达向加拿大边界逃去。但斯坦顿和林肯还是通过各种手段，征够了需要的兵员，保持了薛尔曼和格兰特军队的实力，使南方人不得不刮目看待北部的力量。

林肯和反奴隶制的人们都希望，在大量黑人应征入伍并在作战过程中立过战功之后，人们开始重新看待这样一个问题：“对于那些一直为合众国作战的联邦军战士，能不给他们公民权和自由吗？”

在马萨诸塞州起决定作用的一个因素就是安德鲁州长和他

林肯传

的反奴隶制伙伴们的决心。他们下定决心要最大可能地使更多的黑人部队开往前线，投入作战。他们认为，每增加一个黑人联邦军士兵，就是多增添了一个奴隶的解放的无可辩驳的论据。

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征兵经办人向林肯报告，在弗吉尼亚州有数以百计的黑人迫切地想到马萨诸塞州应征入伍。这个经办人这样写道：“总统林肯只是要求弗吉尼亚州的皮尔庞特州长给他写封信，信中表明在州长辖区内有很多难民希望到北部去。只要皮尔庞特这样做，他就批准。果真这封信送到了，林肯先生熟读信后，好像是为了存档，把信小心地折叠起来，并在信的背面上写：‘信中说，有一百名亚历山大黑人希望到马萨诸塞州去参加联邦军队。成全他们吧！阿·林肯。’没有任何人被派去清点他们的人数。”总统的这个行动被安德鲁州长称为“大开方便之门”。从那以后，马萨诸塞州的征兵经办人就可以去任何地方征集黑人入伍了。

在黑人士兵和白人士兵应领取相同薪饷的问题上，安德鲁州长直接施加压力给总统。陆军部曾根据该部法务官威廉·惠廷的决定，颁布了一道命令，规定“非洲血统的人每月领取的薪饷只能是十美元”，那样的话，就比白人士兵少六美元。一个马萨诸塞州黑人团的团长给安德鲁州长写信说：“如果不如数发放黑人士兵的薪饷，就只能命令他们退伍了。”接到信后安德鲁便赶到华盛顿，同林肯、斯坦顿、西华德和蔡斯谈了话。他建议，林肯应把提出意见的任务交给总检察长，而斯坦顿负责请求国会通过一项法案来彻底终止这种不公平的做法。然后，安德鲁回到波士顿，在取得州议会的认可后，采取了一些措施，规定州政府另外付给本州黑人士兵每人每月六美元。

林肯传

但这之后不久，马萨诸塞州的一些黑人团中传来使安德鲁大为震惊的消息。消息说，士兵们放下枪，对这额外的六美元拒绝接受，几乎就快叛变了。他们坚持，他们只接受由联邦政府支付的薪饷。

参众两院之间经过多次商讨，国会于1864年7月作出规定：凡在1861年4月19日“已自由的黑人”正式入伍的，均可领取与白人士兵相同的薪饷。

在给哈姆林副总统的一封信中，林肯指出，自从颁布《解放宣言》以来，征兵工作进行得越来越慢。信中明白地指出，只要战争还在进行，就不能避免人杀人的现象。“北部在口头上对宣言作了热烈响应，但是叛乱分子不会被口头上的响应杀掉。”在战争中杀人是必要的，只有杀够了人，战争才能结束。1864年8月炎热的一天，林肯拍电报给格兰特：“急电已阅悉，你不愿放松对敌人的钳制，我也希望如此。你要像猛兽一样将敌人死死地咬住，尽量嚼碎、吞掉。”

一次在芝加哥召开的群众集会指派了一个由三人组成的委员会到华盛顿去，向陆军部长提出修改征兵额的要求。他们认为芝加哥分配到的名额太多了。斯坦顿拒绝让步，对此，他们并不甘心。于是，他们便去见林肯。林肯说：“我们一道去看斯坦顿，那样这才能听听双方的意见。”《芝加哥论坛报》的编辑约瑟夫·梅迪尔是这个委员会的负责人。在林肯、斯坦顿和弗赖伊面前他极力争辩说，应降低芝加哥的征兵额，已经从芝加哥征走了两万二千人，芝加哥基本上没剩下什么人了。林肯沉默地坐着听他争辩，只在适当的时候才抬起头来发表意见。

梅迪尔的回忆，当时林肯说：“先生们，支撑我国这场战

林肯传

争的主要支柱，除了波士顿就是芝加哥了。一直以来，西北部象东北部那样反对南部。我们进行的战争，是你们要求的战争。我们也满足了你们解放黑人奴隶的要求。我们满足了所有你们的要求。可是现在在这里，你们却要求我把为你们所要求的战争打到底而征召的人减免。难道，你们不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吗？我想期望你们干些比较像样的事的权力我还是有的。回去征来额外分配给你们的六千人吧。还有梅迪尔，你的行为真像个胆小鬼。你和你的《芝加哥论坛报》比西北部任何一份报纸都更主要地促成了这场战争。你能够影响那么多人，在你的事业遭到困难时，你却只会大喊救命。回去给我们把那六千人送来吧。”

林肯还说了一些类似的听来很尖锐但却颇为语重心长的话。就像梅迪尔自己承认的：“我无话可说了。有生以来我还是头一回受到这样的斥责，我回答不出任何东西。我们全部站起来转身朝外走。刚出门，一个同事就说：‘喂，先生们，老头子说没错。我们应该感到羞愧。从今后这件事再也别提了，还是回去如数把人征来吧。’于是我们又征了六千人。我们的城市只有十五万六千人口，却为这次战争提供了二万八千名士兵。”

沃尔特·惠特曼从华盛顿给他母亲写信，谈到人们都深恶痛绝那些逃避兵役者。“说真的，这些可怜虫的坏话，我并不想讲，也不想要求枪毙或绞死他们，可是这里的人们都这么谈论着，即使在医院里也是这样。”这个《吹吧！军号，吹吧！》的作者，就像许多其他曾对正义性在战争中所起的决定作用深思熟虑过的人一样，是欢迎战争的。关于伯恩赛德将军和总统检阅列队通过宾夕法尼亚大道的第九军的实况，在给母亲的信

林肯传

中惠特曼这样写道：“新组成的五个黑人团队军容整齐，雄纠纠气昂昂地行进着。当他们经过总统身边时，总统也像其他人一样站起来向他们脱帽致敬。”

1864年夏季，战争在泥泞和血泊中艰难缓慢地进行着。在这期间，联邦取得了两项有利于自己的事业的辉煌战绩。在法国瑟堡海岸有一条国际航线，6月的某个星期日清晨，在这条航线之外，两艘舰艇开战了。其中一艘战舰挂着南部同盟旗帜，这艘战航自1863年8月以来，在印度洋和南大西洋上游弋了数千海里，有六十二艘商船曾遭它掳掠，但它在海上把大部分劫来的商船都烧掉了。它就是那艘令人畏惧和痛恨的英国造的“亚拉巴马号”，船上的炮手和水手大都是英国人。

联邦的“基厄萨吉号”长期跟踪“亚拉巴马号”，终于在瑟堡港内把它堵截住了。“亚拉巴马号”一共射出三百七十发炮弹，但没有伤害到“基厄萨吉号”，除了打坏了一只烟囱。而“基厄萨吉号”一共射出一百七十三发炮弹，却几乎弹弹命中目标，把“亚拉巴马号”的两舷都炸开了，使它开始下沉。联邦方面把挂着同盟旗帜的“亚拉巴马号”上的四十人给击毙了，而“基厄萨吉号”上受伤的只有三人，其中一人因为伤势过重而牺牲了。

8月间，同盟在黑西哥湾的最重要的港口被联邦夺去了。法拉格特将军是联邦舰队司令，他用安全带把自己拴在旗舰的桅杆上，率领舰队驶入莫比尔湾。他下令说：“不要顾及水雷！以最快的速度前进！”后来，这道命令成了一个联邦主义者的口号。他的舰队把装有撞角的同盟战舰“田纳西号”俘获了，当时人们都认为它是一切海域上威力最大的战舰之一，舰队还协同陆军作战，把防守莫比尔湾的三座堡垒攻克了。林肯把这

个战役被誉为“辉煌的功绩”。

林肯和格兰特认为他们已经卡住了南部的脖子。但还有很多人对这一点仍持怀疑态度，或者他们是不愿相信一切有关把战争继续进行下去的事情。其中还有一些人在 1864 年 8 月里不停地喊叫。

前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于 1864 年 8 月 10 日致函约翰·托·斯图尔特，鼓吹说：“只要是珍视自己的自由的人就应联合起来想办法把现政府撤换掉。……如果不这么做，一切都会完蛋。”另一个前总统富兰克林·皮尔斯还活着。他也说了类似的他认为可能帮助打倒林肯的话。

在 1864 年 8 月的这几周里，共和党领导人中进行着一个秘密运动，这个运动旨在提出另一个总统候选人来替换掉林肯。在“国家方舟”上林肯是约拿，他应该被扔到船外去。纽约市共和党人举行了多次会议，有一次会议一致同意委派一个委员会去向林肯提出退出竞选的要求。他们普遍认为格兰特是代替林肯的合适人选，并准备在辛辛那提于 9 月 28 日召开一次代表大会。

在给纽约市市长奥普代克的信中，格里利写道：“敌人已击败了林肯先生。为了预防我们彻底失败，我们必须提出另一份候选人名单。如果我们能够提名格兰特、薛尔曼或巴特勒为总统候选人，法拉格特为副总统候选人，我们就还能再与其他党派较量一番。”

一个反奴隶制的中坚人物约翰·杰伊认为不妨写一封信“使林肯不得不默许”召开另一次代表大会，进行候选人提名工作。参议员查尔斯·萨姆纳表示希望林肯退出竞选，但万一林肯不同意的话，事情就糟糕了。萨姆纳写道：“林肯先生可

林肯传

能会认识到，如果提出另一个候选人，我们大家会更加团结，更加坚强。”

林肯和卡尔·舒尔茨同乘一辆马车从白宫前往士兵之家。林肯说他是不会抱怨压在他肩上的重担的。“他们用类似于粗暴的语言来逼我退出竞选，虽然在这之前我已被一致提名。……天知道，至少我一直在很勤奋地履行我份内的职责，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人。如今过去那些是我的朋友、本应比较了解我的人，竟然说所谓的权势欲已经迷住了我的心窍，说我一直在干着这样那样不道德的有损于共同事业的事情，只是为了保住我的职位！当他们企图打倒我的时候，他们可曾顾及到那个共同事业？希望他们曾想过。”舒尔茨注意到，林肯就这样自言自语地说下去，有时就像只有他一个在一样。

8月22日，瑟洛·威德给西华德写信说：“十天前，我告诉林肯先生，他不可能再次当选了。人民已经充满了对和平的渴望。但有人对他们说，只有在废除奴隶制的前提下，总统才愿听取媾和条件。”因此，威德认为总统应向里士满政府提出1860年冬克里滕登妥协案所包含的条件，即恢复联邦，而允许南部把奴隶是财产作为修正案写进宪法。

对于在送往尼亚加拉城的信中，林肯提出“只有放弃奴隶制，才能考虑媾和”的建议，威德只是不快地摇头。米德将军给妻子写信说，在这件事上，总统的做法太接近激进派了，在给林肯的信中威斯康星州一个民主党主战派的报纸编辑查尔斯·鲁宾逊写道：“你的做法，就相当于在一个新的基础上，重新看待整个战争问题了，并迫使我们民主党主战派来不及考虑就匆忙采取行动，使我们处于无以立足的境地。我这样写信给你有些冒失……但仍希望你能对此作些解释。”林肯写了回信，

但没有写完。很可能这封回信一直没有送到鲁宾逊手里。回信是这样开头的：“我个人认为，我说过的话表达得非常清楚：如果对方提出的条件是放弃奴隶制和重新统一联邦，我方就将考虑。但我这样说并不等于在告诉所有人，如果对方提出达不到上述要求的或别的条件，我方就将不考虑。”

信中还补充了几点：“目前，为我军服务的黑人劳工和陆海军士兵有十三、十四或十五万。如果送他们到敌人那里去，那么，就相当于我们在战场上牺牲了这么多人，而且很难再增补回去，而南部就凭空多了这么多兵力，那么，这场战争我们还能打下去吗？……这不是一个嗜好或感情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双方兵力的问题。人力可以估算，就像汽压和马力可以估算一样。根据估算，如果想继续战斗下去，这种损失我们是经不起的。况且，如果我们放弃这些黑人，白人的力量也无法来代替他们。其实每一个白人心里都清楚：在战争进行时，他们希望的当然是黑人帮助他们作战，而不是黑人帮助敌人来对付他们。”

因为这一连串事件，总统新的观点明确地形成了。在士兵之家，林肯向威斯康星州前州长亚·威·兰德尔和法官约瑟夫·米尔斯表白了他的心事：“目前，在联邦军中服役的黑人有一二十万。为了安抚南部，一直有人要我把曾在奥卢斯蒂和赫德森港浴血奋战的黑人勇士送还其主人，让他们重新沦为奴隶。如果这真的照他们的话做了，我将会入地狱，而且永远也翻不了身。全世界都将知道，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对敌人和对朋友都是言出必行的。我的敌人说，我现在进行这场战争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废除奴隶制。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只要我还是总统，这场战争的惟一目标都只会是恢复联邦。但如果不像

林肯传

我所做的那样，不凭借解放黑人奴隶这一手段，那么人类的任何力量都无法镇压这场叛乱。……因为奴隶的解放使我们得以支配二十万身强力壮的在南部土地上生长的人，我们还将得以支配更多的人。相同的，在人力方面，我们增加多少，敌人就削弱多少。”

雷蒙特只听到一种报告：对我们来讲形势极为不利。”宾夕法尼亚州的凯麦隆、伊利诺斯州的沃什伯恩都说他们的州目前是反对政府的。莫顿州长写道，要想赢得印第安纳州的支持需要我们作极大的努力才行。人们普遍认为这种反政府的情绪是由以下两个特殊原因造成的：军事上没有获得胜利，以及“有些人认为，另一些人猜疑和担心，只要不废除奴隶制，在现政府领导下我们就不会获得和平。”还有另外一种普遍的猜想，认为可能会实现以联邦统一为条件的和平。因此雷蒙特给总统的建议是派一个委员会去向戴维斯提出和议，“惟一的条件就是承认宪法具有最高权力，其他问题均可留待召开一次各州人民都来参加的代表大会来解决”。

由于关于总统是否愿意公开向里士满政府提出媾和的问题迟迟没有得到总统的答复，两天后，雷蒙特和共和党全国执行委员会便来到白宫。就像尼古拉在私人笔记本里所写的这样，总统“和他内阁中的实力派阁员斯坦顿、西华德和费森登等”，向雷蒙特表示对于他的媾和建议他们已经深入讨论过了。“对他们的这个意见雷蒙特毫不迟疑地同意了：倘若依从他的计划往里士满派去一个委员会，那就比在这次总统竞选中失败更为糟糕——那样就相当于事先放弃竞选了。委员会和雷蒙特的这次来访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因为他们发现内阁和总统比自己高明得多，于是便满心愉悦地回家去了。”

林肯传

持着一张由总统签字的通行证，约翰·伊顿被授权“去弗吉尼亚州的西蒂波因特拜访格兰特将军”。他们两人一直谈到午夜后，格兰特的谈话内容只涉及了军事问题而一点儿也不涉及其他。伊顿对此有浓厚的兴趣，但他一直费尽心思想把话题转到政治方面。最后他提及他在火车上同几个军人的一次谈话。那几个军人问伊顿他是否能说服格兰特以公民候选人的身份参加总统的竞选。伊顿对格兰特说：“问题并不在于你参加竞选的意愿，而在于为了满足人民希望有一个能挽救联邦的候选人的要求，你是否会不得不参加竞选。”

格兰特不经思考的回答使伊顿深感惊讶，将军用攥紧的双拳狠狠地捶了一下行军椅的两只皮带扶手，“他们没有权力这样做！他们不能强迫我参加竞选”。“你对总统说过这话吗？”“没有，我一直不认为我的意见值得向总统谈。在我的信念中，他应该当选就像我军在战场上应该取胜一样，对于我们的事业是一样重要的。”

伊顿返回了华盛顿，一跨进总统办公室他就听到林肯迫不及待地问：“喂，情况如何？”“你没说错。”伊顿记述着，总统说：“我早就说过，他一天没有平息叛乱，他们就无法迫使他参加竞选。”说这句话时，总统脸上露出十分满意的表情。

后来格兰特恢复了他以前的态度，对于林肯作为总统候选人一事不置可否。他从未向全国透露过在这件事情上他所持的立场。

1864年8月16日格兰特在西蒂波因特写的一封公开信中，对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任何派系都持中立态度，对林肯既不反对也不支持。信的末段含蓄地表示出对总统的解放奴隶政策的赞同。这个老道格拉斯派民主党人的弦外之音就是说，奴隶制问

林肯传

题已经到了万分复杂、说服已解决不了的地步，除了解放奴隶从而实现一种能保障奴隶自由的和平之外，已没有其他选择了。关于征兵和战争问题，他想留给人们这样一种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南部同盟正在变成一只逐渐被耗尽生命力的空贝壳。

“所有前来见我的公民，请听我说，为了保证联邦早日恢复，我们目前所需要的是北部的团结一致。叛乱分子已把所有能当兵的人都征召入伍了。……他们现有的兵力，是他们搜刮了所有的地方才找到的。除了他们在频繁的大小战斗中遭受的损失之外，现在由于开小差或其他别的原因，他们每天丧失的兵力就至少相当于一个团。他们现在惟一的希望就是北部的分裂，因为这可以使他们从田纳西州、肯塔基州、密苏里州、马里兰州获得增援，同时可以削弱我军兵力。他们迫不及待地指望能把战争支撑到这次大选之后，他们在选举结果上寄托了许多希望。”斯坦顿压下了格兰特的这封信，想以后有机会再发表。他大概是同林肯商量过后才这么做的。他们似乎认为，在那个暗淡的8月发表书面呼吁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

蔡斯奔走四方，向人们诉说他的苦楚，散布对林肯的种种积怨。当然，他还进行了一些别的活动，其中之一是开始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奥古斯特·贝尔蒙特有书信来往。他暗示贝尔蒙特：只要民主党芝加哥全国代表大会在其政纲中加上废除奴隶制的条款，蔡斯就愿意作为民主党候选人参加总统竞选。

林肯明白，任何解释、言词、劝说、演说和信件对他的事业都起不到挽救的作用。只有当用武力打败同盟之后，才能显露出他想讲话的魅力和权威。每逢关键，他总是尽全力掌握住

林肯传

前进的路线，他说：“在我国西部河流上的舵手们的做法总是像他们所说的那样，领着航船一小段一小段地前进——就是每次的航线不要定得太长，以免是他们的视力所不能及的。对于摆在我们面前的这许多重大问题，我打算用同样的方式去解决。”

整个夏天，林肯的确就是领着航船一小段一小段前进的：从格兰特攻打里士满和薛尔曼向亚特兰大挺进，到厄尔利兵临华盛顿、击沉“亚拉巴马号”和攻占莫比尔湾；从林肯在巴尔的摩成功地获得一致提名，到《韦德—戴维斯声明》中毫不客气的辛辣嘲笑；从贾克斯、格里利去尼亚加拉和吉尔摩去里士满执行的两次媾和使命，到共和党企图秘密地从候选人名单之首勾掉林肯的活动；从最开始的可以花钱买替身而自己不去参战的征兵法，到试图抽调出格兰特军队中的五万人到北部各城市实行硬性征兵，以及由共和党领导人组成的一个委员会向总统提出在11月选举结束前千万不要下令征召五十万兵员的请求。林肯曾经这样回答：没有国家，总统的职位对我将没有任何意义”。

仲夏，面对《波士顿报》的记者的提问，林肯说：“我相信人民，他们绝对不赞成分裂。当前的危险在于正有人把他们引入歧途，一旦他们把真相弄明白，国家便有救了。”

8月里的一天，威廉·布罗斯与林肯会见时，发现他“热情之中含着几分忧郁”。布罗斯是伊利诺斯州联邦党的副州长候选人、《芝加哥论坛报》的股东和编辑之一。林肯坦率地表示，他希望他讲的一段简短而生动的话能由布罗斯转告给伊利诺斯州的拥护联邦的人。布罗斯十分肯定林肯的这段话把他内心深处的情感都表达出来了：“我要告诉你们什么才是人民要

林肯传

求的。他们要求的是胜利，当然，这也是他们必须得到的。但不管胜利到来与否，我也要坚持留在这个岗位上履行我的职责。我下定决心要呆在这里。他们可以把我吊死在窗外那棵树上，但是，上帝明鉴，我永远也不会离开我的岗位。”

第四十三章 1864 年激烈的 秋季竞选活动

在动身赴芝加哥采访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消息之前，诺亚·布鲁克斯曾听林肯说过：“如果他们制定一个主战的政纲，被他们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的就肯定是一个主和派；如果他们制定一个主和的政纲，被他们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的就肯定是一个主战派。至于我本人，并不十分介意他们采取何种做法。”

1864 年 8 月 29 日，在芝加哥的伟格卫姆大厦召开了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1860 年，就是在这里，林肯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会场里人声喧闹，参加这个会的人分属很多不同的派别，其中包括民主党主战派和主和派、辉格党人、保守派、一无所知党人、赞成脱离的州权论极端派、戴着纸领的落魄政客、身穿黑呢大礼服的百万富翁、为争取出版和言论自由权利曾与暴徒拼斗而吃过苦头的人，还有一些不敢公开亮出身份的同盟死党的残余。

奥古斯特·贝尔蒙特宣布大会开始。常任主席西摩尔州长拿着小槌说，即使现政府怀着拯救联邦好意，现在也不能有什么行动，“如果拯救联邦这副担子政府挑不起来，我们能挑。显然，许多事情在林肯先生看来要远重于联邦，而联邦在我们眼中是至高无上的。”接着通过的政纲宣布拥护宪法和联邦，

林肯传

主张公民自由，表示要“尊重、保护、关怀”全国士兵。

不顾人们的强烈反对，伐兰狄甘坚持使决议案起草委员会把一项直言不讳的主和条款通过了，该条款宣称“应立即想办法使双方停战，那样才能召开所有各州的代表都参加的大会”。

政纲作出明确的保证，下列措施在取得政权之后将立即实施：(1) 从前线召回军队并解散；(2) 然后为了恢复联邦要求南部各州参加一次代表大会；(3) 允许出版和言论自由，不论采取什么样的反对政府的态度，都不得随意逮捕，恢复由陪审团进行审讯和人身保护法。

表决结果，乔治·布·麦克累伦得到的票数为二百零二票半，也就是说康涅狄格州的杜·西摩尔被击败了，西摩尔所得票数还不足麦克累伦所得票数的十分之一。在一片欢呼声中伐兰狄甘提议一致提名麦克累伦为总统候选人，提名一向被主和派看好的俄亥俄州国会参议员乔治·亨·彭德尔顿为副总统候选人。政客们回家时脸上都挂着满意的表情。胜利已经指日可待了。在这一周里，人人都知道，那些主要的共和党的预言家和“风向标”都承认他们即将失败了。

正在这时，一个消息传遍了全球，为此北部忠于联邦的人民群众兴高采烈，热烈欢呼。在9月3日拍发的一封简短的电报中，薛尔曼报道了这一消息。在一张薄纸上，林肯读到了电文：“我已掌握了亚特兰大，我军获得全面的胜利。……自5月5日以来，我部一直忙着进行各种战斗，目前需要休整一下军队。”

由于屡战屡败而在许多人心头滋生的隐痛已发生了变化。所有的报纸都在头条位置用压倒其他一切新闻的地位，围绕着薛尔曼的“我已掌握了亚特兰大，我军获得了全面的胜利”这

林肯传

句话进行了各种报道。一个战略要地，一个位于南部腹地、至关重要的植棉州的交通枢纽和仓库就这样完了。新奥尔良、维克斯堡和密西西比河完了；田纳西州、肯塔基州和纳什维尔完了；莫比尔湾也完了。在格兰特的防线和里士满之间；罗伯特·李和他的军队还能坚持多久呢？欢庆的钟声在各地敲响，祝捷的炮声震天。

总统要求在下一个星期天所有教堂都举行感恩祈祷，他宣布：“总统在此代表全国人民向威廉·提·薛尔曼少将及其统率的攻占亚特兰大的英勇官兵致以最真诚的谢意。人们将永远记住他们的进军、战斗和围攻……”

几天之后，麦克累伦在一封公开信中表示，他接受了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信中对奴隶制问题仍然是听之任之。“恢复联邦是媾和的惟一条件——我们没有别的要求。”

麦克累伦尽量用委婉的语气向那些主张无论如何也要立即媾和的人——一个他的党里的颇有影响的派别——表示，如果在竞选中他能当选，而他建议脱离联邦的各州回到联邦来的请求遭到拒绝的话，那么他只能向它们开战。虽然他希望获得那种“不再多流一滴血的”和平，然而他也明白要想拯救联邦，仗可能还是会继续打下去。这些话虽然他说得吞吞吐吐，但人们还是感觉到的他坚决的态度。就这样，麦克累伦委婉而巧妙地撇开那费尽心机炮制出来的芝加哥政纲中的论点。在信末，他表示相信，“这里所阐述的观点就是代表大会以及那些由你们代表的观点”。

伐兰狄甘代表民主党主和派冷嘲热讽麦克累伦抛弃原来主张的行为。“芝加哥政纲中宣布的党的原则和政策是经过代表大会批准的，能够约束每一个民主党人，当然，即使是民主党

林肯传

政府也不应有所例外。”

人们于 1864 年 9 月听到了菲利普·谢里登的消息。在这次战争中，谢南多亚河谷受到一次有计划地破坏。他们运走、烧掉或销毁了所有可供人们食用或能作牲口饲料的东西，只要格兰特的命令能够成为现实，即使是乌鸦想飞越河谷也得带上自己的口粮。在哈里森堡，站在吉布斯山上，居民们放眼望去，只见火苗从二十座谷仓同时蹿出，烈焰腾空而起，河谷漆黑的夜空都被照耀得如同白昼。

联邦军按照格兰特的命令，猛攻！在菲舍斯希尔和温切斯特激战了四天。在 9 月 10 日夜晚，谢里登给格兰特发出一份电报：“我军进击了厄尔利将军所部……彻底击败了厄尔利将军并逐出温切斯特，俘获约二千五百名战俘、九面军旗、五门大炮及绝大部分该部的伤员。”全国所有的报纸都把这份电报作为头条新闻出版了。第二天，谢里登宣读了一份由“阿·林肯”签署的电报给他部所有官兵。电报说：“你部大捷的消息已经得知。愿你部全体官兵都得到上帝的护佑。找到机会我一定会去看望你们。”

对于那些曾想另找一个候选人来代替林肯的人们来说，在发自华盛顿的一封电报中，怀特洛·里德把他们的心里话说了出来，“普遍的不满和冷漠情绪以及认为林肯先生注定失败”的情况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格里利宣布：《纽约论坛报》“今后要态度明确地拥护阿伯拉罕·林肯当总统候选人”。蔡斯也表达了同样的想法，并准备和本·韦德和亨利·温特·戴维斯一起前往各地发表竞选演说。晨曦渐露的 9 月代替了阴霾密布的 8 月。

9 月 22 日，弗里芒特发表了一封信，宣布放弃他的第三

林肯传

党转而支持林肯。在他的信中弗里芒特说：“当前共和党的团结是最重要的。”他宣布把他的候选人资格放弃，以支持林肯“而不管他的政策多么迟疑。”

据拉蒙说，在这个9月里，解决了党的团结问题，林肯的心情也变得比较舒畅。一天夜里，拉蒙发现林肯一个在屋里呆着，他同拉蒙打招呼说：“你来了，我真高兴。拉蒙，‘我们已和敌人正面交锋了一次，而现在他们已归顺了’，你知道吗？……现在我满怀着这样的希望：我这个恭顺的仆人对我们这个动荡不安的国家作出有益的贡献还是被需要的。”

直到9月27日，温德尔·菲利浦斯还写道：“我宁愿人们砍掉我的双手，也不愿帮助阿伯拉罕·林肯的竞选做任何事情。对我来说，主持正义与维护联邦相比，主持正义更重要。”但到了10月，菲利浦斯便开始为林肯竞选总统奔走演说了。撒迪厄斯·史蒂文斯也对林肯这个牢牢掌握航向的舵手表示赞扬，说他已摆脱了“共和党人的怯懦与边界州的诱惑”。

约翰·海于9月23日写道：“国会参议员哈伦认为贝奈特及其《纽约先驱报》对林肯的支持是极为重要的，尤其是考虑到这种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士兵的选票，为此他应该获得一个外交官的职务。”林肯似乎已明确答应把詹姆斯·戈登·贝奈特任命为美国驻法国的特命全权公使。

贝奈特及其《纽约先驱报》对于即将来临的大选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在第二次当选以后的所有工作中，林肯最需要的就是西半球这份最善于抓住人心的报纸的好感与合作。

麦克累伦的背后有强大的势力支撑着，其中有和迪安·里奇蒙、阿斯平沃尔、奥古斯特·贝尔蒙特关系密切的运输业和银行业利益集团，有芝加哥的赛勒斯·霍·麦考密克领导的工业

林肯传

家，还有以波士顿的罗伯特·温思罗普和纽约的霍雷修·西摩尔为代表的一批贵族气派十足的富豪。和他们一起走的有用拳头打人的捣乱分子，也有那些担心《解放宣言》会带来社会上和政治上的平等的种族主义者。

印刷厂一刻不停地赶工。成吨的印刷品在选民们的视线里往外拉。各种小册子、传单、印有彩色党徽的信封和名片，雪片似的飞向选民们。在宣传品发行的数量上共和党人相对于民主党人来说已占了极大的优势，但那些想看对麦克累伦赞不绝口，对林肯破口大骂的材料的选民也有东西可看。一大堆恐怖材料都被民主党人收集了，杜撰了耸人听闻的小册子——《林肯先生滥抓人》，其中有把小孩子囚禁在龌龊阴暗的囚室达两年之久和年轻姑娘的淫荡的故事。

10月间，全国黑人代表大会在纽约州的锡拉丘兹召开了，出席会议的有一百四十四名黑人代表，整整四天之后，会议才结束。在开幕式上代表们齐声高唱《吹吧，吹起你的进军号》；在会议进程中高唱《约翰·布朗之歌》；闭幕式上高声唱起《来自普天下的人》。他们代表十八个州——包括七个蓄奴州——的自由黑人发言。演讲中，在《陈情宣言》及委员会的报告里，他们把有组织的自由黑人的要求、忧虑和祝愿都表达出来。代表大会由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的亨利·海兰·加尼特宣布正式开幕。会上，把俄亥俄州奥伯林的约翰·默塞尔·兰斯顿选为大会临时主席，把弗雷德里克·道路拉斯选为主席，此外还选出了五名秘书和十五名副主席。

一个俄亥俄州的代表认为，“我们正在作出的为争取黑人的权利的种种努力同时也让全世界承认了我国万人的权利”，因为黑人和白人都是发动目前这场叛乱的寡头集团的奴隶。在

用路易斯安那州自由黑人的鲜血染红的那面战旗前，纽约州的伦道夫博士深深地鞠了一躬之后说：“我们在这里集会是要敲开世界的大门”，向各民族、奴隶、白人、国王及全世界宣布：“我们来了，再也不会离开了。”波士顿的约翰·罗克认为，在两个政党之间根本不可能存在妥协，“以林肯为首的党是主张自由和共和缺席的，另一个以麦克累伦为首的党则赞同奴隶制度和专制制度”。这两种制度在同一国土上决不能共存下去。必然会有有一种制度在这片土地上消失。正如迦太基人和罗马人一样，两者之间“要么一直战斗着，或准备战斗，要么存在的这也是虚假的和平”。

代表大会正在组织全国平等权利联盟，其宣言说：“我们是人类大家庭的一部分，但是那些以强权掠夺权利的人，却极其残酷地压榨了我们几十个世纪。”宣言要求国会把黑人军队中“根据肤色的不同而在劳役、薪饷和提升等方面采取分别对待的可憎的做法”取消。宣言表示感谢国会和总统，感谢他们允许黑人做邮递员，把哥伦比亚特区内的奴隶制废除了，承认海地和利比里亚两个黑人共和国；感谢他们颁发了报复“叛乱分子对待联邦军队中的黑人士兵残暴”的行为的军事命令。宣言还向参议员巴特勒将军和萨姆纳表示深切而特别的感谢。

他们强烈反对美国反对奴隶制协会的机关报刊认为不应给予黑人投票权，抗议威廉·劳矣德·葛利逊主办的周刊《解放者报》“为认为路易斯安那州的黑人没有投票权进行辩护”。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对我们造成的伤害是最为致命的，超过了任何一家拥护奴隶制的报刊”。然而，这和可能在等待着他们的东西比起来却又算得了什么呢？当他们仍在投票权的问题上争辩时可能也会失去没有投票权的自由。“人们仍然有心理上的

林肯传

疑虑。”联邦仍然被共和党置于废除奴隶制之上，“不管在思想感情上总统是多么反对奴隶制，不管他多么倾向于一直把这场战争继续到完全废除奴隶制为止，但显然在这个问题上，他的党是不会支持他的。”只要发生一次军事挫折就可能使奴隶制争端变得对南部有利。自由就在这千钧一发之中。他们的文告指出，在最近的讲话中政府发言人西华德谈到，只要叛乱分子肯放下武器，我们马上就可以停战，所有在战争中采取的措施，“包括那些影响到奴隶制的措施”也将告结束，西华德的这番话一点儿益处也没有。

他们通过的《告美国人民书》的主要阐明了他们对投票权的要求。“有人问我们，甚至包括一些废奴主义者，为什么我们已经获得了人身自由，占有和买卖不动产的权利，出庭作证的权利以及起诉和被起诉的权利却仍然不满足呢？至少在目前不满足呢？对于这个问题他们的回答是，在我们这个共和国里普选已是一种制度，上述的权利只不过是一些掌握在他人手里可以任人支配的特权。我们美国人民，为什么把新移民——从僧侣和君主统治的国土上新来的人看得那么重要呢？答案是，我们的制度把选举权给了他们，在制定国家法律中他们享有发言权。如果有一天黑人拥有了选举权，你们就不会再看到可怜的黑人被那些暴徒从大城市的码头上，从他们老老实实做工熬生居住的其他地方赶走，有影响的宗教界人士，如已故的休斯大主教就再也不会称那些杀人凶手和暴徒首领为“先生”，有势力的政客，如西摩尔州长再也不会把纽约的那些无赖称为他的‘朋友’。”“人类自由拱门的拱顶石”是投票权。“如果你还要问我们要求有投票权的原因，我们要说，因为我们不愿意再无缘无故地被暴徒袭击，让他们抢走我们的工作，也不愿意时

时刻刻都受到无端的凌辱。我们也是人，我们认为在我们出生的国家里享有和其他人一样的自由是应该的，也是完全可以的。”

南部的叛乱被成功镇压以后又该怎么办呢？“一种深刻的对于联邦政府的敌意会不会作为一种‘神圣的’仇恨从父亲传给儿子？……对于南部的军队，我们可以用武力去征服，但对于南部的仇恨心理，也可能这么容易消除吗？”为了与这种仇恨对抗，应该给黑人们以投票权，而且在必要时，南部四百万黑人应该被武装起来。

参加这次大会的自由黑人清楚地表明了，在1864年大选中他们将采取什么立场。他们提出的每一点都是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的问题，随着战争的进展这些问题变得日益尖锐起来。它们成了国会讨论的中心议题。

在竞选宣传材料方面，共和党比民主党有优势，而民主党的火炬游行则胜过共和党。煤油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他们。顺着芝加哥的斯泰特大街，沿着纽约市的百老汇街，在北部的所有的大城市，选民的游行队伍源源不断，每人手中都举着火炬拥护麦克累伦，每支火炬都陈述着举着它的人对华盛顿执政当局的不支持。观众将大街两旁的人行道挤得满满的。人们成群结队地游行，火光跳跃的火炬在他们手中昂扬——标志着他们政治观点。认为这一切都生动地预示着林肯和他的全部工作必然惨败。在芝加哥，当“为林肯欢呼”的喊声从人行道上的群众中传出来时，“用绳子吊死他！”的怪叫声马上自游行队伍中传出。那一年，有这样一种做法在美国流行，在玻璃灯上短短地写上一句话，供过路人阅读和思考。围绕着每一盏玻璃灯上

林肯传

的标语，人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日复一日，《纽约世界报》、《底特律自由新闻报》、《芝加哥时报》也都围绕着火炬游行队伍写在玻璃灯上的标语，整版整版地刊载有关文章。“麦克累伦的职务被老阿伯解除了，现在我们要解除老阿伯的职务了！”“麦克累伦应该当总统！”“11月8日就是换马的时候！”“恢复人身保护法！”“维持现有宪法，还我原来的联邦！”“反对奴隶解放，反对黑白混血，反对战争！”“远离粗俗的笑话！”

10月11日，那些慷慨陈词的人们和政治演说家都暂时停止了演讲，竞选广告玻璃灯与火炬也有了短暂的熄灭，雪花一样满天飞的小册子中，对彼此的攻击谩骂的热度也降了不少。这天，宾夕法尼亚州、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的选民们都去投票了。约翰·海和总统于晚八时走到陆军部。

电报机在不停地工作着。在印第安纳州，莫顿州长和所有共和党候选人以压倒性的票数当选，国会众议员席位比上次选举多得了四个。过去宾夕法尼亚州国会众议员的席位是两党平分秋色，现在共和党成员比民主党成员多六名。俄亥俄州的联邦派以五万四千张多数票取胜，1862年在国会里该州的民主党人拥有十四席，共和党人拥有五席，如今共和党跃升为十七席，而民主党只剩下两席。专门从事诋毁污蔑活动的民主党主和派、绰号“日落”的考克斯被塞缪尔·谢拉巴格击败了。马里兰州传来的消息也同样令人兴奋，该州仅凭微弱的多数票通过了一部宣布废除奴隶制的新的州宪法，士兵的选票为实现奴隶的解放起到了重要作用。

10月12日，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罗杰·布鲁克·坦尼去世了，总统必须再找出一个人来接替这一职务。

林肯传

布朗宁曾试探过费森登，问费森登是否可以让他的朋友向总统推荐布朗宁为首席法官，但被费森登拒绝了。布朗宁先生是前国会参议员，曾是林肯在伊利诺斯州作律师时的同事，他经常到白宫去访问。

竞选的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布朗宁始终不提他要投票支持林肯一事。他拜会总统的次数似乎比以前多了，而且对他提出的希望得到照顾的要求，总统几乎都答应了。但有一次，总统公开拒绝了他的要求。在日记中，布朗宁记下了这次会见，其中有些细节很可能被他省略了。他在日记这样写道：

夜里，为了菲茨夫人的事，我去见总统。她是密西西比州的寡妇，对联邦非常忠诚。她拥有一个棉花种植场。联邦军队把她拥有的四十七名奴隶全部带走了，而且还没收了一万蒲式耳谷物——现在她是一个圣路易斯的难民，生活变得非常窘迫，她过得很艰难。她没有因此而要求政府补偿她，只是希望政府能给她足够的黑人，在下一个季节去耕种她的农场，使她的棉花能获得一季丰收。她将拿出部分出售棉花所得的收入，按政府支付其雇佣人员的工资标准支付这些黑人的工资。我把她的要求转告了总统，我认为这是合乎情理的，至少应该考虑考虑。

听了之后，总统变得非常激动，当场拒绝了我。他十分激昂地说，他宁肯吊死自己，也不愿这样做。他说那么多的穷苦的妇女，从来都不曾有过任何财产，正同菲茨夫人一样她们饱尝着生活的艰辛。菲茨夫人的境遇是叛乱的必然结果，政府不能对叛乱分子造成的损失进行补偿。我提醒总统，菲茨夫人对联邦是忠诚的，她的财产是被她自己的政府拿走的，而且正在被政府使用。显然，这是一桩应该给予某种赔偿的案件，她的

林肯传

要求是合情合理的，而且完全值得加以慎重考虑。他回答说，她没有损失财产——在被带走时，她的奴隶就获得了自由，她没有要求补偿的权利。

我提请他注意，至少她的一部分奴隶是在 1862 年，即《解放宣言》发表之前被带走的，现正在我们的炮艇上服役。这时他情绪极为激动地回答，他宁可辞去总统职务也不愿对这个要求予以满足。我不快地辞别了他。

尽管过去布朗宁在许多事情上备受宠爱、信任与恩惠，但是这一切都无法促使他出来支持林肯竞选总统。对于林肯连任总统的问题，他也一直保持着沉默。实际上布朗宁的这种态度反而对麦克累伦的竞选和他的事业有所帮助。

“战场上的士兵应该在选举中投票吗？”联邦党的两本小册子详细地介绍了各个州的情况。《哈泼斯周刊》摘录了其中的要点。在纽约州，联邦派以六十五票对“铜头蛇”的五十九票，通过了准许士兵投票的法案。西摩尔州长对这项法案予以否决，但是联邦党人把州长的这一否决给推翻了，他们挫败了长期以来“铜头蛇”的反对，通过了准许士兵投票的州宪法修正案。在新罕布什尔州，这项法案顺利地州议会通过了。在康涅狄格州、罗德艾兰州、缅因州、俄亥俄州、密执安州和其他一些州内，反对通过这样的法案的只有拥戴麦克累伦当总统的那些人。在新泽西州，以三十一票对联邦党人的十九票“铜头蛇”否决了准许士兵投票的法案，特拉华州的情况与此相同。在密执安州，尽管“铜头蛇”的各种报刊和《底特律自由新闻报》竭力反对，战场上的士兵还是获得了投票权。在衣阿华、加利福尼亚、密苏里和明尼苏达等州，联邦党经过与“铜头蛇”的较量后终于赢得了士兵投票权。在印第安纳州，“铜

林肯传

头蛇”控制着议会，它自然拒绝战场上的士兵有投票权。在10月间，当俄亥俄州举行选举时，参加投票的五万五千名士兵中支持联邦党候选人的有四万八千人之多。

当时征兵工作仍在继续。薛尔曼和格兰特需要兵员。约翰·海和尼古拉写道：“全国各地的共和党领导人担心征兵对选举不利，恳求总统暂停或撤销执行征兵令。”凯麦隆劝告总统在宾夕法尼亚州不要征兵。蔡斯从俄亥俄州发电报给总统，竭力劝说他在三周内暂停征兵。俄亥俄州的一个委员会恳求总统在11月大选结束前先不要征兵，林肯平静地回答说：“如果国家失去了，那么对我来说总统的职位还有什么价值呢？”

印第安纳州州长莫顿两次来见总统，因为在战场上该州士兵不能投票，为此他要求能在大选之日让全体印第安纳州的士兵回家去。当林肯拒绝他的这种私自下令让士兵们回家投票的做法时，莫顿提醒总统说，万一印第安纳州落入民主党人手中，那它对政府就再也不能有所帮助了。针对这点，林肯回答说：“如果这些士兵离开，我们部队的力量就会削弱，我们甚至有可能遭受失败，就算我们两人在竞选中都失败了，也好过这种结果。”莫顿建议，部队中所有印第安纳州籍的伤病员都不要留在其他州的医院里，遣送所有不宜继续服役的士兵回乡。林肯同意了这两点建议。

陆军部的达纳写道：“雪片似的电报从全国各地飞来，有的军官想请假，这样就可以使他家乡所在的选区能从他的政治和投票影响中得到好处。还有人要求允许一些士兵请假回家，因为他们觉得，在两党势力差不多的选区里，谁获得了这些士兵的支持谁就占有更大的优势。人们还普遍要求把医院中处于恢复期的伤病员和外出执行任务的士兵送回家乡。由于在战争

林肯传

时期陆军部的经费十分充足，几乎同各方面都有联系，因此当时陆军部权力和影响都不容忽视，现在这些影响和权力全部被用来保证林肯先生的第二次当选。这场政治斗争进行得极为激烈，陆军部和白宫对此都极为关心，为此，他们确实想尽了办法。”

1864年的夏秋两季，在与加拿大相邻的地方和大湖沿岸一带，冒险、密谋、抢劫、爆炸、从事间谍活动以及进行反动宣传等事件屡见不鲜。密西西比州的雅各布·汤普森、前布坎南政府的内政部长从日益枯竭的同盟国库中领取经费，暗中接济自由之子社的党徒，为他们在各州发动武装叛乱提供方便。后来，在给里士满的国务卿朱达·菲·本杰明的一份报告中汤普森写道：“现在是林肯执政，肯定会借机利用权力使他自己再次当选。除了武力之外，没有其他的办法了。有人相信并直接表示，只要采取一次果敢顽强、勇猛无畏和协同一致的行动……就能夺取并保住伊利诺斯州、俄亥俄州和印第安纳州。”他们制定了周密的计划，密谋在某一天举行总暴动，夺取在印第斯普林菲尔德、安纳波利斯、哥伦布和芝加哥的所有军火库，释放四座战俘营里的同盟军战俘，重新把他们组成武装力量，推翻俄亥俄、密苏里、伊利诺斯等州的州政府，建立一个西北部之间的同盟。到那时，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决定和平的条件了。

暴动没有成功。南部同盟政府从加拿大境内采取的这些行动把北部搅得很不安宁，这一切声势很大，却未见有什么效果。为了让这场暴动把西北部也卷进去，杰弗逊·戴维斯亲自挑选了汤普森。虽然花费了很多金钱，汤普森发现暴动就像用

林肯传

一把橡皮匕首往犀牛皮上乱戮似的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谢里登及其骑兵再次声威大震。10月19日晚上十点，谢里登给格兰特打电报说：“今天天亮以前我部在锡德河遭到攻击。实际上，很多防线被迫后撤，场面陷入混乱，有二十门大炮都损失了。我从华盛顿得到消息后快马加鞭地赶到前线，发现部队在纽敦与米德尔城之间，已被敌人打退大约四英里。于是我就在这里指挥组成了一条战线，把敌军于下午一时许发起的巧妙攻势及时地击退了。下午三时，我对骑兵进行了部分调动，之后便奋起反攻，彻底击败了敌军。根据最后从前线传回的消息，我部捕获大批战俘，缴获四十三门大炮。虽然有时情况显得很糟糕，但我军官兵经过英勇奋战，终于把灾难变成了一场辉煌的胜利。”

10月22日，林肯给谢里登拍了一份电报：“我非常愉快地代表全国人民，向你和你部勇敢的官兵们表达诚挚的谢意，还有我本人的感激和钦佩之情，感谢本月你们在谢南多亚河谷的英勇奋战，尤其是1864年10月19日取得的辉煌战果。”

大约在11月大选前三个礼拜，继谢南多亚河谷有计划的扫荡之后，谢里登又把这场战争中最激动人心的胜利之一给北部带来了，从而使他的军队同厄尔利的残兵败将之间的对战很快就会转移到里士满城下进行。托马斯·布坎南·里德写的诗《谢里登的骑兵队》被北部的演说家诵读过无数次。在众多的竞选宣传品之中，这首诗是最动人心弦的。

眼看11月8日就要到了，美国选民将在麦克累伦和林肯之间，在经麦克累伦修改过的芝加哥政纲与巴尔的摩政纲之间作出选择。一个在美国人民生活中具有重大意义的决定将在投票的那天被作出。

林肯传

这一年之内，陆军军事法庭处理的违反军法的案件就达三万起之多。许多应判处死刑的案件都由林肯作最后审阅。在日记中约翰·海写道，一个盛夏下午，审阅军事法庭的记录就耗费掉总统整整六个小时，总统没有忽略丝毫有助于赦免死罪的事实。总统在处理某一案件时怀疑“枪决他会有利于另外任何一个人”，总统认为如果政府让他活着至少可以分配一些工作给他。在另一处总统批道：“不要把他枪毙，派他去打仗吧。”

总统接连不断的赦免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干扰了军纪呢？昌西·米·迪普引用薛尔曼将军的话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回答。迪普问薛尔曼：“你是如何躲过林肯的赦免正当执行军事法庭的判决的？”薛尔曼答道：“先斩后奏！”薛尔曼所使用的这种不正常的甚至可以称之为非法的手段可能也正是托马斯、格兰特、谢里登以及其他每一个在战场上取得胜利的司令官所使用的方法。

第四十四章 大选、国际工人协会 致林肯的信、任命首席法官

林肯这个人物，他的思想和品格，已经是 1864 年竞选运动争论的中心问题。在那些准备支持他的人中，有些仍然怀疑他，有些则十分忠于他。他在白宫的生活情况、在那里他作出的决定、发表的咨文和演讲传遍了全国，让全国人民自己评判。对于这一切，有些人很感激，有些人将信将疑，有些人百般辱骂。这一切将由 11 月 8 日的投票箱作出结论。

在伊利诺斯州，迪克·奥格尔斯比养好了枪伤，现在正以联邦党候选人的身份竞选州长。他说，他记得非常清楚，1858 年在厄巴纳，有一次同林肯一块儿散步时，林肯曾告诫他：“记住！迪克，要接近人民，只有他们是永远正确的，任何人都不会被他们引错路。”

《莱斯利周刊》把反对派报刊赠送给合众国总统的“甜蜜芳香的赞词”都列了出来：大猩猩、无尾猿、大傻瓜、下流的说书人、暴君、吹牛大王、撒谎家、小偷、篡权者、小丑、怪物、笨蛋、乌龟、老无赖、伪证人、骗子、强盗、恶霸、刽子手、魔鬼、土地掠夺者。

这种野蛮的肆意谩骂有没有取得他们所预见的效果呢？

林肯传

1864年10月，《哈泼斯周刊》对此作出评价说：“总统的品格就好像一块巨大的岩石，在这块岩石前反对派碰得头破血流。反对派以诽谤和起哄向他和他的政府发起猛攻，但总是无法取胜。……总统对他的事业忠贞不渝，动机纯正，公众是十分相信的。”

蔡斯颇对准备发行绿背钞票一事非常担心，怕违反宪法。为了这个问题，经济学家、金融资本家阿马萨·沃克曾和他一起拜会过林肯。皮亚蒂和拉蒙完全相信沃克记述的关于他们会见总统的情况。皮亚蒂写道：

以宪法为依据，蔡斯先生作了很长的、详尽的论述，反对这个仍在拟议中的措施。林肯先生说：“知道了这件事后我联想起前些日子在报纸上我读到的一个故事。它讲的是一个意大利船长，他的船不幸触礁了，船底撞出了一个洞。他命令船员们用所有能用的工具抽水，而他自己并没参加抽水，而是跑到船头的一尊圣母玛丽亚像前做祷告。可是越来越多的水从漏洞里涌进来，眼看这条船就要沉下去了。最后，这个船长因祷告丝毫作用也没起，不禁怒火中烧，一把抓起圣母像，扔进水中去了。突然船不漏水了，他们成功的抽干了舱里的水，安全地把船驶进港口。当人们把船开进船坞修理时，才发现是那尊圣母玛丽亚像头朝前地把漏洞堵住了。”

蔡斯先生说：“我不明白，总统先生，你讲这个故事有什么含义？”“噢……我并不想像故事中的那样，也把圣母玛丽亚扔进水中——你应明白圣母玛丽亚指的是宪法，

林肯传

但是只要可行的话，用它来堵漏洞我并不会介意。叛乱分子们不停地违反宪法来达成他们毁灭联邦的目的，为了拯救联邦，只要有必要我会毫不避讳地违反宪法。恐怕……在这场争执得到解决之前，我们的宪法肯定要经历一个艰难的时期。现在，姑且不管它是否符合宪法，我只想知道，你认为发行有息证券是一个好办法吗？”

蔡斯先生回答：“我必须说，你谈到的这点，对于筹募款项不仅是一个好办法，而且也是我们可以找到的惟一办法。既然你这样说了，我将尽力把它立即付诸实施，而且请相信，你绝不会听到在这个问题上我将有任何反对意见。”

一个身材瘦高、奴隶出身的黑人妇女索琼纳·特鲁思从密执安州的巴特尔河畔来到白宫。她说：“这是一次艰难而漫长的旅行”。总统握了一下索琼纳的手，向她鞠躬说：“很高兴见到你。”然后，用诗一般的语言索琼纳说：“总统先生，当你第一次当总统时，我担心你会像被扔进狮子窝的但以理一样，被撕得一根骨头也不剩。如果狮子没有撕碎你，我想，那你也是被上帝救了。我说过，如果上帝还让我继续生存下去，在你四年任期届满时，我将前来看你。上帝让我活下来了，因而现在我就来亲眼看看你。”林肯把她拿出的一个小本子接过来，正如索琼纳所说，“他用那只在奴隶制死刑判决书上签字的手写下了以下题词”：

索琼纳·特鲁思大婶留念

阿·林肯 1864年10月29日

林肯传

林肯曾给“黑人妇女露西”、“病人约翰斯先生”和“一个只剩一条腿的黑人”开过现金支票。至于他是如何给其他黑人开支票和为什么开支票，已经不再成为新闻报道和公开宣传的材料了。然而，有消息传到尼古拉的耳朵，说华盛顿一家银行的出纳员，一天清早在大街上碰到一个林肯的老朋友时曾说，“你们那个总统真是古怪。哦！他竟给黑鬼签支票！”

卡彭特快完成《林肯总统首次向内阁宣读解放宣言》那张油画了。在白宫的六个月里，林肯和他一起消磨了许多愉快的时光。他对总统忠诚，相信他的画能起到积极作用。7月里的一天，林肯说：“在你离开之前，我还得进去再看一看你的画。”卡彭特谈到总统与他相处时总是十分慈祥。林肯凝视那幅画，然后转过脸来说：“卡彭特，对于你成功地完成这幅作品，我和你感到一样高兴。”经总统允许，完工后这幅画被挂在东厅，向公众开放了两天，有好几千人前来参观。

1864年11月8日是全国大选日。约翰·海写道，这一天白宫里“十分冷清，看不见什么人影”。一早天就阴沉沉的，之后又下起了雨。大约正午时，布鲁克斯来拜访总统，“令我惊讶的是，那里只有他一个人。仿佛事先约好了似的，对于去白宫每个人都有些回避”。林肯有些不安，他对布鲁克斯说：“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我对巴尔的摩代表大会的结果几乎不抱任何怀疑的态度，但对于这次选举我却很没有把握。若我能有把握就好了。”

那天晚上七点，约翰·海和林肯踩着泥泞的地面，冒着狂风暴雨，离开白宫走到陆军部电报室。一走进二楼的电报室，一份福尼从费拉德尔菲亚发来的电报交到了林肯的手里。电报

林肯传

说，在那里他们已比对方多得了一万张选票。林肯说：“福尼比较容易激动”。林肯把这些最先收到的报告给他夫人送去，并说，“跟我比起来，她更焦急”。

后来，在斯坦顿的办公室，林肯见到了古斯塔夫斯·瓦萨·福克斯，他正兴致高昂，因为他所憎恨的两个对手被击败了。约翰·海写道，林肯说：“你的个人仇恨情绪比我厉害多了。也许我的这种情绪不够强烈，但我一直认为这种个人仇恨的情绪于己无益。一个人不可能花去大半辈子功夫去吵架。只要是不再攻击我的人，我都决不继续仇恨他。”

由于天气恶劣，电报线路情况受到很大影响。大约十点钟时有很长一段时间无法接、发电报。布鲁克斯写道：“总统便趁这个机会回忆往事给陆军部的几个人听，有时还讲故事取乐。”埃克特忙进忙出，把刚收到的电报交给斯坦顿，总统研究后再提出自己的意见。在描述那天晚上的情景时查尔斯·安·达纳写道：“突然报告选举结果的电报又中断了，林肯先生把我叫到他旁边，问我，‘达纳，你读过佩特罗林·纳斯比写的东西么？’我说，‘没有特别认真地研读过，先生，我只是大致浏览过一些，但是也知道他写的好像都是些十分好笑的东西’。他说，‘来，让我给你念一篇听听吧’。于是，他从贴胸的衣兜里掏出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开始大声诵读起来。我看出，斯坦顿先生对此感到极不耐烦，但林肯先生却假装没看见。他常常在念完一个故事或一页后，便停下来思索刚收到的有关选举结果的电报，然后，又翻开那本书，接着往下念。……”

“斯坦顿先生走到门口，示意我到隔壁的房间去。我将永远记得他竟会生气到那种程度。……在当前这种关系到国家安危的关键时刻……与此关系最大的领导人竟然像与己无关似的

林肯传

去念那些无聊的笑话，并且还认为很好笑。他认为，这种举动让人十分讨厌，甚至是该受到诅咒的。显然他无法理解……这就是林肯主要的性格特点，他就是这样来维持和保护他健全的大脑和清醒的理智的。”

夜色渐浓，通往密西西比河以西各州和伊利诺斯州的电报线路情况都十分让人担忧。然而，已经传来的选举结果与几星期前林肯所作的估计越来越接近了。快子夜时，布鲁克斯说：“显而易见，林肯再次当选已是十分肯定的事了，办公室里还剩下的几个人都为此热烈地祝贺他。林肯却非常平静地看待此事，丝毫没有感情激动或洋洋得意。他只是说，在各种疑虑已烟消云散之后，他感到高兴，他感谢人民裁决得这么清楚、完美和明确无误，以致争论都无从而起。”凌晨两点，他离开了陆军部，在门口碰到一群歌手，在他们身后跟随着铜管乐队，人群中传出欢呼声，要求他讲两句。这时，狂风暴雨已经结束了。

总统对他们说：“如果正如你们所保证的和现在看来可能会出现的情况那样，那么，我坚信，即使这次选举不能真正拯救国家，对国家也将有着长远的好处。对反对我的任何人的动机我都不加指责，对我来说，我并不乐于去战胜任何人。然而，选举结果证明人民决心要站在人类权利和自由政府这一边。”

对美国的未来四年的命运有重大决定意义的一天已经过去了，选举的结果已经非常明显了。虽然全部票数还没有完全统计出来，但那也只是一种形式罢了。在数以千计的投票站大约有四百万选民投了票。人民已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这场损失惨重、规模巨大和令人厌倦的战争，是否应该在

和战争开始时同一个领导人的领导下继续下去呢？美国的选民，发表了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他们还对是否应该由原来那个富有领导才智的人物来执掌中央权力的问题发表了意见。在这个风雨交加、电报系统失灵的日子，林肯得到了千万人民的肯定。

在分析选举结果的过程中，获胜者便告诫自己千万不要表现出骄傲的情绪。在所有的投票中，除特拉华、肯塔基和新泽西三州外，北部其他各州都对林肯表示支持，但是在选民的投票中，林肯并未赢得全面的胜利，他超过对方的票数只有四十多万票。1864年的《阿普尔顿年鉴》说，从西海岸到东海岸支持林肯的共有二百二十万三千八百三十一人，在总投票人数中占百分之五十五点零九。而麦克累伦获得的票数占百分之四十四点九一。从旧金山到纽约共有一百七十九万七千零一十九个选民认为林肯不适合当总统，反对林肯的政府和他的政策。在纽约市内，麦克累伦一共获得七万八千七百四十六票，而林肯只获得三万六千六百七十三票。但是在选举团的投票中，林肯竟能获得二百一十二票，而同时麦克累伦只得了二十一票，这种情况实在令人倒吸一口气。事实上，如果不是士兵们曾以雷鸣海啸般的气势投票支持林肯的话，这次选举的结果会令他痛心的。但他毕竟赢得了士兵的压倒多数的选票，预言成为现实了：正如他们会打仗一样，他们也会投赞同票。

远在西蒂波因特的格兰特来电说：“对于整个国家来说，这次竞选中的胜利比战场上取得的一次胜利有价值得多。”

有一个事实在林肯取得胜利的背景中最令人关注：由于当时正在作战和行军中，士兵们家乡的州议会取消他们在战场上的投票，致使成千上万一心一意支持总统的士兵得不到机会投

林肯传

票。在里士满的利比监狱里，投票支持林肯的有二百七十六人，投票支持麦克累伦的仍然很少，只有九十五人。

11月10日晚上，一支游行队伍打着旗子，举着玻璃灯宣画和灯笼来到白宫。他们涌进正门，把前面的草坪都挤满了。新当选的总统从一扇落地窗里走出来，站在北面的门廊上。人群中爆发出一片欢呼，过了好长时间才慢慢地安静下来。林肯已经把向人民发表演说的讲稿准备好了。站在他的旁边的约翰·海用蜡烛照着稿纸。在满天星斗的夜空下，林肯开始说道：“长期以来，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一直存在着：如果在保障人民的权利方面，一个政府拿不出足够的力量来，那么它在危难之际是否能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来维持其自身的存在呢？在这一点上，目前这场叛乱是我们的共和国经受的一次严峻的考验。……这次选举十分必要。不进行选举我们就不会有自由的政府。如果这场叛乱能迫使我们改动全国大选的时间的话，那么可以断言，它已经征服而且打垮我们了。人的本性不会改变。今后面对任何重大的民族考验时，那时的人们与面对这次考验的人们相比，他们中同样会有坚强的人和软弱的人；有聪明的人和愚蠢的人，有好人和坏人。诚然，黄金是宝贵的，然而，勇敢、生气蓬勃的爱国者却比黄金更宝贵。现在，在我的讲话即将结束时，请允许我向你们请求，向我们英勇的陆海军士兵和他们富有经验的、勇敢的指挥官们，发自内心地欢呼三声吧。”群众立刻爆发出了热烈的欢呼声和鼓掌声。然后，人群慢慢散开，灯光逐渐暗淡了，喧哗声也慢慢地消失。白宫的草坪又呈现出往常的夜景，树木、建筑物和围栏的阴影隐约可见，寂静笼罩着万物。

在选举的那一天，麦克累伦把正规军的少将职务辞去。林

林肯传

肯便任命菲利普·亨·谢里登将军来担任此职。麦克累伦开始把他计划中的欧洲之旅付诸实施，这样在好几个月里，他就远离了美国的战争和政治舞台。

在国外，自由主义者对林肯重新当选感到欣慰。法国的《辩论日报》说：“这是第一次让拥有普选权的人民对反对或赞成继续进行这场痛苦战争一事进行直接决定性的表态。”由此看来，还从来没有任何别的国家能在战争的痛苦与破坏中，让人民对是否应该继续战斗下去的问题，自由地和顺利地投票表示反对或同意。

11月26日，伦敦的《旁观者》报道说，北部的大多数人都宣布，“虽然北部的土地上医院遍布，城市被破产者挤满了，虽然每户人家都在为自己的儿子哭泣，物质文明的发展倒退了几个世纪，但北部宁愿继续豪迈地战斗下去，而不愿承认自由只是一种空想。……如果北部退缩或者动摇了，如果它不愿作出必要的牺牲或者耻辱地去接受妥协，那么，我们所致力自由事业就会受到严重的、甚至是致命的创伤”。西部各州、新英格兰各州以及宾夕法尼亚和纽约这两大州都已宣布，林肯先生“这个具有极其顽强精神和怀有崇高目标的精干的农民，表达的决心也就正是他们想要表达的决心。尽管他受到的指责似乎无时无刻不在，攻击他压制人民，有时他确实遭到了失败，尽管他有些粗鲁笨拙，有时不善于当机立断，但他仍然是这个正在为自己的生死存亡而战斗的国家的最好代言人”。《旁观者》的撰稿人对他进行了远距离的观察，列举了强有力的有利于林肯的因素。现在只需要坚持——坚持到最后就是胜利，“而坚持正是林肯所具有的最重要的品质”。

11月22日，美国驻巴黎领事比奇洛写道，这里的人们对

林肯传

于林肯当选的“意义的认识程度甚至比美国人民所认识到的更为重大……据人们看来，这是美国革命以来所发生的最值得全国感谢的事件”。

一个彻底革命的组织——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以亲切的语气向林肯致意。这个组织的标志性旗帜是一面红旗。它主张的纲领是联合全世界无产者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他们的主要策略家和哲学家、德国通讯书记、《资本论》的作者卡尔·马克思起草了一封致美国人民的信，而这封信的收信人是美国总统阿伯拉罕·林肯。这封信说：“阁下：我们德国人民祝贺您以大多数票再度当选。如果说您在第一次当选时反抗奴隶主的权势的口号是适中的，那么您在第二次当选时的消灭奴隶制的口号则是胜利的战斗口号。自从美国展开这场巨大的搏斗，欧洲的工人就直觉地感觉到他们阶级的命运是同星条旗连在一起的。”领土问题总是可以直接导致战争的爆发，这场战争的目的不正是要“决定，那辽阔无垠的处女地是应当遭受奴隶监工的蹂躏，还是应当由移民的劳动来享用。”三十万奴隶主的寡头政权敢于让武装叛乱的旗帜上第一次出现了“奴隶制”这三个字。正是在“大约一百年前伟大的民主共和国思想诞生的地方，在宣布了第一个人权宣言和最早推动十八世纪的欧洲革命的地方”，反革命不断地炫耀它已经把“旧宪法确立时代的种种观念”取消了，声称“奴隶制是仁慈的，是解决劳资关系这一重大问题的老办法”，并恬不知耻地宣布“人身所有制”可以为新大厦奠定基础。

接着，他写道：“欧洲的工人阶级立即了解到，奴隶主的叛乱将是一种信号，代表着一次财产对劳动的普遍的十字军征

讨，在大西洋彼岸进行的这一大规模的战争与劳动者的命运息息相关，包括他们对未来的期望也有很大关系，甚至包括已经获得的果实。因此，工人阶级耐心忍受着棉业危机带给他们的各种困苦，对有产者当局竭力想采取的有利于奴隶占有制的干涉行动表示强烈地反对，而在欧洲的大多数国家，工人阶级已经将自己的鲜血献给了正义的事业。”1864年11月，在写给当时在美国的约瑟夫·魏德迈的信中，马克思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在谈到总委员会的情况时，他说：“它的英国委员中，本地工联的领导人占了大部分，他们是真正的伦敦工人国王，正是这些人热烈地欢迎了加里波第，并且在圣詹姆斯大厅举行了规模巨大的群众集会，从而阻挠了帕麦斯顿发动他蓄谋已久，准备付诸行动的反对美国的战争。”

有组织的欧洲工人给美国弟兄的这第一封信的结尾部分分为两小段，其中一段对白人和黑人劳动者之间具有讽刺意味的互相交织的经济关系作了概述，另一段对林肯的历史作用作了评价。在这个文件上签名的有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波兰的通讯社，在伦敦的委员会主席乔治·奥哲尔和五十一名其他的人，这些人实际上是欧洲大陆各国和不列颠诸岛的代表。

信是这样结尾的：

“只要那些北部的真正政治力量——工人竟容许奴隶制玷污自己的共和国，只要他们在那些没有自主权的黑人面前夸耀白人工人享有自己选择主人和自己出卖自己的高贵特权，那他们就不但不能得到真正的劳动自由，也不能对他们欧洲兄弟的解放斗争加以支援。只是，内战的血浪已经将这种进步道路上的障碍扫荡干净了。”

“欧洲的工人深信不疑，美国的反对奴隶制的战争所取得

林肯传

的胜利在阶段斗争历史上的地位并不亚于美国独立战争。”“阿伯拉罕·林肯领导自己国家进行改造社会制度和解放被奴役种族的史无前例的战斗，宣告了新时代即将来临。”

由一个委员会把这封信递交给在伦敦的亚当斯公使。几个星期之后，亚当斯写了回信，说已经把他们的信及时地转给了合众国总统，并且说：“关于信中对个人所表达的感情，他表示接受，并急切而真诚地期望他能够证明他自己绝不会辜负本国公民和全世界这么多的朋友们在这些日子以来所给予他的信任。”

事实证明，格兰特给林肯打的电报是说对了。11月的选举的重要性远远超过打一次大胜仗。它对许多问题都给予了回答。战争会继续吗？会，而且要比以前更加残酷无情。征兵会继续吗？会，但是会比以前的征兵更加顺利。那些要求新闻和言论自由的人怎么样了呢？虽然他们并没有把原来的老习惯改掉，但已不再那么喋喋不休和恶语伤人了，这一切把有些人搞得有点目瞪口呆，已经无可奈何了。

首席法官将会是谁呢？在政界里，在报刊上，在茶余酒后，这个问题被人们广泛的谈论和猜测着。被人们公开提到的人有纽约斯韦恩法官、杰出的律师威廉·马·埃瓦茨和戴维·戴维斯法官。在日记中，总检察长贝茨私下写道，如果他被任命，他一生的事业将会有个良好的结局。布朗宁写道：“我拜访了总统，力谏他把斯坦顿先生任命为首席法官。在回答我时，他对我提出的要求没有发表任何看法，只是对斯坦顿先生的工作能力表示了肯定，认为他很有资格担任这一职务。”

埃·罗·霍尔法官和理查德·亨利·达纳一起拜会了林肯，并

林肯传

对他说，如果传闻是真的，他已将人选锁定蔡斯，那么他们就不想再向他建议其他人了。霍尔法官写道，林肯回答：“蔡斯先生非常能干，也非常有野心，我认为他疯狂地想当总统。最近他的表现并不是一直很好。有些人告诉我说：‘现在搞垮他的时候已经到了。’噢！可我没有搞垮任何人的念头！不管是谁，只要他对这份工作能十分负责，而且能做得很好，我说就应当给他机会，应当让他干。”

年轻的伊利诺斯州的国会众议员谢尔比·穆·卡洛姆听说，有人把蔡斯写的那封布满弦外之音的信给总统看了，看后，总统说，“如果蔡斯先生说了一些让我难堪的话，那么反过来我也说过一些令他难堪的话，我认为我们俩已经互不相欠了。”

已经召开国会了。总统不顾任何风险，在取得政治平衡和按才录用的双重标准指导下，于1864年12月6日把蔡斯提名为首席法官。

他的两个秘书说，“谁也无从得知他自己的意图”，而且他亲手写了任命书。这个问题没有被参议院提交给一个委员会审议，也没有经过任何讨论，就马上通过这项任命。蔡斯给总统写信说：“在我就寝之前，我必须对您给予我的信任表示感谢，特别对您以这种方式作出这次任命表示感谢。”

党内反对奴隶制的激进派曾特别给总统施加过压力，要求任命蔡斯。出于本身政治上的原因林肯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他希望在他重建南部的计划这一点上，党内态度能够比较协调一致。

12月15日，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反对奴隶制度的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宣誓就职。

第四十五章 战俘营、“失踪的军队”

1864年底，欧洲和美洲的观察家们心情十分紧张，他们十分惊讶于消失得无影无踪的一个将军和一支军队的大胆行动，对他们的命运极其关心。

在9月间薛尔曼用亲如家人的语气给格兰特写信说：“如果你能把罗伯特·李击败，而我能成功地挺进到大西洋海岸的话，我想，阿伯大叔将会让我们获得二十多天的去探望儿女们的假期。”这封信是攻克亚特兰大市后他在佐治亚州写的，他附近就驻着胡德的军队。杰弗逊·戴维斯一直以为，胡德的军队在自己的家乡作战，显然对胡德非常有利，必将把薛尔曼的交通线切断，从而消灭掉这支军队。薛尔曼向格兰特提出他的计划，他计划兵分两路，其中托马斯指挥六万人，对付胡德的四万一千人，他自己则开始远征千里，途中在滨海的萨凡那稍微休整一下，最后与格兰特在弗吉尼亚州会合。

薛尔曼写道，在南部和国外，人们普遍推断：“如果北部能有一支军队把整个南部横扫过，那就足以证明北部可以赢得这场战争。”

格兰特给林肯打电报说：“薛尔曼的建议是个很值得听取的建议。……要想打败薛尔曼这样一个指挥官统率的这样一支军队，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林肯会支持他的这两个最经得起考验的将领吗？看来，这一天林肯将面临一次严峻的考验。就

在收到格兰特来电的三小时内，斯坦顿立即拍电报回复了薛尔曼，对他的建议表示完全赞成。毕竟，林肯是完全信赖格兰特和薛尔曼的。

听说林肯9月份已经着手在佐治亚洲采取措施准备重建工作，格兰特便给斯坦顿打电报说：“请尽量阻止总统指派人来‘修复’佐治亚州政府，不管这些派来的公民是如何有资格的人。应让薛尔曼负责把一切问题解决掉，总统可保留对他的行动权力的制约力。”格兰特希望林肯不要操之过急地“修复”联邦军作战地区的州政府，对于这一建议，经过思考后，林肯接受了。

亚特兰大受到的破坏非常严重。薛尔曼没想到结果会如此严重。他的工兵部队指挥官奉命把亚特兰大市内和周围的全部铁路都破坏了，他们烧红铁轨之后，再把它们绕在树上弄变形。他们把烟囱推倒，把炼铁炉捣毁，把蒸汽机砸烂，所有的锅炉都被戳得百孔千疮，把全部工业生产设备都毁坏了，使之无法使用。有一千八百幢亚特兰大建筑物失火。

11月15日黄昏时分，薛尔曼同一名副官一起驱马进城。玫瑰花仍在一些豪华住宅的花园里盛开，一片寂静笼罩着亚特兰大全市，但这种宁静并不令人欣慰，却像在预示着一场厄运的到来。入夜，寂静消失了，一支工兵部队又把一些已倒塌的建筑物焚烧了，火势蔓延到一座已遭到破坏的军火库，引爆了炸弹，把千百家窗户震得嘎啦嘎啦作响。这天晚上谁也没能入睡。消防兵连夜抢救了几个小时，想把火势控制在原计划要破坏的工业区和闹市区内。第二天早上七点当薛尔曼骑马出城时，三分之一的亚特兰大甚至更多的建筑物已烧成一片废墟。

薛尔曼沿着迪凯特公路向东策马而去，他停在一个山丘

林肯传

上，最后瞥了一眼充满浓烟的亚特兰大。他向四周环视了一下，一轮红日跃出地平线，他的五万五千名精兵的枪尖被万道金光照得耀眼夺目。他们都是惯于行军、骁勇善战、战胜过许多疾病的老兵，是经历过无数次残酷战斗的幸存者。他们每人身上配有四十发子弹，而大车上还有更多的弹药储备，每人配给二百发都足够。朝阳斜照在六十五门大炮上，这些大炮各由四匹马拉着。炮队后面跟着二千五百辆各由六头驴子拉的大车，上面满载着粮秣和军需品。在队伍里还有六百辆各由两匹马拉的救护车，随时准备为在受伤中的士兵服务。这支大军由二百十八个团组成。要在一定的时候才能听到有关这支大军的消息。薛尔曼告诉格兰特、总统和陆军部说，佐治亚洲中部对外的通讯联系已被切断，他希望能把下一个信息从大西洋海岸的某地送出。

薛尔曼距离格兰特约一千英里，中间横亘着无数的乡村、城镇、河流和沼泽地。在这片地方居住着由于日益绝望而非常敌视薛尔曼的人们。薛尔曼的身后，是火海笼罩下的亚特兰大，还有那一阵阵泛出的滚滚黑烟和死一般沉寂的废墟。他的周围，是第十四军无数锃亮的枪管和兴高采烈、轻快行进的青年士兵。他们一路唱着愉快的歌曲，笑谈他们的以里士满为目的地的千里行军，《约翰·布朗之歌》从军乐队传出。薛尔曼骑马前进，一路上有不少士兵对他说类似这样的话：“薛尔曼大叔，我想格兰特已经在里士满等着我们了！”

自从11月15日以来，他把这支军队分成四路纵队。前进时，横扫二十到四十多英里宽的地带，就这样，一场有计划的扫荡战开始了。在奥古斯塔发表的一次演讲中杰弗逊·戴维斯说：“佐治亚一个州生产的粮食，除了足够提供给本州的人民

林肯传

和军队之外，还可以供养整个弗吉尼亚军团。”就在这个同盟的储藏室和粮仓里，薛尔曼的军队进行扫荡。凡是军队既吃不了也带不走的東西一律烧毁。

薛尔曼认为这场战争是南部所热切期望的，现在总算让他们尝到了战争的滋味。此前，已惩罚了各边界州，如今战火已经蔓延到南部腹地的门槛了。

一场历时很久的辩论开始了。薛尔曼到底是匈奴王阿提拉的现代化身、一个以敌方人民的苦难为乐的暴徒和魔鬼、一个虐待狂呢，还是一个在履行职责的战士、一个想早日结束战争而被迫出此下策的热爱家庭和慈祥的人呢？一时之间辩论不出个所以然来。薛尔曼写道：“叛乱分子强迫我们战争——这是他们作茧自缚，而且更多的惩罚应该降临在他们身上。”

良心的责备并没给薛尔曼带来什么不安，使薛尔曼感到不安的是时间的计算。如果他们如期抵达，那么，格兰特与他就将在某天会师，战争也将在这天结束。薛尔曼上路时并未带很多东西，勤务兵给他带的鞍囊里只装着“一套换洗的内衣、地图、一捆雪茄烟和一瓶威士忌酒”。他能过普通士兵所过的简朴的生活。士兵们看到他在冰冷的地面铺上一条毯子就睡觉。他亲自处理各种问题，无论问题大小，一直工作到深夜，早晨却仍是起得很早，白天有时就用十来分钟在地上打个盹，以补充睡眠。

关于破坏铁路问题，薛尔曼写道：“我亲自处理这个问题。”先把枕木集中到一起点燃，然后在上面烧铁轨，当把铁轨烧得通红时，就把它绕在树或电线杆上弄弯。这些扭弯的铁轨被称做“薛尔曼发针”，有时也叫“杰弗逊·戴维斯领带”或“林肯锥子”。这样大搞了一个月的破坏之后，共有二百六

林肯传

十五英里长的铁路线被他们拆毁了。

每个旅长都有权派出征粮队，通常五十人为一队，由一两名军衔在少尉以上的军官率领。这批人在破晓前动身，他们清楚当晚在哪儿与行进中的司令部会合。他们行进在离开大部队的行军路线五六英里远的地方，将这个范围内的种植场和农场一扫而空。他们把搜获来的咸肉、鸡鸭、玉米片，或用薛尔曼的话来说，“一切可以用来作食品和饲料的东西”全部都装在家用马车或农场用的大车上，然后返回大路。他们通常先于大队运货马车抵达，会合之后，他们再把当天的搜获品交给旅部辎重队长。

目前，在佐治亚州同盟军的掉队者和逃兵的具体人数有多少，这是不方便记入官方记录的。在佐治亚州和南部其他各州以及各边界州的农村，到处都出没着一支无法无天挺而走险的游击队。罗伯特·李将军看到，由于1864年下半年开小差的人数越来越多使他的兵力被削弱，他建议戴维斯，宣布同意取消开小差者的公民权和财产权。

逃兵们多次谈到，他们曾听说，在11月一旦林肯当选，战争马上就会结束。普遍的说法是，如果林肯再次当选，南部就会主动停战。许多关于南部快要彻底失败的传闻又增加了开小差的现象。联邦军指挥官们把林肯的大赦宣言散发了，他们通过印发传单以及一切公开和秘密的渠道宣传，他们将优待逃进联邦防线的逃兵。这类说法从前线哨所传出去，几乎人人都知道了。同盟先前的团结正在瓦解，裂缝和缺口也在同盟政府的结构中出现了。

薛尔曼的远征军浩浩荡荡向前推进，在许多十字路口，黑

林肯传

人们欢天喜地地迎上前来。他们相信，现在这些人已打败了他们的主人，他们即将得到解放。然而薛尔曼坚持他的一贯政策，告诉黑人们，在将来某个时候，他们会获得为自己工作的自由，而不再为所谓的主人工作了。格兰特告诫薛尔曼，要他尽量争取黑人，把他们组织成武装力量，但薛尔曼并没有重视这一点。在一个乌尔科福哈奇河渡口的种植场的房子里，薛尔曼向一个他称之为“一个我所见过的满头白发的黑人老大爷”解释说：“我们认为奴隶们还是留在原来的地方比较好，不要给我们增加负担，我们的军粮会被他们吃光。我们的胜利保证他们的自由。一些身强力壮的青年黑人来我们部队当先遣兵。”据估计，先后参加薛尔曼军队的黑人大约共有二万五千名。

这支远征军一直不停的前进着，几乎没什么时间休息。他们享用的食物，是最精美的，吃得是当时的情况下所有的部队当中最好的。战争时常变成了狂欢会和野餐会。当然，当部队的行军路线从向东转为向南直接向萨凡娜进军时，当地雷在一支纵队的脚下爆炸、把几个人炸得粉身碎骨时，就出现不同的情况了。于是，薛尔曼命令同盟军战俘在前开路。他们使部队躲开了一排地雷。

薛尔曼大军假装向梅肯和奥古斯塔进发，但实际上却悄悄地绕了过去。现在没有夺取这两个城市的时间。

当人们从南部报纸上看到的有关薛尔曼大军的实况日趋减少时，这支挺进在佐治亚洲的联邦的“失踪的军队”就成了世界上的一个谜。北部和欧洲对此有很多种猜测。《英国陆海军新闻》的专家们评论说：“如果薛尔曼真让其部队在既没有根据地支援，又没有掩护的情况下，直接从佐治亚洲挺进到南卡罗来纳州的话，那他要么是做了一件最愚蠢的事情，要么是做

林肯传

了一个军事领导人曾做过的一件最英勇卓绝的事情。”《伦敦先驱报》认为，薛尔曼不是由于他的“机智大胆行动的成功”而荣获勋章，就是因为“使部队遭致史无前例的惨重灾难”而身败名裂。伦敦《泰晤士报》对这一极富戏剧性的情节颇感兴趣：“薛尔曼将军的远征在军事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最独特的奇迹，这是一次沿着陌生的路线行军，对发现不了的敌人进行的神秘远征。”

12月初，亨利·亚当斯从伦敦写信给在波托马克军团中服役的兄弟说：“这里的舆论谈到薛尔曼失踪了的机率空前提升。……不管怎么说，他的这次远征几乎把所有人都深深地吸引住了。如果他能像我估计的那样成功地到达海滨的话，你可以确信在精神上这次军事行动对欧洲的影响力，肯定会大于开战以来其他任何事件，在欧洲这边叛乱分子就将得不到任何支持。”

格兰特对一个来访的委员会说：“薛尔曼正在依命行事。我一直在等着他。只要我一得到消息说他到达海滨某个指定地点，我将马上采取行动攻占里士满。要是在我没有得到薛尔曼的消息的情况下，就贸然采取行动，罗伯特·李就会从里士满撤出，把他的军队拉到南部的一个地方。而我就只能跟踪追击，以防止他猛扑薛尔曼。”

里士满的报纸没有报道对薛尔曼采取有效行动或发动进攻的任何消息。为此林肯焦虑不安。格兰特后来给薛尔曼写信说：“我向他保证，一支有你那样的军队，而且指挥者又是你，是不会有什麼危险的。”格兰特曾听到林肯这样安慰一些询问者：“格兰特说他们有薛尔曼这样的一个将军指挥，是决不会出现失误的。如果他们做不到从想要出去的地方出去，那他们会从入口处爬回来。”

林肯传

12月6日林肯的致国会咨文中以有些含蓄的方式谈到这个问题，他说：“今年，军事行动方面最显著的特点是，薛尔曼将军试图行军三百英里，直插叛乱地区，这意味着我们的力量增强了很多，以至于我们的陆军总司令感到我军已能对抗所有的敌军主力，并遏制他们，同时我们还可以派遣一支装备精良的大部队进行一次这样的远征。现在我们还不知道结果怎么样，但在这里随意猜测是完全无用的，也完全没有必要。”

12月初，一个格兰特的参谋马克兰上校带着邮件出发准备去寻找薛尔曼的军队。他不知道邮件该送到什么地方，也不晓得薛尔曼会在哪里。格兰特让马克兰去白宫走一趟，看看林肯是否想带给薛尔曼什么话。他抵达白宫时林肯正在开会，他一看到马克兰的名片，马上叫人把他请进来。林肯站起来，穿过房间迎上马克兰，同他握了手说：“呃，上校，格兰特将军对我说，你要去找薛尔曼，如果我有什么话要对他说，你可以帮我带给他。我知道你能找到他，因为你从不让我感到失望。无论什么时候，在哪里，只要你与薛尔曼将军碰面了，请代我祝福他：‘愿他和他的军队得到上帝的佑护。’我要说的只是这些，但比我能写的要多。”林肯说这话时，双手把马克兰的手紧紧地握住，热切而专注地盯着他。据马克兰的回忆，林肯眼中噙泪，嘴唇颤抖，声音也因激动而发抖。“他紧握着我的手，同我告别。我刚转身走向门口，他叫住我，我回头只见他像一座塑像似的站在原地巍然不动。‘呃，别忘了我的话。’然后，他又重复了一遍那句話。”

三十二天来外界“不见行踪”的这支军队，在它走过的三百英里长的地面上留下来的只有孤立的烟囱、毁坏的桥梁和烧塌的涵洞。铁路上的所有铁轨都被弯成了废铁，所有的桥梁、

林肯传

枕木、木棚、油罐和车站建筑物都被焚毁。据薛尔曼估计，自亚特兰大起，沿大路两边各三十英里宽的地带都惨遭破坏。士兵们尽其所能地射死每一只可能在森林里和沼泽地追赶逃亡奴隶的猎狗。现在，在方圆好几英里之内，已看不到鸡、马、猪、牛、羊，也找不到一块熏肉或火腿。所有的粮库都没剩一粒粮，也根本找不到一头耕地的骡子。没有一根铁轨、一辆机车或一节车皮，也没有一点煤。

12月10日，霍华德将军率领的右翼部队到达距萨凡那十英里的地方。霍华德致电给华盛顿，向政府报告进军喜获成功。这份电报先由侦察兵沿着陆路送到南卡罗来纳州罗耶尔港，然后转发出去。12月14日晚，华盛顿得知这个喜讯。第二天，哈勒克把霍华德来电拿给林肯看，电报说：“截至目前，我们已取得圆满成功，军队中士兵士气高昂，薛尔曼将军就在离这不远的地方。”

这个消息很快就在北部传播开来，在农村的小路和田野上，在城镇的街道上，到处都是兴高采烈高喊着的人们，此时，薛尔曼则到了萨凡那。从波士顿到西部各地，欢呼声一路蔓延。

12月13日，薛尔曼与参谋人员一起登上一座碾米房的房顶，极目向海面眺望，看有没有舰队出现。在森林的边沿他们看到，第十五军已准备好向麦卡利斯特堡垒发动进攻。麦卡利斯特堡垒的下面是一条河。如果舰队按计划抵达，这条河就是薛尔曼部队和军舰之间运输补给品的唯一途径。薛尔曼和他的副官们一起在房顶上一连观察了几小时。就在太阳快落山时，他们看见在远处海面上一个烟囱若隐若现，慢慢地清晰了。接着，舰上有人打旗语问道：“你是谁？”在碾米房顶上他们用同

林肯传

一种方式回答：“薛尔曼将军。”那艘军舰又问：“是否已经攻克麦卡利斯特堡垒？”“还没，但不会过多久。”

这好像是一个战斗信号，威廉·巴·黑曾将军指挥薛尔曼的老部队夏伊洛师，从隐蔽处突击出来，神枪手们冲上去，卧倒在地，瞄准敌人的炮手开火。刹那间，全线发起总攻。战士们顶着枪林弹雨，把敌人的防线突破了，很快就把麦卡利斯特堡垒占领了，在胸墙上士兵们欢呼跳跃。

12月13日夜，在朦胧的月色中，薛尔曼乘一艘快艇顺流而下，登上联邦的军舰“蒲公英号”，午夜之前他一直在拟致电稿。五天以后，哈勒克、斯坦顿和林肯就会读到这些电报，其中有些电报将传给世界上那些渴求消息和真情的人们。

当薛尔曼返回部队时，他看到马克兰上校送邮件来了，由于几个星期来第一次收到家信，官兵们欣喜若狂。当马克兰上校把林肯的话转达时，激动的泪花在薛尔曼眼里闪动。

萨凡那被攻占了。赫迪将军统率下的九千名守军于12月20日夜撤离该市，向北逃亡。薛尔曼致电林肯：“请允许我把萨凡那市还有大量弹药、一百五十门大炮和约两万五千包棉花作为圣诞节的礼物献给你。”圣诞节的第二天，林肯写了一封信给薛尔曼并送到了南部。信上说：“当你就要离开亚特兰大，进军大西洋海岸时，即使我的心情不是害怕，也是忧虑。但我知道到你的判断比我高明，也想起‘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我就不会干预你。现在，进军已成功，一切荣誉都归于你，因为我相信，在这过程中我们这些人所做的也只是默许而已。……请代我衷心地感谢你部全体官兵。”

薛尔曼一直以来对林肯抱有的某些疑虑正逐渐消除，林肯对他和格兰特的信任也在日益加深。他们三人现在的关系比以

林肯传

往更加亲密。后来，薛尔曼写道，人们对向海洋进军所表现的兴奋使他感到高兴，“另外一件我感到更满意的是，这给林肯因负担过重而疲惫的心灵带来了几分愉快和宽慰”。

田纳西州战役进行得奇特而复杂，它一点儿也不像薛尔曼远征那么单纯而富有戏剧性。斯科菲尔德将军给薛尔曼写信说，当他在佐治亚州正干得痛快的时候，他们却在田纳西州那儿苦苦作战。离开薛尔曼后，斯科菲尔德想办法使所部二万九千人在纳什维尔的托马斯会合，1864年11月30日，他被迫同胡德的四万一千人的同盟军在富兰克林打一仗。胡德拚命从正面多次发起进攻，每一次都被击退。战斗结果是同盟军的伤亡六千人，联邦军伤亡两千三百人。斯科菲尔德从战斗中撤出，胡德却不想停战紧追不舍。斯科菲尔德撤至纳什维尔成功地与托马斯会师，胡德所部也就在那里安营扎寨。现在，胡德的兵力已骤减到二万六千人，正如在12月11日的一份报告中他所说的，他打算“强迫敌人主动进攻”。

华盛顿感到非常焦急。斯坦顿于12月2日电告格兰特：“总统对托马斯将军长久地呆在工事里的做法很担忧。……这看来很像是罗斯克兰斯和麦克累伦那种按兵不动而致使叛乱分子到处肆虐的战略。总统希望你思考这个问题。”就在12月2日，格兰特连发两封电报给托马斯，催促他发动攻势。托马斯回答说，他也许可以在两三天内作好进攻的准备。

12月8日，格兰特致电哈勒克说：“如果直到现在托马斯还没有进攻的话，那么，就马上命令他将指挥权转让给斯科菲尔德。在阻击战方面，托马斯打得最漂亮。但我担心的是，他太小心谨慎了，以至永远不会采取主动。”

林肯传

哈勒克致电回复格兰特，很可能电报涉及的问题太过重要，因此电文经过了总统审阅或许还修改过。电报说：“如果你想解托马斯将军的职，请即下令。这里没人会阻止。当然，责任也由你负担。因为据我所知，这里的人们都不希望撤换托马斯。”

同一天，格兰特又打了一个电报给托马斯：“你为什么立即攻击呢？”但托马斯那边仍然迟迟没有动静。胡德的骑兵以四比一的数量优势超过他。现在托马斯正忙着补充马匹，希望能够建成一支六千人的骑兵部队。他打电报给格兰特说：“我已竭尽所能”集结部队和进行运输工作。

托马斯把各军指挥官召集起来，向他们宣布了进攻胡德的命令。将军们都认为，在准备就绪之前，他们的司令官不应与敌人在纳什维尔周围滑溜溜的山坡上作战。由于格兰特迟迟未收到出击的消息，12月11日拍电报命令托马斯：“不准继续拖延。”托马斯回电：“我会尽快采取行动。现在漫山遍野都是冰雪。”“如果不是因为暴风雪”，他昨天就进攻了。

12月13日，格兰特命令洛根去纳什维尔接管托马斯指挥的部队。洛根出发了，随后格兰特也亲自赶到田纳西州。这是他升任陆军中将之后第一次西返，以便亲自在那里指挥。当格兰特到了华盛顿时，洛根到了离纳什维尔不到一天路程的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托马斯已向胡德全线出击的消息，他们都得到了。

12月15日，托马斯电告：“今晨我军向敌军左翼进攻，几乎把他们从城下的那条河赶到了富兰克林峰，推进约八英里。部队表现得英勇顽强，大家都戮力杀敌，把敌人的工事攻占了。”就在那晚，全体战斗人员按顺序排好准备战斗。第二

林肯传

天他们开始全体战斗，追赶因失败而逃跑的敌人。事后，胡德写道：“这是我生命中仅有的一次看到同盟军丢盔弃甲，溃败而逃。”自从战争开始，这一仗败得最彻底。一方面是因为曾抑制托马斯发动进攻的骑兵的影响。世上已不存在胡德军团这一军队了。同盟军伤亡至少与联邦军的伤亡相等，为三千人。同时，托马斯的军队俘虏了四千四百六十二名同盟军。

托马斯的这次战役是值得骄傲的。关于这次战役，他后来写道，自战争以来这是唯一的一次“歼灭一个军团”的战役。有人做了比喻，后来这个比喻变得非常有名：“奇卡莫加的岩石”变成了“纳什维尔的大锤”。许多人都致电祝贺，其中有薛尔曼、格兰特、谢里登和斯坦顿等人。林肯于12月16日向托马斯致贺电：“请接受全国人民为你们昨天取得的胜利对你和你部全体官兵表示的感谢之情。你们打开了辉煌的胜利之门，千万要珍惜这一重大开端。”林肯和格兰特联名签署一项任命，把托马斯提升为正规军少将来填补空缺。

格兰特觉得那一段时期是他从事军事以来最令他焦虑的时期。他认为，托马斯是一盘棋里的一个棋子，与其他棋子紧密关联。格兰特一直在全力挑选时机，让他们协调一致，以便把剩下的三支同盟军全部歼灭。现在，其中一支已被托马斯歼灭了。对于这个问题林肯没有插手，看来他一直在密切地观察着战事发展的各个阶段，他想不能因为一个人的错误，再次出现像“罗斯克兰斯和麦克累伦那样的战略”。

罗伯特·李因招不足兵而非常苦恼，部分原因是由于4月份格兰特下达过一项这样的命令：在还没有满足某些条件时，不准再交换或凭誓释放任何同盟军战俘，而想必格兰特知道这

林肯传

些条件是永远无法满足的。他承认，虽然这种做法是无情的，然而是不不得不做的。“被我们俘获的每一个人，如果通过宣誓或以其他方式释放，那他立刻就会成为直接或间接地反对我们的在役军人。……如果这些战俘我们不释放，那他们就只相当于一些毫无威胁的死人而已。”就在夏天快要结束的这段时间里，当同盟当局提出一对一地交换战俘时，格兰特说“薛尔曼肯定会因此而遭到失败”，而使里士满“能够苟延残喘”。

许多人要求总统修改或推翻格兰特的这项政策。有的论据出于政治实力的考虑，并诉诸于理性，有的人则出于人道主义不断呼吁和恳求。这一类烦言絮语在林肯耳边不断萦绕，但他最终站在格兰特一边，让格兰特按自己的意图行动。就在这时，整个北部都群情激愤，处处听到南部战俘营虐待北部战俘的事，人们认为应该进行报复。

有一片二十七英亩的沼泽地在佐治亚州的西南部，叫安德森维尔。这里很荒凉，没有任何树木，更别说藏身之处，四面围着栅栏和墙，把联邦军的战俘囚禁在这里。抓来的人被关押在这里，不是被恶劣的环境折磨至死，就是因为忍受不了虐待企图越墙逃跑而当场被卫兵击毙，或者被弄得发疯。即便有人想尽办法侥幸逃脱，也已被折磨得眼神呆滞，人不像人。当几个侥幸成功的逃亡者在一天晚上偷偷爬进薛尔曼设在米利吉维尔的军营时，所有看到他们的人都眼里冒火，想着要报仇。在这场战争中，在最激烈的一次战斗中死的人也没有在1864年6月到9月这段时间里安德森维尔战俘营死的人多，总人数高达八千五百八十九人。

如果林肯想要报复南部，那他再也不能找到一个比安德森维尔更好的事端了。他可以激起人们对南部空前的仇恨。卡彭

林肯传

特写道，人们开始埋怨和在私底下讨论，埋怨总统为什么不采取措施。林肯有意把这个问题躲开。战争开始后第四年这个问题变得尖锐。如果在战争初期，它能让北部人民同心协力对付敌人，然而现在林肯希望战后能与南部和平共处且开展建设工作，这对他就没有好处了，因此对此他保持沉默。

卡彭特写道：“当有关联邦战俘被虐待的正式报告第一次送到华盛顿时，我知道，总统万分激动，几乎抑制不住自己的怒火。”有人对他说，正义要求我们一定要严厉的报复，要用同样的办法对付同盟战俘。林肯感触很深地对国会众议员奥德尔说：“我不能像那帮没人性的人那样把人活活饿死！”他又说：“不管他们怎么说，怎么做，我不能也不想跟在他们身后去干这种虐待人的勾当。”

饥饿和物资的缺乏威胁着同盟的生存，但更糟的是内讧所造成的威胁。在11月致同盟国会的咨文中戴维斯绝望地谈到了各种阴谋活动以及躲在他们内部暗处的间谍和叛徒的问题。任何州首府宣布的东西，在该州人民眼里要远重于里士满政府宣布的东西，也更有权威。人们崇拜州权的这种感情就像军事失败和物资的匮乏一样，也是腐蚀甚至瓦解同盟的一个因素。

第四十六章 终于结束了艰苦的 1864 年

1864 年 11 月 25 日，纽约市内，有人用松脂和磷化物作引火物，在十一家旅馆几乎同时纵火，幸亏旅馆工作人员机敏地及时察觉，火才被扑灭了。在巴纳姆博物馆、在尼布洛公园、在冬园剧院里有三千名观众正看着戏，人们惊呼：“着火了！”在扑灭火焰的同时，冷静的人帮助近乎惊恐的人们平静下来。在这个意外事件中，联邦特工人员向达纳、斯坦顿和林肯提供了情报，所以纵火犯被逮捕起来。有一个人被判处了绞刑，其余的被抓进了监狱。

以里士满提供的三十万美元作经费，雅各布·汤普森把加拿大作为基地进行活动，指望在芝加哥有一个更大的成果。他们策划的阴谋是：自由之子社的党徒将在 11 月 8 日大选日的夜晚全部出动，把关在道格拉斯战俘营的八千名同盟军战俘释放了，并把他们武装成军队，“切断电报线路，夺取银行和军火库，烧毁火车站，占领芝加哥市，并把关在印第安纳州和伊利诺斯州的其他同盟军战俘也释放出来”。然而，道格拉斯战俘营的指挥官早就知道了这一阴谋，在暴动发生前的两个晚上，把一个英国士兵和两个自由之子社分子和四个同盟分子社党徒抓起来了，随后又把七个自由之子社分子逮捕了。有几个人判了有期徒刑，还有一人被处死了。

南部是否由于伤心绝望而正在使用战争开始时他们不曾考

林肯传

虑过的手段呢？查尔斯顿遭殃了，一场大火使之损失七百万美元，一把火把它烧得满目疮痍，这还不止，炮火又轰击了它。

切斯纳特夫人写道，在南卡罗来纳州，所有能参战的男人都上前线去了。“眼下，家里只剩下了小孩子和老人。”她看到了同格兰特军队交战的南卡罗来纳州的死伤者的一长串名字，当她听到在一个转运站格兰特又增加了二万五千名生力军时，感到非常害怕。“老林肯用他的非常土气的话说：‘拖下去。’而现在他会话话把我们拖死。”

在里士满，人们说：“你到市场上去时，得用菜篮装着钱，而你买得的东西只用钱包就能带回来。”钱多得越来越可笑。随着同盟的货币贬值的越来越厉害，同盟的事业更显得一片惨淡。

戴维斯总统建议南部同盟议会让奴隶也参加同盟军队，欧洲和北部认为这是一件怪事。这个计划武装起四十万身强力壮的黑人来对抗北部军队。他们不会废除奴隶制的，但被征入伍的奴隶有获得自由的希望。同盟议会中各派别认为这一建议根本不值得考虑，委婉地提出了别的办法以补充兵员越来越少的军队。

南部在财力、人力、工商业、经济资源、消费品和生活必需品等方面一年不如一年，而在这些方面北部却一年比一年获得更大的发展。北部的石油、钢铁、铁路、纺织、军火和其他工业已积聚了大量资财，而且正在积聚越来越多的资财。大多数大城市里的放荡奢侈的生活与前方宿营、行军、打仗中的流血牺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来自欧洲的旅行者看到处于战时的北部滨海城市里一点儿也没有战争的迹象，而寻欢作乐和挥霍无度的人群却远多于任何欧洲城市时，他们非常惊讶，纷纷

议论起来。来自英国特别是来自爱尔兰、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和德国的新的移民源源不断地涌入北部。

源源不断的人们越过大平原迁到西海岸。从 1864 年 3 月 1 日到 8 月 10 日，经过内布拉斯加州的卡尼垒堡由多匹马拉的大车一共有九千三百辆。一个从密苏里州的圣约瑟夫赶往卡尼垒堡的旅客，一天之内就看到四百辆大车经过身边。西北部和中西部的农场主，每年都购买更多的播种机、打谷机和收割机，用来耕种和收割庄稼。这些节省劳力的农业机械的使用，使薛尔曼和格兰特得到了更多的兵员。

这是内战之后的第四个 12 月份，林肯把他的咨文向国会提出了。

外交事务方面的状况令人相当满意。合众国以公平的价格出售给利比里亚共和国一艘炮艇，并允许对方不必一次付清。铺设大西洋海底电缆，建立一个国际电报系统和进行“全球通讯”合作等项计划都得到了批准。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港还有佛罗里达州的彭萨科拉港和费尔南迪纳港现已开放。

这份咨文显然出于西华德的手笔。显然关于奴隶买卖和奴隶贩子的那一段话都是林肯写的：“就我来说，我坚决地认为，根据国际法，总统有义务和权力不让人类的敌人在合众国找到庇护所。”

财政部的现金收入已多于十亿美元，这笔钱几乎全用在海军和陆军上了。“还是应进一步增加税收。”

现在，海军有六百七十一艘舰艇。在去年，由于新建造的舰艇的数量超过了作战和失事造成的损失，实际上海军增加了一百六十七门火炮、八十三艘舰艇。在这一年里，俘获三百二十四艘船舰，这样，开战以来俘获的船舰总数一下子就变为一

林肯传

千三百七十九艘。由于卖掉了没收来的货物财产，联邦政府的收入一共有—千四百多万美元。

国会作出的关于抚恤金的“慷慨的规定”，陆海军都可以读到。根据宅地法农民获得了四百多万英亩国有土地。已测量过的一亿三千三百万英亩土地已开放给移殖者们。联合太平洋铁路对获得成功很有把握。

总统指出“国家资源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活生生的人”。尽管北部的人力在战争中损失了，但1864年11月选民的人数与四年前相比却增加了十四万五千五百五十一。这一事实显出了明显的变化：“现在我们的人口同战争开始时相比是增加了。我们的人力资源并没有像一些悲观的人所说的那样枯竭，很显然也谈不上正在枯竭。相反地，我们的力量正在增强，如果有必要，我们可以一直这样打下去。”

林肯一直注意没有使用“重建”这个字眼，因为它已经带上了令人们怀疑的色彩。总统写道，在一年中，在“为巩固联邦而对社会进行的改造”，已经完成了一些重要的活动。他承认虽然这些工作没有完全地取得胜利，但方向是正确的，如在阿肯色州和路易斯安那州各有一万二千名公民“已经组建成一个与联邦保持一致的州政府，并且正在尽全力维持其政府和行使其权力”。在密苏里、田纳西州和肯塔基也有类似的活动，尽管不太明显，但范围更广，“也不应忽视”。

总统现在讲到了那个关于要取得和平必须通过谈判的谣言。“在衡量一切可以得到的证据后，我认为同这个叛乱领袖尝试任何形式的谈判，都不会有好结果，除了分裂联邦以外，任何条件他都不接受，而这正是我们不能也不愿答应的。戴维斯明确地发表了关于这件事的声明，而且多次重复过。他并不

林肯传

想欺骗我们。然而，他——叛乱的领头人——认为是对的事情，跟着他的人不一定认为他对。即使他不会转而承认联邦，但是他们却会。我们知道，他们中的有些人已希望和平和使联邦能恢复。而且这些人的数目可能会增大。”

关于奴隶制问题，总统简短地作了总结，但比咨文的其他部分都更清楚：“我重复我一年前所说的话：‘只要我继续当总统，我决不修改或收回宣言，我决不会使那些因为这一宣言而自由的人重新成为奴隶。’不管人们通过什么方法提出总统的任务就是使这些人又成为奴隶，那就必须由别的人，而不是由我来当执行这项任务的工具。”

咨文最后一段只是一句冷冰冰、干巴巴的林肯式的语言，并稍微带点讽刺地说：“在申述和平的唯一条件时，我只想简单地这样说：一旦发动这场战争的那些人不再继续作战，那么政府方面就会停止作战。”

这个文件广为传播。通过联邦军队，它也被同盟统治区的人知道了，那里的报纸没有登出这一文件。在欧洲，无论在大街小巷还是政府会议室，人们都在讨论和研究它。在北部各州，人们细细琢磨它的每一句话，体会其中包含的希望、忧虑和光明前景。

《哈泼斯周刊》认为这是一份“平静、简洁明了的国事声明”，可以知道，“和叛乱分子一样”，北部反对派也会感到这份咨文的态度是极其“缺乏和解精神的”。它的平静语气对人民充满信心，它对联邦事业和和平所表现的崇高信念，“使这份如今已广为传播的咨文，变成我国政治史上最地道的美国文件之一。”

林肯的一个在伦敦《旁观者》工作的说，总统最近发表的

林肯传

这份咨文“是目前为止最冷静、最机敏、最坚定不移”。他骄傲地谈了国家的资源，“对此美国人是从不会厌倦的”，他讲这个问题也仍然具有重大意义，“有力量是因为有信心。”

12月19日，总统宣布再新招三十万兵。

有谣言说内阁即将改组，而且这是一次大的改变。但是这些都是没有根据的言论。林肯并不想改变任何部门。他对一个来访者说：“我已决定在第二任期内不对政府各部门使用扫帚。目前，除因失职而免职，我不会解除任何人的职务。罢免一个人很容易，但是当我想派人来补缺时，申请的人会有二十个，其中十九个人，我都会得罪。”

11月份的选举是把权力委托给国会，还是委托给总统？反对总统并使他的权力受到限制是否成了国会的任务？12月中旬就举行了一次表决，这次表决是测验性的。亨利·温特·戴维斯要求表决他的提案，他说在外交事务方面，国会“根据宪法具有权威性的发言权”，“宪法规定在外交谈判中总统有责任……对这一方针加以遵循”。在众议院，有一个动议被国会众议员法恩斯沃思提出来，要求搁置起温特·戴维斯的提案。这项动议付诸表决而没有经过辩论或者质询，结果，以六十九票赞成、五十票弃权、六十三票反对获得通过。

关于才干和智慧，现在总统已不能与国会相提并论。竞选和选举使人们有这样的感觉：林肯是一个远比他们想象的更机敏的政治家，是一个很具有治理国家才能的人。撒迪厄斯·史蒂文斯极力称赞总统的咨文，对它的评价极高：“咨文简明扼要，它谈到的问题不仅对我国，而且对整个人类，都很重要。”

史蒂文斯看到反对派力图挽回“民主党认为非常重要的制

度——使人类当奴隶的制度”，使之免被摧毁。他们在这件事上想让总统让步。他们谴责“总统非要废除奴隶制不可”。当总统的一些好朋友要求他妥协时，他也没有让步。“在人民的心目中……自从阿伯拉罕·林肯当选以来，他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伟大。”史蒂文斯担心的主要是，如果妥协，很可能奴隶制还没有根除，但战争已经结束了。

9月间，有人给林肯送去了一份请求书。这是安德鲁州长替一个寡妇送来的，她住在波士顿多佛街十五号。安德鲁从本州的陆军副官处处长威廉·斯库勒那儿得知，这个寡妇曾把五个儿子送到联邦军中，而且在战斗中他们都牺牲了。

应陆军部的要求，这个陆军副官处处长调查了一次，查清楚了比克斯比夫人五个儿子的姓名、所在团队的番号以及牺牲的日期。10月中旬林肯收到了这份调查材料。当时他本来可以给比克斯比夫人写一封信，并且为了在竞选中胜出而公开发表它，但他没那样做，而是等着。他可能先打了草稿，然后又调整了措词。11月21日，在信上他注明了日期，由陆军部负责把这封信送给斯库勒。在信封上林肯写着“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比克斯比夫人收”。斯库勒另外誊写了一份留底，并在感恩节那天，带着从波士顿善良的人民中募集的一笔礼款和一份节日佳肴，连同林肯给她写的信一同送到多佛街十五号比克斯比夫人手里。就在感恩节那天，这个夫人读到了这封信：

亲爱的夫人：

我看到了陆军部文件里的一份马萨诸塞州陆军副官处处长呈送的报告书，报告书说，你曾有五个儿子，但现在他们都不在了，因为他们在我们的战场上牺牲了。

林肯传

我感到，对于你蒙受如此巨大的损失而引起的悲痛来说，我的任何安慰话都是软弱无力和毫无用处的。但是，我仍想要向你表示安慰。这，你可以从共和国对你的感谢中感受到。你的五个儿子就是为拯救共和国而献身的。

我恳求上帝能减轻你因爱子牺牲所带来的痛苦，而你留下的只是对于他们的缅怀和神圣的自豪感。因为你在自由的祭坛上作出这样的牺牲，因此，这种自豪感你一定会拥有。

你的最诚挚的阿·林肯

这就是斯库勒抄录的全文，他又把它送到波士顿各报社了。

林肯这封给比克斯比夫人的信在全国引起了反响，人们对信中那动人心弦的语句极为喜爱。这是由于有成千上万个家庭确实热爱联邦，讨厌奴隶制。他们送自己的儿子到战场上去冒生命的危险，尽管他们很痛苦地作出这样的选择，但这也是他们自愿的。在这场战争中，并非一切都是污秽不堪，白白浪费和腐败无能的。这封信里的严峻含意要比葛底斯堡演说深刻得多，即人类往往要用极大的痛苦来换取自由。

每天，林肯的身边都有死神的阴影伴随着。作为凶手们的目标，作为一个曾被不知名的暗杀未遂的刺客两次用枪弹击落帽子的总统，他是很有资格代表那些为这场战争而牺牲的小伙子们发言的。

参加这场战争的主要是年轻人。在军队中还不到投票年龄、二十一岁以下的青年人约占百分之三十。二十一岁与二十四岁之间的和二十五岁和三十岁之间的也各占百分之三十，三

十岁以上的人只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十。

除夕到了，这是林肯第四次在白宫度过除夕。在第一个除夕时，麦克累伦带着一支庞大的有充分准备的军队躲进冬季营房不作战，没有洗刷布尔河会战的耻辱，但北部仍需要加强对自己力量的信心。在第二个除夕可以回顾的主要事件有：令人厌恶的半岛战役，令人兴奋地攻占唐纳尔逊堡垒，夏伊洛血战，收复新奥尔良，第二次布尔河会战的耻辱，罗伯特·李和麦克累伦在安提塔姆的会战，《初步解放宣言》的发表，麦克累伦因按兵不动而被撤职。第三年发生了《最后解放宣言》，在钱瑟勒斯维尔的惨败，种族主义暴乱和纽约征兵，维克斯堡和葛底斯堡的战役标志着战争转折点的到来，发出的对奇卡莫加战斗的大声叫嚷，在卢考特山巅联邦士兵的欢呼，葛底斯堡的演说，同盟的末日日渐到来。

现在是第四个除夕，人们回顾了一年来所发生的事：被授命统率全部联邦陆军后，格兰特率领军队长驱直入维尔尼斯，进抵斯波特西尔法尼亚、彼得斯堡和科尔德哈伯。穿灰色军服的厄尔利的骑兵以压倒优势的兵力和资源，打到了华盛顿门口，在白宫的窗前就连他们的炊烟都可以望见；亚特兰大市被薛尔曼占领了，并进军海洋，攻下了萨凡那；谢里登把厄尔利部击溃了，把他逐出了谢南多亚河谷，像一把大锤托马斯粉碎了胡德的军队，使同盟军遭受开战以来的第一次大溃败；海军把“亚拉巴马号”击沉，攻占莫比尔湾，加紧控制所有南部港口。1864年是决定性的一年。这一年，在参众两院中尽管林肯本党的议员大多不赞同他重新被提名，但这个美国总统还是获得了他的党的再次提名，虽然在8月间林肯的再次当选前景似乎很暗淡，一定不会成功，但终于在11月他赢得全国选举

林肯传

的胜利。这次选举是在秩序良好和公平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对 11 月份投票的情况人们观察得越久，他们似乎就越有信心说，联邦将会团结，这次战争的根本原因——奴隶制，将被永远废除。今年的除夕，情况已远好于过去三年，然而在 1865 年新年，地平线上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暴风雨的迹象。前头还有繁重的任务，迷雾依然存在。

佩戴着肩章和饰带的外交使团人员在白宫的招待室里走来走去。众议员、参议员、内阁成员和人数数量空前的公众也都来到这里跟总统握手，祝贺新年。

许多看热闹的人在白宫外面站着，看上去他们的神情颇为天真好奇，其中有很多黑人。在那儿他们已经徘徊了近两个小时，仔细地观察着出出进进的宾客。他们有的穿着很讲究，但有的则穿着各式各样的破烂衣服。

他们认为，他们可以进去的时刻终于来了。一个《纽约独立报》的观察家写道：“尽管同那些显要人物一一握手足足达两小时之久，林肯先生已经很累了，手掌也几乎合不拢了，但当他看到这成群的黑人时，精神变得异常振奋。他由衷地欢迎这群穿着各异的人，这使他们非常高兴。他们笑了哭，哭了又笑，眼里满含着热泪高呼：‘上帝会保佑你的！’‘上帝保佑阿伯拉罕·林肯！’”

第四十七章 宪法修正案第十三条

1864年11月一个费拉德尔菲亚《北美人报》刊登的统计表指出，“由战争的行动或林肯政府”所解放的黑人奴隶已有一百三十多万。战争开始时还是奴隶的人，现在已有三分之一根据出于“军事需要”发表的《解放宣言》获得了自由。然而，联邦宪法仍然把这些奴隶作为一种财产，只有马里兰州和密苏里州是个例外，因为这两个州在法律上已经承认奴隶的解放。

黑人所显示的变化的事迹被登载在报刊上。《莱斯利周刊》报道了一个参加过一次游击战的黑人的讲话：“我们跟他们打仗，我们把他们打垮了，还活捉了十个战俘。”《哈泼斯月刊》谈到伊利诺斯州罗克艾兰同盟战俘被黑人士兵看守的情况：战俘里有一个奴隶主，他的前奴隶看守自己的前主人，这个黑人卫兵高声喊道：“喂，老爷，现在咱们的关系倒过来啦！”

革命围绕着这种巨大的变化汹涌澎湃地向前发展着。种植场主一看到河上烟雾弥漫，“泊着林肯的炮艇，他就会放弃一切急忙拿起帽子逃跑了”。熏肉房的地窖里关着监工，钥匙则扔到井里去了。“镣铐挣断了，皮鞭扔掉了，而主人将得到应得的惩罚。”黑人们从原来的小屋搬进大厦的客厅，畅饮主人的苹果酒和葡萄酒，“一直等到林肯的士兵的到达”。种植场上的种种行动宣告巴比伦王国已经覆灭，“我们将把这块土地占

林肯传

有”。他们的主人“叛军上校，今天变成了他们的俘虏”。接着呢？“我们就变成主人，而他则变成奴隶。”这里唱出了大无畏的革命激情。富有战斗性的黑人挣脱出了长期的绝望，向崭新的未来走去。

在12月国情咨文中，林肯向这届国会最后一次会议说明，应该让所有的黑人根据宪法和法律都获得解放。我们都知道，这项尚在拟议中的宪法修正案在参议院得到的票数超过了必需的三分之二。早在1864年1月，密苏里州国会参议员约翰·亨德森就曾在参议院提出一项联合决议案，建议制定一条修正案，就是在合众国境内禁止奴隶制。他们把这项议案提交给司法委员会审议。几星期后，参议员萨姆纳提出另一项主旨相同的联合决议案，该议案被提交给以萨姆纳为主席的奴隶制问题委员会去审议。萨姆纳希望使用一种更有力的语调，他提出的宪法修正案是这样措词的：“在合众国境内，在合众国各准州和各州境内的所有地方，在法律面前人人一律平等，因而，不准任何人把他人作为奴隶而去占有。”司法委员会主席莱曼·特朗布尔报告审议提案结果时，提出了另一代替萨姆纳和亨德森的提案的议案，这就是最后进行表决的议案。列该议案为第十三条宪法修正案，全文如下：

第一款、受合众国管辖的或在合众国境内任何地区内，除了对已正式被判决的罪犯的惩罚外，不准有强迫劳役或奴隶制度存在。

第二款、国会有权力制定合适的法律施行第一款。

俄亥俄州的衣阿华和阿什利州的威尔逊在国会众议院提出了这项决议案。1864年6月，因为该议案没有获得必需的三分之二票数而没有通过。

林肯传

1865年1月面临着一个这样的问题：在已经发生了变化的新形势下众议院将会怎样投票呢？在1864年6月之后，在它的巴尔的摩政纲上全国联邦党已表示同意通过这条宪法修正案，11月份这个政纲在全国以多得四十一万一千张选票赢得了胜利。

在12月份的咨文中总统特别指出了这一点，他预言时间对通过这条宪法修正案有影响。“如果这届国会不通过这项议案，下届国会也会通过。”“除非能尊重多数人的愿望”，否则将不可能采取一致行动维护联邦。

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参议院里是有把握的，因为又有十三个民主党议员与共和党人投了赞成票。但是，在众议院却很有问题。一年多以来，林肯已经预料到会出现一种票数相差无几的局面。为了应付这样的局面的出现，他设法让内华达州加入联邦，从而增加赞成票数。他曾召见查尔斯·达纳，与他一起商定了给支持者的报酬，而这样做如果被反对派知道后就会引起轩然大波。有一天林肯发现再有两票就可以在众议院通过了，于是他又想尽办法解决这个难题。马萨诸塞州国会众议员约翰·艾利写道：“林肯先生派人请来两个众议员，对他们说，那两票一定要弄到手。他们问他‘怎么做才能弄到？’他说：‘我是合众国总统，有很大权力。在宪法条款上明文规定把奴隶制废除，不仅将从此决定性地决定目前正生活在奴隶制桎梏下的几百万人的命运，而且还将决定未来千万人的生活。这个措施非常重要，因此一定要得到那两票。至于该如何去做，你们自己拿主意好了。但记住，我是拥有巨大权力的合众国总统，我希望通过你们得到那两票。’这两个议员先生把这段话的重大含义弄懂了，终于得到了那两票。”

林肯传

1865年1月31日正午，国会众议院的旁听席上挤得满满的，大厅里到处响着激动的低语声。从法律上废除“强迫劳役或奴隶制度”的宪法修正案的两院联合决议案，就要最后表决了。

发言权被阿什利让给了宾夕法尼亚州的民主党人阿奇博尔德·麦卡利斯特。麦卡利斯特说，他去年6月所投的反对票要改为赞成票。他说：“我赞成这个法案就是反对南部同盟的基石。”一阵掌声从共和党席位这边爆发出。发言权又被阿什利让给宾夕法尼亚州的民主党人亚历山大·科弗罗思。科弗罗思说以前曾修正过宪法，他赞成现在对它再作修正以消除奴隶制这个能引起未来冲突的根源。掌声又从共和党议席这一边发出了。现在阿什利把他的最后的时间让给纽约州的赫里克发言。于是，宾夕法尼亚州的约翰逊抗议有人控制议程，“一个先生把发言权把持了，他想让谁发言就把发言权让给谁。”众议院议长科尔法克斯支持阿什利，当众把几项规则宣读了一遍。

肯塔基州民主党人阿伦·哈丁站起来批评两个肯塔基州同僚在1864年6月投票后改变观点。接着，他使用不知已说过多少次的话开始为奴隶制度辩护。

来自布鲁克林的民主党人马丁·卡尔布弗莱什站起来读了一篇长达二十二页的冗长而无真实内容的讲稿。这时已经是三点了，科尔法克斯议长宣布是表决的时间了，卡尔布弗莱什说，还有六页就念完了。科尔法克斯议长只好让他接着单调乏味地念下去，他继续念道，提出的这个修正案，“好像它真的已经成为一项修正案似的，我认为它是破坏了宪法精神”。现在他将一如既往地坚决投票反对那些“试图亵渎那个让人景仰

林肯传

的、几乎是神圣的文件——我们光荣的宪法”的先生。终于，卡尔布弗莱什讲完了。发言结束了。共和党没有一个人发言争辩，在那里他们等着表决。反对或赞成修正案的民主党人这一天都发言了，但只有唱名表决才算有效。

两次唱名表决之后，众议院拒绝了动议——想让修正案搁至最后表决，不愿重新审议这项动议。越来越接近最后表决的时候了。众议院的旁听席挤得一点儿地方也没有了。走廊里和休息室的人群都挤到了门口，他们的神情表明他们想知道它能否通过。似乎参议员们是集体来的。严肃庄重的观众中有神情高度紧张的首席法官蔡斯和最高法院的四个法官。

开始逐个唱名了，被点到名的不说“赞成”就说“反对”。当共和党人说赞成时，场内是安静的。但每当一个民主党人喊出“赞成”时，就有一阵阵掌声。笑声、欢呼声和积压着的感情奔放而出的高叫声在会场响成一片。回答赞成的民主党人共有十一个。

很快记录员们把票数加了起来。秘书议长低声地把结果告诉后，议长便向与会人员宣布说，这个问题已得到解决。一百一十九票赞成，八票弃权，五十六票反对。《国会环球报》说：“由于得到了合众国宪法所规定的多数票，两院联合决议案通过了。”

骤然间无数张平静的脸变得容光焕发。激情变成欢呼的风暴。眼噙泪水的人们彼此拥抱。人们站起来，还有许多人站到他们的座位上尽情地欢呼。男人们不停地彼此握手拍肩，妇女们挥舞着自己的头巾。经过十分钟，才平息这一阵激情的风暴。

林肯传

大厅外面雷鸣般的炮声几乎快把长空震裂。国会山上的三个正规军炮兵连奉命为了庆贺，连续鸣放礼炮一百响。

第二天伊利诺斯州业已批准这条修正案的消息传来了。修改宪法必须要经过四分之三的州的批准，在这一行动中伊利诺斯州带了头，林肯满意地笑了。他说：“终于这项工作有了结果。我非常骄傲，伊利诺斯州能在前头先走一步。”那天晚上，一大群人带着铜管乐队聚集到白宫，歌手们向总统纵情欢呼。他们看见庄严的解放奴隶这幕戏剧里的主角，处于半明半暗的光线中，站在一扇窗子那儿。他说：“一项任务还摆在我们前面，那就是要向前进，争取各州的赞成来最后把昨天国会已高尚地开始进行的事业完成。”听众鼓掌并高喊：“他们一定会这样做的。”

他可能提到，就在四年前，由于国会不顾一切地想阻止战争的发生，把一项修改联邦宪法的法案通过了。这项法案明确规定，不得制定任何授权国会干涉或废除奴隶制度的宪法修正案。对于这项法案，布坎南总统签署了。随后呼啸着的战争风暴便把这项法案刮得无影无踪，被人完全遗忘了。

这个庄严地站在窗户边的隐约可见的人物还可能提到，无偿没收这笔以前宪法承认的一度价值三十亿美元的财产，如果没有薛尔曼和格兰特的刺刀作为强大的后盾，那么，国会的这一项最新的令人生畏的法令也只是一纸空文而已。

第四十八章 和谈与作战

南部种植场主阶级末日将临的迹象已显现出来，虽然并未表明他们将怎样垮台，但足以表明他们的下场不会很好。有些人把南部的失败归咎于杰弗逊·戴维斯，在某种程度上讲他们是在寻找代罪羔羊。南部种植场主阶级与几乎全世界都痛恨奴隶制的潮流隔绝，戴维斯就是这个阶级的骄傲蛮横和贵族世界观的化身。

1865年初，形势越来越险恶了。罗伯特·李在得到了戴维斯的赞同以后，1865年2月6日，他同意担任同盟军队的总司令。他首先指令约瑟夫·埃·约翰斯顿将军带领一支由零星的队伍拼凑起来的军队，去截断薛尔曼从萨凡那进入南、北卡罗来纳两州的道路。

在被炮击了三天后，1865年1月15日，费希尔堡垒深夜陷落。威尔明顿作为同盟的最后一个对外开放的港口被封闭了，既进不来补给品，也送不出去棉花。

这时，人们不再经常争论如何进行战争这个问题了。战争机器运转不再经常出故障了，由林肯作最后决定的复杂的军事问题也减少了。在许多参众两院的会议上，讨论的问题是呼吁建筑太平洋铁路，开凿运河，改进河道和港口，改善海岸的勘察工作，把土地拨给铁路公司和按宅地法定居的垦殖者，重新安置印第安人部落，放宽各州之间的贸易限制，战争几乎不再

林肯传

被提到。内政部长报告说，无偿赠送和出售的国有土地大约已达四百二十五万英亩。可以知道，未来的铁路公司和按宅地法定居的垦殖者将会兴旺起来。

征兵执行得更严格，而逃避和抗拒的现象比以前少了许多。对逃兵的处理不再像过去那么宽大了。一大群人在戈弗诺斯岛目睹了绞死一个曾三次获得志愿兵奖金并三次开小差的逃兵。

格兰特是靠他的情报工作才比罗伯特·李有优势。同盟军中每月有数千名士兵因不满给养匮乏、伙食粗劣而开小差。在夜里，联邦部队等待着越过封锁线的同盟军逃兵的到来。从那些人的口里总可以得到一些情报。

12月的一封霍勒斯·格里利的长信使布莱尔重新活跃起久藏在他心中的念头。格里利说，现在，和南部同盟进行公开和谈的时候到了。

布莱尔于1864年12月中旬拜会了林肯。野心勃勃的奢望冲昏了他的头脑，他认为只要处理得当，自己可以向全世界表明，和平事业是非常有希望的。林肯说：“等萨凡那被攻占了以后再来看我。”

在萨凡那被攻克以后的第三天，林肯请来老布莱尔，给他一张只写了一句话的卡片：“请允许持卡片人弗·普·布莱尔先生通行前往南部，并让他返回。”布莱尔先生乘坐海军的汽艇从西蒂波因特到达里士满。在南部同盟的白宫，布莱尔同戴维斯一起吃饭，与一些昔日的民主党老朋友叙旧。

1865年1月12日，布莱尔和同盟总统进行了一次秘密会谈，布莱尔提出了各种建议，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建议对外

林肯传

界都是保密的。戴维斯写了一封给林肯的信，让布莱尔交给林肯，信的结尾说：“尽管你拒绝了我們以前的建议，但是，倘若你能保证接见我們的一个公使或专使或其他代表，我将马上派他们前来继续努力举行会谈，以便争取两国之间的和平。”

在白宫林肯写了一封只有一句话的信给布莱尔，让他转交给戴维斯：“我看了戴维斯先生本月12日给你的信，你可以转告他，过去、现在和将来我都一直准备同由他或由任何其他现在反对联邦当局的掌权人非正式地派来的任何代表会面，以便谋求我們的一个共同的国家的人民的和平。”

戴维斯的信以“两国”作结束，而林肯的复信则以“我們的一个共同的国家”作答。

自从同盟把都府迁到里士满以来，现在戴维斯首次请副总统来与他共同磋商大事。斯蒂文斯点了三个专使的名字。戴维斯只同意其中的约翰·阿·坎贝尔。坎贝尔现在担任同盟陆军部副部长一职，是前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同时，戴维斯还指派了参议员、前国务卿罗·默·托·亨特和斯蒂文斯。这三个人可以说是“归顺派”或“和平人士”。戴维斯指示说：“依照林肯先生信件的精神，请你们前往华盛顿，就目前有关这场战争的问题，为谋求两国之间的和平，同他进行非正式的会谈。”

1月29日晚上，斯蒂文斯同其他两名专使来到联邦军的防线，要求格兰特将军放他们通行，以便前往华盛顿。这个请求电告华盛顿以后，林肯立即派遣军事电报局的埃克特少校带着书面指示驰往前线。其内容是：倘若专使们以书面声明，他们打算以总统1月18日的信件作为前提进行和谈，谋求“我們的一个共同的国家”的和平，那就让他们持安全通行证入境。在指示送达之前，专使们已给格兰特写信，要求允许他们

林肯传

“前往华盛顿就目前正在进行的战争的问题同林肯总统举行会谈，以便明确结束这场战争的条件”。

接到专使的信后，格兰特立即电告林肯和斯坦顿。林肯立即派西华德到门罗要塞会见这些专使。他书面指示西华德向对方讲明为实现和平必需的三个条件：一、恢复联邦在所有各州的权力；二、对奴隶制问题合众国总统的立场，决不能从最近总统致国会年度咨文和先前的文件中对这个问题所持的立场让步；三、如果对方停止战争和解散所有反政府军队，我方就停止敌对行动。

2月1日西华德动身，同时，林肯电告格兰特说，在和谈举行期间，仍应继续作战，“千万不要让正在发生的事情有所改变，耽误或阻碍你的军事计划或行动”。格兰特答复说，保证不停止作战，保证全军“作好一切准备，随时待命”。

三个同盟专使考虑了合众国总统的明确的指示。其内容是，他们一定要以书面方式同意：只能以总统所说的“我们的一个共同的国家”的和平作为和谈基础。他们最终拒绝接受这个条件。似乎他们的使命已终结了。埃克特拍电报给林肯说，专使们的答复“不令人满意”，同时通知他们不可以前往华盛顿。

约过去了一小时，格兰特发了一份长电给陆军部长，“作为备案材料，非正式地而机密地”说明了他的看法。电报说他同斯蒂文斯和亨特两个先生交谈了一番，深信“他们的意图是不错的，联邦的愿望和他们要恢复和平是真诚的”。格兰特承认他陷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之中，他担心专使们无功而返，将会带来不良的影响。他明白要接见他们确实存在许多困难，但他也束手无策。

林肯传

林肯第二天上午来到陆军部，看了埃克特少校的报告。当他正在起草一份要召回西华德的电报时，有人交给了他格兰特的长电。后来林肯写道：“这份电报让我改变了主意。”他马上电告格兰特：“请通知那几个先生，我将亲自来门罗要塞接见他们。”

总统匆匆地秘密地出发了，竟然没有告知忠实可靠的尼古拉。

林肯的记录写道：“2月2日夜间我到达汉普顿罗兹湾。……3日上午，亨特、斯蒂文斯和坎贝尔三个先生来到我们的汽船，同国务卿和我进行了几个小时的长谈。”在会谈中，联邦方面始终坚持西华德收到的总统的书面的几点指示。在法律和政治方面都很精明的五个人在一艘汽船的客舱里进行了四个小时的会谈。

亨特说，林肯提出的条件似乎要迫使同盟人士只能无条件投降和归顺。西华德说，和平了以后，南部人民将重新被宪法保护，“从而他们的一切权利将会被确保”。

会议开始时，斯蒂文斯第一次向林肯提出一个问题：“总统先生，难道竟没有办法结束目前存在于这个国家的不同的州和地区之间的纠纷吗？”他的这句话，虽然还未达到“我们的一个共同的国家”那样的程度，但是，他确实是有意放弃“两个国家”的提法。

1月31日第十三条宪法修正案被合众国国会通过，这对同盟的专使们而言是一件新闻。

林肯强调，即使同盟各州有回到联邦的打算，他也决不会同曾与他的政府敌对的武装力量签订任何协议。亨特为此列举

林肯传

了英国国王查理一世曾怎样同用武力反抗他的政府的人民进行谈判。亨特的辩词很冗长，是精心准备的。他坚持说，除非林肯承认戴维斯有权签订条约，否则不能取得和平。一家报纸后来发表了斯蒂文斯的回忆：“当时林肯脸上的表情是难以形容的，通常这种表情出现在他要猛烈抨击他人之前。他说：“关于历史问题，我不得不请你找西华德先生说去，因为他对这类事情最了解。我不想自作聪明，不过我对这件事惟一记得清楚的是，查理掉了他的脑袋。这才使亨特先生有了片刻的安静。”

当林肯感到有必要严正地反驳同盟专使们的话时，会场寂静无声。他的每句话都斟酌过，听起来如同在宣布判决书：某些反叛头目犯了法律上最严重的罪行，显然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使他们丧失了一切免刑的权利。他并没有直接说，因为他们犯有叛国罪。所以应被处绞刑。

沉默了片刻之后，亨特仔细打量了林肯一会，然后小心谨慎地说：“总统先生，如果我们理解没有错的话，你是认为作为同盟成员的我们已犯了叛国罪，对你的政府而言，我们是卖国贼，我们已失去了我们的权利，应判处绞刑。你要说的意思就是这些吧！”林肯回答说：“是的，你比我说得更清楚，基本上就是那么回事！”

林肯的态度这时变得更明确了。他建议：反叛的各州应该立即回来，不要存在侥幸企图取胜，继续战争下去，从而使国会的仇恨情绪增加。他说，可能会到来这样的时刻：“他们将不被当作犯错误的人重新成为公民，而是要被当作被摧毁或消灭的敌人。”

汉普顿罗兹湾会谈结束了，许多国家和人民都关注着这次会谈，大批的政界人物和新闻记者对这次会谈感到迷惑不解。

林肯传

南部同盟的专使搭乘一只划艇到他们的汽船上。然后，一名黑人搭乘划艇送来一筐香槟酒和西华德的问候字条。专使们挥动手帕向西华德致谢。他们看到西华德正在用水手长的话筒向他们喊话：“请收下香槟酒，但不要扣留黑人！”这就是这次会谈的最后一句非正式对话了。

在华盛顿的人们感到既愤怒又好奇。纽约的股票市场紧张而且不稳定。黄金投机商们迫切希望乘机捞一把，但又不知道该如何做。林肯和西华德乘了一艘汽船前往安纳波利斯，那里有很多等着要见总统的人。从林肯和西华德那里新闻记者未能得到任何具体的东西。

2月4日，第二天，林肯和西华德告诉内阁这次会谈未得到任何结果。

2月5日这一天，林肯花费大部分时间起草将要送交参众两院决定的咨文和宣言，授权合众国总统可以依情况付给指定的南部各州四亿美元。这笔款项以每年六厘年息的政府公债支付，“上述各州按照各自的奴隶人口的比例进行分配。如果上述各州在今年4月1日或之前没有停止和放弃对联邦政府的所有反抗，则得不到上述款项的任何部分”。之所以要现在通过这项决议，“是为了同其他提议一并归纳在一项关于谋求和平与重新统一的宣言中”。此宣言将表明：“将停止这场战争，将会把军队裁减到和平时期的水平，赦免一切政治犯，一切除奴隶以外依法没收的或充公的财产将被归还，但不包括牵涉到第三方利益者。凡是不属于总统职权范围之内的问题，建议国会酌情宽大处理。”

林肯把这个机密文件提交给内阁。尼古拉和约翰·海写道：几乎没有讨论这项建议。一方面，总统显然非常热心，另一方

林肯传

面，内阁一致反对，这就非常有可能产生一种尴尬的局面，应付这种局面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双方都保持沉默。”厄谢尔写道，对于阁员们的一致反对总统感到有点惊奇，他问道：“这场战争还将持续多长时间？”每个人都沉默着。于是，总统自言自语地说：“一百天。现在我们每天要花三百万美元来继续这场战争，总数也就相当于建议的拨款数额，而且还要有许多生命要牺牲。”厄谢尔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后，他又加了一句：“可是你们都不赞成我，这份咨文我不打算发表了。”

林肯在这份咨文原稿的背面，“1865年2月5日”这一日期之下，写道：“今天起草这些文件，并把它们提交给内阁讨论，但阁员们一致反对。”他签了名，仿佛这是历史，应当将其归入档案。因此，将继续战斗下去。

当同盟专使返回到南部时，里士满的人心中充满了恐慌，乱作一团。杰弗逊·戴维斯说，他宁可受辱，也“不愿再联合”。带着轻蔑的神情和口吻，称他的头号敌人为“阿伯拉罕一世陛下”。他还扬言同盟将“在少于十二个月的时间内使北方佬被迫按照我们的条件向我们求和”。

马萨诸塞州的威尔逊在国会参议院说：如果格兰特早在三个月前就获得了他应该得到的五万或七万五千人的生力军，那么，现在他早已赢了这场战争了。威尔逊企图以一份“传阅中的报告”为理由指控总统犯有妨碍格兰特得到结束战争所必需的部队的罪行。威尔逊参与了约束政府的联合行动，采取了压低行政权抬高立法权的措施。

就在同一周，本·韦德对总统在路易斯安那州问题上的“主张”进行猛烈地攻击，说林肯的百分之十计划是“一个政治家几乎不会怀有的、最不切合实际和最荒唐的胡思乱想”。

林肯传

史蒂文斯在2月8日众议院的会议上提出了一项议案，并被通过，这项议案与萨姆纳在参议院提出的议案基本上相同，内容是要求总统把汉普顿罗兹湾会谈的经过讲述一遍。许多参众两院的议员不信任林肯最近的使命。还有很多人对总统怀有一种积累在心中的隐而不露的仇恨。诺亚·布鲁克斯写道：“那些激进派愤怒到了极点。他们疯狂地抨击总统，说他有舍弃通过长期的、耗费巨大的军事斗争业已取得的政治果实的打算。”坚定地相信林肯的共和党温和派只是少数，他们并没有使激进派相信：在解放奴隶问题上林肯不会让步。

激进派代表乔治·朱利安在2月7日的发言确实为可能弹劾林肯定了框框，造了一定的声势。如果激进派发现林肯的关于汉普顿罗兹湾会谈的报告可以把他看成是他们事业的叛徒，那么朱利安的发言便是为弹劾打响的第一炮。在大概有一万字的发言中，朱利安认为在这次战争中有一系列的主要是政府及其首脑造成的错误。人民对“林肯先生早期的政策没抱多少希望”，他最好不要又回到那种政策上去。在11月人民投票选举阿伯拉罕·林肯，“并不是因为他们认为他能拯救国家，而是因为能拯救国家的只有他们，他只是他们的公仆而已。”

朱利安概括地把激进派当前的要求提出了。他们希望在各叛乱州国会进行重建工作时，要保证在各州都要成立共和制的政府，保证把选举权给黑人，他们也将不同意任何行政部门有权干预由国会审慎地表达的人民的意愿。国会应把没收和剥夺来的“叛乱分子”的土地分成一小块儿一小块儿的，然后分给参加过这次战争的陆海军士兵。朱利安说，“在联邦部队里服役的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都应分得农场，”以犒赏他们在战场上的英勇作战，同时，这又是一种安全保障，使他们能免受南

林肯传

部土地垄断之害。”朱利安预言，如果由于总统和国会的过错不能实现这些措施，人们肯定会失望。他希望对联邦俘虏遭到迫害一事进行“正当的报复”，并希望今后政府不再执行消极、笨拙和软弱的政策。

2月10日，紧张的气氛渐趋平静。当众议院正在处理一些法案的时候，一个秘书把总统送来的一份咨文宣布了，于是停下了其他一切事情。秘书开始宣读咨文内容，他滔滔不绝地宣读了一系列文件、电报和书信。似乎对这一时刻的到来林肯早有准备。给布莱尔的去里士满写的通行证，布莱尔给林肯带来的戴维斯致布莱尔的信，林肯委托布莱尔带到里士满给戴维斯看的给布莱尔写的信，“两个国家”和“我们的一个共同的国家”的提法的出现，格兰特与到达格兰特军队防线的同盟专使之间的来往文件，同盟专使和埃克特进行的进一步的交涉，林肯给西华德的含有“必不可少”的三个条件的指示信，林肯指示格兰特无论听到什么关于和平的消息都要继续战斗下去的电报，格兰特保证一定把战争继续的回答，林肯收到的埃克特的使会谈的一切机会暂时丧失的密电，格兰特给斯坦顿的长电，还有林肯的“这份电报改变了我的主意”的简短评语，戴维斯关于要专使们到那里去“为谋求两国之间的和平”的指示和汉普顿罗兹湾会谈的进行情况，无疾而终的谈判。上述种种文件，“据说已包括人们想要了解的一切”，现谨提交诸位进行审议。

旁听席上的记者们注意到，宣读这份咨文时，整个会场自始至终都异常安静。诺亚·布鲁克斯写道，环顾全场站着或坐着的几百个人，人们可能会说，他们“突然都变得像塑像一样”。不久之后，众议员们就开始互投意味深长的眼色和微笑。

林肯传

总统自始至终没有片刻失足，有一段时间，他进入了一座让人无法捉摸的魔宫，但他却安全地走出来了。念完咨文后，那个秘书以某种夸张的声调把签在文件上的“阿伯拉罕·林肯”的全名念出来时，一阵“顷刻间爆发出来的、抑制不住的、暴风雨般的掌声”响在布鲁克斯的耳边。

沃什伯恩建议：把这份咨文应该再复印两万份。“所有忠于这个国家的人民”都将称赞总统的“审慎和智慧”。撒·史蒂文斯说：“总统认为应尽力作出这种努力。……我相信，即使那些反对他这项使命的人，也会认为他是爱国和贤明的，并将称赞他的行动。”

一种旧制度正在被排斥，如今，在最高法院的大厅里，从来没允许让一个黑人在高级法庭上执行律师业务。他叫约翰·罗克，是波士顿市的一个有声望和有能力的律师。在辩论是否设立为黑人与难民服务的被解放黑人和难民救济局的法案时，人们又被种族问题烦恼，人们情绪激动地争吵着。虽然奴隶制在第十三条宪法修正案中被废除，种族问题还继续存在，到处可见可闻用肤色来划分社会界线的事。这项法案允许总统分派官员去管理这个局，这些官员有权给黑人分配土地，并向黑人提供生活用品和现金。

参议员之间的争吵并不是为他们自己，论战始终围绕着这个问题：“他们对这四百万刚获得自由的黑人该怎么办呢？”萨姆纳把他的担心说了出来。他担心，南部将会寻找种种借口，使用种种方式，以一个新借口恢复奴隶制度。萨姆纳认为，一个被解放黑人局应该设立起来，意在维护黑人的权利，给他们分发土地。

林肯传

在2月份，对某些法案的讨论把其他一切讨论都压倒。这些法案要求一年以前在路易斯安那州成立的政府应被承认是“合法的”政府，林肯和军区司令班克斯将军指导建立了这个政府。根据班克斯的命令，该州1864年2月22日在约三分之一的地区里进行了选举。有一万一千四百一十一个白人参加了投票，每人都依照总统的要求宣了誓，人数多于1860年路易斯安那州选民总数的五分之一。州长迈克尔·哈恩和三个国会议员被选出来。后来的一次选举中，他们把出席4月份在新奥尔良举行的制宪代表大会的代表选出了。这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在路易斯安那州“永远”废除奴隶制度。代表大会把投票权仅给了白种男人，但他也授权州议会给有阅读和书写能力的黑人和在联邦军队中服役的黑人士兵以投票权，这与林肯在给哈恩州长的信中所提出的条件相符，但是反对派认为总统指导建立的州政府只是“影子”而非“现实”。

早在1864年11月14日，林肯就给在新奥尔良接替班克斯将军担任司令的斯·奥·赫尔伯特将军写过一封信，信上说：“自从我来到这里，我最感痛心的事莫过于军人在这四五个月如此不支持新成立的路易斯安那州政府。”坎比和赫尔伯特两个将军竟然会同脱离分子联合不支持他的工作，这是“让人不明白的”，如果这样继续下去，将是不能容忍的。

12月18日，在白宫的一个大厅里总统会见了班克斯将军和蒙哥马利·布莱尔，开始讨论阿什利法案。这一法案包括承认新的路易斯安那州政府。“总统认真看了以后，说他喜欢这个法案，只是对其中的一两处不太满意。”

1月和2月的几个星期中，阿什利法案由众议院进行了辩论。这一法案的草稿被五次修改，一些严格的条件总被附加在

允许脱离州回到联邦的问题上。最后一次投票，八十票对六十五票、三十七票弃权，所以未获通过。

在参议院，重建法案经历了不同的步骤。在那里，伊利诺斯州的特朗布尔报告了一项联合决议，这项决议是司法委员会做出的，决议说，合众国承认“根据新奥尔良市 1864 年 4 月 6 日召开的代表大会成立的路易斯安那州政府是该州的合法政府，享有合众国最高法律给予保证的其他的权益”。

大多数民主党人将投票不支持新的路易斯安娜州政府。他们毫不隐讳地说出了他们的忧虑：在华盛顿共和党政府指挥下的军管政府将偏袒黑人。另一方面，同民主党反对派投一致票的五个共和党参议员也毫不避讳地说，他们担心，如果承认新的路易斯安娜州政府，在这个州政府的统治下的州，投票权将被白人控制，黑人被拒绝有投票权。因此，这五个共和党人因为想保证路易斯安那州的黑人的选举权，所以想在法案上附加一个条件。这将是其他所有重建州的一个不能缺的先决条件。

萨姆纳是参议院中提出修正案、作指责性发言和建议推迟表决的带头人。

在辩论快要完成时，萨姆纳强调说：“这个自封的路易斯安那州政府根本就不可能站稳。……它就像一个只有七个月大的早产儿，即使已基本成形，但仍无法存活，是特权阶级的幽灵和刺刀不合法的结合而产生的。”

2 月 27 日，参议院以三十四票对十二票决定明天再解决这一法案。但这次搁下之后，这个法案就一直没再被人们提起过。林肯最想实现的一项计划暂时无法实现了。路易斯安那州的问题将要由下一届国会和接下来的事态的发展来决定了。在整个立法程序中，虽然萨姆纳的态度非常坚决，但他并没有攻

林肯传

击总统。而林肯对萨姆纳则一直平心静气，态度明朗。两人都持着自己的真诚的信念不愿做改变。

2月1日，薛尔曼率军从萨凡那出发，他的作战计划是非常秘密的，他只给斯坦顿和林肯发电报报告他的行军路线指向内地。在出发之前，薛尔曼说，这比从亚特兰大向海洋进军那一次要难上十倍，但同时也重要十倍。

薛尔曼的六万大军的前锋是骑兵，这六万大军被分成两路纵队，在带头脱离联邦的那个州的土地上向前推进。连续的冬雨充盈了所有的溪流，水没淹到的地方则是一片泥泞，到处是沼泽。他们从不停止行军，甚至三天中有两天冒雨行进。他们渡过了五条可以通航的水流湍急的大河，有时，军队中每个士兵都要把先遣兵的任务担负起来，他们把幼树劈下来，做成栅栏木条用来铺设木排路，他们架浮桥，把路上的障碍排除，若没有时间搭桥时便涉水而过。有的部队要在冰冷的齐腰深的洪流里连续工作数小时。

由韦德·汉普顿将军担任主要指挥官的约一万五千名同盟军抵挡不住北部进攻者，这些进攻者好像有意积聚起他们的愤怒来向南卡罗来纳州发泄似的。这十五军所属部队公开说“反叛是从这里开始的，它也将在这里完结”。像他在佐治亚州时那样，薛尔曼的正式命令，总是禁止进行破坏和滥用暴力的。但是这一次对于这一命令，他却没有重申。后来他自己说：“我当时的目的是要狠狠地惩罚叛军，把他们的嚣张气焰完全压倒，穷追猛打，弄得他们走投无路，闻风丧胆为止。”

在2月5日至7日的血战中，格兰特给了罗伯特·李沉重

林肯传

的一击，使他完全没有机会派遣任何兵力去阻截薛尔曼。2月22日，依照总统的命令，华盛顿国会山巅的巍峨圆顶大厦——处处一片明亮，歌声响亮，庆祝在查尔斯顿、哥伦比亚和威尔明顿取得的胜利，庆祝新的广大的地区又重新升起来了。

第四十九章 第二次就职演讲

1865年3月4日上午，在参议院的侧厅内林肯考虑和签署一些法案。在连接白宫和国会大厦的□□宾夕法尼亚大道上，一支游行队伍正冒着阵阵寒风和细雨行进。在泥泞的人行道旁站着许多观众。印刷工会的工人们在一辆四轮运货马车上，边转动着一架手摇印刷机边散发着总统就职典礼的程序表。一支身穿联邦军蓝色军服的黑人部队正在齐步行进，在这部队后面是来自黑人共济会理事会的人。

大约午时，应邀参加就职典礼的知名人士来到事先为他们设计好的席位上。当穿着黑色长袍的最高法院的法官们进场时，一阵嘈杂声自场内传出，随后几个后到的州长进来了，然后是身穿金边衣服和白色裤子，头戴羽饰礼帽的外交使节。正午众议员们入席，接着是内阁成员入席。

林肯坐在前排的正中央。当正午的钟声响起之后，当选副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在全场所有人的注视下进场。介绍后，约翰逊站起身来，他手里没有讲稿，他即席对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和参议员说，他们的权力是人民大众赋予的。他激动地说：“尽管我出身卑微，尽管也许人们只承认我是一个平民，但请允许我在明智的与会者的面前把这样一个真理阐述出来：阁员、法官、总统以及他的顾问们的崇高地位和权力都来源于人民。”

林肯传

当然，安德鲁·约翰逊以他一向的竞选口吻说了一些话。“虽然我出生在一个平民家庭，但按照我生活在其统治下的政府的原则，我有权自豪地认为那些威严的高官显贵们和我一样也只是一个人而已。”他扮演平民角色，似乎太过火了。

人群列队走向国会大厦的门廊。雨已经停了。诺亚·布鲁克斯写道：“经久不息、无比响亮的欢呼声自汹涌澎湃的人群中传出。”总统同应邀出席的知名人士一起登上了讲台，接着，阿伯拉罕·林肯走到前面进行就职演说词的宣读。一阵接一阵地雷鸣般的掌声迸发出来。

现在，听众近乎鸦雀无声地倾听着。对这样严重的时刻所面临的问题，一个总统却只讲了非常简短的一些话，这是很少见的：在第二次宣誓就任总统时，我没有必要比第一次讲得还长。……

我第一次就任总统时，人人都非常担心，全部思想都集中在一场马上就要发生的内战上。对这场内战，人人都是惧怕的，人人都想尽办法避免这场内战。这是双方共同的心愿。但其中的一方宁愿开战也不愿让国家继续生存下去；而另一方则宁可应战也不肯让国家就此完蛋。就这样战争爆发了。

黑人奴隶是我们全国人口的八分之一，但他们并不是充满整个联邦，而是集中于南部。这些奴隶形成了一种重大的和特殊的利益。大家都明白，由于某种原因，这一利益，变为这次战争的根源。反叛者想要永保、加强和扩大这一利益，为此他们不惜以战争的方式把联邦割裂，而政府则只要求有权制止扩大其地域。双方都没有想到战争竟会发生而且会有目前这样大的规模，持续如此长的时间。双方也都没有料到，随着冲突的停止，冲突的根源会消除，甚至很可能在冲突本身停止之前就

林肯传

会消除。……双方念的是同一本《圣经》，也向同一个上帝祈祷，每一方都祈求上帝帮助自己。有人竟敢无耻地要求公正的上帝帮助他剥削别人，这可能让人觉得多么不可思议呀。……我们天真地希望——我们热诚地祈求——这场战争的浩劫能很快就会结束，但是，如果上帝想要让战争继续下去，直到用奴隶们二百五十年来无报酬的工作所积累起来的所有财富都化为灰烬为止，直到每一滴用鞭子抽出来的血都要另一滴用刀砍出来的血来偿还，那么三千年前人们说过的话，也许我们必须重述一遍：“上帝的裁判总是正义和正确的。”

对一切人抱宽容态度，对任何人不怀恶意，坚持正义，因为我们从上帝那里懂得了正义。让我们继续努力完成目前正在进行的事业，把国家的伤口包扎起来，关怀那些担起战争重担的人，关怀他们身后的孤儿寡妇——所有可以在我们中间、在同别国的关系方面带来和保持公正持久和平的事情，我们都要做。

记者们注意到，在林肯念最后一段时，眼泪沾湿许多人的眼睛。演说结束后，林肯把右手放在打开的《圣经》的一页上，跟着首席法官蔡斯把就职誓词复诵一遍。

像葛提斯堡演说一样，特别是那篇“裂开了的房子”的演说，第二次就职演说有着广泛的意义。对于一些人来说，它却是一种非常动听的祝福和祈祷，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它是复仇的怒吼。

晚上，招待会在白宫举行。在正门前的平台上，在大道后面的车道和人行道上，到处都是人。从八点到十一点，林肯几乎是在同络绎不绝的来宾握手中度过的。记者们写道，当晚他一共同六千多人握了手。

第五十章 永无止境的日常工作

在使用总统任免权的四年零一个月里，大约一千六百三十九名官员中，林肯撤换了一千四百五十七人。战争时期，需要绝对忠诚的人来担任许多的重要职位，必须清除一切不被信任的人。林肯在建立这样一个忠于联邦的政府的工作中担当着极其重大的责任。

辞去了财政部长职务的费森登开始第三次当选缅因州的国会参议员。许多西部政界人物和大银行家都赞同由出生在缅因州的休·麦卡洛克当财政部长，他被林肯召见。在他们握手时，林肯说：“麦卡洛克先生，我把你请来是要告诉你，我想请你任财政部长。”虽然麦卡洛克担心自己没有能力胜任，但还是接受了，并且这项任命也被参议院通过。

林肯提名由衣阿华州的国会参议员詹姆斯·哈伦接替已辞职的约翰·帕·厄谢尔，担任内政部长一职，参议院也通过了这一任命。作为一个边疆教育家的哈伦 1847 年任衣阿华州公共教育厅厅长，1863 年又当了衣阿华州威斯莱大学校长。

在不满七个星期的时间里，林肯指导了通过第十三条宪法修正案的工作，制定了汉普顿罗兹湾会谈的策略，经历了路易斯安那州事件引起的风波，同格兰特和薛尔曼保持经常的联系，注视着海军事务和征召军队的新兵事宜，尽心处理了纷至沓来的有关任意捕人、军法审判、人身保护法和赦免等问题。

林肯传

经过挑选后，又任命了两名内阁新阁员，把他的第二任就职演说写好了，作了就职宣誓，批准了好几百份求职申请。

在白宫，埃米莉·托德·赫尔姆是林肯夫人的妹妹，她曾在1863年11月间的一篇日记中写道：“儿子罗伯特的参军让她感到忧心忡忡。今天她对林肯大哥说，‘林肯先生，我非常明白罗伯特要求参军是一种勇敢高尚的举动，我非常支持他，唉！可是，我好害怕，担心他永远回不到我们的身边了！’”做父亲的林肯解释道：“玛丽，多少可怜的母亲都已作出了这种痛苦的牺牲，将她们的每一个儿子送走，而且有的是永远地失去了他们。”

也许取得了他夫人的同意，在1865年1月19日他给格兰特写信说：“请你不要把我当作总统对待，而只是当成一个朋友来阅读和回复这封信。今年我的儿子二十二岁，是刚毕业的哈佛大学的大学生，他希望在和平以前增长一些有关战争的见识。我既不希望他真正当兵，也不希望他成为军官，在军队中那些长时间服役的人更有权利、也更有资格获得军官的职衔。”

格兰特答复说，他会很高兴地让这个孩子“根据你建议的方式加入到我军，成为这个大家庭的一员”。总统回复说，他完全同意，但有一个条件，他的儿子不应该当一名领军饷或津贴的随从副官。但格兰特规劝他打消这个念头。格兰特说，按照规定既然这个年轻人被任命为军官，他就有享受与同级的其他军官同等的待遇的权利。事情最终是这样定的：罗伯特被授予上尉军衔，担任副官处副处长。2月23日他到陆军总司令的参谋部工作。他总是甘愿承担分配给他的艰苦工作，从不因为他的爸爸是总统而期望得到异于其他军官的优待。

2月份的报纸报道说，总统一年获得一千二百七十九美元

一十三分的所得税。“林肯先生的财产到底是多少呢？”似乎这个问题已不被人们关注。他平生得到的最大一笔固定收是二万五千美元的年薪，财政部扣除所得税后按月开支票支付。林肯买了价值七万五千多美元的合众国公债券，其中“年息六厘、期满以硬通货偿还的记名公债券价值五万多美元。”

对于约翰·耶·比尔的案件，林肯认为证据确凿，已可断定他是一个海盗、间谍和私掠船船长。在大湖区他曾带着一伙海盗劫夺船只，抢掠金钱和货物，凿沉一艘汽艇。他还妄图帮助约翰逊岛上的南部同盟战俘逃跑，但未成功。很多有威望的人出来为他说情，希望总统把他的死刑减为无期徒刑。为此他们花了大量的钱财，并纠集了很多总统的私交游说总统。林肯和东部军区司令约翰·亚·迪克斯少将屡次作了相同的答复。林肯说：“迪克斯将军可以按照他自己的意见来处理这个案件，我决不插手！”迪克斯将军则说：“现在一切由总统决定，至于要我为他减刑的人，请你们不要对我存在任何幻想。”林肯和迪克斯都没承诺过什么。1865年2月24日，同盟军上尉约翰·耶·比尔被执行了绞刑。

当着西华德等人的面，林肯曾对伊利诺斯州布罗姆韦尔说：“四年以来，我处理过的攸关人命的案件，比所有担任过这个职位的人所处理的类似案件的总和还要多。谁也不知道我内心的苦恼。对于大湖区的比尔案件，他们想方设法地来祈求我，纠缠我，而我则必须坚持自己的决定。当他那可怜的姐姐前来为他乞求时，我甚至只好撵走她。最终，他还是被处决了，至今我还不能摆脱这一烦恼。”

第五十一章 格兰特突破李军防线

国会议员阿什利从格兰特司令部一回来，就将格兰特的话转述给林肯：“如果我们损失三个人，他们就得以五个作代价；如果我们损失三匹马，他们也得以五匹作代价。”他说，格兰特一把抓起桌子上的几张纸，捏作一团说：“请告诉总统，他们已被我像这样攥在手心里了！”

谢里登已经把厄尔利的部队从谢南多亚河谷赶走。在三月底他报告说，已烧毁七百八十座敌方仓库，缴获四十二万蒲式耳小麦、七十万发子弹、两千五百五十七匹马、七千一百五十二头菜牛。现在李军的运货车外出搜寻食物，回来时常常是空车，与对方相比较，联邦军队所需的全部物资却几乎是不断涌来。

长期的争吵之后，同盟参议院不再坚持它的立场，在表决中多数赞成武装奴隶进行防御。这项法案也被戴维斯总统签署了，黑人奴隶被迫入伍，为他们的主人当炮灰。这是同盟政府增加士兵人数的最后一招了。

林肯在白宫把最近几周的主要战略描述给了一个来访者。他说：“格兰特揪住了老熊的后腿，而薛尔曼则在剥熊皮。”

薛尔曼挥师向北推进，抵达北卡罗来纳州的费耶特维尔，随后直取戈尔兹博罗，在那里停留了非常短的一段时间。一片长达四百二十五英里、满是战争创伤的土地在他们与萨凡那之

间。从1863年7月起，薛尔曼的战士开始了二千五百多英里的徒步行军，他们涉过很多溪流与江河，顶着炎炎烈日，冒着滂沱大雨，一路前进。

林肯打算离开华盛顿去对格兰特的军队进行一番视察，暂时放下了华盛顿的繁重的日常工作。也许他还要和格兰特再研究一下结束战争需要的条件，他于3月初写了一道命令，由斯坦顿把这命令传达给格兰特。命令说，只能和罗伯特·李针对军事问题进行会谈。“不管是什么政治性问题，千万不要擅自决定、商议或讨论。应由总统亲自处理这些问题，决不能提交代表大会和作战会议来讨论决定。”

林肯全家搭乘“女河神号”轮。这艘轮船有较宽敞的舱房，但没有武器装备，因而不能确保安全。在武器装备精良的快速通讯艇“蝙蝠号”的护航下，它开始了航程。3月23日下午一时他们离开华盛顿第六街码头，次日夜里约九点钟在西蒂波因特码头靠岸。

带着新消息的格兰特上船迎接总统。由于同盟军逃兵越来越多，兵力渐渐地削弱，格兰特预料敌人会随时发动进攻，进行垂死挣扎，希望突破联邦军防线，打开一条通路，与北卡罗来纳州的约翰斯顿会师。

然后，林肯乘客车沿着军用铁路前往前线。那天，天微亮，就在林肯经过的这片土地上，联邦在弗吉尼亚州的斯特德曼堡垒的大炮对着敌军连续猛轰，把他们成片地炸翻在地。士兵们用刺刀和枪托厮杀。在约翰·布·戈登将军的指挥下同盟军队占领了斯特德曼堡垒，并不断推进，企图把铁路破坏掉，把联邦的军需仓库摧毁。联邦军稍作修整，击退敌人，把斯特德

林肯传

曼堡垒夺了回来。林肯在给斯坦顿的电报中写道，他在吃早饭的时候，看到这场战斗就在它“开始的地点附近结束”。林肯仔细察看了这场大规模的殊死战斗的结局。据报告，联邦军有五百人的伤亡，五百人被俘，同盟军有八百人的伤亡，一千八百人被俘。

林肯在联邦军发动反攻的地方看到身穿灰色、蓝色军服的尸体横七竖八地堆在一起。伤员到处可见，喘息着，呻吟着。他看到那天早上抓到的一大群狼狈不堪的俘虏。巴恩斯写道，总统谈到了“他们的可悲境况”。“他们曾经努力地战斗，而今却希望休息了。林肯先生只是沉默不语，仔细察看，几乎不发表意见。”

除了这个场面外，在别处激战还在进行着。联邦军向罗伯特·李的右翼全面推进，占领了他们掘壕固守的前哨阵地。次日，罗伯特·李给戴维斯写信说：“现在我担心已不可能阻挡格兰特和薛尔曼会师了。”

林肯在司令部的营火旁坐着休息了一会儿。他向格兰特和在他四周围坐的参谋人员谈到政府经历过的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战争屡次失利，外交和财政处境窘迫。他还讲到人民是如何用他们坚定的爱国主义、北部忠诚的献身精神和军队优秀的战斗素质战胜这些困难的。

格兰特问道：“对于我们事业的最后胜利，总统先生，你曾怀疑过吗？”林肯在折椅里欠了欠身，同时右手做了一个强有力的手势说：“从未怀疑过。”

据悉，次日，谢里登从谢南多亚河谷实施了大包抄行动，已绕到了罗伯特·李军的北面，并于当天安全到达哈里森斯兰丁和格兰特胜利会师。听到这个消息后，林肯感到特别高兴。

林肯传

“女河神号”沿詹姆斯河顺流向下航行，当经过一支分舰队时，水兵们欢呼着向最高统帅致敬。他们瞧见高个子的总统穿着黑色燕尾服，随意地结着一条黑绸领带，戴着一顶黑丝绒礼帽。巴恩斯看到，“当经过每一艘舰艇时，总统总是挥舞着他那顶礼帽，就好像在故乡与朋友打招呼，看起来就像小学生一样的兴高采烈”。

“女河神号”又沿着詹姆斯河向上航行，向艾肯斯兰丁驶去，总统将检阅詹姆斯河军团的一部分部队。谢里登上了船，总统和他握了很长时间的手后说：“谢里登将军，在刚爆发这场无与伦比的战争时，我认为，当一名骑兵起码要有六英尺四英寸的身高，”他低着头继续端详这个身材矮小的将军说：“可是现在我改变了这种看法——在紧要关头，五英尺四英寸就足够可以了。”

格兰特和奥德护送总统徒步走了两英里凹凸不平的木排路，来到了阅兵场。

总统率领着一支由二十多名军官和传令兵组成的骑队，穿过森林，越过沼泽地，排成检阅队形的全师官兵已等候好几小时了。他们向最高统帅欢呼。阅兵式完毕后，就开始发炮轰击遥遥在望的敌人的前哨阵地，接连不断的散兵线向前推进，夺取了敌人的前哨阵地的战壕，两次击退了敌人的猛烈反攻，当天抓到的俘虏突然增加到两千七百人。战斗结束时，联邦军有两千人左右牺牲，同盟军有约四千人牺牲。

霍勒斯·波特上校说，在返航途中，“总统又显得精神焕发了”。波特以为可能是因为那天下午总统亲眼看到了詹姆斯河军团官兵的那种战无不胜、骁勇善战的气概，所以“精神振奋”。

林肯传

“女河神号”于3月26日晚上回到西蒂波因特停泊处。那晚，总统夫妇在船上设酒席招待格兰特将军夫妇，还有将军的参谋人员。

林肯和格兰特互道晚安后便各自去休息了。战争以及战争以外的事使总统忧心。外面，夜色凝重，在总长四十英里的战线上，有十多万战士拥挤在肮脏的泥地上。有些人在帐篷内住，但更多的人住在窝棚和临时兵营里。他们也许很快就要投入这场战争中最残酷、最激烈的一个回合中去。还有一个关于应该签署怎样的和约的严肃问题在等待处理。

林肯和戴维·狄·波特海军少将在格兰特宽敞的木屋里谈了将近一上午。格兰特“静静地倾听着，神情严肃，只是在林肯先生直接问话的时候”才吐露一言半语。格兰特“心事重重”，他在思考他的军队，如果罗伯特·李逃脱出了他现在撒下的罗网，也许战争就会延长一年、两年——或者更长。

如今正在修复这座失陷四年后又被夺回的查尔斯顿的萨姆特堡垒。斯坦顿、达尔格伦海军少将和代表总统的尼古拉正准备前往为升旗典礼做主持，典礼上将举行祈祷和发表演说。到4月14日，合众国国旗将再度迎风飘扬在爆发这场战争的堡垒的上空。

薛尔曼于3月27日傍晚来到西蒂波因特。格兰特正在岸上守候。他们缓步来到格兰特的木屋里。薛尔曼讲了几乎整整一个小时，这时格兰特打断他的话说：“请原谅，总统还在‘女河神号’上。”于是，他们约同海军少将波特前往总统所在地，当他们到那儿时，三人发现林肯一个人在后舱。四年后，林肯和薛尔曼重逢了，谈话时，他们有时纵声大笑，有时又庄

重严肃。

3月28日上午，这场战争中的三个北部关键性人物包括海军少校波特在“女河神号”上开了一次会。格兰特和薛尔曼都预料到他们中起码得有一个人还得去经历一场血战，但这是最后的一场。薛尔曼写道：“林肯先生好几次激动地大声说，难道血流得还不够吗？为什么就不能避免发生另一次激战呢？”将军们告诉林肯，他们控制不了事态的发展。

薛尔曼这时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后来他写道：“我问总统，他是否已准备好结束这场战争了。一旦击败叛军，将怎样处置他们？对政治头目杰弗逊·戴维斯之流将如何对待？可以让他们逃跑吗？总统说，他已准备就绪，他要我们做的只是将敌军打败，让同盟军士兵们回乡经商务农。至于如何对待杰弗逊·戴维斯，他很难做到毫无顾虑地和盘托出他的打算，但他暗示这个人应该‘逃到国外’，只不过他不能直接说出来而已。”

林肯这天同他们两人促膝长谈。格兰特和薛尔曼同总统一样都执掌着重权，为安排国家的命运他们费尽心血，在他们面前，还有很大的风险、纠葛，这是用笔墨无法形容的。林肯没有直接向他的将军们概述媾和条件和重建政策，仅仅是重述了在汉普顿罗兹湾会谈上他提出过的几个简单条件。

薛尔曼十分想知道总统可能已经考虑到的具体建议。后来薛尔曼是如此描述总统的答话：“林肯先生侃侃而谈，十分坦率。他保证说，他早有打算，等到战争结束以后，就立即开展整顿南部的民政事务的工作。他明确地授权我向北卡罗来纳州和万斯州的人民保证，如果叛军弃械，从事非军事职业，就将确保他们在我国享有公民权。为了不产生无政府状态，总统将

林肯传

承认到战争结束时尚存的那些各州政府及其行政官员为事实上的政府，直到按国会规定再成立其他政府为止。……看来，他是真的希望战争快些结束。”

北部的三个关键性人物要离开了。使薛尔曼难以忘怀的是林肯特别直率地问他：“薛尔曼，你知道为什么我看中了格兰特和你？”“不知道，你对我一直关怀备至，我所应得的待遇远不能及此。”“告诉你，因为你们挑剔我。”

回到西蒂波因特后林肯仍和格兰特在一起，一两天内他们即将“分道扬镳”了。联邦军就要发动大举进攻了，格兰特将亲自到前线指挥作战。

是什么蕴藏在这茫茫黑夜中呢？格兰特会把罗伯特·李打败吗？倘若打败了他，美利坚同盟的政府机构就将崩溃，它的一切美梦也将破灭。在铁和血的考验中联邦共和国将得到巩固和加强，长久地屹立于世界强国之列，正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林肯才不辞劳苦，承担起四年来的痛苦和重担。

1865年3月29日上午八点半，林肯来到格兰特的木屋。士兵们这时正在装火车。格兰特及其随行人员马上就要乘坐这趟列车赶赴彼得斯堡前线。

林肯和格兰特慢步走向月台。在列车旁总统同将军及其随行人员一一地深情握手，然后到靠近车尾处，目送他们上车。火车就要开动了，他们向总统挥帽致敬，总统也向他们脱帽致意。他声音哽咽，向他们高喊：“再见，各位先生。上帝一定会保佑你们！记住，你们胜利了，我也就胜利了。”火车在汽笛长鸣后便开动了。格兰特将投身于一场新的战役之中，大家都希望这既是他的最后一仗，也是整个内战的最后一仗。

林肯传

哪里战争开展得最激烈，谢里登就向哪里冲。在艾尔斯将军指挥下，几个联邦军的纵队端着刺刀，越过敌人的工事，一顿横扫。来不及逃跑的敌军不是被当场射杀就是弃械投降。

这次会战正打得万分激烈的时候，林肯给格兰特的一封信电报，努力想象着战场上的情景。他给西华德发电报说：“谢里登得到了沃伦的支援，于下午两点使敌人被迫后撤，然后收复五岔口，并向前移他的司令部。”又过了两天，林肯把格兰特的电报转发给斯坦顿。林肯就原样照转格兰特所写的，陆军部长又把它们交给报界。于是，预示着即将攻克里士满，罗伯特·李的防线即将瓦解的消息就传到了千百万读者那里，他们对这些消息确信无疑。

心急如焚的北部读者，包括一大批赌棍和投机商在内，都从公开的出版物中了解到，第五军和谢里登率领的骑兵击败了敌人的三个步兵旅，俘虏了敌方士兵数千名。在4月2日下午四点半格兰特电告说：“自从展开攻势以来，俘获敌兵已经超过了一万二千人，缴获约五十门大炮。目前看来一切顺利，局势稳定。”林肯给格兰特拍电报说：“请允许我代表全国人民向你及你的全体部下致以衷心的谢意。承蒙你盛情邀请，明天我将前往你部。”

北部军队以小于预计的代价把罗伯特·李军与里士满的联系切断了。4月2日夜間，李军奉命从彼得斯堡及其防线上的其他一些据点撤出，重新集结，准备向西逃窜。在西蒂波因特登上一辆单节车厢前往彼得斯堡，格兰特及其参谋人员正等候在那里，整装待发。4月3日下午五点，在西蒂波因特的林肯电告斯坦顿说：“我在格兰特那里停留了一个半小时以后已返回到这里，可以肯定，现在里士满已被我们掌握，明天我打算去那里。”

第五十二章 攻克里士满，打败李军

1865年4月2日，安息日，杰弗逊·戴维斯坐在圣保罗主教派教堂圣坛下面的戴维斯家族席位上。一个经过长途跋涉、靴子上溅满了泥浆的副官从马上跳下来，迈着军人步伐穿过过道，将一份文件递给戴维斯。其内容是罗伯特·李一直藏在心里没有说出来的话。他说：“我建议作好今晚就撤离里士满的一切准备，其余视情况发展而定。”看完后戴维斯立即赶到陆军部，拍了一份电报给罗伯特·李，说如果今晚就撤离里士满，“将会损失一些贵重物品”。后来一个罗伯特·李的参谋说，在前线的罗伯特·李收阅这封电报后，边撕边说：“老实说，我已经够早给他打招呼了。”但他还是平心静气地发了回电：绝对有必要今晚放弃该阵地。

晚上十一时，戴维斯和他的阁员还有其他官员乘火车离开他们的首都，总统府、仓库和军火库，于次日下午抵达丹维尔。在里士满，李军已把人员和武器全撤出彼得斯堡，里士满即将陷落的消息传遍了大街小巷。

炸毁或烧毁桥梁、仓库和军火库的工作进行了一整夜。一座座棉花仓库被吞没在滚滚浓烟之中。4月3日黎明，成千上万的男人、妇女和儿童涌到军粮库的门口，他们中间有很多人已经几个月没有吃过一顿像样的饱饭了。他们得到可靠的消息，仓库里有一桶桶的腊肉、火腿、面粉、食糖、威士忌酒和

咖啡。至于为什么不早几个星期把这些东西分发给李军处于半饥半饱状态的士兵，那就只能到有关官员那儿寻找答案了。怒不可遏的人群砸开了长期被看守的仓库大门，涌了进去。4月3日上午，戈弗雷·韦策尔将军在市政厅接受了里士满的投降，到三四点钟他的部队平息了骚乱。

戴维·霍默·贝茨写道，在华盛顿，“攻克里士满和彼得斯堡的消息，对于在陆军部中的人而言，是林肯从第一批发自西蒂波因特的电报中知晓的”。就在收到电报后不久，四年之内第一次收到了来自里士满的电报，这是韦策尔将军打来的，他说：“今天上午八时十五分我军夺取了里士满。”很快消息就传开了，看了报纸号外的人们的情绪更加高涨。成千上万的人拥挤到陆军部大楼外面。斯坦顿发表了讲话，感谢全能的上帝的拯救。

酒吧间里相当拥挤，在柜台前买酒的人排成了长龙。从国会到白宫和政府办公大楼，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到处都挂着旗帜。八百响礼炮声隆隆作响。在大街上人们互相拥抱，抛弃了往昔的恩怨，大家嬉笑逗乐，高歌前进。

林肯搭乘“梅尔文号”从西蒂波因特前往里士满。死马、毁坏的军械和破船漂浮在水面上。“梅尔文号”在即将抵达里士满时搁浅了，海军少将波特派出一艘划艇载总统上岸。

在罗克茨，小划艇把总统送上岸。波特和克鲁克说，在岸边等着迎接总统的人都是黑人。总统同其中的一些人握了手。

在这温暖的4月里，在满是尘土的大街上，总统一行数人徒步行走了差不多两英里来到里士满市中心。波特说，在半路上总统曾停了片刻，盯着利比监狱看了一段时间，当他听见有人说“毁掉它”时，他说：“不必，把它当纪念品留下吧。”

林肯传

林肯一行在一队骑兵的护送下来到南部同盟的总统府。在这两层楼的房子前面是殖民地时代建筑风格的高大圆柱，现在它是韦策尔将军的临时政府和司令部。一路上林肯所见的都是烧剩的残垣断壁，大街上到处是瓦砾，一片恐怖景象。据巴恩斯说，总统走得满头大汗，浑身尘土，一下子就坐在一把长桌子旁的椅子上，“疲惫不堪，脸色苍白憔悴”。他首先说的就是“请给我一杯水”。当总统知道他坐的椅子就是杰弗逊·戴维斯坐过的，那张桌子也是戴维斯处理文件时用过的，他感到特别有意思。

在一队骑兵护送下，林肯、韦策尔、波特等人乘马车巡视了市区，察看了七百座被烧毁的住宅和一些商店，看了森德城堡、利比监狱，接见了数以千计的无家可归的白人和黑人。

这时“梅尔文号”已经被拖到里士满了。克鲁克和波特把总统送上“梅尔文号”后，才松了一口气，因为任何一个人在这一天都有可能在近距离内狙击总统。

4月6日总统从西蒂波因特电告韦策尔：“有消息传来，现在，曾代表弗吉尼亚州议会支持叛乱的绅士们可能会在里士满集会，商量采取撤回弗吉尼亚的军队的措施，并暂停支持反对联邦政府的其他活动。如果情况是这样的，可同意让他们集会，并妥善安排保护工作。要是他们想借机采取反对合众国的行动，则给予足够的时间限令他们离开里士满，不听从命令者一律逮捕。此电可以让坎贝尔法官看看。”

关于有无可能用合法手段实现和平的问题，林肯写信给格兰特说，他认为这样做不会有任何结果，“但是我认为还是先告诉你一声最好，这样，万一你看到什么迹象，心中也就有数了。”

林肯传

格兰特把谢里登的电报转拍给林肯，电文说，数千名敌人被俘获，其中包括卡斯蒂斯·李——罗伯特·李将军的儿子以及尤厄尔、巴顿、克肖、科斯、德布雷等将军。电报结尾说：“要是加强攻势，我认为罗伯特·李是会投降的。”林肯给格兰特回电：“那就照他的意思做吧。”

在弗吉尼亚林肯稍事休息，暂时搁下了华盛顿的繁重工作。这是自从战争爆发以来他勉强算是的休假。格兰特等人认为林肯在西蒂波因特的半个月中，已不再那么忧心忡忡了。

4月8日星期六，总统搭乘“女河神号”返回华盛顿。一支军乐队演奏了几支乐曲后，总统要求他们演奏《迪克西之歌》，他说：“现在这支乐曲已成为联邦的财富。”演奏者感到有点惊奇，但是林肯希望把这支乐曲作为各州重新统一的亲善曲。

4月9日，轮船沿波托马克河向上航行。华盛顿的高楼大厦又出现在眼前，总统夫妇和萨姆纳乘同一辆马车去白宫。然后总统又乘车前往西华德家。西华德在四天以前乘马车时摔伤了，林肯慰问了西华德，然后把他的西蒂波因特之行的所见所闻介绍给西华德。

从3月底到4月初这十天里，联邦军又俘虏了一万九千名李军。在这场战争中，李军伤亡惨重，失去了所有有战斗力的部队。这两支军队向西循着两行平行线赛跑，途中不知什么时候都可能进行短促的交锋。李军到达阿米利亚考特豪斯时休息了一天，渴望能找到些粮秣，但一无所获。李军士兵只好靠极少量的配给，主要是炒玉米来支撑着行军作战，很多联邦军在塞勒斯河追上了李军，使李军被迫仓促应战。战斗结果，正如罗伯特·李对他的一个军官所说的：“将军，他们消灭了我军的

林肯传

二分之一。”李军中不但缺乏粮秣，而且炮弹也很少。炮手们明白，如果正面交锋，这些炮弹是不够用的。

4月8日晚，林肯前往华盛顿时，波托马克军团正在攻击李军的后卫。格兰特因为头痛留在该军团的后卫，在一家农民的屋子里住宿。当晚他用热芥末水洗了脚，又把手腕和后颈上贴上芥末膏。他很想睡在起居室的长沙发上，但翻来覆去总是睡不着。他集中精力琢磨他给罗伯特·李写的信和罗伯特·李的回信。于是，他又写了一封信给罗伯特·李，其基本意思是，虽然他“没有处理和平问题的权力”，但他还是愿意声明：“我和你都渴望和平，而且整个北部也都一样。”当罗伯特·李将这封信看完后，他把它当作一份要他与格兰特面谈投降条件的请帖。这完全与格兰特的期望相符：“我们之间的各种难题，全都可以不牺牲一个人便可以得到解决。”

1865年4月9日上午，菲利普·谢里登的骑兵挡住了李军的路。上午五点，罗伯特·李将军登高向远处张望，研究怎样利用地形。八点钟，有人报告说，谢里登的骑兵一边慢慢后撤，一边摆开了阵势，骑兵后面是一个森林，埋伏着格里芬和奥德的部队，昨天他们进行了令人简直难以置信的急行，不分昼夜赶了三十英里，黎明时分来到了这里，援助谢里登作战。联邦军在李军的左翼和后方还部署了另外一些部队。

罗伯特·李对他的参谋们说：“我惟一能做的就是去见格兰特将军。否则，即使我死一千次也不愿做这种事。”一个参谋问道：“将军，那么在战场上投降的军队将被历史如何评价呢？”“是的，我知道他们会严厉的指责我们！但他们怎么也不会知道我们是怎样被数量上占上风的敌人压服的。但是，上

校，问题不在于这。它在于这支军队投降是对，还是错？如果它是对的，那么全部责任都将由我来承担。”

罗伯特·李致函格兰特，要求面谈“投降事宜”。格兰特很快就回信，通知了与罗伯特·李会晤的地点。

阿波马托克斯村距里士满九十五英里。两个统帅会面的地点就在村边的麦克莱恩家的一间小房间里。罗伯特·李把他的军队交给了格兰特。罗伯特·李五十八岁，如霜银发，格兰特四十二岁，黑发，适值壮年，罗伯特·李穿了一套干净而华丽的军装，而格兰特穿着又旧又脏的、粗糙的普通军服，但肩章上的三颗星表明了他的将军头衔。格兰特道歉说，他是从战场上直接来的，所以没有时间换军装了。

这一番辛酸的经历使罗伯特·李的内心极为痛苦，后来格兰特说当时他也局促不安。两人面无表情，十分严肃，任何人都猜不透他们百感交集的心情。

罗伯特·李说：“格兰特将军，我想我们都知道这次见面的目的，我是为了要弄清楚你才会接受我军的投降条件。”格兰特说：“大体上就是昨天我信中提到的那些。投降官兵宣誓才予以释放，在合法地进行俘虏交换以前，不得再拿起武器；移交所有武器、弹药和给养。”罗伯特·李说：“这些条件与我所预料的大体相同。”

格兰特在一张桌子旁坐着，在纸上写下这些文件，他的参谋人员和各军指挥官就在他旁边站着。罗伯特·李则在一把椅子上坐着，他的副官查尔斯·马歇尔上校在他后面站着。格兰特写完后就把这份用铅笔写的文件交给他。罗伯特·李把眼镜掏出来，擦了擦，然后慢条斯理地仔细阅读了这份他从未见过的罕见的但又最重要的文件。他第一次热情地对格兰特说：

林肯传

“它对我军将会产生很好的影响。”

格兰特问罗伯特·李还有没有别的建议。罗伯特·李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他所在军队里的炮兵和骑兵的马匹是私人的，他希望能让这些士兵保留他们的马匹，他们回家后也就能及时地进行春耕了。格兰特说：“我想，有很多士兵都是小农，由于农村被两军破坏，如果没有现在乘骑的马匹的帮助，他们能不能收上一季庄稼来使全家熬过今冬还会是个问题。”格兰特没有对书面条文进行修改，但答应口头指示受降军官，“让所有骡马的主人带牲口回家去种土地。”除此以外，格兰特还指示送两万五千份口粮给李军。

下午三点四十五分，罗伯特·李写了接受书并签了字，从而交出一支军队的文件手续就宣告完成了，剩下的就只是办理清点人数和集中枪支这一类的手续了。

这一天对格兰特而言是不寻常的。他曾先后收降三支部队，分别在唐纳尔逊堡垒，维克斯堡和阿波马托克斯。他完成了他给林肯的承诺：他将尽力避免最后一场流血的战斗。

次日下起了雨，经宣誓后释放了总计两万八千二百三十一名俘虏。格兰特和罗伯特·李在队列之间骑着马互相道别。

4月9日下午四点半，在阿波马托克斯，格兰特电告斯坦顿说：“今日下午罗伯特·李将军将按照我提出的条件交出他的北弗吉尼亚军团。”

战争的结束预示着对国家的这次严峻考验也结束了。

黎明时分，在华盛顿，礼炮声响彻云霄。泥泞的街道上人山人海，歌声如潮水般涌来，欢呼声激荡在空中。政府各部门的职员经特许放了一天假。

林肯传

白宫前面的草坪上是拥挤的人群，礼炮声淹没了铜管乐队的吹奏声。塔德在那个谁都熟悉的窗口前出现，总统就经常在那里讲话。当塔德挥舞起一面南部同盟的旗帜时，人群立刻沸腾起来。总统走上阳台向下望去，这时群众边欢呼，边向上扔帽子，那些扔了帽子的人又去向上抛其他人的帽子。群情沸腾，尖叫声和欢呼声震天响，经久不息。当激动的情绪平静下来时，总统说了几句简短的贺词，然后宣布正在安排正式的庆祝活动：“我建议，请乐队演奏一首具有特色的乐曲来结束我们的会见……我一直认为《迪克西之歌》是我所听过的一首最好的乐曲。”

4月10日这一天，整个北部举行了隆重的庆祝胜利的活动。这次活动更多，花的时间更长，情绪更高涨。现在，无论是主战的还是反战的人们都在欢庆胜利。联邦万岁！林肯万岁！格兰特和薛尔曼万岁！快挂起各色彩旗，举办一次旗帜的盛会。

灯光、火炬和篝火一整夜都没有熄灭过，欢呼声、歌声通宵达旦。这一天人们彻底沉浸在了狂欢之中。

第五十三章 “是在由衷喜悦中， 而不是在悲哀里”

1865年4月11日，总统下令封闭南部各港口。任何国外来的船只，如载有必须纳税的货物而试图进入这些港口者，“一概没收该船连同其设备、船具、器具和货物，归合众国所有”。

同一天总统还发表了一项声明：任何其他的国家，如其港口拒绝给予美国军舰以相同的权利，则不允许其舰只进入美国的任何港口。国内的战争已快结束，现在合众国可以冒风险挑战其他国家了。

这一天，总统花费大部分工作时间精心准备晚上的演说，他在争取主动以实施他的重建纲领。要是他不召开一次特别会议，在12月以前国会不会开会。他打算直截了当地向全国讲清楚，希望在国会开会前，大多数人民能同他站在一起。林肯已经作了要同这样一些人走一条道路的抉择，他们为了帮助黑人争取完全公平的待遇，会果断地把南部变成死了的白人的大坟场，并以北部白人的刺刀为后盾，在那里建立和维护黑人州政府。

总统给听众准备的不是一篇演说词，是一个“措辞严谨的文件”。举着自由旗帜的人群和高奏乐曲的乐队一起涌到白宫

前的草坪，为总统欢呼。总统静静地站着，直到没有了欢呼声。

总统左手拿着蜡烛，右手拿着讲稿开始念，他说：“今晚我们是在衷心喜悦中集会……我们始终在准备确定一个全国感恩日，将在合适的时候公布日期……一切功劳都属于格兰特将军，和他的英勇善战的官兵们……重建南部——恢复国家权力，这是从一开始我们就着重思考的问题，由于最近一连串的胜利，这个问题更加迫切地需要我们注意。重建南部存在很多困难。这场战争同独立国家之间的战争不同，对方没有我们可以与它打交道的被授予权力的机构。谁都无权代表其他任何人放弃叛乱。我们必须从那些意见不一、没有组织的分子入手，把他们团结起来。”

那些专为欢呼而来的人不知道林肯还要讲多长时间，看来演说仿佛长了一点。其他一些人明白总统不是对白宫前面草坪上的数千人讲话，而是在向整个欧洲和美洲发表演说。

总统三年来一直在研究使路易斯安那州正大光明地重返联邦应通过的途径。“我大约从 1862 年 7 月起就同那些据认为各种与此有关的人士通信，希望能找到重建路易斯安那州政府的途径。当这份咨文被送到新奥尔良时，班克斯将军写信给我说，他深信在他的军管政府的合作下，该州人民在实质上是按照该项计划进行重建的。我写信给他和该州的一些人让他们尝试一下，试行的结果，大家已经知道了。”

总统反对一些国会中人绞尽脑汁想出来的法律论据，即认为已经脱离的州因为它们的所做所为已经“自杀”，因此不能再成其为州了。他的理由是：“我们大家都认为，所谓脱离州

林肯传

已同联邦脱离了实际的正式的关系，而不管是文官政府还是军管政府的唯一目标，就是要重新建立它们同联邦的那种正式的实际关系……没有给黑人以选举权，这令一些人不满意。我宁愿现在就授予那些睿智的黑人选举权，包括那些曾为我们的事业在军队中服役的黑人。问题还不是现存的路易斯安那州政府是不是完美的，而是‘是承认现存的这个政府，并帮助完善它，还是拒绝承认并解散它更明智些呢？’‘到底是抛弃还是支持路易斯安那州新政府才能迅速地建立该州和联邦正式的实际关系？’”

“路易斯安那迄今为止仍是蓄奴州，已宣誓效忠联邦的大约有一万二千名选民，他们觉得自己是该州合法的政治力量，他们进行了选举，组织州政府，也采纳了自由州宪法，准许黑人与白人共同享受进入公立学校的利益，授权州议会允许黑人拥有选举权，他们的州议会已经投票把最近国会通过的在全国废除奴隶制的宪法修正案给批准了。就这样这一万二千人表明他们决心全力支持联邦。为了永保该州黑人自由，联邦要求它的人民做到的主要事情，他们几乎都承担了义务。他们要求联邦给他们以承认和帮助，让他们能够实现他们的诺言。如果现在我们还把他们拒于门外，那么我们就在最大程度上帮了倒忙，那样，就将使他们陷于无组织状态，变成一盘散沙。”

他继续说：“相反，要是我们承认并支持路易斯安那州的新政府，那么事情会朝相反的方向发展。我们对这一万二千人的精神持鼓励态度，激励他们坚持工作，并为新政府宣传以增加它的拥护者，为它战斗，培育它，壮大它，直到成功为止。黑人看到大家都团结起来全是为他们争取利益，也会被鼓舞，从而警觉地、勇敢地 and 朝气蓬勃地为实现相同的目标奋斗。如

果他们要求享有选举权，那么只要他们努力向这个目标迈进，就能更快地得到它，如果说路易斯安那州的新政府和应当建立的那种政府之间的关系就像鸡蛋和小鸡的关系的话，那么，我们要想很快得到小鸡，就只能用孵化鸡蛋的办法，而不是把鸡蛋打碎。”

最后他说：“我们必须坚持这些重要的原则。”

人们热烈地鼓掌欢呼，他会听到全国对此演说的反应，他所听到的意见对指导他进一步前进会有帮助，他掌握着很大的权力。在12月国会开会前，总统可能会按照这天晚上公开宣布的计划，作决定和采取一些行动，以便为今后的政策开辟途径。

斯坦顿和其他一些人十分恼怒，因为总统居然公开承认脱离州弗吉尼亚的州议会一事是事实。为了不让事态激化，林肯没有预先准备就发了一封电报给韦策尔：

我刚看完坎贝尔法官于7日写给你的信。我认为，他以为我召集了那个州议会，把它看成该州的合法议会来同合众国解决所有分歧。我并没那么做。我给他们的称呼不是州议会，我称他们为“曾作为弗吉尼亚州议会的代表支持叛乱的绅士们”……因为坎贝尔法官误解了我……所以我将收回或撤销给你的信和给坎贝尔法官的文件，同时请通知坎贝尔法官这件事，现在一定不要让他们召开会议；但如果已有人出席会议的话，请让他们安全地返回。

韦尔斯审慎的日记表明，总统有要让反叛的弗吉尼亚州议

林肯传

会得到广泛的权力的强烈倾向。他强制阻止该州议会开会的原因是由于他精心挑选的顾问所组成的内阁再次不赞成他这样做，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暂时顺着这些顾问最好，以后再说。他告诉总统说：“这个所谓的议会会有提出一些表面上看似合理，但实为我们所不能接受的条件的可能。”

政府的一些高级官员包括副总统约翰逊宣称要坚持惩罚被打败的同盟分子。在里士满他对达纳说“他们犯有极大的罪恶”，要是不惩罚他们就准许他们回联邦的话，会产生很坏的影响，而且也会有无穷的后患。

格兰特肯定“大多数北部人民和全体士兵”会支持林肯的观点。林肯主张“应在尽可能保全那些反政府叛乱者面子的前提下，迅速展开重建工作”。林肯和格兰特同样相信，北部的大多数人是不会同意让黑人享有选举权的，“他们认为，随着黑人的解放选举权会自然到来，但其间会有一个见习阶段，在这段期间，前奴隶可以在获得一切权利之前作好准备为自己取得一些公民权利。”

关于和平条件和重建的想法，显然薛尔曼是同格兰特的想法相同的。早先他比谁都更赞成惩罚南部和摧毁南部军事战略据点，而现在却坚决地赞成亲善、温和的和平政策。

当有人问林肯杰弗逊·戴维斯将会被怎样处置时，林肯就讲了一个故事给卡彭特、达纳、布鲁克斯等人听，拉蒙转达了这个故事：“在印第安纳当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某天早晨我去一个邻居家，发现一个和我差不多高的男孩牵着一头浣熊。我问他这是在干什么，他说，‘昨晚爸爸捉到六头浣熊，只有这可怜的小家伙没被杀掉。爸爸叫我守这头小熊到他回来，我担心他也会杀掉它，唉，阿伯拉罕，我好希望它能跑掉！’

林肯传

‘噢，那为什么你不放它走呢？’‘不行啊，要是我放走它，我会被爸爸揍死的，但是，要是它自己跑掉，那就不会有事了。’”林肯先生说：“如果现在杰弗逊·戴维斯之流自己可以跑掉的话，那也不会有事了。但是，如果我逮住他们之后又放走他们，那么‘我会被爸爸揍死的’。”

拉蒙和斯坦顿两个人时常提醒林肯要注意安全。对拉蒙的劝告林肯仅仅是一笑置之。林肯在一个专装恐吓信的大信封上写了“暗杀”二字。到1865年3月底，共有八十封恐吓信。他对西华德说：“我知道我的处境危险，但是我不在意这种恐吓。”

第五十四章 殉难日

从 1861 年 4 月中旬到 1865 年 4 月中旬，北部和南部大约有三百万人在战争中服役。约有六十二万人在战斗中阵亡和因伤因病死亡，其中南部二十六万，北部三十六万。

在一幢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博罗的普通住宅里，杰弗逊·戴维斯和剩下的四名内阁成员还有在战场上阅历丰富的两名将军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议，讨论的问题是美利坚同盟及其政府、军队和前途等。他们同意应该写一封信给薛尔曼询问投降条件。约翰斯顿请戴维斯写信，随后他们便分手了。

现在南部同盟犹如日薄西山的残阳，已消失在那星光灿烂的夜空，只剩下一个失败的事业永远刻在人们的记忆中。

这时戴维斯打点行囊去更南的地方，他心里清楚北部有很多人想看到他在酸苹果树上被吊死。

摄影师亚历山大·加德纳为林肯照了一张坐着时的相——当政四年来他第一次在照相机前露出了笑容。这张照片是在 1865 年 4 月的第二个星期被拍摄的，之前，照相时林肯几乎总是严肃和忧郁的表情，现在他笑了，因为暴风雨都已经平息。虽然前面还会有险风恶浪，但是最艰难的日子已经被熬过去了，并且不可能再回来了。

日历上，这是复活节的前一周，耶稣殉难日是 4 月 14 日，

后来有些人说，他们在这一周以前从没有见过林肯的脸上焕发出如此热情和慈祥的光辉。他已经瘦得皮包骨了，体重减少了三十磅，两颊凹陷，但他的内心深处却激荡着给一切人以良好祝愿与和平降临大地的佳音。

预定的日程表是：八点以前处理公事，然后吃早餐，在十一点也就是内阁开会前接见客人；然后午餐，之后再接见来访者，傍晚与林肯夫人一起乘马车兜风，同伊利诺斯州的老朋友以非正式的形式会晤；这一天去陆军部一两次；第三次会客，然后与林肯夫人及几名随从一起去剧院。

白宫外面，整个华盛顿仍然沉浸在欢乐中，横幅和彩旗依然在街道上迎风飘扬。

格兰特将军从前线回到华盛顿，人们用热烈的欢迎来迎接他，他想离开他住的旅馆走到陆军部去，都不得不叫警察来帮忙，从欢呼和看热闹的人群中开出一条通道。陆军部长宣布，与陆军中将商量之后，已决定停止一切募兵和征兵。

在这天上午，格兰特第一次和总统及内阁一起开会了。在日记里韦尔斯写道，总统谈了对在南部重建法律、秩序和新的州政府的他的看法。林肯说：“幸运的是，恰好在国会已休会时粉碎了这场大叛乱，这就使国会中的捣乱分子无法干扰和妨碍我们。如果我们审慎、明智，各州就将重新运作起来，它们的政府将卓有成效地着手工作，在12月国会开会之前就完全能恢复社会秩序和重建联邦。”

威廉·西华德因下颚摔伤仍卧床不起，年轻的弗雷德里克·西华德以代理国务卿的身份代他父亲出席了这次内阁会议。年轻的西华德对这次会议的记述，给韦尔斯所记录的作了补充。

关于建立新的州政府的各种细节，西华德听见总统说：

林肯传

“管理南部所有州政府的任务我们无法承担。他们的人民必须自己把这副担子挑起来——虽然我知道开始时他们中的一些人干得可能不好。”

就这样4月14日的内阁会议结束了，预定在4月18日再次开会，继续讨论怎样医治全国的战争创伤。

一个黑人妇女忍饥挨饿地步行五英里来到白宫大门口，卫兵问她：“你有事找总统吗？”她严肃地回答：“上帝作证，真的有事。”“让她过去吧，会有人阻止她继续往里去的。”她听到一个卫兵如是说，便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继续朝里走。主要入口处的卫兵把她拦住了：“夫人，请留步，这里不准通过。”她忽的一下从卫兵手臂下钻了过去，朝里面一道门的卫兵那儿直走去。“看在上帝的份儿上，让我见见林肯先生吧！”“夫人，总统太忙了，无法接见你。”

这个黑人妇女事后追述，不知是因为她进来时引起的小小骚动传到了里面，还是她喊了一声，“突然，门开了，林肯先生就站在门口看着我，我认识他，他那让人愉快的脸上露出奇妙的微笑，他温和而深情地说：‘我有时间与所有需要我帮助的人交谈。让她进来吧。’”

总统倾听南希·布什罗德讲述了她丈夫托姆和她的生活情况。原本，他们是里士满附近老哈伍德种植场的奴隶，直到发表了《解放宣言》，他们才搬到华盛顿。托姆离开家参加波托马克军团的一个团去了，家里留下一个女婴孩和一对双胞胎男孩。起先还按月送来他的军饷，后来不知为什么就停了。士兵们从政府手里不能按时领到军饷，她到处去找工作，但在华盛顿黑人帮工已经够多的了。她问总统是否能帮她把托姆的军饷

领到手。

据南希说，听她讲完后总统对她说：“你有权利得到你当兵的丈夫的军饷。明天同一时间，你再来吧，我会把签好的条子交给你。”就像南希叙述的那样，“我激动得都说不出话来了，我想告诉他，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他的这番话。我眼前一片朦胧，因为我的眼泪淌了下来”。林肯把她叫回来，对她说：“善良的妇人，将来也许你还会遇到许多困难，很可能家里的全部食物只有一块面包。即使那样，也要给每个孩子分一片，并送他们去上学。”说完，总统朝她鞠了一躬，“好像我是一个贵妇人似的”。

下午的坐马车兜风成了一个小插曲。后来林肯夫人告诉克鲁克和其他一些人说，她问总统要不要邀请一些朋友同行，林肯回答说不用了，他希望“只有我们两人去”。一路上，总统谈起在华盛顿今后四年的计划。他希望卸职后能出国旅行一次，然后回到家乡斯普林菲尔德，也许会再当律师，并且要在散加芒河畔的草原上经营一个农场。

4月14日傍晚，林肯走着去陆军部。他做了一件他平生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做的事情。平时总是由别人提起可能有人要谋害他，而他总是一笑置之，或应付式地回答要提防。据克鲁克说，这一次是林肯先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转身说：“克鲁克，我十分确信有人想杀害我，你知道吗？”停了一会儿，他又像自言自语似地说：“我一点儿也不怀疑，他们一定会这样干的。”

在斯坦顿办公室商谈了一小会儿，林肯就出来了。克鲁克注意到总统的“过于严肃的神情”或“郁郁不乐”已经消失。

林肯传

“他像平常一样跟我说话。”谈到计划晚上去看戏时他说：“既然广告已经登出说我们会去那里，我就不能让人民失望。虽然我并不想去。”

晚餐后，总统兴致很高，一点儿也不像平时那样。布鲁克斯认为，总统“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对国家的现状充满信心和希望。他谈笑风生，风趣横溢”，虽然对这天晚上的戏他并无热情，“原本没有意愿去看这场戏”。这一行人走出白宫门廊，一边走向马车林肯一边说：“格兰特认为每天我们至少可以削减陆军军费五十万美元，再加上削减的海军经费，如果这样的话，不久我们的国债就可以下降到适当的比例，国家的纸币可以与黄金等价，或近似于等价——至少这是他们所设想的。”

当林肯正要进入马车时，善良的芝加哥老人艾萨克·纽·阿诺德来了，他把他的来意向总统说明，林肯答道：“请原谅，现在我要去剧院。您明天上午来吧。”

第五十五章 犯罪之夜

随同总统和总统夫人坐马车去剧院的有亨利·里德·拉思伯恩和他的未婚妻，他们是由斯坦顿派来陪伴总统的。拉思伯恩是陆军部一个颇受信任的志愿兵少校。

那天晚上林肯的卫士是约翰·帕克，从首都警察部队选派来白宫担任保卫工作的军官共有四名，他是其中之一。他的任务是紧跟着总统，对所有可能暗算总统的人进行严密监视。事后，人们才发现在这四名保卫人员中，只有一个人的经历有些可疑，这个人就是约翰·帕克。

在晚上九点钟左右这一行人进入剧院，一个引座员把他们带向他们的包厢。在座的一千名观众听说或看见总统到来，便一起鼓掌，许多人甚至都站了起来，有的还欢呼出声。总统停下来向欢迎他的观众们点头致意。

舞台上演员们正在演着的是英国戏剧作家托姆·泰勒的《我们美国的表兄弟》。

坐在扶手摇椅上，林肯只能看到舞台上的演员，包厢里同他坐在一起的那几个人和可能从左边走下舞台的一些人。这个包厢有两扇门，靠前边的门已经上锁了。

然而，实际上这个地方并不像它看来的那么安全。总统身后几英尺的地方是包厢的后门，借着这扇门可以从舞台攀上包厢之外，这道门也是包厢惟一的入口。门上有个那天下午才

林肯传

钻通的小孔，一个“不速之客”用手钻钻出这个窥视孔是为了要在包厢外面窥视在里面的总统，然后挑选时机偷偷进入包厢。出了包厢的门是一条狭窄的过道，过道的另一头有一道通往戏院的楼厅的门。

“不速之客”要想进入总统包厢必定经过这两道门。他在通往楼厅那道门旁的狭窄过道的砖墙上挖掉两英寸深的泥灰，是想从凹处插进一根木棍顶住门，以便其他人闯不进来，为了不让人在他窥视总统时来干扰他。

约翰·帕克的任务和职责是时刻保持警惕性，片刻不离那道门或通往楼厅的那道门旁。

不知是在换幕的间歇，还是在剧情不够精彩、令约翰·帕克不中意的时候，或是由于贪饮一小杯带在身上的威士忌酒，他离开了岗位，到街上和几个同伴去喝酒了。这给了那个正潜伏着的伺机以待的“不速之客”一个大好时机。

戏还在演着。

观众们等待着下一幕。

究竟下一幕是什么呢？是火山喷发，是雷鸣海啸，是最不可想象、最野蛮、最混乱和最致命的悲剧。当这个悲剧被人所知时，它震撼了整个世界。

在剧院里，没有一个人看到发生在那千钧一发的事情，只有那个“不速之客”明了这一切。穿过外面的门他进入狭窄的过道，然后顶住门，他蹑手蹑脚来到包厢门口，由小孔观察包厢里的动静和在扶手摇椅上坐着的那个人。他轻轻地拉开门，右手握一支致命的八盎司重的袖珍手枪，左手拿着一把匕首，从容地走近。那人准确无误地瞄准那个五英尺内的受害者的脑袋，扣动了扳机。

林肯传

随着“乒”的一声，一颗直径不到半英寸的铅弹头射出，从齐耳高、距左耳三英寸的地方由受害者头部左侧，进入了后脑。“子弹是斜着穿过大脑朝右眼方向去的，最后停留在距右眼眶后几英寸处。”

拉思伯恩少校忽然跳了起来，只见一个人手攥匕首就像一头张牙舞爪、活蹦乱跳的野兽，向他猛扑过来。那陌生家伙没有胡须的脸上杀气腾腾，眼睛闪动着凶狠的目光，身着一件黑色便装。他对准拉思伯恩的心窝狠狠地猛刺过去。拉思伯恩用右上臂挡开了刺来的匕首，便向后晃了一晃。那个恶虎般的陌生人乘机向包厢的围栏跨去。这时已恢复过来的拉思伯恩便又直扑向那人，那个人发觉拉思伯恩在后面拽住他，于是又转身猛刺一刀，随后纵身跳了下去，但装饰包厢的联邦锦旗缠住了他的马靴上的马刺，他失去了平衡。也许他是从十英尺高的地方跌落到舞台上的，他用左脚落地，折断了离脚踝稍微上面一点的胫骨。一些人听到拉思伯恩喊“逮住那个人！”许多人看见有个人从前排座位跳上舞台，边追赶那个神秘的陌生人，边喊“逮住那个人！”可是陌生人前后仅用了不到半分钟的时间就逃脱了。

陌生人以惊人的速度冲过舞台，从一个距入口处四十英尺的通往一条胡同的一扇小门逃了出去。胡同里有一匹栗色骏马，一个反应缓慢的仆役握着缰绳在那儿站着。陌生人一脚踢开仆役，骑着马一会儿就消失了。前后总共不到六七十秒钟的光景。

现在这个骑着栗色快马逃遁的陌生人是不是曾在舞台上停留过片刻，叫喊过一句戏剧性的口号呢？一些人说，他逃走时是分秒必争，就是想逃掉。另一些人则说，他曾有片刻是面对

林肯传

观众的，挥舞了一下那把血淋淋的匕首，喊了一句弗吉尼亚箴言，即布鲁图用匕首向至高无上的恺撒刺去时高呼的那句口号：“暴君总是这样的下场。”

一个女人的尖叫声响彻整个大厅。后来有些人说那是林肯夫人的声音。尖叫令许多人震惊，感到毛骨悚然。“他打死了总统！”人们立刻拥到舞台边，爬上舞台，过道里挤满了不知何去何从的观众。

大约来了两百名士兵清查现场。拉思伯恩少校边叫喊着找医生，边跑到狭窄的过道上，他顾不上受伤的胳膊难以承受的痛苦，摸索着要拿掉顶着门的那根木棍。在一个引座员的帮助下，终于取下来木棍。这时来了一大堆人。他把他们挡在了外面，只准许一个留着络腮胡、很年轻的人进来，他就是二十三岁的合众国志愿兵助理外科医生查尔斯·利尔。

在别人的帮助下利尔大夫从椅子上抬起林肯，并把他平放在地板上。利尔大夫翻起林肯的眼睑，发现有脑损伤的迹象。他又开两手手指，利落地扒开被血凝结起来的头发，看到了一处伤口，他清除了凝血块，减轻了它对大脑的压力，林肯这才有了微弱的呼吸和脉搏。

利尔大夫弯身跪在林肯身体两侧，把两个指头伸进喉咙以压迫舌根部，同时清除在喉部积存的分泌物，设法刺激他呼吸。陆军外科医生查尔斯·萨宾·塔夫脱还有一名内科医生艾伯特·金也来了。利尔请他们摇动林肯的手臂，他自己则按压横隔膜和其他部位，来让心脏跳动。经抢救，林肯的脉搏和呼吸都有了好转。

然而，利尔大夫认为，由于伤势过重，林肯已经虚脱，现在必须设法保住他的生命，后来他叙述：“我只好平伏在他身

林肯传

上做人工呼吸，我反复做了几次。不久，我贴在他胸口上听，发现他的心脏跳动有了好转。我直起身子，跪着观察了一会儿，看到总统已经可以自己呼吸，不至于马上死亡，于是我宣布我的诊断：他受了致命的伤，没有恢复的可能了。”

医生们决定要把总统转移到一间屋子里去，小心翼翼地把他放在床上。四个士兵抬着总统的上身和两腿，艾伯特·金大夫抬着左肩，塔夫脱大夫抬着右肩，利尔大夫抬着头。到包厢门口时，利尔大夫唤了两声：“卫兵，让他们把路让出来！”一名上尉带着几个士兵在前面开路。

表情严肃的他们抬着林肯，慢慢地通过那条路。当他们来到戏院门口时，有人又一次问利尔大夫，能否送总统回白宫。他回答说：“不行，那样在路上总统就会死掉。”

夜空中，一轮皓月在乌云堆里忽隐忽现。人群在第十街上转来转去，他们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利尔让上尉开出一条路，想把林肯抬到对面最近的那幢房子去。但是那幢房子关着门。利尔看见在第十街四百五十三号毗邻的一幢彼得森先生的住宅门口，有个手里拿着一支燃着的蜡烛的人站在那儿招呼他们进去。

他们在那儿把这位受伤的“人类之友”抬进威廉·彼得森家的房客威廉·克拉克租用的房间，并把他安放在一张简单的木床上。当时是十点四十五分左右，大概距开枪还没有半小时。

在病人稍微休息了一会儿之后，大夫们脱下病人的衣服，进行了全身检查，未发现别的伤口，只是下身冷冰冰的。利尔大夫叫一名医院护理人员把热水和热毯子拿来，又把芥末膏涂在太阳穴和整个上身。

林肯传

总统的呼吸越来越困难，脉搏四十四次每分钟，非常微弱。左眼瞳孔收缩得特别厉害，右眼瞳孔扩大，两眼完全消失了对光反射的作用，总统彻底失去了知觉，偶尔才出一大口气，因为他呼吸困难。

几个妇女陪着林肯夫人在隔壁房间里。有几次她被通知去见丈夫，其中有一次她哭喊着对他说：“活下去！一定要活下去！”

林肯的家庭医生罗伯特·斯通大夫赶到了彼得森的住宅，随后军医总署署长约瑟夫·巴恩斯和他的助手查尔斯·克兰也跟着来了，他们承担了抢救责任。利尔大夫汇报了他所做的工作给他的上司。巴恩斯大夫凌晨两点钟曾想找出那颗子弹，但不久，他认为再找下去也于事无补了。

窗外那轮游移不定的明月刚才还被团团的浓云遮蔽，这时又从烟雾朦胧的云影中闪露出来，但现在，它被长久地淹没了，在愁云惨雾的夜空中消逝了，在宁静单调的苍穹里消逝了。

大约就在总统遇刺的同一时刻，一个年轻的彪形大汉骑马奔驰到拉斐德广场西华德住宅门口。他下马，按门铃，说他是国务卿的护理医生派来的，有一包药他必须亲自送到国务卿的病房里，守门的仆人正想拦他，他已经进门上楼了，突然猛冲到西华德病床前，用手枪柄砸破了他的头皮和脑壳，甚至打烂了手枪柄。

小西华德同闯进来的那个人厮打起来，两人一直扭打到国务卿的房间前，摔进门里，国务卿的女儿和军队护士乔治·鲁宾逊军士跳了起来，那个急欲杀人的大汉朝着他们乱打一通，

林肯传

并捅了鲁宾逊一刀，接着又冲到国务卿的床前。两个星期前，西华德出车祸一直卧床不起，脸上和头部戴着钢架。大汉在他的咽喉捅了好几刀，幸好有钢架保护，病人才免遭致命的一刀，仅在脸上和颈部留下了三道深深的伤口。

随后，屋子里的那个陌生人猛冲下楼，顺利地跑出前门，他骑马疾驰出佛蒙特大道，朝东郊逃去。他逃了，可是一个安静的家庭却被他变成了野战医院。五个人都受伤，但是没有人死亡，他还丢下了一把血淋淋的匕首，一支破烂的手枪和他的垂边毡帽。

其他内阁成员除了西华德和麦卡洛克之外都陆续来到彼得森住宅，先前副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已来探望过一次。

一名《纽约先驱报》的记者报道说，“参议员萨姆纳凌晨一点钟坐在总统病榻右边靠近头部的地方，紧握总统的右手，抽泣着，他的头差不多低垂到总统病榻的枕头上”。塔夫脱大夫注意到，在房间里的人几乎都在流眼泪。

在整个华盛顿，盛传着荒谬的谣言：南部同盟将举行新的暴动，它属于一次城市游击战，秘密武装起来的脱离派要成群地公开夺取战略要点，为同盟的事业拼死一战。正如斯坦顿的一个朋友所写：“斯坦顿马上负责起一切军事的和非军事的事务。”他请来哥伦比亚特区的首席法官戴维·卡特，在隔壁房间里开始收集证词。

斯坦顿让几名陆军军官作助手，他下令托马斯·文森特将军负责彼得森住宅内的一切事宜，给在费拉德尔菲亚的格兰特将军打电报，通知他总统遇刺的消息，请他速回华盛顿。电告纽约市警察局长肯尼迪马上派最能干的侦探到华盛顿来，派人

林肯传

火速送交首席法官蔡斯一封短信，告诉他总统生命垂危，请他为主持副总统约翰逊宣誓就任总统事宜作好准备，通知副总统说总统危在旦夕，并把这悲惨事件和目前总统的状况不断地通告全国和全国人民。斯坦顿的一个朋友写道：“他忙碌了一整夜，同时使用总统、国务卿、陆军部长和总司令的职权，他不仅是一个安抚者还是一个独裁者。”

曙光从窗外斜射进，灰白色的光线使室内煤气灯的黄色火焰和其他灯光黯然失色，总统已经奄奄一息了。

韦尔斯清晨六点钟走出门外，只见每隔几步就有一堆人聚集着，他们都焦急不安，迫切地想了解总统夜里的情况，其中有些人已在那儿守候了一夜。三三两两的人走出来探询总统的情况，“希望真的没有了吗？”当听到他回答说总统支持不了多久时，每个人都显得“极大的悲哀”，“尤其是黑人，也许当时在场的黑人多于白人”。悲痛万分，韦尔斯对这情景印象相当深刻。

韦尔斯近七点钟时走进房间，那位“人类之友”的体温在下降，正在向那人人最后都得跨进去的冰冷世界跨进。韦尔斯记述道：“林肯夫人立即来见最后一面。长子罗伯特和其他几个人在床边站着，罗伯特极力控制着但有两次抑制不住悲伤地大声恸哭起来，转过头倚在参议员萨姆纳的肩上。”

1865年4月15日星期六上午七点二十一分五十五秒林肯停止呼吸，七点二十二分十秒停止心跳。阿伯拉罕·林肯，这个在荒野草原与闪电和长虹为伴成长起来的孩童，这个其名字与全世界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息息相关的传奇式的人物，永远地离开了人世。

后来人们讲，当时斯坦顿说了这样的一句话：“现在他被一切时代所拥有。”斯坦顿的这句话成了不朽的名言。

第五十六章 震惊、凶手、 人民无比悲痛

丧钟的钟声响彻华盛顿。在纽约、芝加哥、波士顿、斯普林菲尔德、皮奥里亚以及所有的村镇和都市，都经久不息地哀鸣着丧钟。人们降下半旗，取下来鲜艳的彩旗和红、白、蓝三色花饰，换上黑色饰物或挂起黑纱，表示哀悼。

4月15日早晨，世界第一流的莎士比亚戏剧演员埃德温·布思正在波士顿家中的床上躺着，一个仆人进来通知他，约翰·威尔克斯·布思，他的弟弟开枪把总统打死了。

全国人民最关心的是林肯之死，再就是有关追捕逃犯约翰·威尔克斯·布思的情况了。谁是布思呢？他原来只是个无名之辈，现在却“人尽皆知”了。他是一个穷恶到了极点、阴险狡猾的剑客、运动员、骑手、神枪手和演员。陆军部现在已经到处张贴了他的照片和姓名，悬赏五万美元缉拿，不论生死。

约翰·威尔克斯·布思在离巴尔的摩二十五英里的一个大农场主的家庭里出生，曾以“里士满灰衣军”中的一名中尉的身分去看绞死约翰·布朗的情景，他恨透了约翰·布朗的事业。

在南部一些城市的舞台上布思初露头角。当南部各州脱离联邦时，他以演员的身份流窜到北部。他从1861年开始不断在北部各地巡回演出，一有机会便公开为同盟的事业申辩。

林肯传

1864年，由于嗓子渐渐不行，布思上演的次数少了。他感到战争正在激烈地进行着，南部的事业渐渐走向衰落，而他自己却舒舒服服、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内心好像受到了极其严厉的谴责。他既打算为“拯救南部的事业”采取实际行动，又想让全世界看一场胆战心惊的演出。1864年8月他找到两个党羽去开展他们所谓的“事业”。这两个人曾经是布思的同学，曾在同盟军中待了两年。他们商定的计划就是打算“活捉”或“绑架”总统，再把他弄到里士满，然后拿他换回大部分同盟军战俘，来扭转战争的局势。

1865年4月14日之前，布思已在华盛顿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忽而住进国民旅馆，忽而又不住。他经常到处奔波，对他的目的，他则一向保密，他对林肯的生活习惯和方式，尤其是进行了深入研究的林肯经常看戏的习惯。布思与格罗弗剧院和福特剧院都很熟，如同在自己家里一样，他的邮件都被寄到福特剧院，他对这些剧院的进出口，每一扇门、每一处转角、每一间休息室、每一个大厅、每一条过道都了如指掌。

1864年11月间，他骑马走遍了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的所有地方，调查每条小道、大路以及昼夜能藏身之处。然后，他返回华盛顿开展“事业”，在费拉德尔菲亚逗留了一段时间，去看望了他的姐姐爱莎。他十分信赖爱莎，把一个大信封交给了她。后来发现里面装着一些石油股票、合众国公债券和一封信。信的内容是：

上帝会裁判我做的是对还是错，其他人无权裁判。不管我的动机如何，但我深信一点：人们将世世代代的谴责北部。

林肯传

我一直认为南部是正义的。林肯四年前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这件事清楚地预示着将要爆发战争——反对南部的权利和制度的战争。美国的人民选择林肯作总统就证实了这一点。

建立这个国的目的是对白人有利而非黑人。

过去我就像现在这样认为，只有废奴主义者才是卖国贼，像卑贱的老约翰·布朗一样的下场应是每个共和党成员的下场。

我曾用尽全力探索过，既然我们的国家称为合众国还有鼎鼎有名的《独立宣言》，从哪方面看，我们都可以脱离，那么到底还有什么理由可以不准一个州脱离呢！但现在没有多余的时间谈了。

我热爱的只有南部，我认为想办法让这个人成为南部的囚犯并不是一种耻辱，就因为他，南部才遭受无穷的灾难。

一个同盟成员责无旁贷地在自愿尽职。

约·威尔克斯·布思

华盛顿每六街和第七街之间的 H 街上有一个供膳的公寓。一小伙干阴谋勾当的歹徒在那里聚集着，这个阴谋集团的主谋就是布思。这伙人中有一个二十岁的人名叫戴维·赫罗尔德，他是药房店员，当布思把他找到时，他正在寻找工作。还有一个长着一把乱蓬蓬的胡须、皮肤黝黑的驼子，叫乔治·阿策罗特，这家伙十分狡猾，别看他长相很是凶恶，实际上，他只是个临阵畏缩的胆小鬼，他的祖先是德国人，他以前在弗吉尼亚州特贝科港造过马车，他是布思用重金收买来的。还有一个宽

林肯传

肩膀、高个子、二十岁的运动员，身体象老虎和公牛一般粗壮，是参加过钱瑟勒斯维尔会战和安提塔姆战役的同盟军退伍士兵，他就是赫赫有名的刘易斯·潘因，就是他闯进西华德家里，用匕首把五个人都刺伤了，差一点杀死国务卿。这群阴谋者就在寡妇玛丽·萨拉特的供应膳食的公寓里住着，她的亡夫生前是同盟政府的密件传递人和坐探。

有一天，潘因和布思曾在白宫的草坪上趴着进行侦察，如果后来潘因向托马斯·汤·埃克特少校交代的事情是真的，布思曾建议这头来自佛罗里达州的浑身是劲的“小豹”直接到白宫，把名片递上去，像其他请愿者那样走进林肯的办公室，开枪当场把总统打死。布思似乎因潘因不敢干而臭骂了他一顿。然而，毕竟潘因还是按布思的计划在白宫花房前的矮树丛中埋伏。下了一场小雨后，一层薄冰在地面上形成了，脚踩上去有格格的碎裂声。埃克特陪着林肯一起走，潘因听见林肯说：“少校，离开一点，不然冰会被我们踩裂的。”

4月8日，彩旗飘满了华盛顿，北部对罗伯特·李的军队的投降异常兴奋。潘因、赫罗尔德和阿策罗特都在听候布思的差遣，等着他说出他的打算和希望。4月11日晚，潘因和布思来到白宫，在挨着总统讲话的那个窗子旁边的草坪上，听见总统说选举权应该被授予“那些曾在军队中为我们的事业服役的黑人以及那些很有才智的黑人”。听到这里，布思气得浑身发抖，催促潘因赶快开枪打死正在讲话的总统，潘因不同意，说这样做有太大的风险。他们两人离开了。布思嘟哝着：“这将是他的最后一次演讲，他永远也别想再演讲了。”

事态的发展扫光了布思对其行动计划的所有疑虑，他将扮

演专司审判和报应的死神的角色——这就是他一直以来的愿望。

4月14日是耶稣殉难日，在上午十一点到十二点之间布思到福特剧院去取邮件，他听到有人说白宫派人来帮总统预订了当晚的一个包厢。布思决定马上采取行动，他租了一匹栗色马留着在下午四点用。

晚上七点，布思从他在国民旅馆的房间离开了，临走时他问旅馆服务员今晚是否去福特剧院，那服务员回答说不想去，布思便说：“今晚将有一场精彩的演出在那里上演。”他匆忙到赫恩登旅馆去找潘因，事先他们安排好行动时间：在当天晚上的某一时刻，他们同时行动：布思去刺杀总统，潘因去刺杀国务卿。进一步的计划是派阿策罗特去刺杀副总统约翰逊。赫罗尔德将先把潘因领到西华德家，然后赶去帮阿策罗特。阿策罗特曾听说安德鲁·约翰逊是有些功夫的，当在大街上布思同他商量此事时，他就对布思说，当初入伙时说好了他只参加绑架而不参与杀人。阿策罗特抽噎地苦苦哀求，布思怒气冲发，痛骂了他一顿。

带着一支左轮手枪，阿策罗特走了，但他下决心绝不动用这支枪。过后他再也没有跟布思见过面，14日清早他走向华盛顿西面二十二英里的一个地方，他童年时代就居住在那里。在乔治敦他把左轮手枪当了十块美元，喝得烂醉如泥后在街上乱逛。世界上只有三个人在布思当晚动手之前有可能向警察局告发，阿策罗特是其中的一个。

快到晚上十点钟的时候，布思、赫罗尔德和潘因在福特剧院附近的马棚分别骑上自己的马，就分开了，布思去福特剧

林肯传

院，潘因在赫罗尔德的带领下去西华德家。布思抵达福特剧院的后门，吩咐剧院的木匠斯潘格勒看着他的马，就进了剧院，进入舞台底下，又从那里的一个便门中穿出来，溜进一条小巷，再从那里走到剧院正门的大街上。他看见总统的马车在路边停着，一群好奇的人在人行道上围着，有些人等着，想在总统离开剧院时看上一眼。戏已演了多半，十点十分时，布思打开了休息室的一扇门走进正厅，观察了一下总统的包厢里是否有别的人。他以前看过《我们美国的表兄弟》这出戏，因此他早已盘算好有哪几个高潮时刻可以下手。再过一会儿，舞台的正前方就只剩一个演员，两侧只有一个妇女和一个男孩了。一般情况下，每当两名女演员下场时观众总会发出笑声，也许很响的笑声会淹没一个包厢内发生的任何异常的声音。

布思踏上通往特等座席的楼梯，小心地无声地穿过后边的一排座位，到了通往总统包厢的过道门口。他在墙上靠着，十分冷静地把大厅环视了一下，这时只剩一个演员在舞台上。

布思把那扇通往总统包厢的窄过道上的门打开了，进门后关上了门，在事先挖好的凹处支上一根木棍，把门框顶住。他的两脚像猫足一样，没有声息地走到包厢门口，一只眼睛对准门上事先钻通的那个小孔窥探里面的情况，看到总统正好坐在他希望的那个位子上，太好了！这正符合他的计划。他把门轻轻地拉开，左手握着一把长匕首，右手拿着一支铜制大口径手枪，悄悄地进入包厢。

直到那一瞬间之前，可能会发生可以想象的千千万万种足以改变命运的情况，而只要发生其中的一种情况，就能永远杜绝下一瞬间将要发生的事出现。然而，一种这些情况也没发生。那件事竟载入了世界史册——这决不是由于下毒手的那个

林肯传

人所干的恶毒勾当，而是由于受害者，他的工作和生活。

4月26日上午，人们像追捕一头野兽那样追捕约翰·威尔克斯·布思，他像一只老鼠那样被逼入绝境，他那受伤的胫骨把他的身份暴露了，他的末日来临了。在一个外面已放火烧着的弗吉尼亚州博林格林附近的仓库里，一颗子弹把他的颈骨打穿了，“从领子这边射进去，从那边穿出来”。人们把他从蔓延的大火旁拖走，在一棵大树下放下了。他苟延残喘地又活了一会儿，来了一个医生。据说布思要求抬起他的双手，让他能够看看自己的手。他望着自己的双手，沙哑地说：“不行了！不行了！”他死前吐出的最后几个字就是这几个。

在众议员亨利·劳伦斯·道斯的陪同下，参议员本·韦德前往柯克伍德大厦去祝贺新宣誓就任总统的安德鲁·约翰逊。据道斯对他的女儿安娜说，韦德是这样说的：“约翰逊先生，感谢上帝，你当了总统，对待那些该死的叛乱分子林肯人情味太重了。现在应该根据他们的罪行惩罚他们。”就像众议员乔治·朱利安所说的，那天聚集在一起开会的共和党激进派核心人物也被这种情绪感染了，他们要考虑采取“一种不像林肯先生那么和解的政策”。

4月16日复活节那天《纽约先驱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批评报界说，报纸不但没有起到启发读者的作用，也丝毫没有让人们头脑清醒。它犀利地指出，在导致这个凶手进行血腥暗杀的事件中报纸编辑们也应分担一部分罪责。“显然，正是由于南北部反叛报纸的蛊惑和煽动才产生了这种残忍的穷凶极恶的

林肯传

心理状态。这些报纸曾经以最恶毒的手法唆使人们去干这个勾当。”

在前往参加和同盟军约瑟夫·埃·约翰斯顿将军会谈的途中，薛尔曼收到斯坦顿发来的一封电报，电文说：“昨晚十时左右林肯总统被暗杀。”薛尔曼不准报务员向任何人透露电报内容。据最了解薛尔曼的人说，在他们即将签署投降条件时，薛尔曼这样做可能被这样一个念头支配着：“林肯已经离开人世，我要把他所希望的那种和平实现。”当后来噩耗传到薛尔曼的部队时，许多士兵准备烧毁罗利市。洛根劝告大家，不要这么做，其他军官也一起劝阻，最后大家才没有动手。

现在，斯坦顿更加愤怒地催促追捕逃亡中的杰弗逊·戴维斯。一天清晨，一个上校来到查尔斯·达纳的家告诉他：“林肯先生去世了，斯坦顿先生命令你立即逮捕雅各布·汤普森。”生前林肯反对这种做法，但是现在斯坦顿还有其他许多官员已毫不迟疑地采取了严厉的惩罚政策。

布思并没有彻底估计错，南部和北部都有少数极端分子为他的行动异常兴奋。

从西海岸到东海岸，毕竟有那么一小撮“铜头蛇”视布思为英雄。在芝加哥的运河街和麦迪逊街，“铜头蛇”酒店老板把约翰·威尔克斯·布思的大幅肖像挂在前窗上，许多小孩和大人便向窗子扔石头，把好几扇大玻璃窗都砸碎了。

悲哀笼罩着北部，放眼望去，致哀的标志到处都有，不管是报刊社论、牧师布道和街谈巷议也好，不管是酒馆、旅店、公共汽车和火车也好，不管是黑饰物和黑纱也好，所有这一切都在表达着一种说不出的悲哀。

林肯传

人民是林肯一生完成的事业的基石，这千百万人民——忠于联邦的林肯的基本群众——一点儿言语也没有，在他们心中只有悲痛，那种用语言无法表达的悲伤。

阿伯拉罕去世了，再也不会有关于老阿伯在华盛顿白宫里生活的故事了。人们珍藏起登载致比克斯比夫人的信、葛提斯堡演说和第二次就职演说的报纸，或剪下这些文章来留为纪念，就连报纸的头版专栏也镶上了黑框。人们将永远怀念他。他给后人留下的是他一生的生活及其光辉和意义。这是永垂不朽的。

在纽约百老汇大街的一道缀着白花、披着黑纱的拱门上有这样一句话：“这个伟大人物是我们历史的奇迹。”

第五十七章 “大树倒下才会有最准确的度量结果”

在村镇的小教堂和城市的大教堂里，在营房外，在军舰上，复活节那天的讲道都在纪念去世的总统。

虽然林肯没有加入教会，然而他那自然流露的、毫无虚饰的虔诚却赢得了许多教士衷心的敬爱。这种感情明显地在讲道时献给已故总统的赞辞中反映出来。

要审判南部头目的口气在许多讲道词中都流露出来了，波士顿的韦布牧师说道：“那些来自地狱的恶魔卑怯地把我们敬爱的总统的生命夺走了。”韦布牧师所说的这种恶魔的化身正是南部同盟头目。

亨利·沃德·比彻以无比的热情投入追悼总统的活动。复活节那天，比彻在布鲁克林的普利茅斯教堂讲道时全场爆满，过道里增设了不少临时座位，在门外还有几百人挤不进去。比彻指出，暗杀林肯的凶手是由奴隶制度和这种制度的残忍疯狂的感情培植起来的。人们永远都会记得，就是这种奴隶制度和这种制度所培植的“为非作歹的恶魔”，把美国杰出的一位总统杀害了。那天比彻讲道的最后一部分传播得很广，在这部分里，他对一位安详地躺在棺木中的殉道者进行了详尽的描述，这个殉道者在各州各城为他送殡的队伍中，在礼炮和丧钟的齐

林肯传

鸣声中胜利地前进。最后，比彻唱了一支这样的挽歌：

“你，胜利者，继续前行吧。啊！人民，你们的悲哀就是他的安宁！你们的哀乐，你们的丧钟，你们低沉的鼓声，所有的这些在他听来都是胜利的音乐。前进吧！”

“啊，伊利诺斯，四年前，从你的怀抱里，从人民的行列中我们选出了一个未经考验的人，现在我们还给你的一个强有力的胜利者。他不只属于你，也属于全国人民，他不只属于我们，更属于全世界人民。”

温德尔·菲力浦斯在这群情激动的时刻，只说了这样一句言简意赅的话：“林肯如果是一棵巨大的橡树，那么用水浇灌了他的是我们。”

各种报纸对群众的悲痛心情都有反映，读者来信、社论和诗歌排印时都镶上了黑边。周刊、月刊也在举国悲恸之中沉浸着。4月17日《纽约先驱报》发表了一篇题为《阿伯拉罕·林肯在历史上的地位》的文章，把林肯刻画得栩栩如生，对他赞扬有加，文中说：他是一个新人物。人类大家庭中的各民族都将“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国家统治者的楷模”来研究分析他。《纽约先驱报》说，林肯是民主的另一个名字，在历史上的地位他高于拿破仑和克伦威尔。需要产生一个新的历史学派，才能对这位名垂世界英雄史册的奇人作出正确的评价。

伐木人都知道这样一句古老的谚语：“只有大树倒下时才会有最准确的度量结果。”在这里引用这句谚语是非常合适的。在世界各地都听到这样的说法：整个文明的人类大家庭都分担着失去这位全人类的英雄的悲伤和哀痛。

伦敦《帕尔马尔新闻》坦率地说：“他是与我们关系最好

林肯传

的朋友。那些居心叵测、荒谬绝伦的少数派常在英、美两国之间挑拨离间，对于这些人的目的，他从不支持，他从未对我们写过或说过一句恶毒的话。”英国广大人民群众曾极力反对南部同盟，他们所流露的悲哀情绪是真实的。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中共和派与帝制派联合举行了哀悼仪式。他们以每人捐两分钱的办法，集资买来了一个大金质纪念章，委托一个自由主义者组成的代表团交给美国驻法国公使。纪念章送给了林肯夫人，还附有他们的慰问词：“请转告她，在这小小的盒子里装的是法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在德国，工人俱乐部、许多组织、合作团体和工人刊物都表示哀悼，认为林肯的逝世也是他们的损失。在瑞典，停泊在斯德哥尔摩港、哥德堡港的船都降了半旗。许多挪威的城市的海港也都下了半旗。

在东方，日本、中国和泰国都决定拍发唁电。林肯的故事开始在五洲四海广泛传播。大家都在尽力探索他到底意味着什么。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说，林肯由于具有“伟大的人格和独特的精神力量”，已经是世界人民心目中的传奇人物了，“他的地位相当于诗歌中的但丁，音乐中的贝多芬，人生哲学中的基督和绘画中的拉斐尔。即使他没当过总统，他也将无可辩驳地像现在一样伟大，但是恐怕这只有上帝才知道。”

爱默生分析说，林肯总是根据需要成长。在战云密布的年代里，他是一个“没有晴日的水手，没有假日的总统。他的历史就是与他同时代的美国人民的真正历史，他一步一步地在他们前面走着，他们慢他就慢，他们加快步伐他就也加快步伐，他是真正的这个大陆的代表，是完全投身于社会活动的人，是合众国之父。”

林肯传

文质彬彬的外交官约翰·比奇洛觉得，在普通的和平环境中，林肯也只能是一个十分普通的总统。而当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际，需要一个高尚道德的人的时候，林肯被人民发现了。他的伟大人格是无与伦比的。“他是如此谦逊，以致谁想走在他的前面，他就甘心在后面走。连圣保罗也未必能忍受更多的折磨与侮辱而毫无怨言。”

在暴力成为维持联邦统一的捷径时，作为国家命运的象征林肯巍然屹立。

林肯辞世后，在所有的挽歌中，诗人沃尔特·惠特曼所写的最为奇幻，最具有象征的意义。惠特曼想像着在一次可怕的旅程中一艘航船经历了大海里无数的痛苦折磨和惊涛骇浪，现在正准备迎着欢迎的钟声，朝着码头上欢呼的人群，平稳地驶进港口。然而，就在甲板上，流淌着鲜血，船长在那里躺着，他浑身已冰凉，双眼都合上了，于是，无数猛烈的跳动的心房，迸发出一曲悲歌：

啊，船长，我的船长哟！
起来听听这钟声，
起来吧，
旌旗为你飘扬，
号角为你长鸣，
为你，人群挤满了海岸，
为你，人们献上无数的花环，
为你，这如潮般的人群在呼唤，
多少张热切的脸在转动。
在这里，船长，慈祥的父亲哟！

林肯传

把头枕着我的手臂吧！
在甲板上，这似乎是梦幻一般——
你已经浑身冰凉，双眼紧闭。

我的船长没有应声，
他苍白的嘴唇永远静止了。
我的手臂上的父亲丝毫没有感觉，
他心脏停止了跳动，知觉消失了。
我们的航船已安全抛锚，
它的航程已经结束。
这凯旋的船，
战胜了惊涛骇浪，胜利归来。
啊，欢呼吧，海岸，
鸣响吧，钟声！
然而，我步履却无比悲痛，
在甲板上徘徊，我的船长躺在那里，
他已浑身冰凉，双眼紧闭。

成千上万的评论一致认为，林肯本身体现了两种成果——联邦和解放。林肯所领导的这两个事业让联邦在这场战争中取胜了；黑人被当作财产的时代再也不存在了，人们把鼓吹脱离联邦的州权论扫进了垃圾堆，黑人现在可以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去，尽管他们很可能在两个地方都过着悲惨的生活——法律已允许他们迁移了，现在法律已经允许黑人读书了，同样，法律也不再制裁那些教黑人读书的人了。

现在，就像林肯曾保证过的那样，对向西部移居有所限制

林肯传

的一整套枷锁和桎梏也都被粉碎了。由于政治上的争吵许多自耕农曾经受阻，现在可以去了。联合太平洋铁路能够开始铺轨了，企图扼杀它的种种倾轧的现象已不见了。北部的金融、工业和运输业几乎能以一种爆炸性的力量，毫无约束地突飞猛进了。这一切都是这场战争带来的，现在，这场战争还另外结出了一个丰硕的果实，合众国将屹立于世界强国之列。

在战争的恶臭和浓烟中，在美好的憧憬和战争的乐曲中，也许林肯比许多伟大英雄人物都站得更高，许多人心里都这么想。然而在林肯看来，人民才是伟大的英雄，他只是人民的工具。

白宫东厅停放着准备运走的经过防腐处理后的遗体。一顶黑色绉绸的帷幔罩着台上的灵柩，灵柩四周装饰着草叶、穗状饰物、银线和银星。一座银碑上刻着这样的铭文：

合众国第十六任总统阿伯拉罕·林肯

生于 1809 年 2 月 12 日

卒于 1865 年 4 月 15 日

那天是 4 月 18 日，星期二。在白宫草坪上从来不曾汇集过这么多人，大概有二万五千人，他们排成二列纵队，从灵柩两侧鱼贯地走过东厅，瞻仰遗容。

4 月 19 日，六百名显要的人物来到了白宫，结束哀悼仪式后，扶柩的人抬起了银扶手。大教堂的巨钟敲响了，所有教堂的丧钟声与之互相应和，响彻云霄。派往该市的几个炮兵连和首都四周的堡垒有节奏地放着礼炮，低沉的隆隆的炮声，表

林肯传

达出对林肯的沉痛哀悼。

最后一次，合众国第十六任总统阿伯拉罕·林肯的躯体出了总统府巍峨的正面的大门。在一英里的通往国会大厦的路上，前来瞻仰的人群挤满了人行道和路边，沿街每幢房子的窗口、屋顶、阳台、门前和楼梯上都挤满了人。六万围观群众目送着四万人的送殡行列。

十二名退伍军人、后备军的军士抬着灵柩放到巨大的灵台上。在有着壮丽的白色圆顶的国会大厦中设着灵堂，这个圆顶在战火纷飞的年月里完成，在那人们彻夜守灵、万籁俱寂的深夜，林肯躺在那里，他已与世长辞，再也望不见这壮丽的、高高的圆顶的穹隆了。对他来说，这圆顶就象征着联邦。

4月21日上午，在华盛顿车站的一节特别的殡车上安放着灵柩。车站上的人群一直蔓延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他们长久地伫立在那里，脱帽致哀。

开始送殡了。载着遗体的列车将要行驶一千七百英里，实际上沿途经过的就是林肯于四年零两个月前第一次赴华盛顿就职时所经过的各站。巴尔的摩处处表示出崇敬和哀悼。哈里斯堡有三万人冒着倾盆大雨来瞻仰遗容。在费拉德尔菲亚等候殡车的有五十万人。灵柩在独立厅里停放着，致哀的队伍有三英里长。在纽约市，到处都披上了黑纱。大约由十万人汇成了浩浩荡荡的送殡行列，几乎各个民族、各个种族、各种政治信仰和各种宗教都有代表参加，其中还有两千名黑人代表。在克利夫兰，一百万来自俄亥俄州北部的人前来表示哀悼。几乎有十万人从西北各地赶到芝加哥瞻仰遗容。沿途的每一个乡村、每一座城镇、每一个孤独的农庄和每一个十字路口，都透露出一种沉痛的悲哀。最后灵柩终于回到了家乡斯普林菲尔德，灵柩

林肯传

在林肯生前曾发表过演讲的州议会大厦里停放，有七万五千人前来哀悼。从清晨到深夜，来往的人群络绎不绝，故乡的人们在跟他告别。

公元 1865 年 5 月 4 日，枢车和送殡队伍从州议会大厦抵达橡树岭公墓。数千名观众和听众聚集在墓地旁的青山绿水边，聆听着圣歌和祈祷，聆听着第二次就职演说词的朗诵。

一层常青树叶铺在墓穴底的石板上，灵柩被放在一个黑胡桃木棺椁里，灵柩上均匀细致地摆上了各种花朵。他们把抛撒鲜花看作一种象征，撒了一把又一把，几乎堆成了花丘，仿佛永远也表达不完生者和逝者双方的心意。

夜幕降临了，一片宁静。

在那里，他安息了。

战争年代，草原年代，都永远不回来。